

# 云笈七签

第四部

(宋)张君房 著

## 卷九十一 七部名数要记部

### 九守（凡九篇）

#### 守和第一

老君曰：天地未形，窅窅冥冥。浑而为一，自然清澄。凝浊为地，清微为天。离为四时。分为阴阳。精气为人，烦气为虫。刚柔相成，万物乃生。精神本乎天，骨骼根乎地，精神入其门，骨骼及其根，我尚何存？故圣人法天顺地，不拘于俗，不诱于人；以天为父，以地为母，阴阳为纲，四时为纪。天静以清，地定以宁，万物失者死，顺者生。故静寞者，神明之宅也，虚无者，道之所居也。夫精神所受于天也，而骨骼所禀于地也。故曰：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，故贵在守和。

#### 守神第二

老君曰：人之受天地变化而生也。一月而膏，二月而胞，三月而胚，四月而胎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成，八月而动，九月而躁，十月而生。形体以成，五脏乃形。肺主鼻，

肾主耳，心主舌，肝主眼，外为表，中为里。头之圆以法天，足之方以象地。天有四时、五行、九星，三百六十日，人有四支、五脏、九窍，三百六十节。天有风雨寒暑，而人有兴居喜怒。胆为云，肺为气，脾为风，肾为电，肝为雷，以与天地相比类，而人之心为主。耳目者，日月也；血气者，风雨也。日月失其行，薄蚀无光；风雨非其时，毁折生灾；五星失其度，郡受其殃。天地之道，至阔且大，尚犹节其章光，爱其神明。人之耳目，何能久劳而不息？人之精神，何能驰骋而不乏？是故圣人内守而不失。

### 守气第三

夫血气者，人之华也；五脏者，人之精也。血气专乎内而不越外，则胸腹充而嗜欲寡，嗜欲寡即耳目精而视听明。五脏能属于心而无离，即气意胜而行不僻，精神盛而气不散，以听无不闻，以视无不见，以为无不成，患祸无由入，邪气不能袭。故所求多者所得少；所见大者所知小。夫孔窍者，精神之户牖也，气意者，五脏之使候也。故耳目淫于声色，则五脏摇动而不定，血气淫荡而不休，精神驰骋而不守，祸福之至，虽如丘山，无由识之矣。故圣人爱而弗越，诚使其耳目清明玄达，无所诱慕，气意虚无和静而少嗜欲，五脏便利，精神内守，形体不越，即观乎往世之外，来事之内，祸福之间何足见也！故其出弥远者，其知弥少，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。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；五音入耳，使耳不聪；五味乱口，使口历爽；趋舍滑心，使性飞扬。故嗜欲使人之气衰杀，好憎使人之心劳倦。疾至，即志气日耗也。夫人所以不能终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谓也。夫唯无以生为者，即所以长得生也。天地运而相通，万

物总而为一。能知一，即无一之不知也，不能知一，即无一之能知也。吾处天下亦为一物，而物亦物也，物之与物，何以相物？欲生不可事也，憎死不可辞也，贱之不可憎也，贵之不可喜也；自其资而宁之，弗敢极也。敢极，即失至乐矣。

老君曰：所谓圣人者，因时而安其位，当世而乐其业。夫哀乐者，德之邪也；好憎者，心之累也；喜怒者，道之过也。故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静即与阴合德，动即与阳同波。故心者，形之主也；神者，心之宝也。形劳而不休即蹶，精用而不已即竭，是故圣人尊之弗敢越。以无应有，必究其理；以虚受实，必穷其节；恬愉虚静，以终其命；无所疏，无所亲；抱德养和，以顺于天；与道为际，与德为邻；不为福始，不为祸先；死生无变于己。故曰至人。即神以求，无不得也；即神以为，无不成也。

#### 守仁第四

老君曰：轻天下即神无累，细万物即心不惑，齐死生即意不悞，同变化即明不眩。夫至人倚不立之柱，行无关之途，稟不端之府，学不死之师，无往而不遂，无至而不通，屈伸俯仰，抱命而行，宛转祸福，利害不足以患心。夫为义者，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；可止以义，而不可悬以利。君子义死，不可以富贵留。故为仁义者，不可以死亡恐也，况于无为者乎！无为即无累。无累之人，以天下为量。夫上观至人之论，源道德之意，以考世俗之行，乃足薄也。

#### 守简第五

老君曰：尊势厚利，人之所贪也，比之身即贱。故圣人食

足以充虚接气，衣足以盖形蔽寒。适情辞余，不贪多积。清目不视，静耳不听，闭口不言，委心不虑。弃聪明，反泰一，休精神，去知故无好无憎，是为大通。除秽去累，莫若未始出其宗，何为而不成？故知养生之和者，即不可悬以利；通乎外内之府者，不可诱以势。无外之外至大，无内之内至贵。能知大贵，何往而不遂也！

### 守易第六

老君曰：古之道者，理情性，治心术，养以和，持以适，乐道而忘贱，安德而忘贫。性有弗欲而不拘，心有弗乐而不有。无益于情者，不以累德；不便于性者，不以滑和。不纵身肆意，度制可以为天下仪。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容身而游，适情而行。余天下而弗有，委万物而弗利，岂为贵贱贫富失其性命哉！若然，可谓能体道矣。

### 守清第七

老君曰：人所受形于天者，耳目之于声色也，口鼻之于芳臭也，肌肤之于寒温也，其情一也。或以死，或以生，或为君子，或为小人，其所以为制者异也。神者，知之源也，神清即知明。知者，心之府也，知公即心平。人莫鉴于流水，而鉴于澄水者，以其清且净也。故神清意平，乃能制物之情，故用者必假之于弗用也。夫鉴明者，尘垢弗污染也；神清者，嗜欲弗<sub><身除></sub>著也。故心有所至，神既然之，反之于虚，即消烁灭息矣！此圣人之游也。故治天下者，必达性命之情而后已。

老君曰：夫所谓圣人者，适情而已。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

节乎己，而贪污之心无由生。故能有天下者，必无以天下为者也；能有名誉者，必不以趋行求者也。诚违乎性命之情，仁义自付。若夫神无所奄，心无所载，通同修达，澹然无事。势利不能诱也，声色不能淫也，辩者不能说也，知者不能动也，勇者不能恐也，此乃真人之道也。夫生生者不死，化物者不化。不达乎此，虽知统天地，明照日月，辩解连环，泽润金石，犹无益于天下，故圣人不失所守。

老君曰：静漠恬淡，所以养生也；和愉虚无，所以处德也。外不乱内，即性得其宜；静不动和，即得安其位。养生以安世，抱德以终年，可谓能体道矣。若然者，血脉无郁壅，五脏无积气，祸福弗能挠滑，毁誉弗能尘累。非有其世，孰能济焉？有其人不待时，身犹不能脱，又况无道乎！夫目察秋毫之末者，耳不闻雷霆之声；耳调玉石之音者，目不见太山之峻。故小有所志者，必大有所忘。今万物之来，擢拔吾性，倦苦吾情，精若泉源，虽欲勿衰，其可得耶？今盆水清之终日，不能见尘祇，浊之不过一挠，即不能见方圆之象。精神难清而易浊，犹盆水也。

老君曰：上圣法天，其次尚贤，其下任臣。任臣者，危亡之道也，尚贤者，疑惑之源也，法天者，治天地之道，虚静为主。虚无不受，静无不待，知虚静之道，乃能终始。故圣人以静为治，以动为乱。故曰：勿惑勿撓，万物将自清，勿惊勿骇，万物将自理，谓之天道。

### 守盈第八

老君曰：天子公侯，以天下一国为家，以万物为籓。怀天下之有，万物之多，即气实而志骄。大者用兵侵伐，小者居傲

凌下，用心奢广，譬犹飘风暴雨，不可长久。是以圣人以道损之，执一无为，不损冲气。见小守柔，退而无为，法于江海。江海弗为，百川自归，故能成其大；圣人弗强，万兆自归，故能成其王。为天下牝，故能不死。人自爱，故能成其贵。万乘之势，以万物为功名，权任至重，不可以自轻，自轻则功名不成。天之道，大以小成，多以少生。故圣人以道莅天下。柔弱微妙者，见小也，俭嗇损缺者，见少也。见小故能成其大，见少故能成其美也。天之道，抑高举下，损有余，奉不足。江海处地之不足，故天下归之，奉之。圣人卑谦，清净辞让者，见下也；虚心无为者，见不足也。见下者故能致其高，见不足者故能成其贤。跂者不立，矜者不长。强梁者死，满溢者亡。飘风骤雨不终日，小谷不能须臾盈。飘风骤雨行强梁之气，故不能久而灭；小谷处强梁之地，故不得不夺。是以圣人执雌牝，去此奢泰，不敢行强梁之气。执雌牝，故能立其雄；不敢奢泰，故能长久也。

老君曰：天道极即盈，盈即损，日月是也。故圣人保冲气，不敢自满，日进以牝，功德不衰，天道自然也。人之情性，皆好高而恶下，好得而恶亡，好利而恶病，好尊而恶卑贱。众人为之，故弗能成；执之故弗能得。是以圣人法天，弗为而成，不执即得，与人同情而异道，故能长久。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，命曰侑瀍。其冲即正，其盈即覆。夫物盛即衰，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乐终而悲。是故聪明俊智守以愚，多闻博辩守以俭，武勇骁力守以畏，贵富广大守以狭，德施天下守以让。此五者，先王之所以守天下也。服此道者，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是以能弊不新成。

### 守弱第九

老君曰：圣人与阴俱闭，与阳俱开，能至于无乐也，即无不乐也，即至乐极矣。是以内乐而外不乐，以乐内者也，故有以自乐也，即至贵乎天下。所以然者，因天下而为天下也。天下之要，不在于彼而在于我，不在于人而在于身，身得即万物备矣。故达于心术之论者，即嗜欲好憎外矣。是故无所喜，无所怒，无所乐，无所苦，万物玄同，无非无是。故士有一定之论，女有不易之行。不待势而尊，不须财而富，不须力而强。不利财货，不贪势名。不以贵为安，不以贱为危。形神气志，各居其宜。夫形者，生之舍也，气者，生之元也，神者，生之制也。一失其位，即三者伤矣。故以神为主者，形从而利；以形为制者，神从而害。贪骄多欲之人，冥乎势利，诱慕乎名位，几以过人之智，立高于世，即精神日耗以远。久淫而不还，形闭口距，即无由入矣，是以时有盲妄之患。夫精神气志者，静而日充以壮，躁而日耗以老。是故圣人持养其神，和弱其气，平夷其形，而与道沉浮。如此，则万物之化无不偶也，百事之变无不应也。

老君曰：所谓真人者，性合乎道者也。故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治其内不知其外。明白入素，无为而复朴。体性抱神，以游天地之间。芒然彷徨尘埃之外，逍遥无事之业。机械知巧，弗载于心。审于无假，不与物迁。见事之化，而守其宗。心意专于内，通远归于一。居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。弗学而知，弗视而见，弗为而成，弗治而辨。感而应，迫而动，不得已而用。如光之不耀，如景之不炎。以道为循，有待而然，廓然而虚，清静而无为。以死生为一化，以万异为一方。有精而弗使，有神而弗行。守大浑之朴，立至精之中。其寝不梦，其知不萌，其动无形，其静无体。存而若亡，生而若死，出入无间，役使鬼神，所以能假乎道者也。使神阳达而不失于充，日夜无阴而

与物为春，即是合而生时于心者也。故形有靡而神未尝化，以不化应化，千变万化。千变万转。而未始有极。化者复归于无形者也，不化者与天地俱生者也。故生者未尝其生，化者未尝其化。此真人之游也，纯粹素朴之道矣。

### 十三虚无

老君曰：生从十三：虚、无、清、静、微、寡、柔、弱、卑、顿、时、和、啬。

一曰遗形忘体，恬然若无，谓之虚。

二曰损心弃意，废伪去欲，谓之无。

三曰专精积神，不与物杂，谓之清。

四曰反神服气，安而不动，谓之静。

五曰深居闲处，功名不显，谓之微。

六曰去妻离子，独与道游，谓之寡。

七曰呼吸中和，滑泽细微，谓之柔。

八曰缓形从体，以奉百事，谓之弱。

九曰憎恶尊荣，安贫乐辱，谓之卑。

十曰遁盈逃满，衣食粗疏，谓之损。

十一曰静作随阳，应变却邪，谓之时。

十二曰不饥不渴，不寒不暑，不喜不怒，不哀不乐，不疾不迟，谓之和。

十三曰爱视爱听，爱言爱虑，坚固不费，精神内守，谓之啬。

## 七报

真人曰：负阴抱阳，因缘各异。舍死得生，果报不同。为善善至，为恶恶来。如影随形，毫分无谬。善恶多端，福报难数。大而言之，其标有七：

一者先身施功布德，救度一切。今身所行，与先不异。必得化生福堂，超过八难。受人之庆，天报自然。

二者先身好学，志合神仙，崇奉玄科，敬信灵文，念善改恶，立行入真。今身所行，与先不异。得接帝皇，名书紫简，上升玉晨。

三者先身乐道，不惮苦寒，随师执役，唯劳为先，饥渴务效，不生怨言。今身所行，与先不异。得策飞絳，游宴五岳，秉虚落烟。

四者先身真洁，不淫不奸，不贪不欲，见色无欢，心如死灰，执固道源。今身所行，与先不异。得报灵人，超度三涂，五苦不经。

五者先身施善，愿天普隆，同得升度，去离八难，众身不过，已身不安，割已之服，以拯穷寒，捐粮饷鸟，遗物空山。今身所行，与先不异。四司称善，感彻玉皇，书名紫简，礼补上仙。

六者先身忠孝，恭奉尊亲，崇敬胜已，宗礼师君，腹目相和，如同一身，心无嫉妒，口无轻言，内外齐并，动止合真。今身所行，与先不异。得受灵入，不经三涂，超过八难，善善相注，福福相资。

七者生世不良，怀恶抱奸。攻伐师尊，訾毁圣文，不崇灵章，疑二天真。外形浮好，假求华荣。口是心非，行负道源，窃盗经书；不盟而宣；泄露秘诀，流放非真。今身所行，与先不异。违科犯忌，身入罪源。七祖横罗，责及穷魂。身死负掠，食火践山。三途五苦，万劫不原。楚拊幽夜，痛切其身。

夫欲修学，熟寻此文。改恶行善，速登神仙。

## 七伤

真人曰：学贵六合，宜慎七伤。

第一之伤：带真行伪，淫色丧神，魂液泄漏，精光枯干。气散魄零，骨空形振，神泣穷府，上闻天关。真仙远逝，则与凡尘结因。土府同符，岂复得仙？

第二之伤：外形在道，皮好念真，而心抱阴贼，凶恶内臻。愿人破败，嫉贤妒能。口美心逆，面欢内嗔。形论得失，妄造罪原。毁慢同学，攻伐师友。三官所记，标为恶门，仙真高逝，邪魔攻身。走作形景，飞散体神，故令枉横，极其恶源。考满形灰，灭已九泉，图有玄名，岂保自然。

第三之伤：饮酒洞醉，损气丧灵。五府攻溃，万神振惊。魂魄飞散，内外朽零。本室空索，赤子悲鸣。真仙高逝，邪魔入形。如此之学，徒损精诚。虽有玄记，空失玉名。神升上宫，身灰幽冥。恍惚求延，年焉久停？

第四之伤：行不引物，责人宗匠。心忽口形，骂詈无常。嗔喜失节，性乖不恒。气激神散，内真飞杨。魄离魂游，九孔尘埃，五府奔丧。皆由性之不纯，行之不祥。真仙高逝，外疴

入形，如此之学，将欲何蒙？虽有玄图，不免斯殃，望仙日悠，地里日长。

第五之伤：或玄图表见，得受宝经；或运遇灵师，启授神文，而不依科盟，形泄天真。未经九年，投刺名山。使青宫有录，金阙结篇。便传于人，流散世间。轻真泄宝，考结己身。图有玄名，反累七玄。仙道高逝，身死幽泉，长充鬼责，万劫不原。

第六之伤：身履殄穉，灵关失光。五神飞散，赤子蹇扬。邪魔来攻，内外交丧。如此之学，望成反伤。真仙高逝，空景独沦于溷浊，仙胡可冀？

第七之伤：啖食六畜之肉，杀害足口之美。臭气充于脏腑，伐生形于非己。真气扰于灵门，游神骇于赤子。魂魄游于宫宅，浊滞缠于口齿。仙真高登于玉清，己身沉顿于地里。图有玄名帝简，亦不免于不死。

高圣帝君曰：为学之本，当以七伤为急。既得瞻眄洞门，披睹玉篇，不犯七伤之禁，将坐待灵降，白日升晨。如外勤存学，内不遣于《七伤》者，此将望成而反败，期生而反亡，希吉而反凶，求飞而反沉。灵仙游于高清，五神散于八荒，赤子号泣于中宅，游魂悲鸣于玄宫。故仙相有成败，上学有《七伤》。笃尚之士，熟精其真。诸有神挺应图，琼胎紫虚，名题东华，得见《七伤》检文。自无。此神挺灵篇不可得妄披，宝文不可得而看。得见此文，皆玄质合仙。九年修得，克得飞行玄虚，上升玉清也。

## 卷九十二 仙籍语论要记部一

### 众真语录

安妃告曰：冲风繁激，将不能伐君之正性；绝飏勃郁，焉能回己之清淳？尔乃空中自吟，虚心待神，营摄百绝，栖澄至真。当使忧累靡干于玄宅，哀念莫挠于绛津。

太上曰：高才英秀，惟酒是<身除>，麦蘖薰心，性情颠倒。破坏十善，兴隆十恶，四达既荒，六通亦塞。

天尊曰：一切众生，久习颠倒。心想杂乱，随逐诸尘。舍一取一，无暂休止。犹如猿猴，游于林泽，跳踯奔趋，不可禁止。是诸凡夫，心性亦尔。游五欲林，在六根泽。纵逸腾跃，不可拘制。

又曰：人情难制，犹如风中竖幡，飘飘不止。或思作伪，以邀名誉。

《定志经》云：人既受纳有形，形染六情。六情一染，动之弊秽。惑于所有，昧于所无。因务因缘，以此而发。招引罪垢，历世弥积。轮回于三界，漂浪而忘反；流转于五道，长沦而弗悟。婴抱痛毒，不能自知；驰神惶悸，惟罪是履。

太上曰：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故与时争之者昌，与人争之者凶。是以兵甲而无所陈之，以其不争。

夫不祥者，人之所不爭。垢辱者，人之所不欲。能受人所不欲，则足矣。得人所不爭，则宁矣。

《妙真经》曰：视过其目，明不居；听过其耳，精泄漏；爱过其心，神出去。牵过于利动惕惧。结连党友，以自助者，此非真也。

又曰：罪莫大于淫，祸莫大于贪，咎莫大于僭。此三者，祸之车也。小则亡身，大则残家。

道言：吉凶祸福，窃窳中来。其灾祸也，非富贵者请而可避；其荣盛也，非贫贱者欲而可得。盖修福则善应，为恶则祸来。

天尊曰：气不可极，数难可穷。死而复生，幽而复明。天地运转，如车之轮。人之不灭，如影随形。故难终也。

《妙林经》：天尊曰：夫有为生死，众生漂浪，如虚中云，如空中色，如谷中响，如水中月，如鉴中象，如热中炎，如电中火，如聋中听，如盲中视，如哑中言，如二头鹤，如三足鸡，如龟中毛，如兔中角。如是无明，贪著爱见，生死之本，亦复如是。必竟皆空，不可论说。辟如灯灭，不可寻求。生死本空，亦复如是。如大猛火，如四毒蛇，不可亲近。生死之法，亦复如是。

天尊告圣行真士曰：若复有人，于诸法中生有见心，舍于秽土，求三清乐。舍众生身，求真道相。欲断烦恼而入无为，求利诸见乃得寂灭。如是等相，我说此人名大邪见。譬如愚人畏于大地而欲走避，所至之处不离大地。众生亦耳。畏生死身疾，舍三界有心，厌离所得之身，不离生死。如是众生，未能见法，求真道相，深实可哀。真道相者，名为不作，无起无灭，非有非无，非常非断，非大非小，非色非心。能体如此，名为修习，真道正行。

又告圣行真士曰：世间众生，无明重暗，真道在身，莫能睹见。譬及愚人，东西驰走，求觅空色，而不能知即色是空。一切世间，亦复如是。心性驰走，欲求真道，不知身心，即是真道。又如愚人，但见竹木，而不知火。舍木求火，四散奔走。一切世间，亦复如是。舍身求道，不知道在身中尔。又如愚人舍形求影，默声求响，而不知形是影根，声为响本。以是当知世间邪见，烦恼炽盛，犹荆棘林，如蒺藜园，不可亲近。我今宣示汝等，令知将来三清，不离烦恼；令知大道不在他方，但观身心，修习正道，自然解脱。

天尊告遍通真士曰：一切众生心法如生。云何一切众生心法如生？一切众生，本有生邪？若有生者，生从何有？一切众生，本无生邪？若无生者，见有生身，汝众今见身有耶？见身无耶？遍通答言：我等今众见身是无，何以故？前色灭已，后色生故。天尊曰：心法亦尔。非有非无，念念生灭。前心灭故不为后因，后心生故不为前果。是故我言，一切众生心法如生。遍通又问曰：一切众生心法如生，生法见生，生法如心，心可见耶？天尊答曰：心法可见。欲见心法，还如见生。生无方所，欲见心法，亦无方所。遍通又问：心法如生，俱无方所，云何安慰令得安乐？天尊答言：身可安耶？遍通曰：身法念念，不可安慰。天尊曰：心法亦然，不可安慰。遍通又问：既不可安，云何向言安慰其心令得乐耶？天尊答曰：为见有身，故令安慰。既安慰，已知心非有，亦复非无，名得真心，故得安乐。

《保圣纂要》曰：情者，魂之使；性者，魄之吏。情生于阴，以起造；性生于阳，以治理。阳仁阴贪，故情有利欲，性有仁和。精多则魂魄强，气少则情性弱。情性为嗜欲乱之，由素丝染于五色也。

又曰：人之情性，为利欲之所败，如冰雪之曝日，草木之

沾霜，皆不移时而消坏矣。冰雪以不消为体，而盛暑移其真；草木以不凋为质，而大寒夺其性。人有久视之命，而嗜欲灭其寿。若能遵引尽理，则长生罔极。

又曰：神者魂也，降之于天；鬼者魄也，经之于地。是以神能服气，形能食味。气清则神爽，形劳则魄浊。服气者绵绵而不死，身飞于天；食味者混混而殂，形归于地。理之自然也。

《仙经》曰：有者因无而生，形者须神而立。故有为无之宫，形乃神之宅。莫不全宅以安主，修身以养神。若气散归空，游魂为变。火之于烛，烛靡则火不居；水之于堤，堤坏则水不存。魂劳神散，气竭命终矣。

又曰：人常失道，非道失人；人常去生，非生去人。养神者，慎勿失道；为道者，慎勿失生。道与生相守，神与气相保，形神俱久矣。

圣母元君曰：功术之秘者，惟符药与气也。符者，三光之灵文，天真之信也。药者，五行之英，华池之精液也。气者，阴阳之和，万物之灵爽也。此三者，致道之机要，求仙之所宝也。

又曰：凡人有一千恶者，后代祆逆，二千恶者为奴厮，三千恶者六疾孤穷，四千恶者恶病流徙，五千恶者为五狱鬼，六千恶者为二十八狱囚，七千恶者为诸方地狱徒，八千恶者堕寒冰狱，九千恶者入无边底狱，一万恶者堕薛荔狱。万恶之基，起于三业。一一相生，以至于万恶。堕薛荔狱者，永无原期，渺渺终天，无由济援，得不痛哉？夫人觉有一恶，急宜改而不犯者，去道近矣。若为魔邪所干者。当洗心责己，悔过自修，即可反恶为善矣。人有一善，则心定神安。有十善则气力强壮，有百善则宝瑞降之，有千善则后代神真，有二千善则为圣真仙将吏，有三千善则为圣真仙曹掾，有四千善则为天下师圣真仙

主统，有五千善则为圣真仙魁师，有六千善则为圣真仙卿大夫，有七千善则为圣真仙公王，有八千善则为圣真仙皇帝，有九千善则为元始五帝君，有万善则为太上玉皇帝。元君曰：万善之基，亦在三业。十善相生，至千万善。行善益算，行恶夺算。赏善罚恶，各有职司。报应之理，毫分不失。长生之本，惟善为基也。

又曰：专精养神，不为物杂，谓之清。反神服气，安而不动，谓之静。制念以定志，静身以安神，宝气以存精。思虑兼忘，冥想内视，则身神并一。身神并一，则近真矣。

道曰：凡人遇我以祸者，我当以福往。是故福之气常至此，害之气重徒还在于彼，此学道者之行也。

徐来勒问曰：何谓兼忘？高玄真人曰：“一切凡夫，从气氤氲际而起愚痴，染著诸有，虽积功勤，不能无滞。故使备定，除其有滞。有滞虽净，犹滞于空。空有双净，故曰兼忘。是故名初入正观之相。

《盟威经》云：道无不在，在师为师，在经为经，不离中矣。

《宝玄经》云：裁制偏邪，同归中正。能返本流末，还至本源。源即道也。道无形状，假言象以为津。既言冲用，用实无物。

《三皇经》曰：天下无常，岂有坚固者？故急当厌远之，求索自然，以脱身耳。”

又曰：“万物无有常，成者皆不久完。三光明冥，天地常照然。

《黄老玄示经》曰：道者不可以言传，欲使学者，述书以相授，然可得闻也。夫善述事者，必通其言。善言词者，必通其意。其意若通，道可得也。夫天地之初，知其无联也。入于

虚无者，知其有实也。故云：其以成法，其初始终也。是以圣人见有书，即知本无书也；闻其言，即知其本无言也。见书知言，闻言知意，知意即知道也。知道即知其可以口言，不可以书传也。故真人以神听，听可尊也；圣人以身教，教可珍也。

太上告王母曰：夫人受天地之气生。气之来也，谓之精。精之媾也，谓之灵。灵之变也，之谓神。神之化也之谓魂。随魂往来之谓识。随魂出入之谓魄。主管精魄之谓心。心有所从之谓情。情有所属之谓意。意有所指之谓志。志有所忆之谓思。思而远慕之谓虑。虑而用事之谓智。智者，尽此诸见者也。夫性者，静也；气者，动也。动静一如，内外和顺，非至人安能措心于此哉！术藏于内，随务应变；法设于外，适时御民。民用其道而不知其数者，术也。悬教设令以示民者，法也。气变万物而不见其象，术化万民而不见其形。故天以气为灵，王以术为神。

《四等智慧观身经》云：夫道者，要在行合冥科，积善内足，然后始涉大道之境界。若自不能尔，皆为徒劳于风尘耳！无益生命之修短也。道在我，不由彼。惟慈，惟爱，惟善，惟忍。能行此四等，乃与道为邻耳。

《老君戒经》云：恶人者，胎于离薄之精，形于刍狗之类。魂微魄盛，尸毒腹满。人面虫心，体性狼狼。嫉妒蛆蚘，常怀阴贼。坏成作败，言则噉嘅，自遇如玉，遇人如土。阳推鬼黠，不计殃咎。昔有一人，不念居业，专行偷盗，入大臣家，此入夜作狗形，既到其家，值其大功德。吾时见此偷往作狗形，吾即叱之，令长作狗，使常御巨石还此大臣家，积以为山。

《明威经》云：淫犯内外，逼掠非偶，翻覆阴阳，公私戚属，相通奸狡，异类袄交。

《本行经》云：昔有国王元庆，放心于爱欲之门。值劫运

终，寄胎于洪氏之胞。上天以其先身好色，故转为女子，遂其先好也。

《太平经》云：何谓为多言？然一言而致大凶，是为上多言人也。一言而致辱，是为中多言人也。一言而见穷，是为下多言人也。夫古今圣贤也，出言文辞满天地之间，尚苦其少有不及者，故灾害不绝。后生贤圣，复重言之，天下以为法，不敢厌其言也。故言而除害者，常苦其少。是以善言无多，恶言无少。故古之圣人将言也，皆思之。圣心出而成经，置为人法。愚者出言，为身灾害，还以自伤。

《真诰》曰：夫百思缠胸，寒热破神。营此官务，当此风尘，口言吉凶之会，身扇得失之门。众忧若是，万虑若此。虽有真心，固不为笃。抱道不行，握宝不用，而自然望头不白者，亦希闻也。在官无事，夷真内炼，纷错不秽，其聪明争竞不交于心胸者，此道士之在官也。

《太清中经》云：慎无卖吾以求宝也，慎无传吾非其人也，慎无闭吾绝其学也。传吾学者昌，闭塞吾学者，虽独行之，必遇天殃。传吾道者，当法则天地、江河、淮海。法则天地者，何等不生？何等不成？法则江河淮海者，何水不流？何川不行？

《西升经》云：欲者，凶害之根也；无者，天地之元也。莫知其根，莫识其元，是故圣人去欲入无，以辅其身。

《洞神诫身保命篇》云：黄帝曰：圣人保命之最，莫尚于身心。利害身心，岂过于善恶？善恶所起，本于心。心法不住，攀缘是用。所缘者名曰境界，能缘者名曰之心。故万品所起，万过于心。萌于心者，名曰行业。行业所操，名曰善恶。故纵欲为恶，息贪为善。善者能为济俗出尘之益，恶者必作败德染秽之资。故圣人知无形而用者，心也；形不自运者，身也。然

心不记于身，则不能显班备用；身不藉于心，则亡灭不起。故身心体异而理符，致用万善而趣一。故能表里为用，动静相持。身无独往，为心所使。心法不静，惟欲攀缘。身量无涯，纳行不息。故心为凡圣之根，身为苦乐之聚。圣人知患生于心，愆必由己，是以清心除患，洁志消愆。凡俗之流，其即不然。肆情纵欲，不知欲出于心；侮慢矜奢，不知慢生于己。惟聘愚暴，不顾其身。故以祸难所阶，由之不识危亡，自此日用不知，故圣达愍愚而垂教也。

## 卷九十三 仙籍语论要记部二

### 神仙可学论

《洪范》响用五福，其一曰寿。延命至于期颐，皇天犹以为景福之最，况神仙度世永无穷乎！然则长生大庆，无等伦以侑拟，当代之人，忽而不尚，何哉？尝试论之，中智已下，逮于庶民，与飞走蛸翹同。其自生自死，昧识所不及，闻道则相与笑之。中智已上，为名教所检，区区于三纲五常不暇，闻道而若存若亡。能挺然竦身，而不使常情汨没，专以修炼为务者，千万人中或一人而已。又行之者密，得之者隐，故举俗罕为其方。悲夫！昔桑矫问于涓子曰：自古有死，复云有仙，如之何？涓子曰：两有耳。夫言两有者，为理无不存。理无不存，则神仙可学也。嵇公言：神仙，特受异气，禀之自然，若积学所能致。此未必尽其端矣。有不因修学而致者，禀受异气也；有必待学而后成者，功业充也；有学而不得者，初勤中惰，诚不终也。三者各有其旨，不可以一贯推之。人生天地之中，殊于众类，明矣。感则应，激则通。所以耿恭援刀，平陆泉涌；李广发天，伏石饮羽。精诚在于斯须，击犹土石，应若影响，况丹恳久著，真君岂不为之潜运乎？潜运则不死之阶立致矣。孰为真君？则太上也。为神明宗极，独在于窅冥之先，高居紫微

之上，阴鹭兆庶。《诗》称上帝临汝，《书》曰，天监孔明，福善祸淫，不差毫末。而迷悟之子，焉测其源？日用不知，背本向末。故远于仙道者有七焉，近于仙道亦有七焉。

当世之士，未能窥妙门，洞幽蹟。雷同以泯灭为真实，生成为假幻。但所取者性，所为者形。甘之死地，乃为常理。殊不知乾坤为《易》之韞，乾坤毁则无以见《易》，形气者为性之府，形气败，则性无所存。性无所存，于我何有？远于仙道一也。

其次，谓仙必有限，竟归沦坠之弊。彼昏于智察，则信诬调。诂知块然之有，起自寥然之无。积虚而生神，神用而孕气。气凝而渐著，累著而成形。形立神居，乃为人矣。故任其流遁则死，反其宗源则仙。所以招真以炼形，形清则合于气；含道以炼气，气清则合于神。体与道冥，谓之得道。道固无极，仙岂有穷乎？举世大迷，终于不悟。远于仙道二也。

其次，强以存亡为一体，谬以前识为悟真。形骸以败散为期，营魄以更生为用。乃厌见有之质，惟谋将来之身。安知入造化之洪炉。任阴阳之鼓铸？游魂迁革，别守他器。神归异族，识昧先形。犹鸟化为鱼，鱼化为鸟，各从所适，两不相通。形变尚莫之知，何况死而再造？诚可哀者而人不哀。远于仙道三也。

其次，以轩冕为得意，功名为不朽，悦色<身除>声，丰衣厚味，自谓封植为长策，贻后昆为远图。焉知盛必衰，高必危，得必丧，成必亏。守此用为深固，置清虚于度外。肯以恬智交养中和，率性通真为意乎？远于仙道四也。

其次，强盛之时为情爱所役，斑白之后，有希生之心。虽修学始萌，而伤残未补。靡蠲积习之性，空务皮肤之好。窃慕道之名，乖契真之实。不除死籍，未载玄录。岁月荏苒，大期

奄至。及将殂谢，而怨咎神明。远于仙道五也。

其次，闻大丹可以羽化，服食可以延龄，遂汲汲于炉火，孜孜于草木，财屡空于八石，药难效于三关。不知金液待诀于灵人，芝英必资于道气。莫究其本，务之于末，竟无所就，谓古人欺我。远于仙道六也。

其次，身栖道流，心溺尘境，动违科禁，静无修习。外招清净之誉，内蓄奸回之谋。人乃可欺，神不可调。远于仙道七也。

若乃性耽玄虚，情寡嗜好。不知荣华之可贵，非强力以自高；不见淫僻之可欲，非闲邪以自正。体至仁，含至静。超迹尘滓，栖真物表，想道结襟，以无为为事。近于仙道一也。

其次，希高敦古，克意尚行。知荣华为浮寄，忽之而不顾；知声色能伐性，捐之而不取。剪阴贼，树阴德，惩忿欲，齐毁誉，处林岭，修清真。近于仙道二也。

其次，身居禄位之场，心游道德之乡。奉上以忠，临下以义。于己薄，于人厚。仁慈恭和，弘施搏爱。外混嚣浊，内含澄清。潜行密修，好生恶死。近于仙道三也。

其次，萧洒华门，乐贫甘贱。抱经济之器，泛若无；洞古今之学，旷若虚。爵之不从，禄之不受。确乎以方外为尚，恬乎以摄生为务。近于仙道四也。

其次，禀明颖之姿，怀秀拔之节。奋忘机之旅，当锐巧之师，所攻无敌，一载而胜。然后静以安身，和以保神，精以致真。近于仙道五也。

其次，追悔既往，洗心自新。虽失之于壮齿，冀收之于晚节。以功补过，过落而功全；以正易邪，邪忘而正在。轹轳不能移其操，喧哗不能乱其情。唯精惟微，积以诚著。近于仙道六也。

其次，至忠至孝，至贞至廉。案《真诰》之言，不待修学而自得。比干剖心而不死，惠风溺水而复生。伯夷、叔齐，曾参孝己，人见其没，道之使存。如此之流，咸入仙格，谓之隐景潜化。死而不忘，此例自然。近于仙道七也。

放彼七远，取此七近，谓之拔陷区，出溺涂，碎祸车，登福舆，始可与涉神仙之津矣。于是识元命之所在，知正气之所由。虚凝澹泊怡其性，吐故纳新和其神。高虚保定之，良药匡补之，使表里兼济，形神俱超。虽未升腾，吾必谓之挥翼于丹霄之上矣。

夫道无为无形，有情有性。故曰：人能思道，道亦思人。道不负人，人负于道。渊哉言乎！世情谓道体玄虚，则贵无而贱有；人资器质，则取有而遗无。庸知有自无而生，无因有而明，有无混同，然后为至。故空寂玄寥，大道无象之象也；两仪三辰，大道有象之象也。若但以虚极为妙，不应以吐纳元气，流阴阳，生天地，运日月也。故有以无为用，无以有为资。是以覆载长存，真圣不灭。故为生者，天地之大德也。所以见宇宙之广，万物之殷，为吾存也。若烟散灰灭，何异于天倾地沦？彼徒昭昭，非我所有。故曰：死者，天人之荼毒。孰能黜彼荼毒，拂衣绝尘，独与道邻？道岂远乎？将斯至矣！

夫至虚韞妙，待感而灵。犹金石含响，待击而鸣。故豁方寸以契虚，虚则静。凭至静以积感，感则通。通则宇宙泰定，天光发明。形性相资，未始有极。且人之禀形，模范天地。五脏六腑，百关四肢，皆神明所居，各有主守。存之则有，废之则无。有则生，无则死。故去其死，取其生。若乃讽《太帝之金书》，研《洞真之玉章》，集帝一于绛宫，列三元于紫房，吸二曜之华景，登七元之灵纲。道备功全，则不必琅玕大还而高举矣。此皆自凡而为仙，自仙而为真。真与道合，谓之神人。

神人能存能亡，能晦能光。出化机之表，入太漠之乡。无心而朗鉴，无翼而翱翔。嬉明霞之馆，宴羽景之堂。欢齐浩劫而无疆，寿同太虚而不可量。此道布在金简，安可轻宣其密奥哉？好学之士，宜启玉检，以探其秘焉。

又儒墨所宗，忠孝慈爱；仙家所尚，则庆及王侯，福荐祖考，祚流子孙。其三者孰为大？于戏！古初不得而详，羲轩已来，广成、赤松、令威、安期之徒，何代不有？远则载于竹帛，近则接于见闻。古今得者，皎皎如彼。神仙可学，炳炳如此。凡百君子，胡不勉之哉！

### 道性论

天尊告善才言：善男子，我欲海空修习因者，即是道性。道性无生无灭。无生灭故，即是海空。海空之空，无因无果。无因果故，以破烦恼。以是因缘，名为修习。善才又言：如有所说，道性之性，无生无灭。众生道性，为悉共有各各有之。若共者，一人得入海空藏时，一切众生亦应俱入。譬如怨讎，或千或百。若一人可和千百，则千百亦和一人相怨。道性亦尔，一人时和。一切众生道性，不一不二，究竟平等。犹如虚空，一切众生同共有之。天尊告曰：善男子，深山有宝，名曰上胜，人若取之，则成富有。众生道性，亦复如是。善才又言：如所说上胜宝者，是一是多？若一者，一人得已，则应有尽。山空宝尽，云何而言，一切众生修持净戒得入一乘海空智藏？若是多者，云何而言是海空者，非一切法，众生道性亦如是耶？天尊答曰：善男子，譬如一路，或大或小，一切众生，悉于中行，

无障碍故。道性众生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譬如宝珠，唯有一门，虽有人多，经游出入，曾无逼怎亦无人能破坏宝珠而赍持去。道性众生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譬如桥梁，随诸行人，或重或轻，以是桥梁，无有增减。众生道性，亦复如是。又譬如盐味，置于诸物，乃至水中，皆悉咸物。物不名盐，盐不名物，乃至水中，亦复如是。名字虽变，性不失偏。五味之中，皆悉咸味。若有饮水，盐味甚逼，实不见盐于水中。众生道性，亦复如是。维遍五道，长短异身，而道性常一不异。

### 三相论

《海空智藏经》云：三相者，所谓有相，非有相，非无相。若照此相，则得入于智慧之源。夫观三相，舛越不同。自有众生，从有相观，入至无相；自有众生，从无相观，入至有相；自有众生，神意定然，非彼二相，而得观见有无之相。善男子，若有众生，作人学人，常运其心，从有观无，而树意，言：我见万物，今虽现有，必归于无。当知一切，尽是虚无，非有实事。无湛然慧，无观空慧，无应用慧。当知此人，是为断见，虽似智慧，而乖其宗。善男子，若复有人，常运其心，从无观有而树意，言：即此世中，皆从无生，向本无此，而今有之，有何缘生，必因于无。是知无中，皆悉有有。以有有故，一切无无。当知此人，是为狭见。虽以智慧，而失其宗。善男子，若复有人，常运其心，从非有非无中观于有无而树意，言：即世众生，悉皆非有，亦复非无。所以尔者，若言有者，则终归无；若言无者，今见则有；若必尔者，则为不定。不定业故，

不得出生。人天果报，当知六道，形有则有，形灭则无。若作此观，是谓成见，非谓智慧。如此三见，失智慧本。善男子，若复有人，观于三者，作如此心曰：“我观一切无，即是寂寞，不能生物。豁然不动，不能感应。善男子，譬如大山，善能兴云生雨，如此等从有出有，决定当知无无不出。又复观于即有形质。即此形质，是有象有；离此形质，无处名有。又复观于非有非无。善男子，譬如风声，声响遍彻。如此等例，风质非无，质不可得。若言实有，又非碍著。响亦如是。应知此例，非有非无。若有学人作此观者，亦皆失于智慧之本。

善男子，复有人观于三相，作四种意，妙无妙有，粗无粗有。明此四意，自然能见非有非无。何谓妙无？即是道性。以何因缘，道性之理，自为妙无，以渊寂故，以应感故。若以住于渊寂之地，观于诸有，则见无相；若以住于感应之地，观于诸有，则见有相。善男子，若言道性，命为无有中有应感；若言道性，令为有者而实寂泊。以是当知道性之有，非世间有；道性之无，是谓妙无。何等因缘？观于妙有，即是应感。法身之端，岩茂发起，超绝三有。虽有其质，不同凡有。以是因缘，谓为妙有。善男子，以何因缘，观于粗无？粗无即无，无感无应，空处寂漠，豁然而已，谓为粗无。善男子，以何因缘，观于粗有？若粗有者，即是质碍。以碍著故，谓为粗有。善男子，若能善知，遍此四意，分别体相，当知此人已得知非有非无。以何因缘，而得知之？即寻道性义理得之。若有学人，习观三相，了此四意，则为入于智慧宝城，游智慧室，坐智慧床，餐智慧食，是得智慧机相之本。

## 真相论

曜明真人稽首问天尊曰：不审世间真相，为一相耶？天尊告言：曜明真士，今当问子，子之所见，为法见耶？曜明答曰：世间真相，有法见耶？有相见耶？天尊答曰：告言真相，世间本无差别，众生所见，未能通达。但观其相，未能见法，是故分别。世间真相，其相不同。今以慧眼，观世间相，即相是真。能了真相，名为见法。以是之故，不坏世间，而得真相。曜明又曰：不坏世间而得真相，未审世间，何以为相？而言不坏，即是真相。天尊曰：世间相者，即是无明，贪著爱见，瞋恚愚痴等诸烦恼，是世间相。若人能知，烦恼性空，本无贪爱，无明永静，无法可断。以是当知，不断烦恼，而得真相。无相无断，无得无明，无法，无断，无得，名断烦恼。无断，名得真相。以是当知，不断烦恼，而得真相。如向所说，是有二种：一者相见，二者法见。法见之人，言得真相；相见之人，言得烦恼。以是当知，法见之人，常得妙本，故得真相。相见之人，常观粗迹，故得烦恼。若人能知烦恼性空，未曾有法，从迹观本，名得法见。

## 阴阳五行论

阴潜阳内，阳伏阴中。阴得阳蒸，故能上升，阳得阴制，

故能下降。阳蒸阴以息气，阴凝阳以澄精。日月升降，乾坤交泰，而万化成焉。阴阳自少至老，而分为五行。少阳成木，老阳成火。少阴成金，老阴成水。参而和之，而成夫妇。火性炎蒸，木性劲直，金性坚刚，水性润滋，土性和柔。故木以发之，火以化之，水以滋之，土以和之，金以劲之，故得品物成焉。五胜者，皆以生我为利，克彼为用。利用相乘，故有成败。经云：“五行相克，万物悉可全。”云动静者，终始之道，聚散者，化生之门也。阳其动乎？阴其处乎？动以生之，静以息之。淳阳不生，淳阴不成。阴阳更用，昼夜相资。昼日行阳，夜月行阴。阳养于阴，阴发于阳，而明生焉。阳和气者，发于春，王于夏，收于秋，藏于冬。九地之下反有阳，九天之上反有阴。故十一月卦辞云：《复》见其天地之心乎？阳在下也。阳伏地内，潜静之时，故见天心。其在人也，肾藏于阳，脑潜于阴。及其老也，和气不足，阴阳将散，则阳上升，阴下降。故脑热而肾冷。肾无阳气，则脚无力；脑无阴气，则眼目不明。故阴阳不交，万物不成。纯阳亢极，则日月无光，草木以之焦枯。纯阴滞畜，则霖雨淫泆，水淹以之漂荡。故阴阳相磨，天地相荡。震而为雷，击而为电，鼓而为风，结而为雹，蒸而为云雾，液而为雨露，凝而为霜雪。和气为民人，偏气为禽兽，杂气为草木，烦气为虫鱼。

## 卷九十四 仙籍语论要记部三

### 坐忘论（并序凡七篇）

夫人之所贵者，生也；生之所贵者，道也。人之有道，如鱼之有水。涸辙之鱼，犹希升水。弱丧之俗，无心造道。恶生死之苦，爱生死之业。重道德之名，轻道德之行。喜色味为得志，鄙恬素为穷辱。竭难得之货，市来生之福。纵易染之情，丧今身之道。自云智巧，如梦如迷。生来死去，循环万劫。审惟倒置，何甚如之！故《妙真经》云：人常失道，非道失人；人常去生，非生去道。故养生者慎勿失道，为道者慎勿失生。使道与生相守，生与道相保，二者不相离，然后乃长久。言长久者，得道之质也。经云：生者，天之大德也，地之大乐也，人之大福也。道人致之，非命禄也。又《西升经》云：我命在我，不属于天。由此言之，修短在己，得非天与，失非人夺。扪心苦晚，时不少留。所恨朝菌之年，已过知命，归道之要，犹未精通。为惜寸阴，速如景烛。勉寻经旨，事简理直，其事易行。与心病相应者，约著安心坐忌之法，略成七条，修道阶次，兼其枢翼，以编叙之。

## 信敬

夫信者道之根，敬者德之蒂。根深则道可长，蒂固则德可茂。然则璧耀连城之彩，卞和致刖；言开保国之效，伍子从诛。斯乃形器著而心绪迷，理事萌而情思忽。况至道超于色味，真性隔于可欲，而能闻希微以悬信，听罔象而不惑者哉！如人有闻坐忌之法，信是修道之要，敬仰尊重，决定无疑者，加之勤行，得道必矣。故庄周云：隳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智，同于大通，是谓坐忌。夫坐忌者，何所不忌哉！内不觉其一身，外不知乎宇宙，与道冥一，万虑皆遗，故庄子云，同于大通。此则言浅而意深，惑者闻而不信，怀宝求宝，其如之何？故经云：信不足，有不信。谓信道之心不足者，乃有不信之祸及之，何道之可望乎？

## 断缘

断缘者，谓断有为俗事之缘也。弃事则形不劳，无为则心自安。恬简日就，尘累日薄，迹弥远俗，心弥近道，至神至圣，孰不由此乎？故经云：塞其兑，闭其门，终身不勤。或显德露能，来人保己；或遗问庆吊，以事往还；或假修隐逸，情希升进；或酒食邀致，以望后恩。斯乃巧蕴机心，以干时利，既非顺道，深妨正业。凡此之类，皆应绝之。故经云：开其兑，济

其事，终身不救。我但不唱，彼自不和；彼虽有唱，我不和之。旧缘渐断，新缘莫结。醴交势合，自致日疏，无事安闲，方可修道。故庄子云：不将不迎。为无交俗之情故也。又云：无为名尸，无为谋府，无为事任，无为知主。若事有不可废者，不得已而行之，勿遂生爱，系心为业。

### 收心

夫心者，一身之主，百神之帅。静则生慧，动则成昏。欣迷幻境之中，唯言实是；甘宴有为之内，谁悟虚非？心识颠痴，良由所托之地。且卜邻而居，犹从改操；择交而友，尚能致益。况身离生死之境，心居至道之中，安不舍彼乎？能不得此乎？所以学道之初，要须安坐，收心离境，住无所有，不著一物，自入虚无，心乃合道。故经云：至道之中，寂无所有，神用无方，心体亦然。源其心体，以道为本。但为心神被染，蒙蔽渐深，流浪日久，遂与道隔。今若能净除心垢，开释神本，名曰修道。无复流浪，与道冥合，安在道中，名曰归根。守根不离，名曰静定。静定日久，病消命复。复而又续，自得知常。知则无所不明，常则永无变灭。出离生死，实由于此。是故法道安心，贵无所著。故经云：夫物芸芸，各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。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若执心住空，还是有所，非谓无所。凡住有所，则自令人心劳气发，既不合理，又反成疾。但心不著物，又得不动，此是真定正基。用此为定，心气调和，久益轻爽。以此为验，则邪正可知。若心起皆灭，不简是非，永断知觉，入于盲定。若任心所起，一无收制，则与凡人元来

不别。若唯断善恶，心无指归，肆意浮游，待自定者，徒自误耳。若遍行诸事，言心无染者，于言甚美，于行甚非，真学之流，特宜戒此。今则息乱而不灭照，守静而不著空，行之有常，自得真见。如有时事，或法有要疑者，且任思量，令事得济，所疑复悟，此亦生慧正根。事讫则止，实莫多思，多思则以知害恬，为子伤本，虽骋一时之俊，终亏万代之业。若烦邪乱想，随觉则除。若闻毁誉之名，善恶等事，皆即拨去，莫将心受。若心受之即心满，心满则道无所居。所有闻见，如不闻见，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。心不受外，名曰虚心；心不逐外，名曰安心。心安而虚，则道自来止。故经云：人能虚心无为，非欲于道，道自归之。内心既无所著，外行亦无所为。非静非秽，故毁誉无从生；非智非愚，故利害无由至。实则顺中为常，权可与时消息，苟免诸累，是其智也。若非时非事，役思强为者，自云不著，终非真觉。何邪？心法如眼也。纤毫入眼，眼则不安；小事开心，心必动乱。既有动病，难入定门。是故修道之要，急在除病。病若不除，终不得定。又如良田，荆棘未诛，虽下种子，嘉苗不成。爰见思虑，是心荆棘。若不除翦，定慧不生。或身居富贵，或学备经史，言则慈俭，行乃贪残。辩足以饰非，势足以威物，得则名己，过必尤人。此病最深，虽学无益。所以然者，为自是故。然此心由来依境，未惯独立，乍无所托，难以自安。纵得暂安，还复散乱。随起随制，务令不动，久久调熟，自得安闲。无问昼夜，行立坐卧，及应事之时，常须作意安之。若心得定，但须安养，莫有恼触。少得定分，则堪自乐。渐渐驯狎，唯觉清远。平生所重，已嫌弊漏，况因定生慧，深违真假乎！牛马，家畜也，放纵不收，犹自生鳃，不受驾御；鹰鹞野鸟也，被人击绊，终日在手，自然调熟。况心之放逸，纵任不收，唯益粗疏，何能观妙？故经云：虽有拱

璧，以先驷马，不如坐进此道。夫法之妙者，其在能行，不在能言。行之则此言为当，不行则此言为妄。又时人所学，贵难贱易。若深论法，惟广说虚无，思虑所不达，行用所无阶者，则叹不可思议，而下风尽礼。如其信言不美，指事陈情，闻则心解，言则可行者，此实不可思议，而人不信。故经云：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夫唯不知，是以不吾知也。或有言火不热，灯不照暗，称为妙义。夫火以热为用，灯以照为功。今则盛言火不热，未尝一时废火；空言灯不照暗，必须终夜然灯。言行相违，理实无取。此只破相之言，而人反以为深元之妙。虽则惠子之宏辩，庄生以为不堪。肤受之流，谁能科简？至学之士，庶不留心。或曰：夫为大道者，在物而心不染，处动而神不乱，无事而不为，无时而不寂。今犹避事而取静，离动而之定，劳于控制，乃有动静二心，滞于住守，是成取舍两病。不觉其所执，仍自谓道之阶要，何其谬耶！述曰：总物而称大，道物之谓道，在物而不染，处事而不乱，真为大矣！实为妙矣！然谓吾子之鉴有所未明。何则？徒见贝锦之辉焕，未晓始抽于素丝；才闻鸣鹤之冲天，诘织先资于谷食？蔽日之干，起于毫末；神凝之圣，积习而成。今徒学语其圣德，而不知圣之所以德。可谓见卵而求时夜，见弹而求鸚炙。何其造次哉！故经云：玄德深矣远矣！与物反矣！然后乃至大顺。

### 简事

夫人之生也，必营于事物。事物称万，不独委于一人。巢

林一枝，鸟见遗于丛苇；饮河满腹，兽不吝于洪波。外求诸物，内明诸己。知生之有分，不务分之所无；识事之有当，不任非当之事。事非当则伤于智力，务过分则毙于形神。身且不安，何情及道？是以修道之人，要须断简事物，知其闲要，较量轻重，识其去取，非要非重，皆应绝之。犹人食有酒肉，衣有罗绮，身有名位，财有金玉。此并情欲之余好，非益生之良药，众皆徇之，自致亡败。静而思之，何迷之甚！故庄子云：达生之情者，不务生之所无。以为生之所（无生之所无以为者，分之外物也）。蔬食弊衣，足延性命，岂待酒食罗绮，然后为生哉！是故于生无要用者，并须去之；于生虽用，有余者，亦须舍之。财有害气，积则伤人。虽少犹累，而况多乎！今以随侯之珠，弹千仞之雀，人犹笑之。况弃道德，忽性命，而从非要，以自促伐者乎！夫以名位比于道德，则名位假而贱，道德真而贵。能知贵贱，应须去取。不以名害身，不以位易道。故《庄子》云：行名失己，非士也。《西升经》云：抱元守一，至度神仙，子未能守，但坐荣官。若不简择，触事皆为，则身劳智昏，修道事阙。若处事安闲，在物无累者，自属证成之人。若实未成，而言无累者，诚自诳耳。

### 真观

夫观者，智士之先鉴，能人之善察。究徬来之祸福，详动静之吉凶。得见机前，因之造适。深祈卫定，功务全生。自始之末，行无遗累。理不违此，故谓之真观。然则一餐一寝，居为损益之源，一言一行，堪成祸福之本。虽则巧持其末，不如

拙戒其本。观本知末，又非躁竞之情。是故收心简事，日损有为。体静心闲，方能观见真理。故经云：常无欲，以观其妙。然于修道之身，必资衣食。事有不可废，物有不可弃者，当须虚襟而受之，明目而当之，勿以为妨，心生烦躁。若见事为事而烦躁者，心病已动，何名安心？夫人事衣食者，我之船舫。我欲渡海，事资船舫。渡海若讫，理自不留。何因未渡，先欲废船？衣食虚幻，实不足营。为欲出离虚幻，故求衣食。虽有营求之事，莫生得失之心。则有事无事，心常安泰。与物同求，而不同贪；与物同得，而不同积。不贪故无忧，不积故无失。迹每同人，心常异俗。此实行之宗要，可力为之。

前虽断简，病有难除者，且依法观之。若色病重者，当观染色，都由想耳。想若不生，终无色事。若知色想外空，色心内妄，妄心空想，谁为色主？经云：色者，全是想耳！想悉是空，何有色耶？又思妖妍美色，甚于狐魅。狐魅惑人，令人厌患。身虽致死，不入恶道，为厌患故，永离邪淫。妖艳惑人，令人爱著，乃至身死，留恋弥深。为邪念故，死堕地狱，永夫人道，福路长乖。故经云：今世发心为夫妻，死后不得俱生人道。所以者何？为邪念故。又观色若定是美，何故鱼见深入，鸟见高飞？仙人以为秽浊，贤士喻之刀斧？一生之命，七日不食，便至于死。百年无色，芘免夭伤。故知色者，非身心之切要，适为性命之讎贼，何乃击恋，自取销毁？若见他人为恶，心生嫌恶者，犹如见人自杀己身，引项，承取他刃，以自害命。他自为恶，不遣伐当，何故引取他恶，以为己病？又见为恶者若可嫌，见为善者亦须恶。夫何故？同障道故。若苦贫者，则审观之，谁与我贫？天地平等，覆载无私，我今贫苦，非天地也。父母生子，欲令富贵，我今贫贱，非由父母。人及鬼神，自救无暇，何能有力，将贫与我？进退寻察，无所从来，乃知

我业也，乃知天命也。业由我造，命由天赋。业命之有，犹影响之逐形声，既不可逃，又不可怨。唯有智者，因而善之，乐天知命，不觉贫之可苦。故庄子云：业入而不可舍。为自业。故贫病来入，不可舍止。经云：天地不能改其操，阴阳不能回其业。由此言之，故知真命非假物也；有何怨焉？又如勇士逢贼，无所畏惧，挥剑当前，群寇皆溃，功勋一立，荣禄终身。今有贫病恼害我者，则寇贼也；我有正心，则勇士也；用智观察，则挥剑也；恼累消除，则战胜也；湛然常乐，则荣禄也。凡有苦事，来迫我心，不作此观，而生忧恼者，如人逢贼，不立功勋，弃甲背军，以受逃亡之罪。去乐就苦，何可愍焉！若病者，当观此病，由有我身，我若无身，患无所托。故经云：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次观于心，亦无真宰，内外求觅，无能受者。所有计念，从妄心生，若枯体灰心，则万病俱泯。若恶死者，应念我身，是神之舍。身今老病，气力衰微，如屋朽坏，不堪居止，自须舍离，别处求安。身死神逝，亦复如是。若恋生恶死，拒违变化，则神识错乱，自失正业。以此托生，受气之际，不感清秀，多逢浊辱。盖下愚贪鄙，实此之由。是故当生不悦，顺死无恶者，一为生死理齐，二为后身成业。若贪爱万境，一爱一病。一肢有疾，犹令举体不安，而况一心万疾，身欲长生，岂可得乎？凡有爱恶，皆是妄生。积妄不除，何以见道？是故心舍诸欲，住无所有，除情正信，然后返观旧所痴爱，自生厌薄。若以合境之心观境，终身不觉有恶；如将离境之心观境，方能了见是非。譬如醒人，能知醉者为恶；如其自醉，不觉他非。故经云：吾本弃俗，厌离人间。又云：耳目声色，为子留愆，鼻口所喜，香味是怨。老君厌世弃俗，犹见香味为怨。嗜欲之流焉知鲍肆为臭哉！

## 泰定

夫定者，尽俗之极地，致道之初基，习静之成功，持安之毕事。形如槁木，心若死灰，无感无求，寂泊之至。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，故曰泰定。庄子云：宇泰定者，发乎天光。宇则心也，天光则慧也。心为道之器宇，虚静至极，则道居而慧生。慧出本性，非适今有，故曰天光。但以贪爱浊乱，遂至昏迷，澡雪柔挺，复归纯静。本真神识，稍稍自明，非谓今时，别生他慧。慧既生已，宝而怀之，勿为多知，以伤于定。非生慧之难，慧而不用为难。自古忘形者众，忘名者寡。慧而不用，是忘名者也，天下希及之，是故为难。贵能不骄，富能不奢，为无俗过，故得长守富贵。定而不动，慧而不用，德而不恃，为无道过，故得深证常道。故《庄子》云：知道易，勿言难。知而不言，所以之天；知而言之，所以之人。古之人，天而不人。慧能知道，非得道也。人知得慧之利，未知得道之益。因慧以明至理，纵辩以感物情。与心徇事，触类而长，白云处动，而心常寂焉。知寂者，寂以待物乎？此行此言，俱非泰定。智虽出众，弥不近道。本期逐鹿，获兔而归。所得盖微，良由局小。故《庄子》云：古之修道者，以恬养智。智生而无以知为也，谓之以智养恬。智与恬交相养，而和理出其性。恬智则定慧也，和理则道德也。有智不用，以安其恬。养而久之，自成道德。然论此定，因为而得成。或因观利而见害，惧祸而息心；或因损舍涤除，积习心熟，同归于定，咸若自然。疾雷破山而不惊，白刃交前而无惧。视名利如过隙，知生死若溃疡。故知用志不

分，乃凝神也。心之虚妙，不可思也。夫心之为物，即体非有，随用非无；不驰而速，不召而至；怒则玄石饮羽，怨则朱夏殒霜；纵恶则九幽匪遥，积善则三清何远？忽来忽往，动寂不能名；时可时否，蓍龟莫能测；其为调御，岂鹿马比其难乎！太上老君运常善以救人，升灵台而演妙，略二乘之因果，广万有之自然。渐之以日损，顿之以不学。喻则张弓凿户，法则挫锐解纷。修之有途，习以成性。黜聪隳体，嗒焉坐忘，不动于寂，几微入照。履殊方者，了义无日，由斯道者，观妙可期。力少功多，要矣！妙矣！

### 得道

夫道者，神异之物，灵而有性，虚而无象，随迎莫测，影响莫求，不知所以不然而然之。通生无匮，谓之道。至圣得之于古，妙法传之于今。循名究理，全然有实。上士纯信，克己勤行。空心谷神，唯道来集。道有至力，染易形神。形随道通，与神为一。形神合一，谓之神人。神性虚融，体无变灭。形与之同，故无生死。隐则形同于神，显则神同于形。所以蹈水火而无害，对日月而无影，存亡在己，出入无间。身为滓质，犹至虚妙，况其灵智益深益远乎！故《灵宝经》云：身神共一则为真身。又《西升经》云：形神合同，故能长久。然虚心之道，力有深浅，深则兼被于形，浅则唯及其心。被形者，则神人也；及心者，但得慧觉而已。身不免谢，何则？慧是心用，用多则体劳。初得小慧，悦而多辩，神气散泄，无灵润身，生致早终，道故难备。经云尸解，此之谓也。是故大人舍光藏晖，以

期全备。凝神宝气，学道无心，神与道合，谓之得道。故经云：同于道者，道亦得之。又云：古之所以贵此道者，何不日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？山有玉，草木因之不凋，人怀道，形体得之永固。资薰日久，变质同神。练神入微，与道冥一。散一身为万法，混万法为一身。智照无边，形超有际。总色空以为用，合造化以为功。真应无方，信惟道德。故《西升经》云：与天同心而无知，与道同身而无体，然后大道盛矣。而言盛者，谓证得其极。又云：神不出身，与道同久。且身与道同，则无时而不存。心与道同，则无法而不通。耳则道耳，无声而不闻；眼则道眼，无色而不见。六根洞达，良由于此。至论玄教，为利深广，循文究理，尝试言之。夫上清隐秘，精修在感，假神丹以炼质，智识为之洞忘；《道德》开宗，勤信唯一，蕴虚心以涤累，形骸得之绝影。方便善巧，俱会道源；心体相资，理逾车室。从外因内，异轨同归。该通奥蹟，议默无逮。二者之妙，故非孔释之所能邻。其余不知，盖是常耳。

## 卷九十五 仙籍语论要记部四

### 法性虚妄

《妙林经》云：天尊告度命真士曰：所谓安乐，皆从心生。心性本空，云何修行？知诸法空，乃名安乐。譬如愁人，心意昏乱，烦毒热闷。于此人前，设诸幻术，木男木女，木牛木马，罗列施张，作诸戏术。愁者见之，如生平牛马相，息诸烦愤，心意泰然。我今亦尔，一切众生，虚妄愁毒，未能安乐。是故我说，修诸功德，无量无边，及诸往生，不议土。若知虚妄，本无所有，一切众生，举足行步，诸所作为，悉不思议。若知清静，自在无碍，心所求愿，恣意充足。若有修善，当得往生，三清妙土。如此方便，止彼虚妄，而实未曾有彼三清常乐境界之所希望。若欲速得三清宝城，常乐净土，当以大乘无上慧心，观我身相，从无量劫，因何法生？既知无因，乃知我以无我故，是我身常在三清常乐净土。

### 道性因缘

海空智藏作礼问言：天尊，我今思念万兆造化之由，云何一切诸法各有道性从因缘生？以是因缘，应有缚耶？应无缚耶？是五阴耶？是六尘耶？天尊答曰：譬如众生临欲终时，如日之没，临欲没时，山陵堆阜，影见东移，理无西没。众生业果，亦复如是。此五阴灭，彼五阴生。譬如灯明暗灭，灯灭暗生。譬如泥瓶，泥与瓶合，泥灭瓶成。而是泥相，终不名瓶。瓶虽非泥，不余处来，以泥因缘而生是瓶。五阴生灭，亦复如是有烦恼故，名为系缚，无烦恼故，名为解脱。譬如眼根，开时见色，闭时无见。烦恼系缚，合散生灭，更无别法。众生五阴，亦复如是。

### 本性淳善

天尊告最胜童子：当知夫一切六道四生业性，始有识神，皆悉淳善，唯一不杂，与道同体。依道而行，行住起卧，语默饮食，皆合真理。如鱼在水，始生之初，便习江湖，不假教令。亦如玉质本白，黛色本青，火性本热，水性本冷，不开习学，理本自然。一切众生识神，亦复如是。禀乎自然，自应道性，无有差异。云何而生种种恶缘，地狱饿鬼畜生等报？当知皆是六根所引。所以六根六浊六情六染，是四大结，能生种种善恶业因，增长三途。种种知恼，能断无始以来一切善本。又真人决理礼白天尊：既言一切众生，有神识，初淳善不杂，行必合规，动应真理，进退俯仰，行住起卧，莫有失节，一一诸法，皆合道宗，无有差异。若如此者，众生所见及与所闻，动止所为，云何得染粗秽之事？天尊曰：譬如冰寒之堂，淳以冰冻而

为梁柱，床席屏帟，莫非冰结，就此中间，云何得火？云何得热？烦恼之患，一切众生，识神之初，亦复如是。本既为善，所习复善，云何获种种果报？又复天尊：譬如百和之香，共在一筐之内，芬芳流溢，无有一家臭秽之气。识神之初，亦复如是，本既香洁，滓秽无方。又复天尊：譬如日光，灵发明照，于其中间，了无暗黑。识神之初，亦复如是。本既晓了冥昧，云何犹复并用？我今有疑，世间不容于善法中，生无量恶。唯愿大德，为我解说，令诸众会悉皆洗然，离诸疑滞。尔时天尊安详答言：决理真人，如斯切问，不可思议。汝等已曾亲近无量无边一切真人，供养无量无边一切天尊，通达大智，晓了无碍，故能发此微妙之言，我当为汝具实解说，汝等谛听，勿生疲惫。决理大真，夫人心法，不可全以譬喻。如冰冻、琉璃香等。所以尔者，如此物等皆为静法，其安谧，不能变易。是以其体，不能生他。以静因故，物不能入，此譬为异。若喻日者，是义或同。所以尔者，日不恒明，不恒，正有时薄蚀，有时晨隐。心法亦尔，迁动不定，染滞所驱，贪著利己所招尔。

### 有为无为法

尔时天尊告海空智藏言：汝勿邪疑，孰有著相，以寻至真无上之道，宁可得乎？真士当知一切诸法，有为性相，悉皆灭坏，无有常住。所以者何？三界之所行诸法，是知因众生心力。众生之性，念念生灭。有为之法，亦复皆尔。念念生灭，即其生时，已是灭相，即其实时，便生空相。有不常故，故谓为空。无为之法，不可毁灭，不可测量。若有感应，则随事显，若无

感应，湛然恒存。以是当知，继有为者，则有灭相。有灭相故，是谓为空。无所继者，则无毁坏。无毁坏故，是谓为有。汝当思惟，善加分别，一切妙法，本源所在。

### 观四大相

上真童子曰：观诸众生四大之相，何大是我？如空中云，如热时火，如电中光，如水中月，如幻如化，如镜中像，如空中响。包想行识，悉皆如是。众生心相，不可思议，非是二乘之所能了。大哀天尊！众生之相，亦复如是。不来不去，非有非无，非内非外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而常流转妄受。若皆以众生无始以来，染著我故，增长恶根，受大烦恼，无有穷尽。众生之相，烟熅之温，神本澄清，湛然无杂，一切法本从中而有。以是因缘，一切众生，善恶诸业，唯一心作，更无余法。是故众生，不来不去，不有不无，同等虚空，无分别相。大哀天尊！我观众生，相法如是。

### 色身烦恼

海空智藏白天尊言：大哀天尊！云何凡夫，不见烦恼？于烦恼中，当有身耶？过去世中，身本有耶？未来见在，是身有耶？是身无耶？若有身者，即是色耶？即非色耶？身属他耶？不属他耶？非属他耶？非不属他耶？有命无身耶？无命有身耶？

？有身有命耶？无身无命耶？身之与命，俱有常耶？俱无常耶？常无常耶？非常非无常耶？尔时天尊，安心含笑，答海空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一切凡夫，有身无身，烦恼之身。何以故？烦恼身者，囊里脓血，障于道性。是故众生，不悟烦恼，有真道性。真道之性，不在内耶，不在外耶，不在中间。亦不有耶，亦不无耶，非过去耶，非见在耶，非未来耶，非色心耶，非自他耶。非有命耶，非无命耶，非有身耶，非无身耶，非有常耶，非无常耶。尔时海空稽首作礼，白天尊言：如是所说，非有身耶，非无身耶，云何烦恼障于道性？道性之身，从父母耶？从微尘耶？从幻化耶？从自然耶？从虚空耶？从变易耶？从善生耶？从恶生耶？从畜生耶？从地狱耶？从天上耶？若从父母生道性者，云何父母是烦恼耶？非烦恼耶？若是烦恼，云何能生真道性者？若是真生，真性应常，云何真性从烦恼生？若从烦恼，烦恼之障，或堕于地狱，道性之生，亦堕地狱。若是不堕，云何道性从烦恼生？若无烦恼，云何烦恼障于道性？以是义故，唯愿慈尊垂哀愍。说时，众颯颯欲有所闻。尔时天尊发微妙音，答海空言：善男子，言道性者，无性之性。非有法性，非无法性。道性之生，亦有亦无。善男子，言道性者，非有身生。非无身生。非非无有，非非有无。亦有身生，亦无身生。善男子，云何烦恼障于道性？言道性者，即烦恼生。非烦恼生，亦是烦恼生。是烦恼亦非烦恼，云何障于道性？善男子，譬如黑云障于日光之光，不生不灭，不去不来，不有不无。道性之生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道性之生，非父母生，是父母生。何以故？若父母生，父母生己，生无所生。无生之生，譬如花果。花生无果，果生无花。道性之生，亦复如是。道性云何从父母生？善男子，云何道性从微尘生？言道性者，是微尘生，非微尘生；是幻化生，非幻化生；是自然生，非自然生；

是虚空生，非虚空生；是变易生，非变易生；是善因生，非善因生；是恶因生，非恶因生；是畜生生，非畜生生；是地狱生，非地狱生；是天上生，非天上生。以是因缘，无生之生，生生无生。非无法生，非有法生。若如是者，生相不生。若是无者，无生不无，不无不有，是为道性。道性之生，生之所生，生生不生。善男子，向难云，若从父母生道性者，云何父母是烦恼耶？善男子，今当为说道性者，从父母生。善男子，譬如莲花，从淤泥生之生，亦不是泥，亦不非泥。道性之生，亦复如是。亦是父母，亦非父母。善男子，譬如人寄屋生，屋非有人。道性之生，亦复如是。如木寄生，随木而生，生非木种。道性之生，亦复如是。生于烦恼非烦恼。云道性犹如虚空，相不可得。以是当知非烦恼。本亦非众生，亦非非众生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，若非父母因缘而生，不识因缘，妄造诸恶，生分别想，不信经典，不爱众生，任命死生，无复极已。以是因缘，分别善恶，不摄六情，生种种爱，诽谤一乘。海空宝藏，闻说不闻，听说不听，起种种念。以是因缘，或得癞病，或得聋盲，或受畜生牛马猪犬，或受人形，六根不具，虽有人形，而无情智。

### 筏喻

《海空智藏经》云：昔有国王以四虎令人养食，瞻视卧起，摩洗虎，令曰：若令一虎生瞋恚者，我依律法当斩汝命。尔时其人闻王教令，心大怖畏，惶惶无所。于是思惟，舍虎而走。尔时大王闻人已走，即遣少刚拔刀随之。其人回顾，见后少刚，即便疾走。是时少刚以恶方便，即藏持刀，密遣一人，假为亲

善而语之言：汝可来还。其人不信，即入空城而自匿。既入城中，视诸精舍，悉空无人。既不见人，即便坐卧。闻空中声，咄哉男子！此城空旷，无有人居。今夜当有四百贼来，汝设遇者，命不安全。汝当云何而得免之？尔时其人益增恐怖，复舍而去。路碍河水，漂流无有船舫，心又愁烦，即取种种草木为筏。复更思惟，我必住此，当为猛虎之所危害。若渡此河，筏不可依，当没水死，终不为彼虎所伤害。即推草筏置之水中，身倚其上，还动手足，截流而去。当到彼岸，安隐如故，心大欢喜。

### 病说

天尊告善种王曰：我说病者，即是烦恼。烦恼既空，病法亦空。病法既空，身法亦空。何以故？烦恼身者，如幻梦故。以是因缘，以空为空。善种又言：地水火风四大之中，何大是身？答云：烦恼身者，非地大生，不离地大。水火风大，亦复如是。一切众生，烦恼身者，从四大起，以之为病，是故真士，随之为病。于是善种得闻说已，即起作礼，赞叹一乘。海空智藏，是我大师，为我辈说言病，诸行无常，身法无我。不说海空，厌离于身。说身有苦，不说常乐。玄都玉京，教导三乘，为诸众生，作大桥梁，度生死海。于空城中，托身有疾。哀彼众生，令识宿世，亿劫中苦，当念饶益一切众生，修弘福田。念于众生，勿令忧恼。劝助众生，勤行进道。作大医王，疗治众生一切病根，慰喻众生，以疾而卧。

尔时海空智藏告善种王：汝等勿疑，我身疾者，而言无疾。

今我疾者，皆前世因，妄相颠倒，诸烦恼生，无有实法，惟之为疾。所以者何？四大合故，假名为身，四大无主，身亦无著。今我疾者，皆由身起。是故于身，不应生著。善种王既知病本，即除我想及烦恼想，当灭法想。汝等大王，应作是念。但以众法，合成此身。我身之身，唯起灭法。此法身者，各不相知。起时不言，我起汝灭，灭时不言，我灭汝起。我念众生，亦复如是。善种大王，汝等当知，应作是念。此法身者，亦是颠倒。是我身者，即是大患。汝等应当厌离此身，云何为离我所？离我所者，即离二法。离二法者，不念内外，诸法平等。云何平等？我等常乐清静，内外无我，我亦清静。此二法者，悉皆空空。以何为空？但以名字，名字故空。如此二法，无决定性。得是平等，无有余病，唯有空病。空病亦空。了空病故，是我有病。今我病者，无受而受，说身无常。法相不灭，而取证信，故设有身。普念众生，发大慈心，说一乘藏，调伏我身。亦当调伏一切众生，除种种病。今我说病，为断众生，攀缘病本。诸根若尽，是我无病。善种大王，若有一人有疾而卧，汝等应当作如是念，诸法无我，我身无常。若空非我，虽身有疾，在生死中，化度一切，而不厌倦，是名方便。汝等又复念于我身，身不离身，是病是身，悲新悲故，是惠方便。设身有病，而寂寞故，莫知方便。善种大王，若有众生有疾而卧，不作是念，不调伏心，不厌离身，而贪求爱，如是人者，是愚人法，当知是人，不离生死地狱。若有一人有疾而卧，念想法法，若空无我，是我身疾在生死中，而不生死。无生死故，生死无我。我于生死，亦无污行。住于常乐，亦不常乐。不寂静故，是海空行。如是之行，永离生死烦恼域中。虽有我身，不依身心。虽在三界，不坏法性。虽行于空，亦无空想。又告善根长者大王：我身虽病，为诸众生有疾而卧。虽行无相，为彼众生而现受

作。虽行无动，为彼众生而作动相，种种演说。虽行一乘，海空智藏，为彼众生而遍现微尘之身。虽行智慧，转大法轮，为彼众生无明暗室，现大道光，照彼烦恼，俱发善心，行一乘行。说是语已，善种大王及诸群臣八千余人，皆发善心。

### 求道二患

天尊告度命真士曰：修身求道，具有二患：一者由有恶患，二者见有身故。如是二患，道之大病。是故众生，若欲求道，当以大乘无上慧心观我身相。既了无身，三业自净。修六度行，行四等心，是名随顺，方便引接。譬喻如行客，隔碍汤谷，欲到彼岸，无因得过。假借舟航，以济沉溺。既至彼岸，向之舟航，无所用之。六度四行，亦复如是。为诸众生，未能体了无生道岸，是故假借六度，安慰其心，令得调伏，即了无身，得致道地。六度诸行，无所复用。度命又言：大德天尊，所说譬喻，要妙深远。一切众生，修众行以求度世。既得度已，无所复行。如是一切成真得道，无所行邪。既无所行，应失大悲。云何大道于众生常行四弘以度众苦？天尊答曰：度命真士，天尊大圣，济生度苦，无彼此故，无爱憎故，无成坏故，无得失故。譬如桥梁，无心度物，不拣净秽，是人非人，牛马骡驴，皆悉通过。天尊大圣，无心大度，亦复如是。虽度众生，无彼此相，无爱憎相，无成坏相，无得失相。犹如大海，容纳百川，无增无灭，无秽无净，无心简择。

### 梦喻虚妄

天尊谓正见童子曰：十方天尊出现于世，为欲断诸众生虚妄，说此妙经深邃之法。诸众生各得净慧，明了法性，无所障翳，知诸法空，本无虚妄。虚妄既空，心性清静，乃知十方一切天尊无出没相。以是之故，十方天尊出现于世，得大利益，一切众生，皆得正见，泰然安乐。譬如夜梦，见诸毒蛇，开利牙齿，近来逼身，拟作吞噬。心神惶惧，东西驰走，叫声烈天，迷闷辟地。床边觉人呼之曰：咄哉睡梦，如斯叫耶？而其梦人，忽然睡觉，申舒手足，乃知梦见，虚妄非真，心意正定，泰然安乐。一切众生，同在三界无明巨室，诸所为作，皆悉梦幻，无有真实。天尊大圣，说此大乘微妙经典，觉悟一切令得正见。

### 散花喻

《真藏经》云：天尊在灵解山散本微花，其华飘摇遍满法界，非青非白，非赤非黑，非长非短，非大非小，非广非狭，入于细微，离诸色像。华中有自然之果，其果圆净，具一切味，非一切味；具一切声，非一切声；具一切色，非一切色；具一切香，非一切香；具一切触，非一切触；具一切法，非一切法；具一切智，非一切智。其果名具慈甘泉，得此泉味，自然饱满，无饥无渴，恣容端正，妙丽希有，到灵解山，不生不灭，

湛然常住，证无生果。

尔时众中有一童子，名曰善达，从坐而起，上白天尊：不审本微之华，中有自然之果，散满法界，尽诸微尘，无大不覆，无小不入，为赤为白，为青为黑，为长为短，为大为小，为广为狭，为见为闻，为来为去，为天为地。如是华果，浩溥周普，遍成法界，不可思议。不审一切众生，同禀一华，云何诸缘各有差别，善恶不同？生死之业，苦乐殊形？返覆往还，受生各异？或生边夷，或生中国；或生奴婢，或生人王；或生贫贱，或生富贵；或生跛（辟足），或生具足；或生愚痴，或生智慧；或生慳贪，或生布施；或生好杀，或生慈悲；或生五逆，或生孝顺；或生受苦，或生受乐；或生聋盲，或生聪哲；或生禽虫，或生鱼鳖。如此业报，种种不同。唯愿慈悲，分别解释。天尊告善达童子曰：一切法生，皆从一本微华，种种相好，众生迷惑不自觉知。于实相中，横生颠倒。法成受苦见愆。自生不孝，慈爱远离。失本求末，冥冥不晓。长处暗中，无有解脱。慈（敏心）种种，济度显法，因由众中疑惑不了业缘，诸法空寂，毕竟无我。推问：东方生物，有边崖不？南方显照，有极源不？西方衰杀，有情变不？北方冥昧，有穷通不？色声香味触，有色声香味触不？贪嗔痴缚，有贪嗔痴缚不？善恶行业，可修不也？大师所显，推问诸法行业，并无所得，云何差别，苦乐不同？天尊曰：诸法幻生，幻生幻灭。诸法幻灭，幻灭幻生。如是幻相，生灭幻无，生灭幻相，去来幻无，去来，幻相贪痴，幻无贪痴，幻相取舍，幻无取舍，幻相烦恼，幻无烦恼，幻相恩爱，幻无恩爱；幻相差别，幻无差别。幻相一切众生，业缘端正。生灭无幻，来去无幻，贪痴无幻，取舍无幻，烦恼无幻，恩爱无幻，差别无幻。如是空寂，究竟道场。善达闻之，忽然觉悟。

## 论种子

天尊告曜明真人曰：向问言：譬如种子，种子不坏，牙茎枝叶花实等法，从何而生？吾今问子：种子坏邪？牙实生邪？种子若坏，坏则无因，无因有果，斯无是处。牙生种坏，坏则不生，坏为生因，亦非有是，当知种子牙茎，枝叶花实，非生非坏，非因非果，非不因果。烦恼真相，亦复如是，非前非后，非一非异，非不一异。又语曜明：汝为种子坏乃牙生。今又问种子，牙坏时生耶？未坏生耶？坏后生耶？若坏时生者，以坏为生，生则不生。生则坏者，以生为坏，坏则不坏，云何种坏而得生牙？譬如荫壤，身则不生，无荫有身，理则不然。以是当知，种子既坏，牙则不生。无种有牙，理亦不然。是故我言，坏则不生。若有说坏生者，与坏同体，云何得生？譬如一身，诸根同体，云何头坏，而得足生？理则不然。以是当知，种子坏时，牙则不生。生坏同体，理亦不然。是故我言，坏时不生。坏后生者，生灭相离，云何为因？譬如种已先灭，灭即无牙，云何牙后从败种生？以是当知，坏后不生。坏已牙生，理亦不然。是故我言，种子坏后，牙亦不生。又语曜明：种坏牙生，生坏一耶？生坏异耶？生坏一者，坏相相违，云何同体？灭则不生，云何生坏？生坏异者，异则非因。非因生果，理则不然。譬如虚空，非兔角因，虚空非因，生兔角果，理则不然。以是当知，异亦不生。云何不生？又语曜明：未坏生者，则种子体中未变，未变牙生，则无因，无因有果，无种有耶，理则不然。犹如无形，影则不生。形若未生，有影生者，当知此影，不从

形生。譬如麻子未坏，油则不生。以是当知，未坏不生，云何有生？又语曜明：坏后生者，彼种已灭，灭则无因，灭后生牙始生，生则非果。彼种灭已，有芽生者，理则不然。犹如无乳，酪则不生。若无彼乳，而有此酪，是则酪有不从乳生。以是当知，坏后不生，云何有生？检求生相，毕竟永灭，不可得故，是故无生。

### 真假

《升玄经》子明问曰：既无所有，以何为有？道陵答曰：以无所有，而名为有。又问：何名所义？答曰：形声虚伪故。又问：何为虚伪？答曰：乃不住故。又问：云何不住？答曰：速变异故。又问：虽速变异，非无所有也。既已变异，果是有物可变，安得云无？答曰：向变异者，亦不言都无如虚空耶？但言一切所有，皆为非真。生者必死，有者必无，成者必坏，盛者必衰，少壮必老，向有今无，寒暑推移，恍惚无常。父母兄弟，妻子室家，朋友交游，富贵强盛，豪势欣乐，未盈几时，豁然分散，死亡别绝，老病衰耗，诤讼忿恨，失心丧志。诸如此者，烦恼万端，皆为虚幻，无一真实。惟贤人道士，知此非真，是虚伪法。思惟分别，得其真性。冲漠淡泊，守一安神。深解世间，无所有故。即亦俗法，守道念真，安神无为，得不死之术，升仙度世，到长寿官，是名得无所得。又曰：有性常假，无性常无。虽有二名，求之则一。是则一体，而有二名。又曰：有无二名，生于伪物。形见曰有，亡形曰无。相因而然，并非真实。

## 空法

天尊告遍通真人曰：空不可说，我今说空，虚空既空，我说亦空。以是当知，世间虚妄，本无所有。我说世间，不坠虚妄，何以故？虚妄本无所有。我说世间，不坠虚妄，何以故？虚妄性空。我说虚妄，说妄亦空。是故我说，不虚妄。遍通白言：大德天尊，所说世间，一切皆空，随顺众生，有何利益？天尊答曰：遍通真士，为化引故，得出离故，入空门故，灭诸见故，了无相故，明无作故。一切诸行，毕竟寂灭，永不复生。既不生灭，常住不动。是故我今以大悲心，随顺世间，令诸众生，得此大利。

## 卷九十六 赞颂部·赞颂歌

### 太微天帝君《赞大有妙经颂》一章

丹晖映云庭，紫烟光玉林。灿烂七宝花，璀璨瑶灵音。宫商自相和，妙灵开人衿。玄唱种福田，广度无界心。

### 天帝君《赞大有妙经颂》一章

玄化本无迹，有迹生道宗。遨游九天际，息驾六领宫。道畅虚漠内，灵歌发太空。形感至寂庭，思咏希微通。

### 太帝君《赞大有妙经颂》一章

翳翳元化初，渺渺晨霞散。太寂空玄上，寥朗二仪判。凝精抱空胎，结化孕灵观。含真颐神内，倏启冥旦。始悟忧促龄，运交反天汉。

### 《老君本生经颂》一章

众生之本际，寂然无起灭。弱丧迷其根，自与真源别。妄作善恶缘，祸福报无绝。欲得苦海倾，当使爱河竭。守一固专柔，持此无疵缺。正智通群有，妙慧摧诸结。万行混同归，三乘泯殊辙。真静离尘垢，清凉无恼热。

### 《太上智慧回玄经颂》一章

灵仙乘庆霄，驾龙蹶玄波。洽真表嘉祥，濯足入天河。福应不我期，故能释天罗。道德冠三界，地纲亦以过。感遇灵真会，净慧经莲华。

### 《太上智慧经赞》一章

学仙绝华念，念念相因积。去来乱我神，神躁靡不历。灭念停虚闲，萧萧入空寂。请经若饥渴，持志如金石。保子飞玄路，五灵度符籍。

### 《本愿大戒经颂》一章

学仙行为急，奉戒制情心。虚夷正气居，仙圣自相寻。若不信法言，胡为栖山林。

### 玉皇授瀆生大洞三十九章与《登龙台歌》二章

飚飚三霞领，徊刚七元盖。八景入太元，飞洒九天外。琼扉生景云，灵烟绝幽藹。西宫咏《洞玄》，清唱扶桑际。守雌森峰间，玄吟五老。欵生有心哉！与尔结中带。（其一）

匏河振沧茫，天津鼓万流。八风驾神霄，緜緜虚中游。咏洞神明唱，音为汝玄投。欵生必至行，肘伏尘中趋。可为苦心哉！当告尔所求。（其二）

### 《西王母授紫度炎光神变经颂》三篇

啸歌九玄台，崖岭凝凄端，心理六觉畅，目弃尘滓氛。流霞耀金室，虚堂散重玄。积感致灵降，形单道亦分。倏欵盼万劫，岂觉周亿椿。（其一）

秀圃蔚神阶，朱扉琼林庭。流风鼓空洞，玉籟乘虚鸣。紫烟缠曲户，丹晖映绿綵。飞旗郁玄盖，羽节耀紫清。登景九霄际，遨游戏凤城。顾爱幽境子，一乐同朝生。（其二）

腾轡控朗晖，宴景洞野外。流浪寻灵人，合形庆霄际。手披朱岛户，朗若神冲泰。金阙郁嵯峨，清景无尘秽。解衿玄阆台，适我良愿会。脱屣三途难，保炼固年迈。（其三）

### 《灵宝真一自然太上玄一真人颂》一章

众妙出洞真，灿烂曜太清。奉者号仙人，体无永长生。逍遥戏玄虚，宫殿罗无形。蒨粲七宝林，晃朗日月精。龙鳞交横驰，凤凰翔悲鸣。太上治紫台，众真诵洞经。捻香稽首礼，旋行绕宫城。三周归高座，道王为应声。人主弘至道，天下普安宁。

### 《太上弘道颂》一章

太上玄虚宗，弘道尊其经。俯仰已得仙，历劫无数龄。巍巍太真德，寂寂因无生。霄景结空构，乘虚自然征。日月光炳灼，安和乐未央。

### 方诸宫东华上房灵妃歌曲一章

紫桂植瑶园，朱华声凄凄。月宫生蕊渊，日中有琼池。左拔员灵曜，右掣丹霞晖。流金焕绛庭，八景绝烟回。绿盖浮明朗，控节命太微，凤精童华颜，琳腴充长饥。控晨挹太素，乘歛翔玉墀。吐纳六虚气，玉嫔挹巾随。弹徵南云扇，香风鼓锦

披。叩商百兽舞，六天摄神威，倏歎亿万椿，龄纪郁巍巍。小鲜未烹鼎，言我岩下悲。

青童大君常吟咏一章

欲植灭度根，当拔生死栽。沉吟堕九泉，但坐惜形骸。

太虚真人常吟咏一章

观神载形时，亦如车从马。车败马奔亡，牵连一时假。哀世俱识此，但是惜风火。种罪天纲上，受毒地狱下。

西城真人王君常吟咏一章

形为渡神舟，泊岸当别去。形非神常宅，神非形常载。徘徊生死轮，但苦心犹豫。

小有真人王君常吟咏一章

失道从死津，三魂迷生道。生生日已远，死死日已早。悲

哉苦痛客，根华已颠倒。起就零落尘，焉知反枯老。

已上四首诗，去月秋分日，瑶台大会，四君吟此言，以和《玄韵》、《广韶》之弦声。右英夫人说此。

### 郭四朝常乘小船游戏塘中叩船而歌四首

清池带灵岫，长林郁青葱。玄鸟翔幽野，悟言出从容。鼓楫乘神波，稽首希晨风。未获解脱期，逍遥丘林中（晨风谓上清玉晨之风，非《毛诗》所称“鸪彼晨风”之鸟也）。（其一）

浪神九陔外，研道遂全真。戢此灵凤羽，藏我华龙鳞。高举方寸物，万吹皆垢尘。顾哀朝生蠹，熟尽汝车轮（女笼不蔽席，男爱不尽轮。朝生，蜉蝣也。以喻人之在世，易致消歇）？（其二）

游空落非飚，灵步无形方。圆景焕明霞，九凤唱朝阳。挥翮扇天津，晦藹庆云翔。遂造太微宇，挹此金黎浆。逍遥玄陔表，不存亦不亡。（玄陔，九陔也。皆八极之外，九霞之顶名也。飞登木星，亦云朗东阳之陔。故若士语卢敖云：“与汗漫期于九陔之上也。”）（其三）

驾歎舞神霄，披霞带九日。高皇齐龙轮，遂造北华室。神虎洞琼林，风云合成一。开阖幽冥户，灵变玄迹灭（四朝为玉台，执盖郎，故云：“高皇齐轮”）。（其四）

保命仙君告许虎牙杜广平常喜歌一章（杜契字广平，隐居华阳。）

淳景翳广林，暖日东霞升。晨风匡六烟，勃郁八道腾。五岳何必秀？名山亦足陵。矫首蹶洞阜，栖心潜中兴。吐纳胎精气，玄白谁能胜？

### 西王母宴汉武帝上元夫人弹云林之瑟歌步虚之曲一章

昔涉玄真道，腾步登太霞。负笈造天关，借问太上家。忽过紫微垣，真人列如麻。绿景清飏起，云盖映朱葩。兰宫敞珠扇，碧空启琼沙。丹台结空构，暉晔生光华。飞凤蹀躞峙，烛龙倚逶蛇。玉胎来绛芝，九色纷相擎。挹景练仙骸，万劫方童牙。谁有寿前终？扶桑不为查。

### 西王母又命侍女田四妃答歌一章

晨登太灵宫，挹此八玉兰。夕入玄元阙，采蕊拨琅玕。濯足匏瓜河，织女立津盘。吐纳挹景云，味之当一餐。紫微何济济，琼轮服朱丹。旦发汗漫府，暮宿句陈垣。去之道不同，且各体所安。二仪复犹存，奚疑亿万椿。莫与世人说，行尸言此难。

### 王母赠魏夫人歌一章（并序）

夫人既白日升晨，在王屋山时，九微元君、龟山王母、三元夫人双礼珠、紫阳左仙石路成，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、西成真人王方平、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、桐柏真人王子乔等，并降夫人，小有清虚上宫绛房之中，时夫人与王君为宾主焉。设琼酥绿酒，金觥四奏，各命侍女陈曲成之韵。于是王母击节而歌：

驾我八景舆，欵然入玉清。龙裙拂霄汉，虎旂摄朱兵。逍遥玄津际，万流无暂停。哀此去留会，劫尽天地倾。当尽无中景，不死亦无生。体彼自然道，寂观合太冥。南岳挺真翰，玉映曜颖精。有任靡期事，虚心自受灵。嘉会绛河内，相与乐未央。

### 双礼珠弹云縠而答歌一章

玉清出九天，神馆飞霞外。霄台焕崖峨，灵夏秀蔚翳。五云兴翠华，八风扇绿气，仰吟《消魔》咏，俯研智与慧。万真启晨景，唱期绛房会。挺颖德音子，神映乃拂沛。天岳凌空构，洞台深幽邃。游海悟井隘，履真觉世秽。舞轮宴重空，筌鱼自然废。回我大椿罗，长谢朝生世。

### 高仙盼游洞灵之曲一章（并序）

玉皇又命欵生入隐室，见上清元君、龟山君。于是二真乃

各命侍女王延贤、于广运等弹云林琅轩之箏，侍女安德音、范四珠击昆明之筑，侍女左抱容、韩能宾吹凤鸾之箫，侍女赵运子、李庆玉拊流金之石，侍女辛白鹄、郑辟方、燕婉来、田双连等四人合歌。

玉室焕东霞，紫辇浮绛晨，华台何盼目，北宴飞天元。清净太无中，渺渺躡景迁。吟咏《大洞》章，唱此《三九》篇。曲寝大漠内，神王方寸间，寂室思灵晖，何事苦山林。须臾变衰翁，回为孩中颜。

#### 四真人降魏夫人歌共五章（并序）

四真人降魏夫人静室，教神真之道，授《黄庭》等经，因设酒肴，四真吟唱。太极真人先命北寒玉女宋联消弹九气之箏，方诸青童又命东华玉女燕景珠击西盈之钟，扶桑暘谷神王又命云林玉女贾屈庭吹凤唳之箫，清虚真人又命飞玄玉女鲜于灵金拊九合玉节。于是太极真人发《飞空》之歌一章。

丹明焕上清，八风鼓太霞。回我神霄辇，遂造玉岭阿。咄嗟天地外，九围皆吾家。上采日中精，下饮黄月华。灵观空无中，鹏路无间邪。顾见魏贤安，浊气伤尔和。勤研玄中思，道成更相过。

#### 方诸青童歌一章

太霞扇晨晖，九气无常形。玄辔飞霄外，八景乘高清。手

把玉皇袂，携我晨中生。盼观七曜房，朗朗亦冥冥。超哉魏氏子！有心复有情。玄挺自嘉会，金书东华名。贤安密所研，相期暘谷汧。

### 次扶桑神王歌一章

晨启太帝室，超越匏瓜水。碧海飞翠波，连岑赤岳峙。浮轮云涛际，九龙同轡起。虎旗郁霞津，灵风翻然理。华存久乐道，遂致高神拟。拔徒三缘外，感会乃方始。相期阳洛宫，道成携魏子。

### 次清虚真人歌二章

驾欵控清虚，徘徊西华馆。琼林既神杪，虎旗逐烟散。慧风振丹旂，明烛朗八焕，解襟庸房里，神铃鸣籥。栖景若林柯，九弦玄中弹。遗我积世忧，释此千年叹。怡盼无极已，终夜复待旦。（其一）

紫霞舞玄空，神风无纲领。欵然满八区，祝尔豁虚静。八窗无常朗，有冥亦有灵。洞观三丹田，寂寂生形景。凝神挺相遇，云姿卓铄整。愧无郢石运，盖彼自然颖。勤密摄生道，泄替结灾箠。灵期自有时，携袂乃俱上。（其二）

### 《人间可哀》之曲一章（并序）

太子文学陆鸿渐，撰《武夷山记》云：武夷君，地官也，相传每于八月十五日，大会村人于武夷山上，置幔亭，化虹桥，通山下。村人既往，是日，太极玉皇、太姥魏真人、武夷君三座空中，告呼村人为曾孙，汝等若男若女呼坐。乃命鼓师张安凌槌鼓（木槌也），赵元胡拍副鼓，刘小禽坎苓鼓，曾少童摆兆鼓，高知满振嘈鼓，高子春持短鼓，管师鲍公希吹横笛，板师何凤儿抚节板。次命弦师董娇娘弹箜篌，谢英妃抚掌离（芭篥）。吕阿香戛圆腹（琵琶），管师黄次姑噪悲栗（芭篥），秀琰鸣洞箫，小娥运居巢（笙也），金师罗妙容挥撩铍（铜铍也）。乃命行酒，须臾酒至，云酒无谢。又命行酒，乃令歌师彭令昭唱《人间可哀》之曲，其词曰：

天上人间，会合疏稀。日落西山兮！夕鸟归飞。百年一饷兮！志与愿违。天宫咫尺兮！恨不相随。

### 巴谣一章（并序）

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，茅盈高祖蒙于华山之中，乘云驾鹤，白日升天。先是时有《巴谣歌》曰：

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驾龙上升入太清，时下玄洲戏赤城。继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学之腊嘉平。

杨羲真人梦蓬莱仙公洛广休召四人各赋诗一章石安庆先作诗一章

灵山造太霞，竖岩绝霄峰。紫烟散神州，乘飚驾白龙。相携四宾人，东朝桑林公。广休年虽前，壮气何蒙蒙？实未下路让，推年以相崇。

次张诱世作诗一章

北游太漠外，来登蓬莱阙。紫云构灵宫，香烟何郁郁！美哉洛广休，久在论道位。罗骈真人座，齐观白龙迈。离式四人用，何时共解带？有怀披襟友，欣欣高晨会。

次许玉斧作诗一章

游观奇山献，漱濯沧流清。遥睹蓬莱间，屹屹冲霄冥。五芝被绛岩，四阶植琳琼。纷纷灵华散，晃晃焕神庭。从容七觉外，任我摄天生。自足方寸里，何用白龙荣。

### 次丁玮宁作诗一章

玄山构沧浪，金房映灵轩，洛公挺奇尚，从容有无间。形沈比寒宇，三神接九天，同寮相率往，推我高胜年。弱冠石庆安，未肯崇尊贤。嘲笑蓬莱公，呼此广休前。明公将何以，却此少年翰？

### 吴王夫差书一章（并序）

《天文五符》云：仙人乐修门于劳盛山上，刻石作《五符文》。

玄津流绛波，昆碧映琅山。朝日控晨辉，荟艳何婉娈！游云落太阳，飚景凌三天。《灵宝》曜九虚，幽明钟山间。夏禹登八窗，散气响金兰。因枝振玉条，绿波讨洪源。扶质立灵干，垂叶以结繁。渺邈龙凤迹，灿烂九天翰。仰挹三辰精，保身永长安。俯漱五华液，还复反童颜。腾神温凉宫，岂知热与寒。千秋似清旦，万岁犹日半。鼓翼空洞上，要我灵宝官。焚焚五帝驾，俱会景漠端。相问饥与渴，玄泉饶流丹。永仙方寸内，八遐无易难。顾闻朱门臭，当涂中有难。铭碣劳岩阴，穴岫可稽盘。

### 辛玄子诗三首（并序）

玄子字延期，陇西定谷人也。汉明帝时，谏议大夫、上洛云中赵国三郡太守辛隐之子也。

玄子少好至道，遵奉法戒，先世殃流，享年不永，没命于长津。西王母见我苦行，酆都北帝愍我道心，告敕司命，传檄三官，摄取形骸，还魂复真，使我颐胎，位为灵神。近得度名南宫，定策朱陵，藏精待时，方列为仙。而太帝令见差领东海

氏更生，又选补禁元中郎将吴越鬼神之司。故来相从，今赠诗三篇，以叙推情之至也（注云：“杨君既为吴越司命，董统鬼神。玄子职隶，方应相闻，故先造此诗陈情。”）。

畴昔入冥乡，顺驾应灵招。神随空无散，气与庆云消。形非明玉质，玄匠安能雕。蹠足吟幽唱，仰手玩鸣条。林室有逸欢，绝此轩外交。遗景附圆曜，嘉音何寥寥（此篇叙事迹之本志也）。（其一）

寂通寄兴感，玄气摄动音。高轮虽参差，万刃故来寻。萧萧研道子，合神契灵襟。委顺浪世化，心漂窈窕林。同期理外游，相与静东岑（此篇申情寄之来缘也）。（其二）

命驾广邺阿，逸迹幽冥乡。空中自有物，有中亦无常。悟言有无际，相与会濠梁，目击玄解了，鬼神理自忘（此篇论人鬼之幽致也）。（其三）

## 卷九十七 赞颂部·歌诗

### 太微玄清左夫人歌一首（并序）

太微玄清左夫人，太微之上真也。晋兴宁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，与太元真人众真降于句曲金坛真人杨羲之室，吟北溟宫中歌，词曰：

郁蔼非真墟，太元为我馆。玄公岂有坏，縈蒙孤所难。落凤控紫霞，矫辔登晨巘。寂寂无濠涯；晖晖空中观。隐芝秀凤丘，逡巡瑶林畔。龙胎婴尔形，八琼回素旦。琅华繁玉宫，结葩凌岩灿。鹏扇绝亿岭，拊翮扶霄翰。西庭命长歌，云敖弃虚弹，八风缠绿宇，丛烟豁然散。灵童掷流金，火微启辞案。三元折腰舞，紫皇挥袂赞。朗朗扇景辉，晔晔长庚焕。超綽咎明刃，下眄使我惋。顾哀地仙辈，何为栖林涧？

### 灵凤歌一首（并序）

《本行经》云：西方卫罗国王有女，字曰丑瑛，与凤共处。于是灵凤常以羽翼扇女。十二年中，女忽有胎。王意而怪之，

因斩凤头，埋着长林丘中。女后生女，名曰皇妃，叹而歌曰：  
杳杳灵凤，绵绵长归。悠悠我思，永与愿违。万劫无期，  
何时来飞？

于是王所杀之凤郁然而生，抱女俱飞，径入云中去。

### 女仙张丽英石鼓歌一首（并序）

《金精山记》云：汉时张芒女，名丽英，面有奇光，不照镜，但对白纨扇如鉴焉。长沙王吴芮闻其异质，领兵自来娉。女时年十五，闻芮来，乃登此山仰卧，披发覆于石鼓之下，人谓之死。芒妻及芮使人往视，忽见紫云郁起，遂失女所在，得所留歌一首，在石鼓之上，歌曰：

石鼓石鼓，悲哉下土。自我来观，民生实苦。哀哉世事！悠悠我意。我意不可辱兮！王威不可夺余志。有鸾有凤，自歌自舞，凌云历汉，远绝尘罗。世人之子，其如我何？暂来期会，运往即乖。父兮母兮！无伤我怀（至今石鼓一处黑色直下，状女垂发，时人号为张女发）。

### 汉初童谣歌一首（并序）

汉初，有四五小儿戏于路中一儿歌曰：

著青裙，入天门，揖金母，拜木公。

时人皆莫知之，唯张子房知之，乃往拜焉，曰：此乃东王

公之玉童也。言仙人得道升天，当揖金母而拜木公也。自非冲虚登真之子，莫知其津矣！

### 萼绿华赠羊权诗三首（并序）

萼绿华者，仙女也。年二十许，上下青衣，颜色绝整。以晋穆帝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于羊权家，自云是南山人，不知何山也。自此一月辄六过其家。权字道舆，即晋简文帝黄门郎羊欣之祖也。权及欣皆潜修道要，耽玄味真。绿华云：我本姓杨。又云：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罗郁也。宿命时曾为其师母毒杀乳妇，玄洲以先罪未灭，故暂谪降臭浊，以偿其过。赠权诗一篇，并火浣布手巾一条，金玉条脱各一枚。条脱似指环而大，异常精好。谓权曰：慎无泄我下降之事，泄之则彼此获罪。因曰：修道之士，视锦绣如弊帛，视爵位如过客，视金玉如瓦砾。无思无虑，无事无为。行人所不能行，学人所不能学，勤人所不能勤，得人所不能得。何者？世人行嗜欲，我行介独；世人学俗务，我学恬漠；世人勤声利，我勤内行；世人得老死，我得长生。故我今已九百岁矣。授权尸解药，亦隐影化形而去，今在湘东山中。绿华初降，赠诗曰：

神岳排霄起，飞峰郁千寻。寥笼灵谷虚，琼林蔚萧森。羊生标美秀，弱冠流清音。栖情庄惠津，超形象魏林。扬彩朱门中，内外迈俗心。（其一）

我与夫子族，源胄同渊池。宏宗分上业，于今各异枝。兰金因好著，三益方觉弥。（其二）

静寻欣斯会，雅综弥龄祀。谁云幽鉴难？得之方寸里。翹

想樊笼外，俱为山岩土。无令腾虚翰，中随惊风起。迁化虽由人，藩羊未易拟。所期岂朝华，岁暮于吾子。（其三）

### 九华安妃赠杨司命诗二首（并序）

九华安妃者，晋兴宁三年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，与紫微王夫人降金坛杨羲家。妃著云锦裙，上丹下青，文彩光鲜，腰中有绿绣带，系十余小铃，铃作青黄色，更相参间。左带玉佩，亦如世间佩，但几小耳。衣服倏倏有光，照眠室内。如日中映视云母形也。云发鬢鬢，整顿绝伦，顶中作髻，余发垂下至腰，指著金环，白珠约臂，年可十三四许。左右有二侍女，一著青衣，带青章囊，手持一锦囊，长一尺二寸，盛书，书当十许卷，以白玉检检囊口，检上刻字云《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》。其一侍女著青衣，捧白箱，以绛带束络之，白箱似象牙形。侍女年可十七八许，整饰非常。妃及侍者颜容莹朗，鲜彻如玉，五香芬馥，如烧香婴气也。初来入户，在紫微夫人后行，夫人启之，始乃见告曰：今日有贵客来。于是杨君起立。紫微曰：可不须起，但当共坐，自相向作礼耳！于是就坐，相礼毕，紫微曰：此即上真元君金台李夫人之少子也。太虚元君昔遣诣龟山学上清道，道成，受太上书，署为紫清上宫九华真妃也，赐姓安名郁嫔字虚箫。紫微问杨君：世曾见有此人否？答曰：灵真高秀，无以为喻。妃手中先握三枚枣，色如乾枣而形长大，亦不作枣味，食之无核，味似梨，而妃、夫人、杨君各食一枚。妃问：君年几？答：三十六，庚寅岁九月生。妃曰：君师南真夫人，司命秉权，道高妙备，实德之宗也。闻君德音甚久，不

期今日契冥运之会。君答：以沉湎下俗，尘染其质，高卑云邈，无缘稟敬，猥亏灵降，欣踊罔极。唯蒙启训，以祛其暗，济其兀兀，夙夜所愿也。妃曰：君今语不得有谦饰之词，谦饰殊非事宜。良久，命杨染笔，为诗毕，妃取视之，曰：今以相赠，以宣丹心，若意中有不解者，自可徵访耳。诗曰：

云阙竖空上，琼台竦郁罗。紫宫乘绿景，灵观蔼嵯峨。琅轩朱房内，上德焕绛霞。俯漱灵瓶津，仰掇碧醪花。濯足玉天池，鼓枻牵牛河。遂策景云驾，落龙辔玄阿。振衣尘滓际，褰裳步浊波。愿为山泽结，刚柔顺以和。相携双清内，上真道不邪。紫微会良谋，唱纳享福多。（其一）

驾歛发西华，无待有待闻。或眇五岳峯（音峰），或濯天河津。释轮寻虚舟，所在皆缠绵。芥子忽万顷，中有昆仑山。小大固无殊，远近同一缘。彼作有待来，我作无待亲。（其二）

### 中候王夫人诗四首（并序）

东华夫人、紫清内传妃，领东宫中候真夫人，亦为紫微之姊，理在沧浪云林宫，晋兴宁三年乙丑，降金坛杨羲之家，云：灵王有子三十八人，子晋太子也。师事嵩岳浮丘公，白日升天，中候名观香，字众爱，是宋姬子，于子晋为别生妹。子晋兄弟五人，妹二人，凡七人得道。弟眉寿，即观香同母兄也。是夕，裴清灵真人、王桐柏真人、昭灵李夫人、紫微王夫人、右英王夫人、南岳魏夫人同降。中候所受修真之道，与定禄同，受曰：凤巢高木，素衣衫然，履顺思贞，凝心虚玄。五公石腴，彼体所便，急宜服之；可以少颜。三八令明，次行玄真，

解驾偃息，可诵洞篇。琼刃应数，精心高栖，隐嘿沈闲，正气不亏。木散除疾，是汝所宜，次服丁，兼谷勿违。益髓除患，肌肤充肥，然后登山，咏洞讲微。寅兽白齿，亦能见机，遂得不死，过度壬辰。偃息盛木，玩执周书，太极植简，金名西华。与服可否，自应灵符，理契同神，（原厥）洞相求（此解许长史名穆字思玄，及玉斧虎牙名字，劝修习服饵）。众真为诗，中候吟曰：

龙旗舞太虚，飞轮五岳阿。所在皆逍遥，有感与冥歌。无待喻有待，相遇故得和。沧浪奚足辽，玄并不为多。郁绝寻步间，俱会四海罗。岂若绝明外，三劫方一过。（其一）

八涂会无宗，乘运观器罗。化浮尘中际，解衿有道家。眇烟忽未倾，携真造灵阿。虚景磐琼轩，玄钧作凤歌。适路无轨滞，神音厓云波。齐德秀玉景，何用世间多？（其二。受此毕，吟良久，复受曰）

但观夷天真，去累纵众情。体寂废机驰，崇有则摄生。焉得齐物子！委运任所经。（其三）

登綉发东华，扇风舞太玄。飞辔腾九万，八落亦已均。暂眇山水际，窈窕灵岳间。同风自齐气，道合理亦然。龙芝永遐龄，内观摄天真。东岑可长静，何为物所缠？（其四）

### 方丈台昭灵李夫人诗三首（并序）

方丈台东宫昭灵李夫人者，即北元中玄道君李庆宾之女、太保玉郎李灵飞之妹也。以汤时得道，白日升天，受书为东宫昭灵夫人，治方丈台第十三朱馆中。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八

月二十二日夜，降于真人杨羲之家。夫人著紫锦衣，带《神虎符》，握流金铃，年可十三四许。有两侍女，年可二十一二，名隐晖，皆青绫衣，捧白玉箱二枚，青带络之，题曰《太上帝章》，一曰《太上玉文》。夫人带青色绶，如世人带章囊状，隐章当长五丈许，三四尺。与上元夫人、紫微夫人、右英夫人，诸真同降，临去作诗曰：

云壙带天构，七气焕神凭。琼扉启晨鸣，九音绛枢中。紫霞与朱门，香烟生绿窗。四驾舞虎旗，青綵掷玄空。华盖随云列，落凤控六龙。策景五岳阿，三素眇君房。适闻臊秽气，万浊污我胸。臭物薰精神，嚣尘互相冲。明玉皆璀璨，何独盛得躬？高揖苦不早，坐地自生虫。

其年九月三日复降，又歌曰：

纵酒观群慧，倏歎四落周。不觉所以然，实非有待游。相遇皆欢乐，不遇亦不忧。纵影玄空中，两会自然畴。

十二月一日夜，南岳夫人又吟寄许玉斧诗曰：

飞轮高晨台，控轡玄壑隅。手携紫皇袂，倏忽八风驱。玉华翼绿帟，青裾扇翠裙。冠轩焕崔嵬，佩玲带明珠。薄入风尘中，塞鼻逃当除。臭腥凋我气，百阿令心徂。何不飏然起，萧萧步太虚？

### 南极王夫人授杨羲诗三首（并序）

南极王夫人，王母第四女也。名林，字容真，一号南极紫元夫人，或号南极元君，理太丹宫，受书为金阙圣君、上保司命。汉平帝时，降于阳洛山石室之中，授清虚真人、小有天王

王褒字子登《太上宝文》等经三十一卷。夫人年可十六七许，著锦帔，青羽裙，左佩虎书，右带挥灵，形貌真正，天姿旖旎。乘羽宝之车，驾以九龙，女骑九千。居渤海丹海，长离山中，主教当为真人者。晋兴宁三年乙丑，降真人杨羲之家，与真人同会，因吟授羲曰：

控飚扇太虚，八景飞高清。仰浮紫晨外，俯看绝落溟。玄心空间间，上下弗流停。无待两际中，有待无所管。体无则能死，体有则摄生。东宾会高唱，二待何足争（东宾，东岳上卿大茅君也）？（其一）

命驾玉锦轮，舞辔仰徘徊。朝游朱火宫，夕宴夜光池。浮景清霞杪，八龙正参差。我作无待游，有待辄见随。高会佳人寝，二待互是非。有无非有定，待待各自归。（其二）

是岁六月二十三日夜，南极夫人又吟 受杨君曰：

林振须类感，云郁待龙吟。玄数自相求，触节皆有音。飞綯出西华，总辔忽来寻。八遐非无娱，同咏理自钦。悼此四维内，百忧常在心。俱游北寒台，神风开尔襟。（其三）

### 紫微王夫人诗一十七首（并序）

紫微夫人名青娥，字愈音，王母第二十女也。昔降授《太上宝神经》与裴玄仁，裴得道，拜清灵真人。晋兴宁三年乙丑六月，降杨羲之家。时与太元真人、桐柏真人、右英夫人、南岳夫人同降，言夫人位为紫微宫左夫人，镇羽野玄陇之山上宫，主教当成真人者。是夕，真人会右英夫人，歌修真之事。夫人答歌曰：

乘飚溯九天，息驾三秀岭。有待徘徊盼，无待固当静。沧浪奚足劳，孰若越玄井？

又吟曰：

龟阙郁巍巍，墉台落月珠。列坐九灵房，叩教吟太无。玉箫和我神，金醴释我忧。

又吟曰：

宴酣东华内，陈钧千百声。青君呼我起，折腰希林庭。羽帔扇翠晖，玉佩何铿零！俱指高晨殿，相期象中冥。

又叙玄陇之游，吟曰：

超举岁绛霄，飞飚北垓庭。神华映仙台，圆曜随风倾。启晖挹丹元，扉景餐月精。交袂云林宇，浩轸还童婴。萧萧寄无宅，是非岂能营？世纲自扰竞，安可语养生？

九月六日夕，云林又降，命杨君染笔喻作，吟曰：

解轮太霞上，敛辔造紫丘。手把八天气，纵身空中浮。一眇造化纲，再视索高畴。道要既已是，可以解千忧。求真得良友，不去复何求？

吟此令示许长史穆及郗方回。又吟曰：

紫空朗玄景，玄宫带绛河。济济上清房，灵台焕嵯峨。八舆造朱池，羽盖倾霄柯。震风回三晨，金铃散玉华。七辔降九陔，宴眇不必家。借问求道子，何事坐尘波？岂能栖东秀，养真收太和？

亦令示许与郗。十月十八日又与众降，命杨君书曰：

左把玉华盖，飞景蹶七元。三晨焕紫辉，竦眇抚明真。变踊期须臾，四面皆已神。灵发无涯际，勤思《上清》文。何事坐横途？令尔感不专。阴疴失玄机，不觉年岁分。

徐谓杨君曰：夫令勤者勤其事，耽其玄微耳！慎者亦触类而作也。学道之难，不可书矣！有耻鄙之心者，于道亦辽乎！

灌秉然后可贵耳！贤者之举，自更始尔，今且当内忘也。因吟曰：

玄清眇眇观，落景出东溟。愿得绝尘友，萧萧罕世管。

吟此再三，又曰：

灵人隐玄峰，真人韬云来。玄唱非无期，妙应自有待。岂期虚空寂，至韵固常在。携襟登羽宫，同宴广寒褰。借问朋人谁？所存惟玉女。

吟竟曰：卓云虚之骏，抗翮于崆峒之上。斯人也，岂不长挹南面，求谢千乘乎！二月三十日吟一章曰：

褰裳济淶河，遂见扶桑公。高会太林墟，赏宴玄华宫。信道苟淳笃，何不栖东峰（此亦叙方诸东华之胜也）？

四月十四日又作七章，词曰：

控景始挥津，飞飏登上清，云台郁峨峨，闾阖秀玉城。晨风鼓丹霞，朱烟洒金庭。绿叶灿玄峰，紫芝岩下生。庆云缠丹炉，炼玉飞八琼。宴眇广寒宫，万椿愈童婴。龙旗启灵电（旗音斤）。虎旗徵朱兵。高真回九曜，洞观均潜明。谁能步幽道？寻我无穷龄。（其一）

翳蔼紫微馆，郁台散景飏。鸾唱华盖间，凤钧导龙輶。八狼携绛旌，素虎吹角箫。云勃写灵宫，来适尘中噐。解辔佳人所，同气自相招。寻宗须臾顷，万龄乃一朝。椿期会足衰，劫往岂足辽？真真乃相目，莫令心徂抄。虚刀挥至空，鄙滞五神愁。（其二）

朝启东晨晖，飞綵越沧溟。山波振青涯，八风扇玄烟。回眇易迁房，有怀真感人。三金可游盘，东岑宜永甄。纷纷当途中，孰能步生津？（其三）

飘摇八霞岭，徘徊飞晨盖。紫綵腾太虚，晒眇九虚外。玉箫激景云，灵烟绝幽蔼。高仙宴太真，清唱无涯际。去来山岳

庭，何事有待迈？（其四）

神玉曜灵津，七元焕神扉。虚迁方寸里，一跃登太微。妙音乘和唱，高会亦有机。齐此天人眇，协彼晨景飞。总辔六合外，宁有倾与危？（其五）

薄宴尘飚岭，代谢绿还归。奚识灵劫期？顾眄令人悲。（其六）

云草荫玄方，仰感旋曜精。洗洗繁茂萌，重德必克昌。（其七）

## 卷九十八 赞颂部·诗赞辞

### 太真夫人赠马明生诗二首（并序）

太真夫人者，王母之小女也。年可十六七，名婉罗，字勃遂。事玄都太真，有子名三天，太上府司直，总糺天曹之遗，此地上之卿佐。年少，好委官游逸，虚废事任。有司奏劾，不以不亲局察，降主东岳，退真王之编，司鬼神之帅，五百年，一代其职。夫人因来视之，励其后使修守政事，以补其过。道过临淄，值县小吏和君贤为贼所伤，当时殆死。夫人见而愍之，问其何伤乃尔？君贤以实对。夫人曰：汝所伤乃重，刃关于肺，五脏泄漏，血凝绛府，气激肠外，此将死之急也，不可复生，如何？君贤知是神人，叩头求哀，乞赐救护。夫人于肘后筒中，出药一丸，大如小豆，即令服之。登时而愈，血绝疮合，无复惨痛。君贤再拜跪曰：贫家不足以谢，不知何以奉答恩施？唯当自展弩力，以报所受耳。夫人曰：汝必欲谢我，意亦可佳，可见随去否？君贤乃易姓名，自号马明生，随夫人执役。

夫人还入东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，上下悬绝，重岩深隐，去地千余丈。石室中有金床玉几，珍物奇玮，乃人迹所不能至处也。明生初但欲学金疮方，既见其神仙来往，乃知有不死之道，旦夕供给扫洒，不敢懈倦。夫人亦以鬼怪虎狼眩惑众变试

之，明生神情澄正，终不恐惧。又使明生他行别宿，因以好女于卧息之间，调戏亲接之。明生心坚志静，固无邪念。夫人或行，去十日五日还，或一月二十日还，见有仙人宾客乘龙麟驾虎豹往来。或有拜谒者，真仙弥日盈坐。客到，辄令明生出外别室，或立致精细厨食，肴果非常，香酒奇浆，不觉而至，不可目名。或呼明生坐，与之同饮食。又闻空中有琴瑟之音，歌声宛妙。夫人亦时自弹琴瑟，有一弦而五音并奏，高朗响激，闻于数里。众鸟皆为集于岫室之间，徘徊飞翔，驱之不去。逮天人之乐，自然之妙也。夫人栖止，常与明生同石室中而异榻耳。若幽寂之所，都唯二人。或行去，亦不道所往之处。但见常有一白龙来迎，夫人即著云光绣袍，乘白龙而去，其袍专是明月珠缀著衣缝，带玉佩，戴金华太玄之冠，亦不见有从者。既还，即龙自去，不知所在。石室玉床之上，有紫锦被褥，绀罗之帐中，有服玩之物，瑰金函奁，玄黄罗列，非世所有，不能一一知其名也。两卷素书，上题曰《九天太上道经》。明生亦竟不敢发舒视其文也。唯供给洒扫，守岩室而已。至于服玩，亦不敢窃窥之，亦不敢有所请问。

如此五年，愈加勤肃，辄不怠惰。夫人谓之曰：汝可谓真可教也，必能得道者也。以子俗人，而恭仰灵气，终莫之废，虽欲求死，亦焉可得乎？因以姓字本末告之，曰：我久在人间，今奉君王命，又被太上召，不复得停。念汝专谨故相语，欲教汝长生之方，延年之术。而我所授服以太和自然龙胎之醴，适可授三天真人，不可以教始学之者，固非汝所得闻矣。纵或闻之，亦必不能用之持身也。有安期先生《晓金液丹法》，其方秘要，是元君太一之道，白日升天者矣。安期明日来，吾将以汝付嘱之焉！相随稍久，其术必传。明日，安期先生至，乘骄麟著朱衣，戴远游冠，带玉佩及虎头鞶囊，视之可年二十许，

洁白严整，从六七仙人，皆执节奉卫。见夫人甚揖敬，称下官。须臾厨膳至，饮宴半日许，夫人语明生曰：吾不复得停，汝随此君去，勿忧念也。我亦时时当往视汝。因以五言诗二篇赠之，可以相存。明生流涕而辞，乃随安期先生受《九丹之道》。诗曰：

暂舍墉城内，命驾岱山阿。仰瞻太清阙，云楼郁嵯峨。虚中有真人，来往何纷葩！炼形保自然，俯仰挹太和。朝朝九天王，夕馆还西华。流精可飞腾，吐纳养青牙。至药非金石，风生自然歌，上下凌景霄，羽衣何婆娑？五岳非妾室，玄都是我家。下看荣竞子，笃似蛙与蟆。眄顾尘浊中，忧患自相罗。苟未悟妙旨，安事于琢磨？祸湊由道泄，密慎福臻多。（其一）

昔生昆陵宫，共讲天年延。金液虽可遇，未若太和仙。仰登冥仙台，虚想咏灵人。忽遇扶桑王，九老仙都真。驾骖紫虬辇，灵颜一何鲜！启我寻长涂，邀我自然津。告以鸿飞术，授以《玉胎篇》，琼膏凝玄气，素女为我陈。俯挹琳凤腴，仰上飘三天。云纲立尔步，五岳可暂旋。玄都安足远？蓬莱在脚间。传受相亲爱，结友为天人。替即游刑对，祸必无愚贤。秘则享无倾，泄则躯命颠。（其二）

### 云林右英夫人惣杨真人许长史诗二十六首（并序）

云林右英夫人，名媚兰，字申林，王母第十三女也。受书为云林宫右英夫人，治沧浪山。晋兴宁三年乙丑七月三日东岳上卿司命诸真同降于杨君，因受书曰：弱丧ㄣ罔養，笃灵未尽，倚伏异因，云梯未抗。虽有怀于进趋，犹未渊于至理矣。君才

实天工，以清澜凝浪于高韵，志栖神乎太玄，期紫庭而步空矣！有心洞于飞滞，柔翰蔚乎冥契也。动合规矩，等圆殊方；静和真味，吐纳兴音，可谓纵诞德挺，良为钦然矣？然秽思不豁，鄙吝内固，淫念不斩，灵池未澄，将未得相与论内外之期，况二景之交耳！

夫失机者，贵在能改，相释有情，今无妨矣。虽暂弭群听，故克和也。前途悠邈，此比非一，漏绪多端，当恒辑密。苟情有愆散，得随事失，悟言微矣？将何以遏之？将何以遣之？清响散空，神风洒林，身超冥衢，志咏灵音，仁侯其人也。守真一勤笃者，一年使头不白，而秃发再生。苟内忧子孙，外综王事，朋友之交，耳目广用，声气杂役，此亦无益矣！

又述玉斧修道之事，因喻以薛季和七试不过，乃长里先生薛公之弟，为淫溢失位。然性好箫音凤响，长里乞之于太上，使其生，因言肇阿阴德，可以及于许侯玉斧也。

又云：闻北风则悲，睹启曜怀泰，思骏騄以慕骋，嘉柔顺以变郁，世人心，曷尝不尔！此则其本乡之风气，首丘之内感也。苟能信之，君其谐矣。如其壅霖秉欲，丹绛不畅，灵人携手而空返，高友敛袂而回晏，神气不眇其宅，寂通不鼓其目，自命矣夫！故可悲耶！

夫得道者，以其排却众累，直面而进，于是百度自静，众雾云散。该其优者，不足为劳；披于艰者，可以表心。正月中必有龟山客来。”贤者之举，复宜详之。自古及今，死生有津，显默异会，藏往灭智，与世同之者，皆得道之行也。若夫琼丹一御，九华三飞，云液晨酣，流黄徘徊，仰咽金将，咀嚼玉蕊者，立便控景登空，玄升太微也。自世事乖玄，斯业未就，当暂履太阴，潜生冥乡，外身弃质，养胎虚宅，陶气绝龠，受精玄漠，故改容于三阴之馆，童颜于九练之户。然后知神仙为奇，

死而不亡，去来之事，理之深也。”

夫垂荫万亩者，必出峻极之岭；滔天振岑者，必发板桐之源。洪哉！积阴德之贤，有似邠人也。逸磷逍遥大荒之表，故无羁络之忧；灵羽振翅玄圃之峰，以违罗縵之患。人之修道，岂垞乎藏身之密，匿迹之深也。且寻飞绝影之足，不能骋逸于吕梁；凌波浪泉之舟，不得陟峻于太行，此才之异也。繁林翳荟，则羽族云华；玄泉浩瀚，则鳞群竞赴，此在德之茂也。为道者，实为勤苦者，必得之矣。学道者当在专道任真，情无散念，拨奢侈，保冲白，寂焉如密有所睹，熙焉如潜有所得，专如临深谷，战如履薄冰，此得道之门耳，而未得道之室也。所谓学道，甚难而甚易。若其探玄耽味，保和天真，注神栖灵，耽研六腑，惜气杜情，无视无听，此学道之易也。若其不能行此数者，所以为难也。”

况山岳气扰，则禽兽号于林，川渎结滞，则龙蛇惨于泽，此自然象也。苟趣舍理乖，则次万之用不同也！非静顺无以要谦，非虚栖无以冥会。思之无邪，则无祸害矣。在冥其心而斥其累，澄其源而清其流也。若南起而北骋，心念而口违，捐芥（卅尼）而茹荼，晒九成而悦北鄙，我知其无识和音之听鉴也。因告晋简文帝，宜以麝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及恶梦。

学道在积功累善。太虚真人常云：人有众过，而不自悔，罪归共身，如川赴海，日益深广矣。有恶知非，悔过从善，亦得道也。夫人遇我以恶者，以善对之；遇我以祸者，以福对之，善常在己矣。恶人害善人，如常仰天而唾，唾不污天，还自污身；逆风扬尘，尘不污彼，还污其己。道不可毁，祸必灭己。又饭凡人百，不如饭一善人；饭善人千，不如饭一寒栖学道之人。此高真之秘言，太上之要戒也。

财色之于身也，譬如小儿舐刀刃之蜜。蜜不足以美口，而

有截舌之忧。戒之哉！爱欲之大，莫大于色，其罪无外，其恶无救，得不戒邪？学道在阴德，施惠解救也。用志莫大于守身奉道，其福甚大，其生甚固。夫人 受诗曰：

驾欵遨八虚，回宴东华房。阿母延轩观，朗啸蹑灵风。我为有待来，故乃越沧浪。（其一）

腾跃云景辇，浮观霞上空。霄綉纵横舞，紫盖托灵方。朱烟缠旒旄，羽帔扇香风。雷号猛兽攫，电吟奋玄龙。钧籟昆庭响，金筑唱神钟。采芝沧浪阿。掇华八溟峰。朱颜日以新，劫往方婴童。养形静东岑，七神自相通。风尘有忧哀，陨我白鬢公。长冥遗遐欢，恨不早逸踪。（其二）

停驾望舒移，回轮返沧浪。未睹若人游，偶想安得康。良因候青春，以叙中怀忘。（其三）

控景浮紫烟，八景观汾流。羽童捧琼浆，玉华饒琳腴。相期白水涯，扬我萎蕤珠。（其四）

沧房焕东霞，紫造浮绛晨，双德秉道宗，作镇真伯藩。八台可盼目，北看乃飞元。清净云中视，眇眇蹑景迁。吐纳洞岭秀，藏晖隐东山。久安人事上，日也无虚闲。岂若易翁质，反此孩中颜。（其五）

晨阙太霞构，玉室起霄清。领略三奇观，浮景翔绝冥。丹华空中有，金映育挺精。八风鼓锦披，碧树曜四灵。华盖阴兰晖，紫轡策绿綉。结信通神交，触类率天诚。何事外象感，须睹瑶玉琼。（其六）

三景秀郁玄，霄映朗八方。丹云浮高宸，逍遥任灵风。鼓翼乘素飚，竦眊琼台中。绿盖入协晨，青綉擲空同。右揖东林帝，上朝太虚皇。玉宾剖凤脑，敖酣飞叶浆。云钧回曲寝，千音何琅琅。锦旂召猛兽，华幡正低昂。香母折腰唱，紫烟排栋梁。总轡高清阙，解驾佳人房。昔运挺未兆，灵化顺气翔。心

眇玄涯感，年随积椿崇。形垢甘臭味，动静失沧浪。我友实不尔，荣辱昨已忘。（其七）

绛景浮玄晨，紫轩乘烟征。仰超绿关内，俯眇朱火城。东霞启广晖，神光焕七灵。翳映汎三烛，流任自齐冥。风缠空洞宇，香音触节生。手携织女舞，并衿匏瓜庭。左徊青羽旗，华盖随云倾。宴寝九度表，是非不我营。抱真栖太寂，金资日愈婴。岂似愆穉中，惨惨无聊生。（其八）

四旌曜明空，朱轩飞灵丘。玉盖阴七景，鼓翼霄上浮。九音郎紫空，玉璈洞太无。宴咏三晨宫，唱啸呼我侑。不觉春已来，岂知二景流？佳人虽兼忘，而未放百忧。长林真可静，严中自多娱。（其九）

北登玄真阙，携手结高罗。香烟散八景，玄风鼓绛波。仰超琅园津，俯眇霄陵阿。玉箫云上奏，凤鸣动九遐。乘气浮太空，曷为躡山阿。金节命羽灵，征兵折万魔。齐挹二晨晖，千春方婴牙。丧真投竞室，不解可奈何！（其十）

仰眇太霞宫，金阁曜紫清。华房映太素，四轩皆朱琼。掷轮空洞津，总辔舞绿絳。玉华飞云盖，西妃运锦旌。翻然尘浊涯，倏歎佳人庭。宿感应真降，所招已在冥。乘风奏霄晨，共酣丹林罍。公侯徒眇眇，安知真人灵？（其十一）

清晨挹绛霞，总气霄上游。徊辘躡曲波，遂睹世人忧。辞旨蔚然起，不散三秀岫。何若巡玄乡，抚璈为尔娱，君心安有际，我原有中无。（其十二）

轡景登霄晨，游宴沧浪宫。采云绕丹霞，灵藹散八空。上真吟琼室，高仙歌琳房。九凤唱朱籟，虚节错羽钟。交栖金庭内，结我冥中朋。俱挹玉醴津，倏忽已婴童。云何当路蹲，愆痼随日崇？（其十三）

晨游太素宫，控絳观玉河。夕宴郁绝宇，朝采圆景华。弹

漱北寒台，七灵晖紫霞。济济高仙举，纷纷尘中罗。盘桓器藹内，愆累不当多。（其十四）

驾气骋云綵，晨登大渟丘。绛津连岑振，清波鼓浚流。步空观九纬，八纲皆已游。暂宴三金秀，来观建志俦。勤懈不相掩，是以积百忧。（其十五）

凌波越沧浪，忽然造金山。四顾终日游，罕我云中人。（其十六）

紫阙构虚上，玄馆冲绝飈。琳琅敷灵囿，华生结琼瑶。骋綵沧浪津，八风激云韶。披羽扇北翳，握节鸣金箫。凤籁和千钟，西童歌晨朝。心豁虚无外，神襟何朗寥？回舞太空岭，六气运重幽。我途岂能寻？使尔终不雕。（其十七）

玄波振沧涛，洪津鼓万流，驾景眇六虚，思与佳人游。妙唱不我对，清音谁可投。云中骋琼轮，何为尘中趋？（其十八）

松柏生玄岭，郁为寒林桀，繁葩盛严水，未肯惧白雪。乱世幽重岫，巡生道常洁。飞此逸辔轮，投彼遐人辙。公侯可去来，何为不能绝？（其十九）

清净愿东山，阴景栖灵穴。愔愔闲庭虚，（++翳）荟青林密。圆曜映南轩，朱风扇幽室。拱袂闲房内，相期启妙术。寥朗远想玄，萧条神心逸。（其二十）

纵心空洞津，竦辔策朱綵。佳人来何迟，道德何时成？（其二十一）

寓言必可用，不用是无情。焉得驾歛迹，寻此空中灵？微音良有旨，当用慎勿轻。事应神机会，保尔见太平。（其二十二）

辔景落沧浪，腾跃青海津。绛烟乱太阳，羽盖倾九天。云舆浮空同，倏忽沧浪间。来寻真中友，相携侍帝晨。玉子协明德，齐首招玉贤。下眇八河宫，上寝希林巅。漱此紫琼腴，方

知秽途辛。佳人将安在？勤之乃得亲。（其二十三）

绛阙排广霄，披丹登景房。紫旗振云霞，羽晨舞八风。停盖濯碧溪，采秀月支峰。咀嚼三灵华，吐吸九神芒。椿数无绝纪，协日积童蒙。携袂明真馆，仰期无上皇。北钧唱羽人，玉玄祭贤众（音终），云何波浪宇，得失为我钟？引领器庭内，开心拟秽冲。习适荣辱域，罕躐希林宫。一静安足苦？试去视沧浪。（其二十四）

世珍芬馥交，道宗玄霄会。振衣寻真畴，回轩风尘际。良德映玄晖，颖拔粲华蔚。密言多偿福，冲静尚真贵。《恒》当二象顺，携手同襟带。何为人事间，日焉生患害？（其二十五）

有心许斧子，言当采五芝。芝草不必得，汝亦不能来。汝来当可得，芝草与汝食。（其十二六）

### 太极真人智慧经赞六首

学仙绝华念，念念相因积。去来乱我神，神躁靡不历。灭念停虚闲，萧萧入空寂。请经若饥渴，持志如金石。保子飞玄路，五灵度符籍。（其一）

济我六度行，故能解三罗，清斋礼太素，吐纳养云牙道家养生术，谓由口吐出污浊之气，由鼻纳入。逍遥金阙内，玉京为余家，自然生七宝，人人坐莲华。仰嚼玄都醪，俯含空洞檐，容颜曜十日，奚计年劫多？法鼓会天仙，鸣钟征大魔。（其二）

灵风扇香花，灿烂开繁襟。太真抚云璈，众仙弹灵琴。雅歌三天上，散慧玉华林。七祖升福堂，由此步玄音。前世德未足，斯经邈难寻。信道情不尽，图飞乃反沉。太上无为道，弘

之在兆心。（其三）

学道由丹信，奉师如至亲。揖景偶清虚，孜孜随日新。众人未得度，终不度我身。大愿有重报，玄德毕信然。阴恶罪至深，对来若转轮。（其四）

学道甚亦苦，晨夕建福田。种德由植树，根深果亦繁。子能耽玄尚，飘尔升清天。修是无为道，当与善结缘。太上弘至道，经书《智慧篇》。拔苦由大才，超俗以得真。灵资世所奇，烨若渊中莲。（其五）

人行各有本，皆由宿世功。立德务及时，发愿莫不从。善恶俱待对，倚伏理难穷。贤士奉法言，道德在兼忘。解是大智慧，上为太极公。宝盖连玉舆，命驾御九龙。金华擎洞经，捧香悉仙童。啸歌彻玄都，鸣玉叩琼钟。（其六）

## 卷九十九 赞颂部·赞诗词

### 吴子来写真赞一首诗二首（并序）

费玄真者，成都双流县兴唐观道士也。大中末有道士自称吴子，止观中，淹留岁余，养气绝粒，时亦饮酒。其为志也，泛然自适，无所营为。忽谓玄真曰：吾欲为师写真，可乎？玄真笑曰：夫欲写真，先须自写。吴子如其言，引镜濡毫，自写其貌，下笔惟肖，顷刻而毕。复自为赞，兼诗二章，留遗玄真。为赞及诗，未尝抒思。

赞曰：

不才吴子，知命任真。志尚玄素，心乐清贫。涉历群山，翛然一身。学未明道，形惟保神。山水为家，形影为邻。布裘草带，鹿冠纱巾。饵松饮泉，经蜀过秦。大道杳冥，吾师何人？矚念下土，思彼上宾。旷然无己，罔象惟亲。

诗曰：

终日草堂间，清风常往还。耳无尘事扰，心有玩云闲。对酒惟思月，餐松不厌山。时时吟《内景》，自合驻童颜。（其一）

此生此物当生涯，白石青松便是家。对月卧云如野鹿，时时买酒醉烟霞。（其二）

寂尔孤游，邈然独立。饮木兰之坠露，衣鸟兽之落毛。不求利于人间，绝卖名于天下，此山居之道士也。

题罢，振衣理策而去，莫知所在焉。

### 仙人贻白永年诗一首（并序）

白椿夫，字永年，湖南衡岳人也。少有高趣，习神仙之道。三元八节以诣岳中诸观，助焚修朝谒之礼，问玄经参真之义，颇为高尚之所叹异。至于负薪汲水，勤苦寻师，不以为替。因得丹书飞步核邪之术，修之二十年，由以济俗救民，惩袄祛疾，赖其力者众矣。巢寇犯阙，大驾西巡，海内干戈，纪纲凌紊。酋豪犷暴者，所在自树置，不遵法度。永年必约正道，以戒教之，从者多矣。时境内有豪师，亡其姓名，尝为其子娶妇。吉日之前一辰，忽有一少年，骑从十余辈，不知所从来，径造其厅事，箕踞诟之曰：我先欲娉某氏，汝何为夺之？众虽惊骇，莫敢酬对。因使其徒取缠绉、羔雁、青钱、束帛，备物之数以还之，而欲迫其女。众疑其鬼物，豪师无以拒之，选迅足者，百余里召永年。诘明将至，少年初无惧色，良久，自谓曰：白尊师果来矣！乃泫然流涕，跳跃上屋，号呼数声而灭。所致之物皆在，永年乃散之以遗贫病者。因显以逆顺，理谕豪师。豪师知非，乃散释堡聚，祛解兵卫，复为编民廉使。州将嘉其事，湘衡间贤不肖者，皆美师之德，仰师之教焉。一日，有樵人扣户曰：西峰岩中有仙人会话，师可造之。永年疑其山水之妖也，睨其目睛，以辨邪正。方摄衣将行，樵者曰：师功行已著系仙籍，何邪之敢干？然毫厘之差，勿为恨也。言毕，由他径去。

师策杖寻之，至即暝矣。但见崖壁有光，因熟视之，有诗焉，翰墨犹湿。其诗曰：清秋无所事，乘雾出遥天。凭伏樵人语，相期白永年。读讫，即空壁无字，光亦止矣。

### 李公佐仙仆诗一首（并序）

李公佐举进士后，为钟陵从事。有仆夫自布衣执役勤瘁，昼夕恭谨，迨三十年，公佐不知其异人也。一旦告去，留诗一章。其诗曰：

我有衣中珠，不嫌衣上尘。我有长生理，不厌有生身。江南神仙窟，吾当混其真。不嫌市井喧，来救世间人。苏子迹已往（注云苏耽是也），颡蒙事可亲（公佐字颡蒙）。莫言东海变，天地有长春。

自是而去，出门不知所之，邻里见仆距跃凌空而去。

### 攄浩然泛虚舟辞遗栾浑之诗二首（并序）

栾先生者，名清，字浑之。好道术，与东海徐戡，字玄贞为方外之友。同游江南，泊舟于渚。雨霁微风，闻上流有清啸之声，乃相与上流望之。见二人共乘一舟，不刺不棹，顺风簦流。栾移舟迎之，见二客舟中有笔砚、莲叶及酒器，二莲叶上各有文字。因并舟问之，二客不对，栾先生坚诘之，笑持莲叶以遗焉。曰：熟读此，明日当便知我，无烦问也。

一叶题曰《攄浩然》其诗曰：

行时云作伴，坐即酒为侣。腹以元化充，衣将云霞补。纒虐与尧仁，可惜皆朽腐。

一叶题云《泛虚舟》，其诗曰：

楫棹无所假，超然信萍查。朝浮旭日辉，夕荫清月华。营营功业人，朽骨成泥沙。

有顷，遗浑之酒一卮，甚馨香，饮讫别去。浑之纵棹追之，杳不可及。须臾，风涛忽起，二人惊伏舟中，良久方定，失莲叶之所在。栾大醉，日暮及渔人家。至夜半，栾转侧啼叫良久，吐数斗物。徐生疾起，举烛视之，乃其五脏烂黑，皆在于地。先生欢然而起，拊掌而歌曰：

得饮攄公酒，复登攄公舟。便得神体清，超遥旷无忧。

歌毕，复长啸和之，清响激越，非昔所习。数月，栾谓徐曰：吾醉遗所佩九寸镜，今端午将及，议欲重铸。宜买酒收直，以备资费。开篋取药屑二升，和水十石，自寅及午便成酒，载于舟中，沿岸沽之，不知所适。徐玄贞与旅人朱仿熟，于江表相遇。玄贞维舟登岸，与仿展叙。未竟，风雨暴至。及霁，徐生与舟复失所在。其后有人于庐山悬岩中，见醉人抱樽而卧，识者疑是徐生，以其素好酒焉。时贞元十四年也。

### 灵响词五首（并序）

《道德经》云：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搏之不得。详乎老君之旨趋，盖喻以众庶之俗民，非修生之道民也。尹真人《节解经》云：内观者睹神光，不可谓之不明；返听者闻神声，不

可谓之无音；握固者精神备体，不可谓之无形。凡在道中之民，当须视不见之形；听不闻之声，搏不得之名。三者皆得，谓之道民矣。余慕道年久，修持没功，夙夜自思，如负芒棘。尝因暇日，窃览《三清经》云：夫修炼之士，当须入静三关，淘炼神气，补续年命。大静三百日，中静二百日，小静一百日。愚虽不敏，情颇激切，神道扶持，遂发至恳。且试以小静。即开成三年戊午岁起，正月一日，闭户自修，不交人事，克期百日，方出静堂。虽五谷并绝，而五气长修，幸免瘦羸，不知饥渴。未逾月而神光照目，百灵集耳，精爽不昧，此三者皆应，则知仙经秘典，言不虚设也。人不修，即不知。既不知，则信彼前。后学咸谓神仙之教，尽为诳诞之辞。今古相蒙，未始有极。小兆忝为前得者，故发言为词，以正将来之惑。因创五篇，篇之四句，贻诸同好，用纪玄深。其词曰：

此响非俗响，心知是灵仙。不曾离耳里，高下如秋蝉。（其一）

入夜声则厉，在昼声则微。神灵斥众恶，与我作风威。（其二）

妙响无住时，昼夜常轮回，那是偶然事，上界特使来。（其三）

何以辨灵应？事须得梯媒。自从灵响降，如有真人来。（其四）

存念长在心，展转无停音。可怜清爽夜，静听秋蝉吟。（其五）

### 众仙步虚词五首

飘飘上云路，黯黯入长霄。星宫日去远，光阴劫数遥。仰德金颜隐，倾想伫神飏。愿得映霞轸，焚香稽首朝。（其一）

玄风转飞盖，紫气泛仙车。浮空不待驾，倏忽升虚无。徘徊哀下界，顾眄愍群诸。三元真化毕，倏然入太虚。（其二）

万气浮空上，千光合太微。霄间望华盖，虚里眇霞衣。真仪入云路。圆曜逐风飞。愿得三元会，金容乘运归。（其三）

吉光腾紫气，霄路逸丹天。幡扬香风转，盖动超浮烟。道中还复道，玄中已复玄。真光不识际，大道竟无形。法轮常自转，希音不可听。空闲待三宝，虚中闻洞经。七变游魂反，万气驻颓龄。（其四）

香风飘羽盖，游气转飏车。冷冷上云路，窈窈入长虚。顾愍埃尘子，应运演灵书。妙果谐今日，冥契自然符。（其五）

### 青童天君常吟一首

欲植灭度根，当拔生死栽。沉吟随九泉，但坐惜形骸。

### 南岳夫人作与许长史一首

灵谷秀澜萦，藏身栖岩京。披褐均袞龙，带素齐玉鸣。形盘幽辽里，掷神太霞庭。霄上有陞贤，空中有真声。仰我曲晨飞，案此绿轩綈。下观八度内，俯叹风尘萦。解脱遗波浪，登此眇眇身。忧竟三津竭，奔驰割尔龄。

南岳夫人作一首

玄感妙象外，和声自相招。云书郁紫晨，兰风扇绿轺。上真宴琼台，邈为地仙标。所期贵远迈，故能秀颀翘。玩彼八素翰，道成初六辽。人事胡可豫？使尔形气消。

## 卷一百 纪传部·纪一

### 真宗皇帝御制《先天纪叙》

盖闻幽通造化，是谓神功；胥泊范围，斯云圣迹。若乃六合无外，亿世相因。仰之若日星，遵之若绳墨，上宾之御，默赞于高旻；长发之祥，隆兴于丕绪。故当遯追盛烈，昭示群伦，广五典之阙疑，为六经之首冠者也。

思文圣祖，肇初生民，时属洪荒，政方朴略。储精曾宙，下抚于八紘；应运中央，茂宣于三统。先觉以化庶汇，总己以御众灵。涿鹿观兵，济人而定难，梁峰纪号，奉天而告成。顺拜峒山，所以尊乎冲妙；轻举冶谷，所以登乎紫清。俗畏其神，民习其教。九国承于世纪，三代继于大宗。宜乎竹帛之文，纪丕功而罔尽；车书之域，仰遗迹而咸周。岂止唐尧之协和万邦，姬文之本支百世，庖牺之始画八卦，高辛之正是五行者哉！顾以眇躬，绍兹宝历。元符之降，宝荷于鸿仁；真驭之临，获闻于諄诲。知开先之有自，怀积累之无疆。

由是宝绶以奉徽称，栋宇以新原庙。夙夜之意，靡舍于归尊；卿士之心，弥思乎顺美。枢密使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王钦若，枢机协赞，文史博通。仰锡羨于元都，徇追崇于凉德。覃精细素，尽铨鲁壁之编；率励铅黄，感正晋河之误。以至琅函

琼蕴，竹筒芸签，远访名山，近观藏室，群分类聚，索隐造微。缵集成书。盖无乎遗论，封章来上，尤见乎资忠，庶谐永世之期，求乃冠篇之作。庆基绍祚，思祖德之垂鸿；惇史杨辉，表孙谋之继志。虽有惭于丽薄，盖聊叙乎徽音。式制佳名，用标緌裹，题曰《先天纪》。冀夫恢隆世表，丕显天宗。龙门补艺之言，常传其实禄；阙里升堂之士，莫得而措辞云尔！

### 轩辕本纪

轩辕，黄帝。姓公孙（自周制五等诸侯后，乃有公孙姓。轩辕为黄帝，长于姬水，合以姬为姓，不知古史何据也？），有熊国君少典之次子也（伏羲生少典，少典生神农。及黄帝袭帝位，居有熊之封焉）。其母西乔氏女，名附宝，瞑见大电光绕北斗，枢星照于郊野，附宝感之而有娠，以枢星降，又名曰天枢。怀之二十四月，生轩辕于寿丘（地名，在鲁东门之外）。帝生而神灵，幼而徇齐（疾而速也），弱而能言，长而敦敏，成而聪明。龙颜日角。河目隆颡，苍色大肩，始学于大项，长于姬水。帝年十五，心虑无所不通，乃受国于有熊，袭封君之地（在郑州新郑县）。以制作轩冕，乃号轩辕，以土德王，曰黄帝。得奢龙，辨乎东方（解在下文）。得祝融，辨乎南方，（心星以火，火在正南，大明也。融，光明也。主火之官号祝融，南字从南从午。南求也，求正对为明为暗。则南为阳，北为阴也）。得火封辨乎西方，酉之半也（鸡之鸣旦，则望东而身居西也。酉，鸡也。以少入时名之，酉半为西也）。得后土，辨乎北方（北，阴也，背也。故曰北。四方之名也。东者，动也，

日出万物乃动也。东字从日穿木，以日出望之，如穿扶桑之林木也。日所出在扶桑东数十万里）。

帝娶西陵氏于大梁，曰嫫祖，为元妃。生二子玄器、昌意。初喜天下之戴己也，养正娱命，自取安而顺之，为鸿黄之代，以一民也。时人未使而自化，未赏而民劝，其心愉而不伪，其事素而不饰，谓之太清之始也。耕者不侵畔，渔者不争岸，抵市不预价，市不闭鄙，商旅之人，相让以财，外户不闭，是谓大同。

帝里天下十五年之后，忧念黎庶之不理，竭聪明，进智力，以营百姓，具修德也。考其功德，而务其法教。时元妃西陵氏始养蚕为丝（今《礼记》，皇后祭先蚕西陵氏。葛稚川《西京记》曰：“宫内有先蚕坛。”）。乃有天老，五圣以佐理化。帝取伏羲氏之卦象，法而用之，据神农所重六十四卦之义，帝乃作八卦之说，谓之《八索》，求其重卦之义也。时有臣曹胡造衣，臣伯余造裳，臣于则造履，帝因之作冠冕（冠者则服之，又名冕者，则冠中之别名。以其后高前下，有俯仰之形，因曰冠寇，冕也）。始代毛革之弊，所谓黄帝垂衣裳而天下理也。帝因以别尊卑，令男女异处而居，取法乾坤天尊地卑之义。帝见浮叶方为舟，即有共鼓化狄三臣助作舟楫，所谓“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也”。以取诸涣。涣，散也，物大通也，所以济不通也。帝又观转蓬之象以作车。时有神马出，生泽中，因名泽马。一曰吉光，又曰吉良，出大封国（亳州东，古国也）。文马缟身朱鬣，乘之寿千岁，以圣人为政，应而出（今飞龙司有吉良厩，因此也。薛综曰：“与腾黄一也。”所出之国各别。葛稚川曰：“腾黄之马，吉光之兽。”则兽马各异。今据吉光即马，腾黄即兽，稚川之说又别）。又有腾黄神兽，其色黄，状如狐，背上有两角，龙翼（一本云龙翼而马身，一名乘黄，一名飞黄，

或曰古黄，又曰翠黄，出日本国，寿三千岁，日行万里，乘此令人寿二千岁）出日本国，寿二千岁（《六典》曰：宋齐梁陈皆有车府乘黄之官。今太仆寺有乘黄署，即其事）。黄帝得而乘之，遂周旋六合，所谓乘八翼之龙游天下也。故迁徙往来无常。帝始教人乘马，有臣胘作服牛以用之。《世本》云：所谓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取诸《随》，得随所宜也。有臣黄雍父始作舂，所谓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，以济万人，取诸《小过》也。小过者，过而通也。帝作灶以著经，始令铸釜造甑，乃蒸饭而烹粥，以易茹毛饮血之弊。有臣挥始作弓，臣夷牟作矢，所谓“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”也（《史记》云，黄帝为之也）。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取诸《睽》。睽，乖也，制不顺也。帝始作屋，筑宫室，以避寒暑燥湿，谓之宫室，言处于中也。所谓上栋下宇，以待风雨，取诸《大壮》。大者，壮也。帝又令筑城邑以居之，始改巢居穴处之弊。又重门击柝，以待暴客，以取诸《豫》，备不虞也。又易古之衣薪，葬以棺槨，以取诸《大过》也。

帝服斋于中宫，于洛水上，坐玄扈石室，与容光等观。忽有大鸟衔图置于帝前，帝再拜受之。是鸟状如鹤，而鸡头鸾喙，龟颈龙形，骈翼鱼尾，体备五色，三文成字。首文曰“慎德”，背文曰“信义”，膺文曰“仁智”。天老曰：是鸟麟前鹿后蛇颈，背有龙文，足履正，尾系武。有九苞，一曰包命，二心合度，三耳聪达，四舌屈伸，五采色备，六冠钜锐钩，七金目鲜明，八音激扬，九腹大。一名鷩，其雄曰凤，其雌曰凰，高五六尺，朝鸣曰登晨，昼鸣曰上祥，夕鸣曰归昌，昏鸣曰固常，夜鸣曰保长，皆应律吕，见则天下安宁。黄帝曰：是鸟遇乱则去，居九夷矣！出于东方君子之国，又出丹穴之山。”有臣沮頌，苍颉观鸟迹以作文字，此文字之始也（先儒论文字之始不

同，或始于三皇，或始于伏羲，或云与天地并兴。今据司马迁、班固、韦延、宋衷、傅玄等云，苍颉、黄帝臣，今据此载之。诸家说苍颉，亦无定据）。

黄帝修德义，天下大理。乃召天老谓之曰：吾梦两龙挺白图，出于河，以授予，敢问于子。天老对曰：此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将出之状，天其授帝乎！试斋戒观之。黄帝乃斋于中宫，衣黄服，戴黄冕，驾黄龙之乘，载交龙之旗，与天老五圣游于河洛之间。求梦未得，帝遂沉璧于河，乃大雾三日。又至翠妫之泉，有大鲈鱼，河中溯流而至。杀三牲以醮之，即甚雨，七日七夜，有黄龙负图而出于河。黄帝谓天老五圣曰：子见河中者乎？天老五圣乃前跪受之，其图五色毕具，白图兰叶而朱文，以授黄帝，乃舒视之，名曰《绿错图》，令侍臣写之，以示天下。黄帝曰：此谓《河图书》。是岁之秋也，帝既得龙凤之图书，苍颉之文，即制文章，始代结绳之政，以作书契，盖取诸夬。夬，决也，决断万事（自垂衣裳至制文字，凡九事。按皇甫谧《帝王代记》载，此九事皆黄帝之功。今各以当时事及众书所载，列之如前以明之。然于《易系》说此九事，则上自黄帝，下至尧舜。以其先儒说者，或以为不独黄帝。若以皇甫所载，及今所引众书，则九事皆黄帝始创制之以服用，后代圣人至尧舜，但继作修饰尔！）。于是黄帝定百物之名，作八卦之说，谓之《八索》。一号帝鸿氏，一号归藏氏，乃名所制曰《归藏书》，此《易》之始也。

黄帝垂衣裳之后，作龙袞之服，画日月星辰于衣上以象天，故有《龙袞之颂》。帝纳女节为妃，其后女节见大星如虹，下临华诸，女节感而接之，生少皞（《代记》云，女节即嫫祖，非也）。帝又纳丑女，号嫫母，使训宫人，而有淑德，奏《六德之颂》。又纳费修氏为夫人。是时庶民甘其食，美其服，乐

其俗，安其居，无羡慕之心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音相闻，至老而不相往来，无求故也。所谓黄帝理天下，便民心，谓之至理之代。是时风不鸣条，谓之天下之喜风也。雨不破块，谓十日一小雨，应天下文；十五日一大雨，以叶运也。以嘉禾为粮，谓大禾也，其穗异常。以醴泉为浆，谓泉水味美如酒，可以养老也。以五芝为芳，谓有异草生于圃，则芝英、紫芝、金芝、黑芝，五芝草生，皆神仙上药。时有水物洋溢，山车满野，于是德感上天，故有黄星之祥，谓之异星，形状似月，助月为光，名曰景星。又有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，赤方中有二星，青方中有一星，凡三星。又有异草生于庭，月一日生一叶，至十五日生十五叶，至十六日一叶落，至三十日落尽。若小月，即一荚厌而不落，谓之蓂荚，以明于月也，亦曰历荚。帝因铸镜以象之，为十五面神镜，宝镜也。

于时大挠能探五行之情，占北斗、衡所指，乃作甲乙十干以名日，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，以鸟兽配为十二辰属之，以成六旬，谓造甲子也。黄帝观伏牺之三画成卦，八卦合成二十四气，即作纪历，以定年也。帝敬大挠以为师，因每方配三辰，立孟仲季，自是有阴阳之法焉。黄帝闻之，乃服黄衣，带黄绅，首黄冠，斋于中宫。即有凤凰蔽日而至，帝乃降阶，东面再拜稽首曰：天降丕祐，敢不承命。凤乃止帝东园，集于梧桐，又巢于阿阁，非竹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，其饮也，则自鸣舞，音如笙箫。帝即使伶伦往大夏之西（大夏国在西，去长安万里）。阮榆之溪，昆仑之阴嶰谷，采钟龙之竹，取其穹厚均者，断两节，间三寸七分，吹之为黄钟之音（十一月律为黄钟，谓冬至一阳生，万物之始也）。以本至理之代天地之风气。所谓黄帝能理日月之行，调阴阳之气，为十二律吕，雄雌各六也（《晋书》云，律管长尺，六孔，十二月之音。票之以竹，取自然圆

虚也；以玉取坚贞温润也）。时有女娲之后容成氏，善知音律，始造律历，元起辛卯。又推冬至日在之星（南斗后星也）。又问天老，得天元日月星辰之书。天文刻漏之书以纪时。有臣隶首善算法，始作数著算术焉。臣伶伦作权量（权，秤也，量即斗斛也）。

黄帝得蚩尤，始明乎天文（据《管子》言之，蚩尤有术，后乃叛）。帝又获宝鼎，乃迎日推策。于是顺天地之纪，旁罗日月星辰，作盖天仪，测玄象，推分星度，以二十八宿为十二次。角亢为寿星之次，房心为大火之次，箕斗为析木之次，牛女为星纪之次，虚危为玄枵之次，室壁为谏觜之次，奎娄为降娄之次，昴毕为大梁之次，觜参为实沉之次，井鬼为鹑首之次，星张为朱火之次，翼轸为鹑尾之次。立中外之星，作占日月之书，此始为观象之法也。皆自《河图》而演之。又使羲和占日，常仪占月，鬼臿区占星，帝作占候之法，占日之书，以明休咎焉。

黄帝有茂德，感真人来游玉池，至德所致也。有瑞兽在囿，玄枵之兽也。《尚书·中候》云：麋身、牛尾，狼蹄、一角，角端有肉，示不伤物也。音中黄钟，文章彬彬然。牝曰麒麟，牡曰麟。生于火，游于土。春鸣曰归禾，夏鸣曰扶幼，秋冬鸣曰养信。帝又得微虫蛄蝼，有大如羊者，大如牛者，虫名螾，大如虹者，应土德之王也。有兽名 恙，如师子，食虎，而循常近人，或来入室，人畏而患之。帝乃上奏于天，徙之北荒。

帝以景云之瑞，庆云之祥，即以云纪官，官以云为名，故有缙云之官（或云帝炼金丹，有缙云之瑞，自号缙云氏。赤多白少为缙）。于是设官分职，以云命官，春为青云官，夏为缙云官，秋为白云官，冬为黑云官。帝以云为师也。是时炎帝之裔姜姓者也。缙云者，帝之祥云，其云非云非烟，非红非紫。

又以帝炼丹于婺州缙云之堂，有此祥云也。

帝置四史官，令沮诵、仓颉、隶首、孔甲居其职，主图籍也（《周礼》，掌版图，人户版籍也）。又令苍颉主人仪。孔甲始作盘盂，以代凹尊坏饮之朴，著《盘盂篇》，盘盂之诫也。帝作巾几之法以著经，黄帝书中通理，黄帝史谓之《坟》。坟，大也（孔安国曰：遭秦焚之，不可闻也）。有臣史王始造画，又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明堂图，有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，此楼之始也。帝依图制之，曰合宫，可以观其行也。乃立明堂之议，以观于贤也。时有仙伯出于岐山下，号岐伯，善说草木之药性味，为大医。帝请主方药。帝乃修神农所尝百草性味，以理疾者，作《内外经》。又有雷公述《炮炙方》，定药性之善恶。扁鹊、俞附二臣定《脉经》，疗万姓所疾。帝与扁鹊论脉法，撰《脉书上下经》（汉文里阳公淳于意能知疾之生死，按《脉经》也）。帝问岐伯脉法，又制《素问》等书及《内经》（今有二帙，各九卷，后来就修之，按《素问》序云岐伯作，今卷数大约阙少，其八十一难，后来增修。又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，帝问之，遂作《素问》也）。帝问少俞针注，乃制《针经》明堂图灸之法，此针药之始也。

黄帝理天下，始以中方之色称号。初居有熊之国，曰有熊帝（如颡项为高阳帝，帝尝为高辛帝，唐尧为陶唐帝也），不好战争。当神农之八代榆冈始衰，诸侯相侵。以黄帝称中方，故四方僭号，亦各以方色称（史载而不言名号，即青帝太皞，赤帝神农，白帝少昊，黑帝颡项，时有四帝之后，子孙僭越而妄有称者也）。金共谋之，边城日骇。黄帝乃罢台榭之役，省靡丽之财，周戎士，筑营垒。帝问于首阳山（在河中郡，不安其居）。令采首山之金，始铸刀造弩。有于东海流波山得奇兽，状如牛，苍身无角一足，能出入水，吐水则生风雨，光如日月，

其音如雷，名曰夔牛。帝令杀之，以其皮冒之，以为鼓，以击之，声闻五百里（《世本》云，殷巫咸始作鼓，则非也）。帝令军人吹角为龙鸣，此鼓角之始也。于是又令作蹴鞠之戏，以练武士。（今击球也。《西京记》曰，鞠场即球也）。黄帝云：“日中必昃，操刀必割。狂屈竖闻之曰：黄帝知言也。”

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，忽有蚩尤氏不恭帝命，诸侯中强暴者也。兄弟八十人，并兽身人语，铜头铁额，不食五谷，啖沙蚕石（蚩尤始作铠甲兜牟，时人不识，谓是铜头铁额。李太白曰：南人兵士见北地人所食麦饭糗粮，不识，谓之啖沙吞石，以喻于此）。不用帝命，作五虐之刑，以害黎庶。于葛卢山发金作冶，制为铠甲及剑，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，威震天下，不顺帝命。帝欲伐之，征诸侯，一十五旬未克敌，思念贤哲以辅佐，将征不义。乃梦见大风吹天下尘垢，又梦一人执千钧之弩，驱羊数万群。觉而思曰：风号令，执政者也；垢去土，解化清者也，天下当有姓风名后者。夫千钧之弩，冀力能远者也；驱羊万群，是牧人为善者也，岂有姓力名牧者乎？帝作此二梦及前数梦龙神之验，即作梦之书。令依二梦求其人，得风后于海隅，得力牧于大泽。即举风后以理民，初为侍中，后登为相，力牧以为将。此将相之始也。以大鸿为佐理。于是顺天下之纪，幽明之数，生死之说，是谓帝之谋臣也。

帝问张若谋敌之事，张若曰：不如力牧，能于推步之术，著《兵法》十三卷，可用之。乃习其干戈，以征弗享。始制三公之职，以象三台（天象有三台星）。风后配上台，天老配中台，五圣配下台（太公《六韬》曰：风后、力牧、五圣为七公。则五圣五人也）。黄帝于是取合己者四人，谓之四面而理。时获宝鼎，迎日推策。又得风胡为将，作五牙旗及烽火战攻之具，著《兵法》五篇。又以神皇为将，帝之夫人费修之子为太子，

好张罗及弓矢，以大将谓之抚军大元帅，为王前敌；张若、力牧为行军左右别乘；以容光为大司马，统六师兼掌邦国之九法（容光一曰常光）。又置左右大监，监于万国。臣龙纡者，有勇有义，亦为将。

帝之行也，以师兵为营卫，乃与榆冈合谋，共击蚩尤。帝以玉为兵（玉饰兵器）。帝服黄冕，驾象车，交六龙，大丙、太一为御，载交龙之旗，张五牙彩旗引之，以定方位。东方青牙旗，余各依方色。帝之行也，常有五色云气，状如金枝玉叶，止于帝上，如葩华之象，帝因令作华盖（今之伞盖是也）。黄帝即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（地在上谷郡，南有涿鹿城）。帝未克敌，蚩尤作百里大雾，弥三日，帝之军人皆迷惑。乃令风后法斗机，作指南车，以别四方（崔豹《古今注》曰：“周公作指南之车。”据此，时已有指南车，即周公再修之尔）。帝乃战，未胜，归太山之阿，惨然而寐。梦见西王母遣道人，披玄狐之衣，以符受帝曰：太一在前，天一在后，得之者胜，战则克矣。帝觉而思之，未悉其意，即召风后告之。后曰：此天应也，战必克矣！置坛祈之。帝依以设坛，稽首再拜，果得符，广三寸，长一尺，青色，以血为文，即佩之。仰天叹所未捷，以精思之，感天大雾，冥冥三日三夜。天降一妇人，人首鸟身，帝见稽首，再拜而伏。妇人曰：“吾玄女也，有疑问之。”帝曰：“蚩尤暴人残物，小子欲万战万胜也。”玄女教帝《三宫秘略五音权谋阴阳之术》”（兵法谓玄女战术也。卫公李靖用九天玄女法是也。又神符，黄帝之符也。《阴阳术》即《六壬太一遁甲运式法》也）。玄女传《阴符经》三百言，帝观之十旬，讨伏蚩尤。授帝《灵宝五符真文》及《兵信符》，帝服佩之，灭蚩尤。又令风后演《河图》法而为式用之，创十八局，名曰《遁甲》（周公时约为七十二局，汉张子房共向映，一云

四皓议之为十八局。案神龙负图文，遁其甲，乃名之《遁甲》，今为一局，揭帖是也）。以推主客胜负之术。

黄帝又著《十六神历》，推《太一》、《六壬》等法。又述六甲阴阳之道，作胜负握机之图及《法要诀黄帝兵法》三卷（《宋武传》云：神人出之。《河图出军诀》称黄帝得《王母兵符》。又有《出军大帅》、《年命立成》各一卷，《太一兵历》一卷，《黄帝出军新用诀》一十二卷，《黄帝夏氏占兵气》六卷，此书至夏后时重修之也）。《黄帝十八阵图》二卷（诸葛亮重修为八阵之图）。《黄帝问玄女之法》三卷，《风后孤虚诀》二十卷，《务成子玄兵灾异占》十四卷，《鬼臿区兵法》三卷、图一卷（或作《鬼谷区》。设兵法以来，皆起于黄帝，亦后来增修也）。

黄帝于是纳五音之策，以审攻战之事。复率诸侯再伐蚩尤于冀州。蚩尤率魑魅魍魉，请风伯雨师，从天大风而来，命应龙蓄水以攻黄帝。黄帝请风伯雨师及天下女祆，以止雨于东荒之地，北隅诸山，黎土羌兵，驱应龙以处南极，杀蚩尤与夸父。不得复上，故其下旱，所居皆不雨。蚩尤乃败于顾泉，遂杀之于中冀，其地因名绝轡之野（在妣州也）。既擒杀蚩尤，乃迁其庶类善者于邹屠之乡，其恶者以木械之。帝令画蚩尤之形于旗上，以厌邪魅，名蚩尤旗。杀蚩尤于黎山之丘（东荒之北隅也）。掷械于大荒之中，宋山之上，其械后化为枫木之林（《山海经》曰：融天山有枫木之林，蚩尤之桎梏所化也）。所杀蚩尤，身首异处，帝闵之，令葬其首冢于寿张（县名，在郢州，冢高七尺，土人常以十月祀之，则赤气如绛见，谓之蚩尤旗）。其肩髀冢在山阳（县名，在楚州，肩髀，府藏也）。其髀冢在钜鹿（邢州钜鹿县也）。收得蚩尤《兵书行军秘术》一卷，《蚩尤兵法》二卷。黄帝都于涿鹿城（上谷郡涿州，地名独鹿，

又曰浊鹿，声传记误也）。

黄帝又与榆冈争天下，榆冈恃神农帝之后，故争之。黄帝始以雕鹞鹰鹞，一云隼之羽，为旗帜（《六典》曰：今鷩鷩旗也）。以熊罢郤虎为前驱，战于阪泉之野（地名，在上谷郡，今妫州也）。三战而后克之。帝又北逐獯鬻之戎（即匈奴也）。诸侯有不从者，帝皆率而征之。凡五十二战，天下大定。

帝以伐叛之功，始令岐伯作车乐鼓吹，谓之箫铙歌，以为军之警卫。《柷鼓曲》、《灵夔吼》、《雕鹞争》、《石坠崖》、《壮士怒》、《玄云》、《朱鹭》等曲，所以扬武德也，谓之凯歌（《六典》曰：汉时张骞得之于西域，凡八曲，军乐之遗音。箫、笳也，金铙如铃而无舌，有柄，执之以止鼓也）。

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。帝以己酉岁立，承神农之后，火生土，帝以土德，称王天下，号黄帝。位居中央，临制四方。帝破山通道，未尝宁居。令风后负寿书，伯常荷剑，旦出流沙，夕归阴浦，行万里而一息，反涿鹿之阿。帝又试百神而朝之。帝问风后：“予欲知河所泄。”对曰：“河凡有五，皆始于昆仑之墟。黄河出于昆仑山东南脚下，即其一也。”（余四河，说在于东方朔《十洲记》）。

帝令竖亥步自东极，至于西极，得五亿十选九千八百八步（一云二亿三万三千）。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三百里（二亿二十万）。竖亥左手把算，右手指青丘北，东尽泰远，西穷邠国，东西得二万八千里，南北得二万六千里（万里曰选。神农时东西九千万里，南北八千万里，逾四海之外。韦昭注《汉书》，不信此阔远于海外。臣瓚据道书，神农乘龙游远也，黄帝乘马以理土境，只四海内也。《淮南子》云：北极至于南极，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里也。淮南王学道，此言绝远，亦据道书也）。黄帝始画野分州，令百郡大臣授德教者，先列圭玉于兰蒲席上，

使春杂宝为屑，以沉榆之胶和之为泥，以分土别尊卑之位，与华戎之异。文出《封禅记》。

帝旁行天下，得百里之国者万区。今之县邑者也。所谓“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”有青乌子能相地理，帝问之以制经。帝又问地老，说五方之利害。时有瑞草生帝庭，名屈轶，佞人入则指之，是以佞人不敢进。时外国有以神兽来进，名獬豸，如鹿，一角。置于朝，不宜之臣，兽即触之。帝问食何物？对曰：春夏处水泽，秋冬处松竹。此兽两目似熊。

容成子，有道，知律者，女娲之后。初为黄帝造律历，元起辛卯，至此时造筮以象凤鸣。素女于广都来，教帝以鼓五十弦瑟（《古史考》曰琴则非也）。黄帝损之为二十五弦，其瑟长七尺二寸。伏羲置琴，女娲和之。黄帝之琴名号钟，作清角之弄。帝始制七情，行十义之教。七情者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惧、恶、欲七情也。十义者，君仁、臣忠、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悌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，十义也。帝制礼作乐之始也。

《黄帝书》说东海有度索山，或曰度朔山，伪呼也（此山间以竹索悬而度也）。山有神荼、郁垒，神能御凶鬼，为百姓除患，制驱傩之礼以象之。帝以容成子为乐师，帝作《云门》、《大卷》、《咸池》之乐。乃张乐于洞庭之野。北门成曰：其奏也，阴阳以之和，日月以之明，和风俗也（唐至德二年，洞庭侧有人穿地得古钟，有古篆文，黄帝时乐器也。永泰二年，巴陵令康通中得采药人石季德，于洞庭乡采药，得古钟，上有篆。岳州刺史李萼进之。可明《庄子》所谓黄帝于洞庭张乐，诚不妄者也）。

黄帝将会神灵于西山之上，乃驾象车六交龙，毕方并辖，蚩尤居前（蚩尤旗也）。风伯进扫，雨师洒道，凤凰覆上，乃到山大合鬼神。帝以号钟之琴，奏清角之音（师旷善于琴，晋

平公强请奏角弄，师旷不得已，一奏云从西北起，再奏大风起、大雨作，平公惧而成疾焉。谓昆仑山之灵封，致丰大之祭，以诏后代，斯封禪之礼也。于时昆仑山北玉山之神人也。西王母太阴之精，天帝之女也。人身虎首（《山海经》曰虎颜，一云虎色）。豹尾，蓬头戴胜，颡然白首，善啸，石城金台而穴居，坐于少广之山，有三青鸟常取食，此神人西王母也。慕黄帝之德，乘白鹿来献白玉环。又有神人自南来，乘白鹿献鬯，帝德至地，秬鬯乃出。黄帝习乐以舞众神，又感玄鹤二八翔舞左右。帝于西山尝木果，味如李，状如棠华，赤无核，因名沙棠，食之御水不溺。帝立台于沃人国西王母之山，名轩辕台。帝乃休于冥伯之丘，昆仑之墟。

帝游华胥国，此国神仙国也（伏羲生于此国，伏羲母此国人），帝往天毒国居之，因名轩辕国（后来曰天竺，去长安一万二千里，《古史考》曰在海外，妄也）。

帝又西至穷山女子国，北又复游逸于昆仑宫赤水北，及南望还归而遗其玄珠。使明目人离娄求之，不得；使罔象求而得之。后为蒙氏之女奇相氏窃其玄珠，沉海去为神（玄珠喻道，蒙氏女得之为水神）。

帝巡狩东至海，登桓山，于海滨得白泽神兽，能言，达于万物之情。因问天下鬼神之事，自古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者，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，白泽言之，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，帝乃作《祝邪之文》以祝之。

帝周游行时，元妃嫫祖死于道，帝祭之以为祖神。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，以时祭之，因以嫫母为方相氏（向其方也，以护丧，亦曰防丧氏。今人将行，设酒食先祭道，谓之祖饯。祖，送也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云黄帝子为道神，乖妄也。崔实《四民月令》复曰黄帝之子，亦妄也。皆不得审详祖嫫祖之义也）。

黄帝以天下大定，符瑞并臻，乃登封太山，禅于亭亭山（泰山下小山也）。又禅于几几山，勒功于乔岳，作下时以祭炎帝。以观天文、察地理、驾宫室、制衣服、候气律、造百工之德，故天授舆服、斧钺、华盖、羽仪。天神之丘，黄帝著《轩舆之铭》。

帝以事周毕，即推律定姓（孔子京房皆行此事）。纪钟甄声。帝之四妃（嫫祖、嫫母、费修、女节是也）。生二十五子，得姓者十二人（一云十三人），姬、酉、祈、巳、滕、箴、任、苟、僖、诘、旋、依（《史记》云六十一姓，惟厘、嬛二姓不同。所云黄帝姓公孙者十八代，合一千五百年，其十二姓十三代，合一千七十二年。《史》又云：“十二姓德薄不记录，”亦不可也。姬、祁、滕、任、僖、诘皆有德有名者也。所云黄帝姓公孙，虽古史相传，理终不通。且黄帝生于有熊，长于姬水，只合以姬为姓。至周武王称黄帝十九代孙，姬姓之后，即黄帝姬姓，非公孙也。且周置五等诸侯，以公侯伯子男，后诸侯子孙多称公孙，言公之子孙也。故连公子为姓者，且有八十五氏，皆非黄帝时人）。黄帝九子，各封一国（潘安仁诗言之，未知其源）。元妃嫫祖生二子，玄器、昌意，并不居帝位。玄器得道，为北方水神。昌意娶蜀山氏之女，生颡项，居帝位，即黄帝嫡孙也，号高阳氏。摯字青阳，即帝位，号金天氏，黄帝之小子也。少昊后有子七人，颡项时，以其一子有德业，高阳帝赐姓曼氏，余不闻。

黄帝以天下既理，物用具备，乃寻真访隐，问道求仙，冀获长生久视，所谓先理代而后登仙者也。时有甯子为陶正，有神人过，教火法，出五色烟，能随之上下，道成仙去，往流沙之所，食飞鱼，暂死，二百岁更生，作《沙头颂》曰：“青藜灼烁千载舒，万龄暂死饵飞鱼。”有务光子者，身長八尺七寸，

神仙者也（至夏时，饵药养性鼓琴，有道寿永者）。有赤蒋子舆，不食五谷，啖百花而长年（尧时为木工，能随风上下，即已二千岁矣）。有容成公善补导之术，守生养气，谷神不死，能使白发复黑，齿落复生。黄帝慕其道，乃造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。即访道游华山、首山，东之太山，时致怪物，而与神仙通。接神人于蓬莱，回乃接万灵于明庭、京兆、仲山、甘泉、寒门、谷口（在长安北，甘泉，云阳）。黄帝于是祭天圆丘，将求至道，即师事九元子，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斋于首山（在河东蒲坂县）。复周游以访真道。令方明为御，昌宇骖乘，张若谬彛道焉（谬音习，彛，舒氏切，或作明）。昆阇、滑稽从车，而至襄城之野，七圣俱迷，见牧马童子，黄帝问曰：为天下若何？小童曰：理天下何异牧马？去其害马而已。黄帝称天师而退。至于圆丘，其国有不死树，食其子与叶，人皆不死。有丹峦之泉，饮之而寿。有巨蛇害人，黄帝以雄黄却逐之，其蛇留一时而反（《外国记》云，留九年也）。帝令三子习服之，皆寿三百岁。北到洪堤，上具茨山（在于阳翟）。见大隗君（密县大隗神也）。又见黄盖童子，受《神芝图》七十二卷。适中岱，见中黄子中，受《九茹之方》（一云至崆峒山见中黄真人，其方原州有崆峒之山。应劭云：在陇右，非也）。登崆峒山，见广成子问至道（司马彪注《庄子》云：“崆峒，当斗之山也。一方在梁国虞城东三十里是也）。广成子不答。帝退，损天下，筑特室，藉白茅，间居三月，方往再问修身之道，乃授以《自然经》一卷。

黄帝舍帝王之尊，托猥豚之文，登鸡山，陟王屋山，开石函，发玉笈，得《九鼎神丹注诀》。南至江，登熊、湘山（熊山在召陵长沙也，湘山在长沙益阳县）。往天台山，受《金液神丹》。东到青丘山，见紫府先生，受《三皇内文大字》（《

抱朴子》云：有二十卷），以劾召万神。南至五芝玄涧，登圜垠，建木观，百灵所登，降采若乾之芝（一云花）。饮丹峦之水。南至青城山，礼谒中黄丈人。乃间登云台山，见甯先生，受《龙蹻经》。问真一之道，皇人曰：子既居海内，复欲求生长生不死，不亦贪乎！频相反覆，而复受道，即中黄真人，黄帝拜谢讫，东过庐山，为使者以次青城丈人也。庐山使者秩比御史，主总仙官之道，是五岳监司也。又封潜山君为九天司命，主生死之录。黄帝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，而南岳孤特无辅，乃章词三天太上道君，命霍山为储君，命潜山为衡岳之副以成之，时参政事，以辅佐之。帝乃造山躬写形象，以为《五岳真形之图》。

黄帝往练石于缙云堂，于地炼丹，时有非红非紫之云见，是曰缙云，因名缙云山（在婺州金华县，一云永康县也）。帝藏兵法胜负之图，六甲阴阳之书于苗山（禹会计功于此集诸侯，因名会稽也）。黄帝合符瑞于釜山，得不死之道。奉事太一元君，受要记，修道养生之法。于玄女素女受房中之术，能御三百女。玄女授帝《如意神方》，即藏之崆峒山。帝精推步之术，于山稽、力牧著体诊之诀，于岐伯、雷公讲占候，于风后先生救伤残缀金冶之事，故能秘要，穷尽道真也。黄帝得玄女授《阴符经》义，能内合天机，外合人事。

帝所理天下，南及交趾，北至幽陵，西至流沙，东及蟠木（蟠桃在度索山，具在《山海经》也）。帝欲弃天下曰：吾闻在宥天下，不闻理天下。我劳天下久矣，将息驾于玄圃，以返吾真矣（昆仑山上有玄圃也）。黄帝修兴封禅礼毕，采首山之铜，将铸九鼎于荆山之下，以象太一于雍州（虢州湖城县有石记述黄帝铸鼎于此，旧曰鼎州弘农郡，《地理志》云，冯翊怀德县南之荆山是也）。是鼎神质文精也，知吉知凶，知存知亡，能

轻能重，能息能行，不灼而沸，不汲自满，中生五味，真神物也。黄帝炼九鼎丹服之。逮至炼丹成后，以法传于玄子，此道至重，盟以诫之。帝以《中经》所纪，藏于九嶷山东，号委羽，承以文玉，覆以盘石。其书金简玉字，黄帝之遗讖也（夏禹得之，亦仙化去。又云藏之于会稽覆釜山中）。帝又以所佩《灵宝五符真文》书金简一通，封于钟山，一通藏于宛委之山。

帝尝以金铸器，皆有名，题上古之字也，以记年月，或有祠也。时有薰风至，神人集，成厌代之志，即留冠剑珮舄于鼎湖极峻处昆台之上，立馆其下，昆仑山之轩辕台也。

时有马师皇善医马，有通神之妙思。有龙下于庭，伏地张口闭目，师皇视之曰：此龙病求我医也。师皇乃引针于龙口上下，以牛乳煎甘草灌之。龙病愈，师皇乘此龙仙去。黄帝闻之，自择日卜云，还宅升仙之日，得戊午，果有龙来。垂胡髯下迎，黄帝乃乘龙与友人无为子及臣僚等从上，七十二人同去。小臣不得上者，将龙髯拔坠髯及帝之弓，小臣抱其弓与龙髯而号泣，弓因曰乌号，铸鼎之地后曰鼎湖（至周王时封虢叔于此，因名曰号州，古曰鼎州，于汉曰湖城县也）。其后有臣左彻削木为黄帝象，率诸侯朝奉之。臣僚追慕，靡所措思，或取几杖立庙而祭，或取衣冠置墓而守，是以有乔山之冢（在上谷郡周阳县。又肤施县有黄帝祠四所，邠州乔山，黄帝冢在焉）。黄帝曾游处皆有祠，五百年后，乔山墓崩，惟剑与赤舄在焉，一旦亦失（《荆山记》、《龙首记》具载之也）。黄帝居代总百一十一年，在位一百年。自上仙后，升天为太一君，其神为轩辕之宿，在南宫。黄龙之体象（火体，祭天神，轩辕星一也）。后来享之，列为五帝之中方君也，以配天。黄帝土德，居中央之位，以主四方（东方青帝太昊，南方赤帝神农，西方白帝少昊，北方黑帝颛顼）。以镇星配为子，名枢纽之神，为佐配享于黄帝。

帝之子昌意居弱水。昌意弟少昊，帝妃女节所生也。帝之女溺于东海，化为鸟，名精卫，常衔西山木石以堙东海。少昊名摯，字青阳，即帝位，号金天氏，黄帝之子也。颛顼高阳氏，黄帝之孙也，各有圣德，在位七十八年终，母蜀山氏所生都商丘。濮阳禹强，黄帝之胤，不居帝位，与颛顼俱得道，居北方为水神（颛顼已来，以所典之地为名号）。帝啻高辛氏，黄帝之孙（螭极生高辛也），帝啻高辛神灵，自言其名，都偃师（亳州，河南）。在位七十年，寿一百五岁。帝尧陶唐氏，黄帝之玄孙也。姓伊祁，名放勋，兴于定陶，以唐侯为帝（济阴定陶，又云定州唐县）。都于平阳（郡在晋州）。在位九十八年，一百一十八岁。舜有虞氏，黄帝八代孙。禹为玄孙也。按《遁甲开山图》曰：禹得道仙人也。古有大禹，女娲十九代孙，大禹寿三百六十岁，入九嶷山，仙飞去。后三千六百岁，尧理天下，洪水既甚，人民垫溺，大禹念之，乃化生于石纽山。泉女狄暮汲水，得石子如珠，爱而吞之有娠，十四月生子。及长，能知泉源，代父鲧理洪水，三年功成。尧帝知其功，如古大禹，知水源，乃赐号禹。推之，是黄帝玄孙无疑也。殷汤，黄帝十七代孙（黄帝子少昊生螭极，螭极生高辛，十四世后，即天一为殷王是也）。

黄帝子孙各得姓于事，帝推律定姓者十二（具在中卷）。少昊有子姓曼，颛顼姬姓（以黄帝居姬水，帝啻子后稷，姬姓也）。尧姓伊祁，舜姓姚，禹姓姁，汤姓子。又张、邓、轩、路、黄、寇、宋、郚、白、薛、虞、资、伊、祁、申、屠、黄公、托拔（昌意少子封北土，以黄帝土德化俗，以土为托，以君为拔，乃以托拔为姓）。黄帝有九子，各封一国（具在中卷）。总三十三氏，出黄帝之后。黄帝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，自黄帝己酉岁至今。

## 卷一百一 纪传部·纪二

## 元始天王纪

元始天王，禀天自然之胤，结形未沌之霞，托体虚生之胎，生乎空洞之际。时玄景未分，天光冥远，浩漫太虚。积七千余劫，天朗气清，二晖缠络，玄云紫盖映其首，六气之电翼其真。夜生自明，神光烛室。散形灵馥之烟，栖心霄霞之境，练容洞波之滨，独秉灵符之节，抗御玄降之章。内气玄崖，潜想幽穷，忽焉逍遥，流盼忘旋。琼轮玉舆，碧辇玄龙，飞精流霭，耀电虚宫。东游碧水豪林之境，上憩青霞九曲之房。进登金阙，受号玉清紫虚高上元皇太上大道君。受金简玉札，使奏名东华方诸青宫。于时受命，总统亿津，玄降玉华之女、金晨之童各三千人。飞龙毒兽，巨虬千寻，攫天奋爪，备卫玉阙。天威焕赫，陈于广庭。飞青羽盖，流紫凤章。《金真玉光》，《豁落七元》，《神虎上符》，《流金火铃》，结编元皇，位在玉清，掌括上皇，高帝之真。

## 太上道君纪

《洞玄本行经》云：太上道君者，于西那天郁察山浮罗之岳，坐七宝骞木之下，清斋空山，静思神真。合庆冥枢，萧朗自然。拥观万化，俯和众生。

是时，十方大圣，至真尊神，诣座烧香，稽首道前，上白道君：不审《灵宝》出法，从何劫而来？至于今日，凡几度人为尽？如是复有转轮，天尊是何劫生，值遇《真文》，得今太上之任，致是得度，何独如之！巍巍德宗，高不可胜。愿垂赐告，本行因缘，解说要言，开悟后生。

道言：天元轮转，随劫改运。一成一败，一死一生。灭而不绝，幽而复明。《灵宝》出法，随世度人。自元始开光，至于赤明元年，经九千九百亿万劫，度人有如尘沙之众，不可胜量。赤明之前，于眇莽之中，劫劫出化，非可思议。赤明已后，至上皇元年，宗范大法，得度者众。终天说之，亦当不尽。今为可粗明真正之纲维，标得道者之遐迹尔。今聊以开示于后来，领会于灵文之妙。我濯紫晨之流芳，盖皇上之胄胤。我随劫死生，世世不绝，常与《灵宝》相值同出。经七百亿劫中，会青帝劫终，九气改运。于是托胎于洪氏之胞，凝神于琼胎之府，积三千七百年，至赤明开运，岁在甲子，诞于扶刀。盖天西那玉国浮罗之岳，复与《灵宝》同出度人。元始天尊以我因缘之勋，锡我太上之号，封郁悦那林昌玉台天帝君，位登高圣，治玄都玉京。实由我身尊承大法，《灵宝真文》，世世不绝。广度天人，慈心于万劫，溥济于众生。功德之大，勋名缙于亿劫之中，致今报为诸天所宗焉。

## 上清高圣太上玉晨大道君纪

《洞真大洞真经》云：上清高圣太上大道君者，盖二晨之精气，九庆之紫烟，玉晖焕耀，金映流真。结化含秀，苞凝玄神。寄胎母氏，育形为人。讳策，字上开元。母妊三千七百年，乃诞于西那天郁察山浮罗岳丹玄之阿。于是受录紫皇，受书玉虚，眺景上清，位司高仙，为高圣太上玉晨大道君。治蕊珠日阙馆七映紫房，玉童玉女各三十万人侍卫。于是振策七圃，扬青九霄，腾空匡旌，驾景驰飚。徘徊八烟，盘桓空涂。仰簪日华，俯拾月珠。摘绛林之琅实，饵玄河之紫蕖。偃蹇灵轩，领理帝书。万神入拜，五德把符。上真侍晨，天皇抱图。乃仰空言曰：子欲为真，当存日中君，驾龙骖凤，乘天景云，东游桑林，遂入帝门。若必升天，当思月中夫人，驾十飞龙，乘我流铃，西朝六岭，遂诣帝堂。精根运思，上朝玉皇。荟荟敷郁仪以蹑景，晃晃散结璘以暨霄。双皇合辇，后天而凋。夫大有者，九天之紫宫；小有者，清虚三十六天之首洞。

于是高圣太上大道君初乘一景之舆，驾八素紫云，摄希微苍帝，名录丰子，俱东行，诣郁悦那林昌玉台天，见玉清紫道虚皇上君，受《九晖大晨隐符》。

太上大道君次乘二景之舆，驾七素绛云，摄中微赤帝，名定无彦，俱南行，诣高桃厉冲龙罗天，见玉清翼日虚皇太上道君，受《观灵元晨隐符》。

太上大道君次乘三景之舆，驾六素红云，摄太微白帝，名渠渊石，俱西行，诣碧落空歌余黎天，见玉清昌阳始虚皇高元

君，受《总晨九极隐符》。

太上大道君次乘四景之舆，驾五素青云，摄玄微黑帝，名齐元旋，俱北行，诣叩摩坦娄于翳天，见玉清七静导生高上虚皇君，受《沓曜旋根隐符》。

太上大道君次乘五景之舆，驾四素黄云，摄始微上帝，名接空子，俱东北行，诣扶刀盖华浮罗天，见玉清大明虚皇洞清君，受《玄景晨平隐符》。

太上道君次乘六景之舆，驾三素绿云，摄灵微中帝，名秉巨文，俱东南行，诣贝谓耶渠初默天，见玉清始元虚皇太霄君，受《合晖晨命隐符》。

太上大道君次乘七景之舆，驾二素紫云，摄宣微下帝君，名宏肤子，俱西南行，诣冲容郁离沙天，见玉清七观无生虚皇金灵君，受《齐晖晨玄隐符》。

太上大道君次乘八景之舆，驾一素灵云，摄洞微真帝，名泗澄摅，俱西北行，诣单绿察宝轮法天，见玉清八观高元虚皇淳景君，受《高上龙烟隐符》。

太上大道君又乘洞景玉舆，驾太霞紫烟玄景之晖，摄九微内帝君，名申名闲，及上皇九玄九天诸真仙王等，俱仰登弥梵罗台霄绝寥丘飞元云根之都玉清上天，见玉清紫晖太上玉皇明上大道君，受《高清太虚无极上道君隐符》。

### 三天君列纪

上真人总仙大司马长生法师主三天君，姓柏成，讳欵生，字芝高，乃中皇时人，岁在东维之际，诞于北水中山柏林之下。

夫名为歛生者，以母感日华而怀孕。年九岁，求长生之道。至十四，与西归公子，巨灵伯尹俱师事黄谷先生。黄谷先生者，能为不死，修静无为，不营他术，含精内观，凝神空漠，思真安炁，以致不死。

后五百年，遇金仙石公、甯氏先生、晁夜童子三人，受《胎精中记》、《化胞内经》，养神上法，解结之要。又登太帝沧浪山洞台中双玉穴，酣紫明芝液，遇上清万石先生，授以乘飞驾虚八气景龙之躄，反胎守白越度之法。又广成子授以《丹青玉炉》、《炼云根柔金刚之经》，又授以飞烟发霜沉雪浮日朱之法。又遇始元童子、丰车小童，受《虚皇帝策》。仙忌真戒，化一成万解形之法。

后遇玉清文始东王金晖仙公，号曰玉皇二道君，告以胎闭静息、内保百神、开洞云房、坚守三真之事。后复诣二玉皇君，问云房之道，三真之诀。二玉皇君曰：“三真者，兆一身之帝君，百神之始真也。若使辅弼审正，三皇内宁，太一保胎，五老扶精。一居丹田，司命护生；一居绛宫，紫气灌形；一居洞房，三素合明。于是变化离合，与真同灵。明堂云宫，紫户玉门，黄阙金室，丹城朱窗，皆帝一之内宅，三真之宝室也。于是云房一景，混合神人。上通昆仑，下临清渊。云盖嵯峨，林竹葱竿。七灵回转，七门幽深。金扉玉匱，符籍五篇。公子内伏外牵，白元混一成形，呼阳召阴。上帝司命，各保所生。微哉难言！非仙不传。”又问呼阳召阴出入无方之法，气出神变之道。二玉皇曰：“呼阳者，三气之所出入也；召阴者，六丁之所往来也。若得三气之所生，能知六丁之所因者，则阳气化为龙车，阴气变为玉女，则腾转无方，轮舞空玄之上也。夫气之所在，神随所生焉。神在则气成，神去则气零。气者，即二十四神之正气，是为二十四气也。气能成神，神亦成气。散之

为云雾，合而为形影；出之为仙化，入之为真一。上结三元，下结万物。静为兆身，动为兆神。是以常混合二十四神，变化三五之真人，混成正一，合为帝君，即兆本神也。夫人受生于天魂，结成于元灵。天魂生之根，元灵生之胎。流会太一，达观三道，神积玉宫，液溢玄府，津流地户，泽憩洞房。日月焕于霄晖，五神混于元父。元父主气，化散帝极。玄母主精，变会幽元。是以司命奉符，固形扶神。公子内守，桃康保魂。左携无英，右引白元。云行雨施，万关流布也。

后二玉皇授歎生《大洞真经》三十九章《回风混合帝一之道》，断环割青，盟誓而传，得为上清真人位，曰总仙大司马长生法师主三天君，理太玄，都阆风玉台，总司学道之仙籍，主括三天之人神。万仙受事于玉台，五帝北朝于灵轩矣。

### 青灵始老君纪

《洞玄本行经》云：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帝君者，往在白气，御运于金劫之中，暂生郁悦金映云台那林之天，西娄无量玉国浩明玄岳，厥名元庆。于此天中，大建功德，初无懈心，勋名仰彻，朱陵火宫，书其姓名，记于赤简。仙道垂成，而值国多采女，元庆遂以寄世散想，灵魔举其浊目，朱宫辍其仙名。一退遂经三劫，中值火劫，改运元庆，又受气寄胎于洪氏之胞。上天以其先身好色，故转为女子。朱灵元年，岁在丙午，诞于丹童龙罗卫天洞明玉国丹霍之阿，改姓洪，讳那台。年十四，敬好道法，心愿神仙。常市香膏，然灯照瞑，大作功德，诸天所称，名标上清。南极上灵紫虚元君托作佣人，下世教化。见

那台贞洁，好尚至法。回驾于丹霍之阿，授那台《灵宝赤书·南方真文》一篇。

于是那台励志殊勤，自谓一生作于女子，处于幽房，无由得道。因斋持戒思念，愿得转身为男。丹心遐彻，遂致感通，上真下降，元始天尊，时于琅碧之溪、扶瑶之丘，坐长林枯桑之下，众真侍坐。是日，那台见五色紫光，曲照斋堂。于是心悟，疑是不常。仍出登墙四望，忽见东方桑林之下，华光赫奕，非可胜名，去那台所住数百里，中隔碍阳谷沧海之口，心怀踊跃，无由得往。因叉手遥礼，称：名那台，先缘不厚，致作女身。发心愿乐，志期神仙，高道法妙，不可得攀。日夕思念，冀得灭度，转形为男。历年无感，常恐生死，不得遂通，弥龄之运，有于今日，天河隔碍，无由披陈。今当投身碧海，没命于天，冀我形魂，早得轮转，更建功德，万劫之中，冀见道真。言讫，便从墙上投身掷空，命赴沧海极渊之中，纷然无落，即为水帝神王，以五色飞龙捧接。女身俄顷之间，已于悬中得化形为男子，乘龙策虚，飞至道前。于是元始即命仙都锡加帝号，于火劫受命，辅于《灵宝青帝玉篇》。七百年中，火劫数极，青气运行，随元灭度。以开光元年，于弥梵罗台霄绝寥丘飞元云根之都沧霞九云之墟，元始又锡安宝华林青灵始老帝君号。

### 丹灵真老君纪

《洞玄本行经》云：南方梵宝昌阳丹灵真老君者，本姓郑，字仁安，大炎之胤，生于禅黎世界赤明天中。生有三气之云缠其身，朱鸟鼓翮覆其形。三日能言，便知宿命。年及十二，面

有金容玉颜，便弃世离俗，远游山林。于寒灵洞宫遇玄和先生，授仁安《灵宝赤书·五气玄天黑帝真文》一篇，《智慧上品》、《十戒》而去。仁安于是奉戒而长斋，大作功德，珍宝布施，以拯诸乏，割口飴鸟，功名彻天。因于西那国遇天洪灾，大水滔天，万姓流漂。仁安于洪波之上，泛舟诵《戒书》《黑帝真文》，以投水中，水为开道，百顷之地，鸟兽、獐鹿、虎豹、狮子，皆往依亲，悉得无他。是时国王百口，登楼而漂没，叹不能得度。仁安见王垂没，乃浮舟而往，以所佩《真文》授与国王。王敬而奉之，水劫即退，翕然得过。王既得免，《真文》于是即飞去入云中，莫知所在。

仁安失去《真文》，退仙一阶，运应灭度，托命告终，死于北戎之阿。暴露灵尸三十余年，形体不灰，光色鲜明，无异生时，在于北戎长林之下。时国王游猎，放火烧山，四面火匝，去其灵尸之间，百步之内，火不得然，獐鹿虎豹，莫不依亲。王怪而往，见灵尸之上，有三色之光，云雾郁冥，鸟兽匝绕。王乃伐薪围尸，放火焚烧。于时尸放火中，郁起成人，坐青烟之上，指拈虚无，五色灿烂，左右侍者，仙童玉女，三百余人，肃然而至。凡是禽兽依亲之者，并在火中，皆得过度。仁安以赤明二年，岁在丙午，于叩摩坦娄于翳天中洞寥之岳，改姓洞浮，讳曰极炎，受锡南单梵宝昌阳丹灵真老帝，号丹灵老君也。

### 中央黄老君纪

《洞真九真中经》云：中央黄老君者，太上太微天帝君之弟子也，以混皇二年始生焉。年七岁，乃知长生之要，天仙之法。仍眇纶上思，钦纳真玄，萧条灵想，栖心神源。解脱于文蔚之罗，披素于空任之肆。于是太上授《九真之诀》、《八道秘言》，施修道成，受书为太极真人。

### 金门皓灵皇老君纪

《洞玄本行经》云：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君者，本乃灵凤之子也。灵凤以呵罗天中降生于卫罗天堂世界，卫罗国王取而蓄之。王有长女，字曰配瑛，意甚怜爱，常与共戏，于是灵凤常以两翼扇女面。后十二年中，女忽有胎，经涉三月，王意怪之，因斩凤头，埋著长林丘中。女后生女，堕地能言，曰：我是凤子，位应天妃。王即名曰皇妃。生得三日，有群凤来贺，玄哺玉霜，洪泉曲水，八炼芝瑛。年八岁，执心肃操，超拔俗伦，常朝则谒日，暮则揖月。于重宫之内，王设厨膳，物不味口。天作大雪，一年不解，雪深十丈，鸟兽饿死。王女思亿灵凤，往之游好，驾而临之。长林丘中，歌曰：

杳杳灵凤，绵绵长归。悠悠我思，永与愿违。万劫无期，

何时来飞？

于是王所杀凤郁然而生，抱女俱飞，径入云中。王女今于景霄之上，受书为南极上元君，常乘九色之凤，此女前生万劫，已奉《灵宝》，致灵凤降形，得封南极元君之号。

皇妃功德遐彻，天真感降，以上元之年，岁在庚申，七月七日中时，元始天尊会于卫罗玉国凤麟之丘，坐骞华之下，众真侍坐。是时皇妃所住室内，忽有日象如镜之圆，空悬眼前。皇妃映见，天真大神普在镜中长林之下，一室光明。于是自登通阳之台，遥望西方，见凤生丘上，紫云郁勃，神光炜焕，非可得名，去皇妃所住五百步许，逼以女根处在宫内，无由得往。须臾，忽有神凤来翔，集于台上。皇妃白凤言曰：西方有道，心愿无缘，不审神凤可得暂驾见致与不？于是凤即敷翮，使坐翮上，举之就至道前。元始天尊指以金台王母；即汝师也，便可施礼。皇妃叩头上启，惟愿众尊，特垂哀矜，则枯骸更生。”言毕，金母封以西灵玉妃之号，即命九光灵童披霜罗之蕴，出《灵宝赤书·白帝真文》一篇，以授皇妃。受号三百年中，仍值青劫改运，皇妃方复寄胎于李氏之胞。三年，于西那玉国金垄幽谷李树之下而生，化身为男子，改姓上金，讳日昌。至开光元年，岁在上甲，元始天尊锡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君号。

### 五灵玄老君纪

《洞玄本行经》云：北方洞阴朔单郁绝五灵玄老君者，本姓浩，字敷明，盖玄皇之胤，太清之胄，生于元福弃贤世界始青天中。年十二，性好幽寂，心玩山水。远于家中，或去十日，

时复一还。时天下灾荒，人民饿殍，一国殆尽。敷明于地境山下，遇一顷巨胜，身自采取，饷系穷乏，日得数过。救度垂死数千余口。随取随生，三年不讫。他人往觅，莫知其处。是时辛苦，形体憔悴，不暇营身，遂致疲顿，死于山下。九天书其功德，金格记其玉名，度其魂神于朱陵之宫。后帝遣金翅大鸟，常敷两翼，以覆其尸。七百年中，尸形不灰。至水劫改运，水泛尸，漂于无崖之渊。水过而后，敷明尸泊贝渭邪源初默天郁单之国北垄玄丘。四十年中，又经山火盛行，焚烧尸形，于火中受炼而起，化成真人，五色之云，覆盖其上。至开明元年，于北垄玄丘，改姓节，讳灵会，元始天王锡灵会洞阴朔单郁绝五灵玄老君号。

## 卷一百二 纪传部·纪三

### 混元皇帝圣纪

太上老君者，混元皇帝也。乃生于无始，起于无因，为万道之先，元气之祖也。盖无光无象，无音无声，无宗无绪。幽幽冥冥。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。弥纶无外，故称大道焉。夫道者，自然之极尊也，于幽无之中而生空洞焉。空洞者，真一也。真一者，不有不无也。从此一气化生，后九十九万亿九十九万岁，乃化生上三气。三气各相去九十九万亿九十九万岁，三合成德，共生无上也。自无上生，后九十九万亿九十九万岁，乃化生中三气，三气各相去九十九万亿九十九万岁，三合成德，共生玄老也。自玄老生，后九十九万亿九十九万岁，乃化生下三气，三气各相去九十九万亿九十九万岁，三合成德，共生太上也。

自太上生后，复八十一万亿八十一万岁，乃生一气。一气生后，复八十一万亿八十一万岁乃生前三气。三气各相去八十一万亿八十一万岁，三合成德，共生老君焉。老君生后，八十一万亿八十一万岁，化生一气。一气生后，八十一万亿八十一万岁，化生后三气。三气又化生玄妙玉女。玉女生后，八十一万亿八十一万岁，三气混沌，凝结变化，五色玄黄，大如弹丸，

入玄妙口中。玄妙因吞之，八十一年乃从左腋而生。生而白首，故号为老子。

老子者，老君也。此即道之身也，元气之祖宗，天地之根本也。夫大道玄妙，出于自然，生于无生，先于无先，挺于空洞，陶育乾坤，号曰无上正真之道。神奇微远，不可得名。故曰：吾生于无形之先，超乎太初之前，长乎太始之端，行乎太素之元。浮游幽虚，出入杳冥。观混沌之未判，视清浊之未分，盼仿佛之兴光，瞻响罔之眇然，窥惚恍之容象，睹鸿洞之无边，步宇宙之旷野，历品物之族群。惟吾生之卓兮！独立而无伦，消则为气，息则为人矣。

老君者，乃元气道真，造化自然者也。强为之容，则老子也。以虚无为道，自然为性也。夫莫能使之然，莫能使之不然，亦不知其所以然，不知其所以不然，故曰：自然而然者也。至若以地为舆，操天为盖，驰骛旷荡，翱翔八外，不足比其大也。穷幽极微，至纤无际，析毫剖厘，刃铍锋锐，不足言其细也。丝竹八音，《箫韶》九成，宫商调畅，律吕和平，不足言其声也。玄黄灿烂，丹青燿煜：焜煌炜晔，丽靡华饰，不足言其色也。激耀熠烁，神明恍惚，风流电游，霆振响逸，不足言其疾也。结根九泉，沉峤八海，水凝数泽，渊亭岳峙，不足言其止也。阴阳不测，变化无伦，飘遥太素，师虚友真，不足言其神也。光烛玄昧，洞鉴无形，仰观太极，俯察幽冥，不足言其明也。影离响绝，云销雾除，钻冰求火，探巢捕鱼，不足言其无也。涤宇宙之尘秽，扫云汉于天衢，下坑宏而无底，上寥廓而无隅，包六合而造域，跨八维以为区，不足言其虚也。然则道固无形，夫何为名？故乃托虚寄无，假道以言之。言之不足以尽意，故归之自然。自然者，理之极，乃道之常也，故众圣所共尊。道尊德贵，夫莫之爵，而常自然，惟老氏乎！

老君者，乃元生之至精，兆形之至灵也。昔于虚空之中，结气凝真，强为之容，体大无边，相好众备，自然之尊。上无所攀，下无所躐，悬身而处，不颓不落。著光明之衣，照虚空之中，如含日月之光也。或在云华之上，身如金色，面放五明，自然化出，神王、力士，青龙、白兽，麒麟、师子，列于前后。或坐千叶莲花，光明如日，头建七曜冠，衣晨精服，披九色离罗帔，项负圆光。或乘八景玉舆，驾五色神龙，建流霄皇天丹节，阴九光鹤盖，神丁执麾，从九万飞仙，师子启涂，凤凰翼轩。或乘玉衡之车，金刚之轮，骖驾九龙，三素飞云，宝盖洞耀，流焕太无，烧香散华，浮空而来，伎乐骇虚，难可称焉。或坐宝堂大殿，光明七宝之帐，朱华罗网，垂覆其上，仙真列侍，神丁卫轩，幡幢旌节，骑乘满空。或金容玉姿，黄裳绣帔，凭几振拂，为物祛尘。或玄冠素服，白马朱鬃，仙童夹侍，神光洞玄。夫妙相不可具图。学上道之子，宜识真形。真形不测，但存此足以感会也。

夫学不知其本，如婴儿之失母。能知其母，又知其子。既知其子，复守其母。母者何也？无中之有也。是道也，至真也，宗极也，一切所崇也。随感而应，应有著微。微则妙象恍惚，乍存乍亡。屈者资之得伸，暗者向之获明，迷者归之果定。故神明之君，应著之时，形像相好，动静有则，以正理邪，周遍无滞，救度无穷，故称为圣。或君或臣，或师或友，依缘相逢。逢此应者，皆由精心感道，道气通感，是故随机适品矣！

夫大道处于无形，无形非凡所见。应感以形，妙相随时而出。或玉姿金体，爰及肉身。或飞或步，或尊或卑，或山或岱，或夷或夏，不可测量。随感一妙，应己则藏。或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。洞有洞无，周遍一切。悟者即心得道，迷者触向乖真。能崇识老君，尊而敬之，则得正真道矣！

论曰：夫道不可见，见而非也；道不可闻，闻而非也。盖示理教俱空寂，而不动也。而道亦能使未见者见，未闻者闻。此明境智相发，感而遂通也。然通寂虽殊，其至一焉。故曰：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”以此论之，盖由人心者也。夫心之念道，凡有二种：一念法身，七十二相，八十一好，具足微妙，三界特尊。二念真身，犹如虚空，圆满清静，不生不灭。若于此相，未能明审，须凭图像，系录其心，当铸紫金，写此真形。泥水铜采，称力所为。殿堂帐座，幡华灯烛，随心供养，如事真身。想念丹成，功德齐等。若能洞观非身之身，图像真形，理亦无二。是以敬像，随心获福，报之轻重，惟在其心，念念增进，自然成道。所谓人能念道，道亦念人，即此之谓也。

### 太微天帝君纪

《紫度炎光神玄变经》云：太微天帝君，生于始青之端，九曜神灵之胤，玄气未凝之始，结流芳之胄而法形焉。连光映灵，紫云曜电，玄烟流霭，丹晖缠络，妙觉潜启，仍采纳上契，条畅纯和，吐纳冥津，遂降灵生之胎，哺兼洪泉曲芝。行年二七，金容内发，玉华外映，洞慧神聪，朗睹虚玄，编掌帝号。其所任乎！澄流九霄之霞，飞眺洞清之源。明机览于极玄，领综运于亿津，积感加于冥会，妙启发于自然。是以得御《紫度炎光回神飞霄登空之法》，修行内应，上登玉清高上之尊，道备以付中央黄老君焉。

## 青要帝君纪

《洞真青要紫书金根众经》云：青要帝君者，九阳元皇玉帝之弟子也。以中皇元年，岁在东维，天始告暉，君育于玄丘王国。无崖之天，琼林七宝之下，溟蒙九域之滨。法化应图，三日启晨。厥姓尧，讳字伯开，仍有九龙翼君侧，七色琼凤阴君身。神麟含芝以哺玄，天女吐精以灌真，玉童掷华以却秽，神妃散香以攘尘。含漱胎息，法秀自然。年冠二六，面发金容，体生灵符。容与顺化，应运浮沉。栖心明霞之境，遨游玉国之墟，执抗元皇之策，落景九域之丘。逍遥流盼，遂经万劫。方还清斋云房之间。以紫云为屋，青霞为城，黄金为殿，白玉为床。五气交结，高台连藟，玉陛文阶，凤阙四张，金童侍侧，玉华执巾，天仙罗卫，五千余人。九阳元皇玉帝君，时乘碧霞九凤飞舆，琼轮羽盖，从桑林千真，万乘亿骑飞行，侍仙三十六人，宴景霄庭，来降于君，与君共登九老仙都之京，九曲之房。命西台龟母开云凤之蕴，紫锦之囊，出《紫书真诀玉篇》，已受于君。君修行道备，位登玉清。太上大道君授君飞云羽盖，流紫凤章，《金真玉光》，《豁落七元》，《金神虎符》，《流金火铃》，青玉玺，九色无缝之章，单青羽裙，飞行上清。于是纵景万变，回转五晨，策虚召月，摄日扬轮。洞化离合，与真同灵。解形遁变，倏歎亿千。上登三元，朝谒玉宫。游览无崖，匡落九天。出入洞门，携契玉仙。仰禀高上元始太真，应气顺命，位掌帝晨。纵颞万道，无仙不关。下摄十天，山灵河源，五岳四海，莫不上隶于君者也。

### 总真主录纪

《洞真变化七十四方经》云：上清总真主录南极长生司命君，姓王，讳改生，字易度。乃太虚元年，岁洛西番，孟商启运，朱明谢迁，天元冥遁，三晖翳昏，晨风迅虚，六日明焉，君诞于东林广昌之城长乐之乡。行年十四，弃世离俗，心慕神仙。遇紫府华先生，授阴阳补养、削死修生、三五变炼、七九复神、道御中和、胎息之方。行其术，寿至四百年。登玄溪之涧、隐岩之房，诣屠先生，受金丹炼云芝之根桑金刚之经，飞烟起霜沉雪之方，招霞咽精之道。服御七年，与日合景，行经神州空洞之山，遇太一真人戴先生，受帝君九炼之方。

### 中天玉宝元灵元老君纪

《洞玄本行经》云：中天玉宝元灵元老君者，本姓 晃，字信然，盖洞元之胤，中和之胄，生于善忍世界青元天中流生之丘。受生一劫，默然不语，混沌无心，食气为粮。天地未光，无常童子于无色之国，授信然《灵宝赤书·赤帝真文》一篇，于是而言。是时惟修一身，初不开张，广度天人，善功未充，运应更灭。于青元天中，命终流生之州，灵体绝丘之下，经一百余年，死而不灰，常有黄气覆盖其上。至水劫流行，天下溟然，灵骸四面，涌土连天，遏云水道。信然应化，郁然而起，

更生成人，改姓通班，讳曰元氏。水过之后，天地开光，三象玄曜，七元高明，元始天尊以开光元年，岁在己丑，于高桃厉冲龙罗天反魂林中，锡元氏玉宝元灵元老君号。

### 赤明天帝纪

《洞玄本行经》云：昔禅黎世界，队王有女，字絳音（一曰继音）。生乃不言。年至十四，王怪之，乃弃女于南浮长桑之阿空山之中。女乏粮食，常仰日咽气，引月服精，自然充饱，体不疲损。常行山中，周匝岩洞。忽与神人会于丹陵之舍，柏林之下，执絳音右手题赤石之上，语絳音曰：汝虽不能言，可忆此也。絳音私心自悼，受生不幸，口不能言，弃在穷山。誓心自愿，得还人中，当作功德，无有爱惜。百劫之后，冀与愿会。天为其感，遣朱宫灵童下教絳音理身之术，受《赤书》八字之音，于是能言。絳音晨夕朝礼天文，道真既降，逆知吉凶，役使百灵，坐命十方。于山而出，还于王国。

时天下大旱，人民焦燎。王大惧怖，祈请神明。絳音往白王言：常闻山中，有女不能言，能感于天，王识之乎？王于是悟，识是王女，乃迎女还宫。见女能言，王见愧颜。女显其道，为王仰啸，天降洪雨，注水至丈，于是化形隐景而去。仍更寄形王氏之胞，运未应转，方又受生，还为女身。父字以福庆，名曰阿丘曾。年及人礼，乃发大慈之心，布施穷乏，独寝一处，不杂于物。然灯烧香，长斋幽室。丹诚感积，道为之降。

以开光元年，十方大圣尊神、妙行真人，会南圃丹霍之阿，三元洞室青华林中，众真侍坐，香华妓乐，五千余众，真文奕

奕，光明洞达，映朗内外。云景炜烁，如星中之月，去阿丘曾所住舍数十里中。丘曾时年十六，见舍光明，内外朗照，疑似不常，乃出南向，望见道真。丘曾欢喜，叉手作礼，遥称名曰：丘曾今遭幸会，身睹天尊，非分之庆，莫知所陈。归命十方，天中之天。惟蒙玄鉴，赐以诚言，万劫灭度，冀得飞仙。魔见丘曾心发大愿，力过魔界，因化作五帝老人，往告丘曾云：我受十方尊神使命，来语汝曰：《灵宝》法兴，五道方行。每欲使人仁爱慈孝，恭奉尊长，敬承二亲。如闻汝父，当媵汝身，已相许和，受人之言，父母之命，不可不从，宜先从之。人道既备，余可投身，违父之教，仙无由成。女答魔言：我前生不幸，夙无因缘，功德未充，致作女身。晨夕克厉，誓在一心，用意坚固，应于自然。生由父母，命归十天，诚违父教，不如君言。魔见丘曾执心曷正，于是便退。丘曾白云：道既高邈，无缘得畅。乃聚柴发火，焚烧身形，冀形骸得成飞尘，随风自举，得至道前。于是火然，丘曾投身，纷然无著，身如蹈空，俄顷之间，已见丘曾化成男子，立在道前。元始天尊师命南极尊神为丘曾之师，授丘曾《十戒》、《灵宝真文》。元始天尊又告南极尊神曰：丘曾前生万劫，已奉《灵宝》。功德未备，致寄生转轮。至于今日，化生人中。见吾出法，即得化形。当更度人九万九千，乃得至真大神，为洞阳赤明天帝。

### 南极尊神纪

《洞玄本行经》云：南极尊神者，本姓皇，字度明，乃阎浮黎国宛王之女也。生于禅黎世界赤明天中，生乃当贵。父为

国王，女居宫内，金床玉榻，七色宝帐，明月双珠，光照内外。王给妓女数千人，国中珍宝，无有所乏。常欲布散，大建功德。志极山水，访及神仙。逼限宫禁，津路无缘。志操不乐，心自愁煎。王意怜愍，慰谕百端。问女意故，女终不言，泪落如雨，切无一欢。王加其妓乐，日日作唱，度明闻乐，常如不闻。独在一处，清净焚香，长斋持戒，日中乃餐。王知其意，乃于宫中，为踊土作山，山高百丈，种植竹林，山上作台，名曰寻真玉台。度明弃于宫殿，登台栖身。遮遏道径，人不得通。单影独宿一十二年，积感昊苍。天帝君遣朱宫玉女二十四人，乘云驾凤，下迎度明。

当去之夕，天起大风雨，雷电激扬，地舍旋转，惊动一国。王大振惧，莫知所从。天晓分光，失去山台，不见其女。天帝迎度明于阳丘之岳，丹陵上舍相林之中，朱凤侍卫，神龙翼轩，玉童玉女三百余人。于后大劫数交，天地易位，度明应在弃落之例。南上感其丹至，朱宫书其紫名，化其形骸于无始之胞，一劫而生，得为男身。于南丹洞阳上馆明珠七色宝林，亦帝梵宝昌阳丹灵真老君锡度明以南极上真之号。

## 卷一百三 纪传部·传一

### 宋真宗御制《翊圣保德真君传序》

盖闻天心降顾，邦家所以会昌；灵命丕昭，神道所以协赞。考载籍之攸记，固今古而同符。矧复吾宗，在于战国，基绪方始，精感实繁。或山祇而见形，或帝所而协梦，其来已久，斯谓不诬。乃有接三统而开基，将隆景业，冠百神而储佑，茂显明征。奠条梅之名区，号龟玉之奥主，见之于翊圣保德真君矣。

太祖肇膺元历，观德而无言；太宗祇绍睿图，顺期而前告。若夫述玉晨之宝睭，序斗极之仙阶，告国命之延洪，示真科之秘蹟，洪威显洽，屏乎物魅神奸，淳诲博临，扬乎天祺民祉。由是灵坛爰峙，徽称斯崇，钦奉于芬馨，仰祈于先觉。固惟九域咸被底绥，岂止三秦独增忻戴？暨兹冲眇，缵乃基扃。仰嘉话之在人，瞻至神之佑世。

由是载稽茂典，恭益尊名，以为上帝之恒符，文考之真应，安可默而无述？故当垂之不刊。爰诏辅臣，俾詮灵训，询求斯至，编帙旋

成。想风烈而昭然，思音徽而可觐，诚足镂之金板，祕于兰台。披封奏归美之心，愿裁于序引，属乙夜观文之暇，聊志于岁时。题曰《翊圣保德真君传》云尔。

### 翊圣保德真君传

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佐理功臣、枢密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行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上柱国、太原郡公臣王钦若編集

建隆之初，凤翔府盩厔县民张守真，因游终南山，忽闻空中有召之者，声甚清彻。守真惊惧。四顾无所见，默行悚听，约数里，又闻语云：汝若先行，吾即在后。如是者数日，守真莫能测。既还其家，又闻于室中曰：吾受命降灵，汝何为顽梗如此，不听吾言？吾若不为宋朝大事，当已粉碎汝矣！守真方异之而且惧，因曰：未审是何星辰如此临降？守真性本愚戆且昧，神祇愿勿凭陵，必无事奉。乃曰：吾是高天大圣玉帝辅臣，授命卫时乘龙降世。但以非正真之士，无以奉吾教。汝有异骨，不类常流，汝可虔心奉吾道训也。守真曰：窃闻在男曰巫，在女曰覡。守真虽处凡庸，耻为兹类。又曰：吾上天之神，非鬼魅也。五岳四渎，吾能役使。汝若回心入道，勤奉香火，当令汝应大国之徵命，受真主之恩遇，岂同巫覡之辈耶！守真曰：神人既若此教导，敢不虔事？乃设酒肉之馔以祀焉。又闻言曰：吾神人也，汝何为以腥秽渎我？以汝未晓，不欲罪汝。此去但以香茶及素食鲜果为供，吾虽不食，歆汝之意也。守真稽首而谢。又曰：吾为汝天上之师，汝别有人间之师，但访高士，以求度焉。

守真乃礼古楼观先生梁筌为师，度为道士，遂于所居之侧择隙地出家，则于北帝宫内立殿以事神，旦暮崇奉，颇极精至。

神谓之曰：观汝虔心，称吾教导，贞洁之士，可以驱邪。吾先将诲汝剑法，俾汝为民除妖。后当令汝结坛，俾汝为国祈福。守真再拜曰：守真本实凡庸，粗怀愚直，当缘夙生奉事，乃致今获归依。愿以至心，永奉灵德，坛仪剑法，恭俟灵训。真君曰：剑法有三。但以刚铁锻为利刃，吾目一视，便可用也。有疾之人，俾汝挥击，邪气销铄，其人无损。或地祇作孽，水族生妖，分野为灾，国家轸虑，当以上剑治之。或山泽之怪，飞走之雄，震慑闾阎，侵毒黎庶，当以中剑治之。或魑魅之徒，夔<鬼卢>之辈，挟邪暴物，作祟害人，当以下剑治之。守真曰：三剑之法，已闻命矣。结坛之仪，伏俟指教。真君曰：结坛之法有九。上三坛则为国家设之。其上曰顺天兴国坛，凡星位三千六百，为普天大醮，旌旗鉴剑弓矢法物罗列次序，开建门户具有仪范。其中曰延祚保生坛，凡星位二千四百，为周天大醮，法物仪范，降上坛一等，其下曰祈谷福时坛，凡星位一千二百，为罗天大醮，法物仪范，降中坛一等。倘非时祷祀，不及备此三坛，亦当精洁词章，鲜异花果，扣鼓集神，恳祷而告，去地九尺，焚香以奏，亦可感应也。中三坛则为臣寮设之。其上曰黄箬延寿坛，凡星位六百四十；其中曰黄箬臻庆坛，凡星位四百九十；其下曰黄箬去邪坛，凡星位三百六十。此三坛所用法物仪范，各有差降。下三坛则为士庶设之。其上曰续命坛，凡星位二百四十；其中曰集福坛，凡星位一百二十；其下曰却灾坛，凡星位八十一。所用仪范，量有等差。此九坛之外，别有应物坛，或六十四位，或四十九位，或二十四位。法物所须，各以差降，士民之类，可量力而为之。如臣庶上为帝王祈佑，当作祈谷福时坛，凡一千二百位。或为父母师尊禳灾祈福，当为醮设坛，随仪增益也。守真拜而受之，自尔多有徵验，不能备纪。

乾德中，太宗皇帝方在晋邸，颇闻灵应，乃遣近侍赍信币香烛，就宫致醮。使者斋戒焚香，告曰：晋王久钦灵异，欲备俸缙，增修殿宇，仍表乞敕赐宫名。真君曰：吾将来运值太平君，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宫，建十二座堂殿，俨三界中星辰，自有时日，不可容易而言。但为吾启大王，言此宫观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，今犹未可。使者归以闻，太宗惊异而止。

太祖皇帝素闻之，未甚信异。遣使赍香烛青词，就宫致祷，召守真诣阙，备询其事。守真具言之，且曰：非精诚恳至，不能降其神。仍以上圣降灵事迹闻奏。太祖召小黄门长啸于侧，谓守真曰：神人之言若此乎？守真曰：陛下悦谓臣妖妄，乞赐按验，戮臣于市，勿以斯言褻黷上圣。诏守真止于建隆观，翌日，遣内臣王继恩就观设醮，移时未有所闻。继恩再拜虔告，须臾，真君降言曰：吾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，盖遵符命降卫宋朝社稷，来定遐长基业，固非山林魑魅之类也。今乃使小儿呼啸，以比吾言，斯为不可！汝但说与官家，言上天宫阙已成玉锁开，晋王有仁心，晋王有仁心。凡百余言。继恩惶惧不敢隐，具录以奏，因复面言，神音历历，闻者兢悚。太祖默然异之，时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。

翌日，太祖升遐，太宗嗣位。寻召守真于琼林苑，为周天大醮，作延祚保生坛。醮罢，真君降言于内臣王继恩曰：吾有言，汝当为吾奏之。曰：

建隆元年奉帝言，乘龙下降卫人君。扫除妖孽犹闲事，纵横整顿立乾坤。国祚已兴长安泰，兆民乐业保天真。八方效贡来稽首，万灵振伏自称臣。亲王祝寿须焚祷，递相虔洁向君亲。吾有捷疾一百万，诸位灵官万垓人。若行忠孝吾加福，若行悖逆必诛身。赏罚行之既平等，天无氛秽地无尘。爱民治国胜前代，万年基业永长新。继恩录之于简，翌日以闻。太宗览之惊

异，稽首谢曰：国家之幸，宗庙之庆，虔荷上圣，赐此格言。命絨藏于内殿，寻遣内供奉官王守节、起居舍人王龟从，就终南山下筑宫。

方卜地于终南镇，真君忽降言于龟从等曰：此地乃修建上帝宫阙之地，不可易也。于是乃定。凡三年，宫成。中正之位列四大殿，前则玉皇通明殿，次紫微殿，次七元殿，次真君所御殿。东庑之外，有天蓬、九曜、东斗、天地水三官四殿。西庑之外，有真武十二元神、西斗、天曹四殿。又有灵官堂、南斗阁，并列星宿诸神之像。竖钟经二楼，斋道堂室，靡不完备。建碑以纪其事，题曰上清太平宫，一如真君预言之制。命常参官一人监宫，择道士焚修。每岁三元及诞节、上本命日，并遣中使致醮。祀神之夕，上望拜焉。岁或水旱，或国家将举事，率致祷焉。

初宫成，真君忽降言谓王龟从等曰：汝奉诏修宫，勤则至矣。然何为不开日月华门？不画八小殿壁？阶墀甃瓷亦未严备，惟求速成，以冀恩宠。然上天亦不掩尔功，亦不赦尔罪。守节、龟从颇切惊惧，然已奏乞，役不及增备，惟稽首祈谢。及至阙，皆获增秩，赐白金千两，既而守节染疾而亡，龟从歿于兵刃，此乃不掩功不赦罪之戒明矣。

太平兴国初，太宗皇帝亲征太原，真君忽降言于守真曰：官家已临汾晋，非久克复城池，汝当令监宫内臣等设醮，以谢胜捷于上帝。守真等曰：国家大事，乞俟捷音。真君曰：上天已定，胜负也。逾旬而王师告捷，监宫等以闻，帝遣内臣卢文寿赉内库香药、御署词章，诣宫陈醮以谢上帝。是夕，真君降言曰：官家设此大醮，上帝与诸天皆喜，国祚延远，过于有唐矣。

至六年，守真以乾明节诣阙朝贺召见，因面奏曰：“圣真

下降，俯为昌朝，乞降诏加号以答灵贶。”上允其奏。寻下诏曰：太平宫神，受命上穹，降灵下土。苾致荐，肸蚺有徵，大庇斯民，屡垂丕贶，宜加美号，以答神休，其封神为翊圣将军。诏命至宫，守真焚香以告，真君忽降言曰：汝当上问，官家所言翊圣者，翊于何圣？守真数日疑惧，不敢答。复言曰：汝但驰奏，官家不罪汝。守真遂具章以闻，太宗览之，召近臣谓之曰：“玉帝辅臣所辅翊者，上帝也。当以此意报守真，令启白也。”既而内臣传命到宫，守真诣殿，焚香以告真君，曰：“此意是也。”七年，守真复诣阙朝贺，真君忽降言曰：“吾有言，汝当闻于官家。曰：“大道兴隆阴谋灭，诸天众圣皆欣悦。宋朝社稷甚延年，太平景运初兴发。君上端心显明哲，爱民治国常须切。万年基业永长新，金枝玉叶无休歇。”守真得之，到阙以闻。诏赐守真紫衣，号崇元大师。自后每遣使醮告，真君或有言，守真皆密以闻。

至道初，忽降言谓守真曰：“吾建隆之初，奉上帝命下降卫时，今基业已成，社稷方永，承平之世，将继有明君。吾已有期，却归天上，汝等不复闻吾言矣。傥国家祈祷，但严洁焚香，北面告吾，虽不降言，当授福卫护宗社。”又曰：“汝遇吾下降，至今三十五年，勤亦多矣，上帝已有符命，授汝为五土之主，此限满日，升汝仙官，汝亦不久住也”。自是不复降言。

明年闰七月十六日，守真谓门人等曰：吾已领符命，今将去矣。言讫而化。既而圣上嗣位，崇奉之典，率遵旧式。洎受元符，封泰山，建玉清昭应宫，于宫中宝符阁之西北隅作凝命殿，殿后为凝命阁，以奉真君。

大中祥符七年，诏曰：诞敷宝命，仰荷于至神；昭报殊徵，虔增于懿号。盖为邦之大典，庇民之深旨也。而况翊宣元化，

式表众灵，司阴鹭于含生，播明威于福地。当王基肇启，固降治而已彰；洎文考缵承，复先期而斯应。由是亟营珍馆，备荐徽章，蒙介福于无垠，佐鸿图于累盛。顾惟眇质，绍抚绵区，属典礼之交修，实祺祥之沓委。缅怀幽赞，罔怠钦崇。是用益以丕称，奉之茂则，式达至精之恳，庶伸祗答之文。期克享于夤恭，永保守于品汇。爰颁成命，俯告宰司，深体予怀，共宣其事，翊圣将军宜加号曰翊圣保德真君。

自真君之降世也，或时有所受，人即传录。而岐、雍之间，有物魅妖怪为害之极者，皆投诚致告，则守真祈祷，奉教而往，靡不祛殄。凡所灵验，不可胜纪，今录其传闻者云。

守真常朝礼至玉皇大殿，睹其题曰通明殿，不晓其旨，因焚香告曰：通明之理，窃所未谕，敢祈真教。真君曰：上帝在无上三天，为诸天至尊，万象群仙，无不臣者。常升金殿，殿之光明，照于帝身，身之光明，照于金殿，光明透彻，无所不照，故为通明殿。诸天帝君，万灵侍卫，仙众梵佛，悉来朝谒，仰视其殿，惟见大光明中，上帝俨然。仙班既退，光明遍彻诸天焉。

有王叟者，年七十余，少事戎帅，老而退居终南镇，胆气雄杰，谈五代时事，历历可听。每闻妖怪诞妄之事，则扼腕切齿。自真君之始降，未甚信响。洎目睹灵异，欣然归仰。自后常日二时赴宫，焚香伏拜，虽风雨霜雪，未尝暂旷。一日忽告守真启殿门，瞻礼焚香，且泣曰：老夫本怀刚气，幼事军门，不信邪魔，常守正直。百生有幸，得遇上真。今已衰耗，大期将至。所愿归全之后，得在左右，以备驱使，为万足矣。真君降言而许之。未几，叟无疾而终。逾旬，守真忽于真君殿前，闻空中有呼其名者曰：我铁轮将军也，汝何以略不见录？守真仰而问曰：真君左右有四将军，常侍殿中。守真常所虔事，未

知铁轮将军是何星辰名位？空中又曰：我即王叟也。曾有至愿，乞侍左右，今蒙收录，使掌铁轮，位在四将军之下。汝今后或有醮祭，勿忘吾名也。

真君尝谓守真曰：吾每巡游周天，有诸位灵官，捷疾吏兵数逾百万。彗孛妖沴，知吾骑从所至，皆屏迹远避。岳镇海渚可以麾召，而世之物魅邪怪，岂足数耶！吾念汝正直，付汝剑法，俾汝为民救患禳灾。汝宜精勤，无或懈怠，积功立名，加惠及物，上天所鉴，当录汝名。若慢道轻教，不守虚寂，自有阴责矣！吾若一怒，万物立为埃尘，汝其可当乎！然汝每有责罚，乃吾小将军怒汝不专谨尔！汝自宜致恭于彼。汝所兴念，彼各预知，不可欺心，贻汝祸患。

守真尝一日从容焚香，虔诚问曰：守真睹释氏之教，言天上下无如佛者。未知三清之上，品位何若？愿赐真语，以蠲蒙滞。真君降言曰：佛即西方得道之圣人也，在三清之中，别有梵天居之，于上帝则如世之九卿奉天子也。守真曰：其教流演，颇盛于世，又何理也？真君曰：教流中夏，帝之念也。随世盛衰，亦帝之念也。守真曰：道释经典，并垂于世，未审崇奉何者，即获其福？真君曰：《太上道·德经》大无不包，细无不纳，修身炼行，治家治国。世人若悟其指归，达其妙用，造次于是，信奉而行，岂惟增福，谅无所不至矣。释氏之四十二章经，制心治性，去贪远祸，垂慈训诫，证以千恶，亦一贯于道矣！奉之求福，固亦无涯。至于周公、孔子，皆列仙品，而五经六籍，治世之法、治民之术，尽在此矣。世虽讽诵，多不依从。若口诵而心随，心随而事应，仁义信行礼智之道常存于怀，岂惟正其人事，长生久视之理，亦何远矣！

守真又尝启请云：终南山中赤谷神祠者，近乡之人多所祈祀。屠牛击豕，以为飧饌。酒乐喧沸，民氓鼓舞。若斯之事，

其获佑乎？真君曰：终南山实名山福地，人凡境圣，今古皆然。兴妖致邪，杀命祈福。以兹俟福，斯亦远矣！既而草窞潜匿其下，捕贼者积薪焚之，祠宇煨烬，寂无灵异。建隆末，长安进士刘颀颇有文学，出于流辈，尝诣宫再拜祷曰：颀欲知将来位秩高卑，愿赐灵语。真君降言曰：天赋汝文性，不赋汝禄位。汝若学道退闲，当犹延永。若妄求进身，虑促汝寿算也。颀闻之，不悦而退。后三岁，果无成而卒。

雍熙中，华山希夷先生陈搏卒于张超谷石室中，世多传其羽化。守真朝礼之次，因焚香启告曰：华山陈搏近卒，时人谓之尸解，未审其人功行证仙阶乎？敢希上真，略赐指谕。真君降言曰：搏之炼气养神，颇得其要，然及物之功未至，但有所主掌尔。端拱中，知凤翔府、比部郎中高凝祐尝就宫致礼。既去，真君忽降言于监官李铸曰：高凝祐行亏忠信，死非久矣。铸窃志之。俄而凝祐秩满还京，为三司判官。铸闻之，乃复焚香启告曰：高凝祐今为此职，又何福耶？真君降言曰：死将至矣。数月而凝祐卒。吏部尚书宋白，乾德中家于盩厔。有弟显，小字曰岐哥。年十余岁，为狐魅所惑，号呼无度，举动失常，忽力敌数夫，家人莫能制。医砭之辈至者，必遭凌扑。白因斋心，遣所亲诣宫致祷，恳求卫护。真君降言曰：汝去，吾当令守真往彼。守真受教而往，方至其家，坐于客馆，而岐哥已觉，惶惶失次。家人遽出迎拜，守真具问之，因厉声呼其名。须臾，岐哥掣其首，从中唯唯而出，至守真前，战汗悚息。守真呵责移时，鬼乃露形，叩头伏罪。守真以术戮之，应手而毙。岐哥仆地良久而苏，即获平愈。

真君尝忽谓守真曰：山下李靖庙中，有狐鬼数十，盘泊于彼，本方地神适有驰报，虑其为妖害民，汝可速往逐之。守真禀命，仗剑而去。须臾坐于庙前，震呼数四，俄而狐鬼数十悉

出，遍列于前，惶惑惊悸。守真乃责之曰：此上真下降之地，汝辈岂宜杂处！今未欲戮，汝可速返林莽，无以血汗我灵剑！鬼等相顾，狼狽匍匐而散。守真自往至还，曾不移时。寓宫道士王德渊问其所适，守真具道之。德渊曰：自此至彼，往复二十里，何其速耶？守真曰：我离庙时，以剑挥下庭树低枝在地，可验也。德渊俟晓，跃马而观焉。果于庙前闻腥秽之气，不可近，得断枝而还，始再拜称异。时又有妖狐数百，在邠州城中，颇为怪异。守真闻之，因焚香致告，具道其事，愿奉教往彼除之。真君降言曰：此狐妖辈尝于长安南山中，化形为菩萨之状，诱彼居民，舍财为寺，其间回心归善，亦十有八九。上帝以此故授其符命，俾为邠州土地，亦有限数，俟其岁满，当自远去，无能为害，汝不必往也。

开宝中，凤翔府民陈英美家有山魃为怪。投掷瓦砾，日盈其庭。时放烟焰，欲焚其舍。财物耗散，亲族愁苦。召术士禳禁，命僧徒课诵，皆不能止，乃移居远遁，亦蹊踪而至。英美计无所出，因斋戒持香，躬诣宫庭，精虔以告。真君降言，谓守真曰：汝今速受吾命令，往为除。守真再拜，负剑跃马，再宿而至其家。而掷瓦之声，喧嚣如故，观者填隘，皆曰：此道士必不能去此怪。守真乃盥涤严洁，整衣引剑而入，其怪忽然而止。是夕，为坛于庭中，守真嚙剑立其上，厉声徐呼曰：山魃鬼何在乎？傥为妖未已，当出与吾较胜。不然，则当去万里之外，释汝之罪。如是移时，悄无影响，自是其家安肃，乃随守真诣宫，陈醮以谢焉。

又长安富民杨氏家有鬼物为怪，掷瓦纵火一日万变，聚族忧惶，莫可宁处。时有术士李捉鬼者，尤善符禁。杨氏召之，方及其门，若为物所系，匍匐而起，俄复颠陨，如是者三，遂狼狽而走。杨氏复召僧众为道场，诵经作梵呗以祛之。俄又若

有物攫其道具，或投于屋，或弃于井，群僧惶惧而去。乃至捣衣砧石，亦自空中腾起，三三两两，相逐而落中庭，遇物凌触，而物无所损。如是之怪尤众，不可具纪。杨氏素闻真君之灵，乃躬持香烛等，驰赴焚祷，具言其怪，且求驱殄。真君降言曰：汝当速归，吾令守真继往也。守真寻再拜而往其家，士民观者填隘其户。守真易衣整冠，咒水挥剑，行于四隅，其怪即寂然无声。守真谓杨氏曰：此妖伏矣！请为醮以祛之。向夕，结坛焚章，礼毕而去。一城之众，稽首称叹。守真既归，杨氏随诣宫中，陈醮以谢。

又富民刘文璨者，忽为狐鬼所惑，心神恍惚，动止不宁。市中逢道流，语之曰：子面有妖气，必为邪物所著。真君下降，可虔心祷之，必愈斯疾。文璨乃自赍香烛，晨夕驰赴，中路为鬼物所迫，或为僧尼妇女，或为商贾，万端诱惑不进。文璨既迷且惑，复遇道流于路，具告其故。道流曰：是皆鬼物也。汝宜径往，无或退志，为群妖所害。文璨心悟，不数日奔迫至宫，洁斋恳至，百拜殿下。真君降言曰：知汝远来，吾今令守真为汝除邪。是夕，守真立文璨于庭中，守真仗剑喷水，呵叱数四，文璨懵然踣于地，移时而起，曰：适先生呵叱之际，见数人若神将者，各擒二鬼而去。文璨惶骇，不觉颠仆。今神思清爽，如酣醉之始醒也。百拜而去。

自真君之临降，官吏民庶，不远千里，或驰诚遥祷，或斋戒朝拜，以祈真受。时有所闻，大抵多随其性习，加以训勸，人臣依于忠，人子依于孝，清淳者示之格言，贪酷者警以要道，词甚平易，颇叶音韵，然获闻之者至寡。今据其所传，录之如左。

乾德中，骊山白鹿观道士冯洞元朝礼之次，焚香虔告曰：洞元讲孔子之书，依老氏之教，积有年矣。而修身炼行，未得

真旨，幸逢上真，敢求一言。真君降言曰：到境始知安，形忘灵物闲。真空须照达，幽微即大还。动观无障碍，希夷合自然。功成神莫测，变化可冲天。去住由自己，三官赦旧愆。命曹除罪薄，六丁奏上天。众生要修道，须知无上源。洞元百拜，虔谢而去。

开宝中，侍御史路冲奉诏知凤翔府，就宫礼请守真，就府署中陈醮祈降。是夕，洁斋致祷曰：冲身居职守，阻拜真仪，辄以苹藻，虔祈降鉴，乞赐真语，以导蒙昧。真君降言曰：尽力事君，以为忠臣，浊财勿顾，邪事莫闻。整雪刑岳，救疗人民。动合王道，终为吉人。积愆累咎，必有沉沦。众生本无形之性，配有形之躯。旷劫以来，不能自悟，自有无极世界，不夜之乡，混合太虚，杳冥同理。又曰：六合乾坤内，众生多不会。造业向前行，如盲募江海。如将智慧观，自越千重海。冲再拜，录而奉之。左补阙王龟从，一日斋心诣宫，焚香恳祷曰：凡庸贱类，衅咎无涯，幸逢上真，愿赐灵诲。如何修身，以获遐寿？真君降言曰：劝汝修炼，莫如精勤。精勤不怠，上圣皆闻。太平降世，用武兴文。无文则不正，用武则益君。食禄利勿违王命，行吉善但守清贫。清贫者响合天地，浊富者像火投冰。投冰者火缘渐灭，积恶者自贯其身。自贯者殃及七祖，地府下痛苦及亲。吾悬千尺之索，提约有缘之人。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大道能生一切物。众生头象天，足象地，中心空然合真理。凿户牖，以为室，房室之中有一物，亦无形，亦无影，杳杳冥冥人不识，若能识者得长生。阳在天，阴在地，二气同和诚有谓，空中造化乃自然，自然之中生万类。天不高，地不卑，大道混合虚无理，学道众生审欲闻，此是修行崇妙门。

开宝中，丞相沈伦尝连绵卧疾，虔心遣使诣宫，陈醮致告曰：伦浊秽之质，病恼所侵，如何修行，得免兹患？敢期圣语，

以导愚蒙。真君降言曰：灵物不病，形躯自安。形躯有病，返照而看。来人录之，归致于伦。伦捧览之，惊喜曰：吾得之矣。寻而疾愈，复遣人诣宫醮谢。

道士王德渊因游终南山，寓止宫中，勤奉香火，好养生而性褊，多所恚怒。忽一日，真君降言谓之曰：汝学道修真，先当调习其性，以顺天和。忘诸有为，勿耗心识。融怡凝湛，道乃可见。复戒之曰：莫管内，莫管外，来往真灵无挂碍。所居安乐是汝家，各自勤行莫相待。莫相待，先达之人无滞碍。真空妙乐有天堂，与圣相同灭诸罪。

又曰：妙理须行到，周旋皆合道。举措见真空，真空无烦恼。混合太虚中，自有无声乐。地炉天灶间，皆同凡圣道。常将智慧观，可向今生了。德渊曰：上感真君降言教示，不晓前篇内‘与圣相同灭诸罪’，愿垂诲谕。真君曰：汝若除烦入静，炼心修真，积累其功，数盈之后，泥丸百节，元神灵通，而自同于圣。天堂妙乐，无所不至，岂更有诸罪也？故言‘与圣相同灭诸罪。’太平兴国中，驾部员外郎李铸尝知凤翔府，备睹灵应。俄复奉诏监宫，凡十余年，志颇严洁。真君前后降语仅十余篇，其所录者数首。一曰：建隆之初，方稟希夷。上帝命吾，众圣皆知。乘龙下降，列宿相随。五岳受命，主张地祇。潜扶社稷，密佐明时。吾要李铸，知吾降期。不得轻泄，免漏天机。

又曰：与吾独异佐国，与吾以道理民，与吾慈善理家，与吾不饮自醉。醒时理民，醉时理神。此语是延年益寿之法，吾劝府主记取。

又曰：为官求理在贞明，智慧俱通临事清。观天行道合阴德，食君爵禄常若惊。为吾洗心复换骨，背凡入圣奔长生。天宫快乐胜凡世，不夜之乡挂一名。

又曰：府主累世为人生中国，与吾清直，莫行斜曲，与吾积善累功，与吾辅佐明主。与吾洗雪黎民，与吾挂心刑狱。上帝若知名天官也，克取舍住世转流之财，但修取有形之像，获随身之功，得无量之福。与吾不得因循，不奈时光迅速。灵官赏汝功勋，天曹与汝添福。若一一依吾圣言，必得延年益寿。

又曰：年登七十余，住世不久居。饶君寿百岁，问汝得几秋？地府直须怕，冥司难请求。有功无惊惧，积罪必遭诛。子孙难替代，早觉莫痴愚。

又曰：有缘无缘，福业相牵。有缘福至，无缘业缠。三业大罪，信根不圆。若遵吾语，如倚太山。

又曰：听吾之语必延年，亦将康健保安然，至诚不退修真理，今生若在玉皇前。

又曰：为汝虔心，星辰下降。来驾于玄风，去乘于法雨。开盲愚之耳目，回积恶之人心，尽归投于正路。因汝醮告上玄，恶人尽来归敬，此汝之功也。吾已与汝闻于上帝，俾汝获福也。汝宜清者重清，白者重白，明者重明。勿初勤未怠，中路变异，回清为浊，回善为恶。设灵官奏闻，上帝若知，有误于吾也。又七月十日夜，真君降言：汝忠勤奉国，惠爱临民，更要用心，勿违吾诫。未遇吾之前，所作诸恶，吾与汝并消除也。遇吾之后，况无诸业，左右已录汝功也。更须晨夕，与吾积其善功，勿得怠惰吾圣言也。

又曰：但行王事，洗雪冤沉，常差灵官，护助汝也。或有诸事，常行平正，依吾圣言。况是太平君治化，诸事前程，汝但莫忧。

又曰：托托莫忧烦，军府自然安。每事依王道，从他天下传。

又曰：为主虔诚拜上玄，宋朝社稷保安安。不久太平天下

乐，一家受福镇如山。

又曰：为主合虔诚，将心助太平。天宫系其职，每事更宜精。众圣皆知汝，举措直须惊。一朝功满后，永住看三清。

又曰：生前莫乱忧，已后亦无愁。主判阳间事，凡人得几秋。但依圣言著，长生上天求。

铸每受一篇，未尝不晨夕讽诵焉。又尝谓铸曰：汝年及八十，别无修炼之功，未免掩形升魂，亦当有所主掌尔。铸再拜曰：此生得遇上真下降，屡受祕语。他日傥获主掌，愿与守真同列。真君曰：人间官职，守真不及汝。天上名位，汝不及守真也。但心归真正，升仙阶亦有时矣。

淳化中，西京留守中书令赵普，尝遣使备礼，致醮虔祈，愿闻休咎。真君降言曰：赵普扶持社稷，甚有勋，上帝所知，赐汝福寿。然以大妨小，幽府亦有冤对。当启诵真经。告祈天地。首忏前非，吾亦与汝达于上帝，庶解兹咎，汝官职寿数，已有限矣。其使录之而去。普跪读感涕，因焚香谢过，复遣人诣宫设醮。

给事中、参知政事贾黄中，尝遣人投诚致祷，以祈圣诲。真君降言曰：圣主命臣，臣之事君。道佐当代，心依古人。善恶无隐，奸邪必闻。君臣合道，可立功勋。又曰：爱民用心，赏罚平等，但依吾语，合家保安。

殿中丞张卓尝乞圣言，真君曰：大道养汝性，阴阳生汝身。为吾勤行道，为吾勤修真。公廉常用意，忧恤在乎民。遇时佐明主，清浊上帝闻。浊富终不久，清贫为天人。莫教人道富，从他人笑贫。自有真家富，清高不愧贫。又曰：形凡性不凡，为国显清廉。家积千余口，有罪自家担。又曰：但服阳和气，天灶再熏蒸。地炉别有用，道德日日新。延年积福应，真空若至清。虚无有妙理，度脱有缘人。

道士周务本尝诣宫奏词一通，乞降真语。真君降言曰：汝有词言慕上天，其如心意隔关山。仙宫不远如指掌，内外工夫全未圆。阴官察录无谴过，免坠酆都数百年。依吾所语合吾道，要复三清应不难。

张守真子元济，常斋戒诣宫。真君降言曰：汝父守真遭逢于吾，故令子孙受福。汝岂不闻信州龙虎山张道陵，至今子孙不绝，亦逢于上圣，得道之后，应及后世。汝亦于吾有缘，直须在家孝于父母，食禄忠于帝王，立身扬名，岂非好事！又诲之曰：无事莫街行，勤学必立名。扬名在天下，道荫有长生。又曰：为过自家知，善恶日相随。分明违天道，问汝阿谁痴？

淳化中，真君降言示守真曰：当今显圣明，修德动三清。上天归正道，四海息交兵。八方钦睿圣，五谷尽收成。劝君须修德，上帝赐长生。又曰：关西贼寇，缘应时数，官家须指挥招捉，使臣莫杀平人。官家修德之际，正贼须剪灭。

又尝降言诫辅道士曰：千人心不同，万人心皆错。举意不相通，与圣难相约。

真君又尝降言诫官吏等曰：每存忠信齐其天，文武班行自有贤。为主万年定基业，常忧黎庶恐饥寒。长行德行合其道，烧香虔祝告虚玄。但愿国安君长久，齐心辅佐太平年。

又尝降言诫朝臣等曰：擎天之柱著功勋，包罗大海佐明君。文王治世及尧日，辅弼乾坤在忠臣。为主直须行决烈，死生齐却戴皇恩。常行吉善合其德，慎终如始莫忧身。

## 进翊圣保德真君事迹表

臣钦若言：臣闻高穹睠命，元圣膺期，必有至神，聿彰幽赞，《谟》《训》标于保瞳，《雅》《颂》载于监观，考古今之冥符，见天人之交感。臣钦若诚庆诚抃，顿首顿首。伏以灵源锡羨，炎德嗣兴。景祚有开，丕微允赫。惟玉晨之元辅，奉金阙之明威。降精爽不貳之民，显阴阳莫测之造。佐大邦之启运，告神宗之绍图。兆自几先，聳乎闻听。繇是增隆靖馆，茂荐徽称，钜典崇严，纯禧响答。乃至扈晋绅乡士，横目蒸黎，稽首以瞻睟容，洗心以伫灵诰。随其性之远近，视其器之浅深，时亦戒以徽音，警其蒙惑。谆谆之诲，咸洞其隐微。蚩蚩之氓，潜识其真正。或魑魅为孽，夏鼎之所未刊；或膏肓致妖，秦医之所难究。亦复俯聆虔恳，遥授指踪。真教猥临，群邪必殄。窃冥之象，既炳于人寰；颯飈之游，亟还于霄极。永载苾芬之纪，潜施睠佑之祥。凡厥祕言，悉存旧录，将伸伦次，以示方来。

敢谓微臣，猥承明诏，齐心仰诵，盥手兢持，莫究渊冲，粗伸绌绎。窃念上真之茂躅，实为昭代之明徵。岂夫庸琐之材，辄敢形容其

事？伏望皇帝陛下，垂旒注览，援翰摛文，贍名以纪芳蕤，作序以冠篇首，式彰夤奉，永耀洪休。臣无任瞻天望圣，战汗屏营之至。其所录成《真君事迹》三卷，谨随表上进以闻。臣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

批答

省表具知。夫妙道为大，本于若冲；至神无方，昭首善应。惟玉虚之元辅，冠琼简之真阶。幽赞裁成，亶彰阴鹭。当艺祖之受命，降福壤而炳灵，逮文考之绍休，告帝期而前兆。式申美报，肇建殊庭。奉襁褓之严科，介苍黔之丕祉。若乃夷微委鉴，肸苾攸凭。示淳诲以惟勤，昭明威而叵测。恍兮之应犹响，冷然之馭亟旋。自朕慕承，夙加崇奉。俨睟仪于恭馆，荐嘉号于元都，念祕诰之具存，表格思之攸盛。期于综缉，以耀休徵。卿任寇枢衡，道熙邦采，雅资博洽，庶就编联。而能细缙帙以惟精，封縹囊而来上。恳求制序，复冀命名。再循浅昧之辞，曷叙直聪之烈。勉从勤请，良积腆惭。嘉尚之怀，寐兴无舍。所请宜依。

## 卷一百四 纪传部·传二

玄洲上卿苏君传 周季通集

先师姓苏，讳林，字子玄，濮阳曲水人也。少禀异操，独逸无伦，访真之志，与日弥笃。常负担至赵，师琴高先生，时年二十一，受炼气益命之道。琴高初为周康王门下舍人，以内行补精术及丹法，能水游飞行。时已九百岁，唯不死而已，飞仙也。后乘赤鲤入水，或出入人间，而林托景丹霄，志不终此。后改师华山仙人仇先生。仇先生者，汤王时木匠也，服胎食之法，还神守魂之事，大得其益。先生曰：子真人也，当学真道，我迹不足躐矣！乃致林于涓子。

涓子者，真人也。既见之，遂授以真诀，告林曰：欲作地上真人，必先服食药物，除去三尸，杀灭谷虫。三尸者：一名青古，伐人眼，是故目暗面皱，口臭齿落，由是青古之气穿凿泥丸也。二名白姑，伐人五脏，是故心气少，喜忘荒闷，由白姑贯穿六腑之液也。三名血尸，伐人胃管，是故肠轮烦满，骨枯肉焦，志意不开，所思不固，失食则饥，悲愁感叹，精诚昏怠，神爽杂错，由血尸流噬魂胎之关也。若不去三尸，而服药者，谷食虽断，虫犹不死也。徒绝五味，虽勤吐纳，亦无益者。盖其虫生，而求人不死，不可得也。是故服食不辟于死生，

由青古、白姑、血尸三鬼不去所致尔！虽复断谷，人体重滞，奄奄淡闷，又所梦非真，颠倒翻错，邪淫不除，由虫在内，摇动五神故也。凡欲求真，当先服制虫丸。制虫丸者，一名初神去本丸也。欲作真人，当先服制仙丸。制仙丸者，太上八琼飞精之丹也。夫求长生不死，仙真之初，罔不先服制虫丸，以除尸虫，建长生之根矣。若人腹中有虫，宁得仙乎？形中饶鬼，安得真乎？其虫凶恶，速人之死，故当除之。

涓子后告林曰：我被帝召，上补中黄四司大夫，领北海公，去世无复日也。后林诣涓子寝静之室，得书一幅，以遗林也。其文曰：五斗三一，太帝所秘。精思二十年，三一相见，授子书矣！但有三一，长生不灭，况复守之乎！能存三一，名刊玉札，况与三一相见乎！加存洞房为上清公，加知三元为五帝君。后圣金阙帝君所以乘景迅雷，周行十天，实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。吾饵术精三百年，服气五百年，精思六百年，守三一三百年，守洞房六百年，守玄丹五百年。中间复周游名山，看望八海，回翔五岳，休息洞室，乐林草之垂条，与鸟兽之相激。川渌吐精，丘陵蓊郁。万物之秀，寒暑之节。弋钓长流，遨游玄濑。静心山岫，念真养气。呼召六丁，玉女见卫。展转六合，无所羁束。守形思真二千八百余年，实乐中仙，不求闻达。今卒被召，上补天位。徘徊世泽，惆怅绝气。吾其去矣，请从此别。子勤勩之，相望飏室也。林省书流涕，彷徨拜空，涓师之迹，于是绝迹矣！

夫玄丹者，泥丸之神也，其法出《太上素灵诀》。守三一为地真，守洞房为真人，守玄丹为太微官也。林谨奉法术，施行道成。周观天下，游眺名山。分形散影，寢息丹陵。卖履市巷，丑形试真。得意而栖，遁化不伦，时人莫能识也。以汉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，告季通曰：我昨被玄洲召为真命上卿，

领太极中候大夫，与汝别。比明旦，有云车羽盖，骖龙驾虎，待从数千人迎，林即日登天，冉冉西北而去。良久，云气覆之，遂绝。

林未去之时，先是太极遣使者下拜为中岳真人，后又太上遣王郎下拜为五岳地真人，宫在丹陵。予见先师得道为仙，已三被拜授，而乃登升。盖洪德高妙，玄韵宿感。灵化虚源，神澄八方。龙升凤逐，飞步真门。隐显津梁，观试风尘。其道神矣！其法珍矣！非纸札粗意所能述宣。今聊撰本师之标略尔。将来有道之士，以游目也。

### 太和真人传（元阳子附）

太和真人尹轨，字公度，太原人也，乃文始先生之从弟。少学天文，兼通讖纬，来事先生。因教服黄精花，及授诸道经凡百余篇，皆蒙口诀。先生登真之后，即与隐士杜冲等同于先生宅修学，时年二十八，绝粒行气，专修上法。太上哀之，赐任太和真人，仍下统仙寮于杜阳宫。时复出游，带神丹十余筒，周历天下，济护有缘。或炼金银，以赈贫穷，或行丹药，以救危厄。求哀之人，咸得其福利焉。或上朝玉京，校一切行业善恶报应宿命之期；或论天地日月星辰运度赊促之分；或游宴诸天，参校神仙图篆，品位部御之方，或论童真始仙威仪俯仰之格；或临诸地，领察兆人建功立行斋请之福；或监度学道男女，经方药饵之道，或游百山千川，检阅神司鬼神考录罪福之目；或论风雨雷电水旱丰俭之事焉。吾所游行，或为道士，或为儒生，或为童愚，或为长老，不可以一涂限也。或与群真众仙，

骖龙驭凤，策空驾虚，云驰电迈，出有入无，分形散影，处处游集。或巡五岳之洞，适十洲之宫，出八荒之域，入九幽之府。或酌碧海之津，挹玄丘之云，采丹华于阆苑，掇绛实于玉圃。故《上清琼文帝章》曰：太和真人与太华真人、三天长生君、南极总司禁君、西台中候、北帝中真、九灵王子、太灵仙妃、赤精玉童、玄谷先生、南岳赤松子、中山王乔、紫阳真人、西城王君、中黄先生、赵伯玄、山仲宗等，同修行三真宝经上法。皆面发金容，项负圆光，乘虚登霄，游宴紫庭，变化万方，适意翱翔，啸命立到，征召万灵，摄制群魔，决生死，驾霄乘烟，出入帝庭焉。

#### 附：元阳子

元阳子者，仙人也。生于北极之端，育于虚无之中，与天地浮沉，随日月周回，被服自然，含刚怀柔，优游乎太漠之外，踟蹰乎中岳之上，观和气之布施，察万物之经纪，览纬度之差序，图盛衰之终始。乃遇老君，哀愍元阳，遣经一卷，名曰《黄庭》。乃太素之始元，阴阳之至道，分理之真要，养神之诀文。上古之人，行得其真；中古以来，不得其要。传授谬误，亦从来久也。本黄老作此经，令学者皆得神仙。然黄老已来，英儒之士多为注解，不得黄老之本旨，失其要说。于是元阳恍然退思，采黄老之妙讖，粗为其注，不能究尽道意，深远至通，犹可为学之徒使微悟之尔！有得《黄庭经》者，老子也。《史记》或云：“黄者、黄帝；老者、老子。今亦谓《太上经》为正也。”

### 太极真人传

太极真人杜冲，字玄逸，镐京人也。以周昭王丁巳年，闻文始先生登真，乃于兹灵宅栖玄学道。于时幽人逸士自远而来者，有五人焉。并沈默虚远，方雅高素，道术相忘，共弘不伐之则也。后穆王闻之，为修观建祠，置冲为道士焉。将以气均巢许，德为物范，故天子礼之而不臣，诸侯敬之而不爵，盖以其弘修道业故也。

冲闲居幽室，吟咏道德，常摄护气液，吐纳光华。经二十余载，幽感真人展先生降于寝静，侍者二人，捧碧玉函立于左右。冲乃拜首求哀，蒙授《九华丹方》一函。谓冲曰：老君与尹先生于东海八滢山，召太帝，集群真，天下山川洞室仙人，不远而至。时有地司保举子之勤劳，老君敕我付尔仙经也。冲依按合服，而身生玉映，五脏坚润，裁容气息。又感真人李君授以《太上素灵洞玄大有妙经》，冲复修之，甚得其验，遂乃解胞释结，保命凝真，领摄群神，洞观众妙焉。

穆王亲崇道教，以祈神仙，共策遗风之骏，日驰千里，中到昆仑山，升玄圃之宫；西诣龟山，谒王母于青琳之室；东游碧海，展敬丈人，采若木之华；北适玄垄；南迈长离，同挹绛山之髓。驱策虎豹，役使百灵，通冥达幽，莫测其涯。年一百二十余，以懿王己亥岁，上清元君遣仙官下迎，授书为太极真人，下任王屋山仙王矣。

## 太清真人传

太清真人宋伦，字德玄，洛阳人也。以厉王甲辰岁入道，于是凝心寝景，抱一冲和，不交人事，日诵《五千文》数遍，服黄精白术。积二十余年，乃密感老君，项负圆明，面放金光，披九色离罗之帔，建七映晖晨之冠，有仙童六人，负真执箒。伦匍匐乞哀，乃告伦曰：吾有景中之道，通真之经，生乎三元之始，出乎九玄之庭。五德合庆，六气凝精，分真散景，保遐固龄。子能修之，立致云轩，出有入无，彻幽洞冥。三光并耀，二气灵，变化适意，飞升上清。伦拜受之，乃开蕴，出《灵飞六甲素奏丹符》以付于伦。伦得经修之，乃自然通感。常有玉童六人，更递侍之，察物如神，言无不验。能望岩申步，凌波涉险，不由津路。或化为獐鹿，或托作鸠鸽，翱翔原陆，试人之心。年九十余，以景王时，受书为太清真人，下司中岳神仙之录焉。

论曰：按《楼观仙师传》及《楼观本记》并云，昔周康王闻尹先生有神仙大度之志，乃拜为大夫，并赐嘉名，因号此宅为楼观焉。次昭王时，大夫遇老君，因遂得道。其次穆王乃钦尚遗尘，为建祠修观，召幽逸之人，置为道士，自尔相承，于今不绝。故《楼观碑》云：楼观者，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喜所立也，以其结草为楼，因即为号。又云：周穆王西游，秦文东猎，并枉驾回轮，亲崇道教。始皇建庙于楼南，汉武立宫于观北，晋宋谒板，于今尚存。秦汉庙户，相继不绝。由是论之，乃验老君西度关在于昭王之时，信矣！或云幽厉平敬之时西度

者，此由后人不见《老君本纪》，妄为穿凿者也。幽王时，孔子时有见老君者，斯并化胡之后，复还中夏幽演之时也。或云老君西出散关者，按张天师述《老君本纪》云，老子幽演讫，乃与文始先生游此赤城上虞山，过女几鸡头天柱太白山。秦昭襄王闻之，于西麓下为修城邑，今散关中其故墟犹在是也。谓曾于此过，乃升于昆仑山，故此旧墟尚称尹喜城，老停驿等名尔。以此详之，则癸丑年复非度此散关明矣。或云《史记》无文，事同虚妄者，至如九天九垒，川源土俗，遍于六合，犹有不书，况其一区一第，辄能备载焉？若编以史为实录者，则天下谱牒图书，讖纬经论，并为虚诞，岂独此一观一传而已哉！盖验之在实，其来久矣。周宣王时，郊闻采薪之人行歌曰：巾金巾，入天门。呼长精，歛玄泉。鸣天鼓，养泥丸。时人莫能知之，惟老君曰：此活国中人，其语秘矣！斯皆修习无上正真之道也。

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      弟子中候仙人李  
道字安林撰

真人姓茅，讳盈字叔申，咸阳南关人也。姬胄分根，氏族于茅，积德累仁，祚流百世，诞纵明贤，继踵相承。高祖父讳濛，字初成，深识玄远，察览兴亡，知周之衰，不仕诸侯。乃师于北郭北阿鬼谷先生，遂隐遁华山，盘桓灵峰，逍遥幽岫，静念神仙，高抗萧寥，绝尘人间也。盈曾祖父讳偃，字泰能，濛之第四子也。仕秦昭王之世，位为舍人，稍迁车骑校尉、长平恭侯，毗弼霸王，有功业于时焉。盈祖父讳嘉，字正伦，仕

秦庄王，为广信侯。始皇即位，嘉辅帝室。当庄襄王时也，秦地渐以并巴蜀、汉中、宛郢，置南郡矣，北收上郡以东，为河东、太原、上党，东至荥阳，灭二周，置三川郡。以吕不韦为丞相，号文信侯，以嘉为德信侯，使招置宾客游士，欲并天下。始皇六年，韩、魏、赵、卫、楚共击秦，取寿陵。始皇使嘉将兵攻之，有功焉。卫迫东都，嘉又克讨，皆平之。始皇壮嘉志节，赐金五千斤。二十五年，秦大兴兵，使嘉攻燕辽东，得燕王而还。又遣嘉定荆，江南地皆降，是年置会稽郡，嘉将兵于会稽而亡。始皇哀其忠，因以相国礼葬之于长安龙首山西南。嘉有六子，并知名于时，始皇皆官爵承先，并各赐姓。其第六子讳祚字彦英，不仕不学，志愿农巷，即盈之父也。祚有三子：长子讳盈，字叔申；次子讳固，字季伟；小子讳衷，字思和。

盈少秉异操，天才颖烁。矫志萧抗，行迈远逸。不营闻达，不交非类，独味清虚，恬心玄漠。盈时年十八，遂弃家委亲，入于恒山，读老子《道德经》及《周易传》，采取山术而饵服之。潜景绝崖，素挺灵岫，仰希标玄，与世永违。

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，盈高祖父濛，于华山之中，乘云驾龙，白日升天。先是时，其邑谣曰：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驾龙上升入太清，时下玄洲戏赤城。继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学之腊嘉平。始皇闻谣歌而问其故，父老具对曰：此仙人之谣，劝帝求长生之事。于是始皇忻然，乃有寻仙之志，因改腊曰嘉平。

盈于恒山积六年，思念至道，诚感密应，寝兴妙论，通于神梦，仿佛见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携之曰：西城有王君得真道，可为君师，子奚不寻而受教乎？心豁灵畅，启徒内爽，觉悟流光之腾晔，自谓已得之于千载矣。明辰植晖，东盼霄迈，登岭陟峻，径到西城。斋戒三月，沐浴向望，遂超榛冒险，稽首灵域，卒见王君。

后二十年，从王君西至龟山，见王母。盈乃叩头再拜，自陈于王母曰：盈小丑贱，生枯骨之余。敢以不肖之躯，而慕龙凤之年，欲以朝菌之质，窃求积朔之期。虽仰远流，莫以知济，津途坚塞，所要无寄。常恐一旦死于钻放之难，取笑于世俗之夫。是以昔日负笈幽林，贪师所生，遂遇王君，哀盈丹苦，见授治身之要，服气之法。于是静斋深室，造行其事。师重见告，以盈身非玉石，而无主于恒。气非四时，常生于内。正当率御出入，呼吸中适。和液得修，形神靡错。感应思积，则魂魄不滞。理合其分，气甄其适，乃可形精不枯。宅不可废也。若使精神疲于往反，津液劳于出入，则形当日凋，神亦枯落，岁减其始，月亏其昔矣。宜便妙访，求其长易之益。西王母曰：子心至矣！吾昔先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太帝君见遗以要言，汝愿闻之邪？于是口告盈以玉佩金珰之道、太极玄真之经。盈拜受所言，稽首而立。又告盈曰：“夫金珰者，上清之华盖，阴景之内真，玉佩者，太上之隐玄，洞飞之宝章。得其道者，皆上陟霄霞，登邀太极，寝晏高空，游行紫虚也。向说元始天王、太帝君言，是《太霄二景隐书》，玉佩金珰之文章也。又有《阴阳二景内真符》，与本文相随太上法，惟令授诸司命。子玉札玄挺，录字刊金，黄映内曜，素书上清，似当为上卿之君，司命之任矣。此道后别当付于子也。然不先闻明堂玄真之道，亦无由得《太霄隐书》也。

盈于是辞师乃归，带索混俗，亦不矫于世。自说入恒山北谷学儒俗之业，时年四十九也。盈父母尚存，父见大怒：为子不孝，不亲供养，寻逐妖妄，流走四方，吾当喻汝为不生之子也。欲杖罚之。盈长跪谢曰：盈受命应当得道，道法世事两不相济。虽多远供养，无旦夕之益。能使家门平安，父母老寿。盈已受圣师符箓，见营助者以天丁之兵，见侍卫者以仙童玉女。

今道已成，不可打击，恐三官考察，非小故也。父外信礼度未该，内修道德玄域，意有未释。故验盈情状，俾众不惑。于是操杖向盈，适欲举杖，杖即摧折成数十段，段皆飞扬，如弓矢之发，中壁壁穿，中柱柱陷。父悟不凡，嗔意乃止。盈曰：向所启正虑如此，邂逅中人，则有所伤故耳。

至汉宣帝时，二弟俱贵。衷为五官大夫、西河太守，固为执金吾，并当之官，乡里相送者数百人。时盈亦在座，谓宾曰：吾虽不作二千石，亦有仙灵之职矣。来年四月三日当之官，能如今日之集会不？众许之。至期日，盈门前数顷地忽自平治，无复寸芥，皆青缣幄屋，屋下铺数重白毡，容数百人坐。远近翕赫相语，来者塞道。客乃有数倍于送弟时。众宾并集，尔乃大作主人，不见使人，但见金盘玉杯，自至人前，奇醜异果，不可名字。酒又美好，又有妓乐，丝竹金石，声动天地。香麝之芳，达于数里。饮食随益，六百余人，莫不醉饱。明日迎官来至，文官则朱衣素带数百人，武官则甲兵牙旗器械曜日。盈与家人及亲族辞决，而语宗室子弟曰：夫真仙道隐，贵在迹翳，不应表光曲饰，动耀视听。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，潜举空同者，盖欲以此道诱劝二弟之追慕也。亦何但固衷之返迷耶？天下有心者，尽当注向神仙之冀获尔！言讫，遂归句曲。邦人因改句曲为茅君之山。

时二弟在官，闻盈玄迹眇迈，白日神仙，乘飞步虚，越波凌津，灵官奉从，著于民口，节盖旌旗，光耀天下。始乃信仙化可学，神灵可致。然后明松乔不虚，鼎湖实有。于是并各弃官还家，以日仄之年，方修盈糟粕遗事。不得口诀，未为补益。乃相与共叹而相谓曰：家兄得道，非他人也。曷不往从亲禀问秘诀，而留此按云云方书，以规度世乎？纵往而不达，兄之神仙，终不使吾等死于非所也。遂共弃家，扶輿自载，以寻斯举。

以汉元帝永光五年三月六日渡江，求兄于东山，遂与相见。悲忻流涕，告二弟曰：悟何晚矣！二弟跪曰：固衷顽下，不达道德。愿赐长生，济弟元元。盈曰：卿已老矣，欲难可补复。纵得真诀，适可成地上仙耳。其上清升霄大术，非老夫所学。今且当渐阶其易行，以自支住。于是并教二弟服青牙始生、咽气液之道，以住血断，补焦枯摄筋骨之益，亦停年不死之法也。因以长斋三年，授以上道，使存明堂玄真之气，以摄运生精，理和魂神。三年之内，竭诚精思，神光乃见。于是六丁奉侍，天兵卫护。盈又各赐九转还丹一剂，并神方一首，各拜而服之，仙道成矣。

后授《紫素》之书各百字，以付固、衷。固、衷拜受，其时亦有执仪者以启正之。《紫素文》曰：太上有命，天载真书，言咸阳茅固，家于南关，厥字季伟，受名当仙。位为定录，兼统地真。使保举有道，年命相关，勤恭所莅，四极法令，宫馆洞台，治丹阳句曲之山。固其勛之，动静察闻。又曰：盈、固弟衷，挺业该清。虽晚反正，思微彻诚。断馘六天，才颖标明。今屈司三官，保命建名。总括岱宗，领死记生。位为地仙，九宫之英。劝教童蒙，开道方成。教训女官，授诸妙灵。莅治百鬼，典崇校精。开察水源，江海流倾。封掌金谷，藏录玉浆。监植龙芝，洞草夜光。治于良常之山，带北洞之口，镇阴宫之门也。使者授书讫而去。

至汉平帝元寿二年八月巳酉，五帝各乘方面色车，从群官来下，受太帝之命，授盈为司命东卿上真君。文以紫玉为板，黄金刻之。其文曰：帷盈虚挺远朗，幽耽妙玄。爰自童蒙，散发北山。静心林泽，积思求神。登峻履谷，艰寻师门。掷形绝崿，投躯万津。丹诚率往，肆其天然。遂造明匠，乃授灵篇。剪发祝<贝危>，残首截身。带索自乐，不耻饥寒。所适惟道，

所保以真。情昭上帝，感激太玄。今敬授盈位为太元真人，领东岳上卿司命神君。君平心正格，秉操金石，丹心矫众，栖神高映。故报盈以玉钺、绿旌、八威之策，使盈征伐源泽，折冲万神。君寒冻林谷，味玄仰真，思激穷岫，启心精诚。今故报盈以紫髻之节，藕敷华寇，使盈招驱万灵，封山召云。君弃家独往，离亲乐仙，契阔险巖，冬袒山川。今故报盈绣羽紫帔，丹青飞群。使盈从容霄阶，携命玉真。君步骤深藪，足履危仞，心耽志尚，曾不愆惮。今故报盈以斑龙之舆，素虎之辔，盈浮晏太空，飞轮帝庭。君披榛并景，寒凌霜雪，心求明真，不战不慄。今故报盈以曲晨宝盖，琼帙绿室。使盈游盼九宫，静神温密。君远秀遁荣，无疲于心，潜形幽岳，静思万林。今故报盈以流金火铃，双珠月明。可以上闻太极，通音上清。君贞心高静，谣累不经，素挺浩映，内外坦平。今故报盈以锦旌绣幡，白羽玄竿。可以呼召六阴，玉女侍轩。君慈向触物，阴德万生，蠢动之毛，皆念经营。今故报盈以凤鸾之箫，金钟玉磬。可以和神虚馆，乐真舞灵。君饥渴养神，艰辛求真，万物不能致其惑，千邪不能毁其淳。今故赐盈紫琳之腴，玉浆金饗。可以寿同三光，刻简丹琼也。盈标领清玄，紫玮八映，心晖重离，神曜太霞。实真人之长者，故以太元为号。君九德既备，感积太微，天人虚白，不期同归。今酬九事，以报往怀。盈心神方朗，四灵所栖。丹神启焕，秉直不回。正任全固，监无昭微。今屈宰上卿，总括东岳。又加司命之任，以领录图籍。给玉童玉女各四十人，以出入太微，受事太极也。治宫赤城玉洞之府，盈其莅之，动静以闻。

于是盈与二弟决别，而与王君俱去，到赤城玉洞之府。道次，诸山川神灵有司迎启，引者将以千万矣。临去，告二弟曰：吾今去矣，便有局任，不得复数相往来，旦夕相见。要当一

年再过来于此山，三月十八日、十二月二日期，要吾师及南岳太虚赤真人，游盼于二弟之处也。将可记识之。及有好道者，待我于是乎！吾自当料理之，以相教训未悟。

于是季伟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内，立宫结构于外。将道著万物，流润苍生。德加鸟兽，各获其情。神验祸福，罪恶必明。内法既融，外教坦平。尔乃风雨以时，五禾成熟。疾疠不起，暴害不行。父老歌曰：茅山连金陵，江湖据下流。三神乘白鹄，各治一山头。召雨灌旱稻，陆田苗亦桑。妻子咸保室，使我无百忧。白鹄翔青天，何时复来游？

## 卷一百五 纪传部·传三

清灵真人裴君传 弟子邓云子撰

清灵真人裴君，字玄仁，右扶风夏阳人也，以汉孝文帝二年，君始生焉。为人清明，颜仪整素，善于言笑，目有精光，垂臂下膝，声气高彻，呼如钟鸣。家奉佛道，年十余岁，昼夜不寐，精思读经。尝于四月八日，与冯翊赵康子、上党皓季成共载诣佛图。时天阴雨，忽有贱人著故布单衣，巾黄巾，诣君车后索载，君礼而问之，不答，君下车以载之。康子、季成并大怒，呵问：何等人而上吾车乎？君乃陈谕，遂听俱载。君自徒行在后，颜无变色，寄载人自若，亦不以为惭也。将至佛图，乃曰：吾家近在此。乃下车，奄然失之。佛图中道人支子元者，亦颇知道，宿旧人传之，云已年一百七十岁。见君而叹曰：吾从少至老，见人多矣！而未尝见如子者。乃延君入曲室之中、幽静之房，大设丰饌。饮食既毕，将君更移隐处，呼之共坐，乃谓曰：吾善相人，莫如尔者。子目中珠子，正似北斗瑶光星，自背已下象如河魁。既有贵爵，又当神仙，天下志愿，子宝享焉。然津梁未启，七气未淳，不见妙事，亦无缘而成也。因以所修秘术密以告君，道人曰：此长生内术，世莫得知。吾昔游焦山，及鳖祖之阿，遇仙人蒋先生者，乃赤将子輿也，以《神

诀》五首授吾。奉而行之，于今一百七年矣，气力轻壮，不觉衰老。但行之不动，多失真志，不能去世，故虽延年，不得神仙也。犹是行之多违，精思不至之罪也。今以教子，子秘而慎传之。

第一思存五星，以体象五灵。存之法：常于密室，以夜半后生气之时，服挹五方之气。于寝床上平坐，向月建所在，先叩齿九通，咽液三十过。毕，存想五星，使北方辰星在头上，东方岁星在左，西方太白星在右，南方荧惑星在膝中间，中央镇星在心中。久久行之，出入远行，常思不忘，无所不却，万祸所不能干也。后当奄见五老人，则是五星精神也。若见者，当问以飞仙之道。五神共扶人身形，白日升天。

第二初以甲子上旬，直开除之日为始，以生气之时，夜半之后，勿以大醉大饱，身体不精，皆生疾病也。当精思远念，于是男女可行长生之道。其法要秘，非贤勿传，使男女并取生气，含养精血，此非外法，专采阴益阳也。若行之如法，则气液云行，精醴凝和，不期老少之皆返童矣。凡入靖先须忘形忘物，然后叩齿七通而咒曰：

白元金精，五华敷生，中央黄老君，和魂摄精，皇上太精，凝液骨灵，无上太真，六气内缠，上精玄老，还神补脑，使我合会，炼胎守宝。祝毕，男子守肾，固精炼炁，从夹脊溯上泥丸，号曰還元。女子守心，养神炼火，不动，以两乳气下肾，夹脊上行，亦到泥丸，号曰化真。养之丹扃，百日通灵。若久久行之，自然成真，长生住世、不死之道也。

第三用《五行紫文》，以除三尸。常用朔望之日，日中时，临目南向。临目者，当闭而不闭也。心存两目，中出青气，心中出赤气，脐中出黄气。于是三气相绕，合为一气，以贯一身。须臾，内外洞彻，如火光之状，良久，乃叩齿十四通，咽液十

四过毕。此炼形之道，除尸虫之法也。久而行之，体有五香之气，目明耳聪，长生不死。

第四名曰《阴德致神仙之道》。其文曰常以甲子日沐浴竟，甲子上旬日，当烧香于所止床之左右，久久行之，天仙玉女下降也又一法：当养白犬白鸡，犬名曰白灵，鸡名曰白精。诸八节日及行入五岳，乃登名山，诸有神仙之所在处，密放鸡犬于其间，去勿回顾。天真仙官，当与子芝英灵草矣。又一法：作素奏使长一尺二寸，丹书其文曰：“某郡县乡里某，欲得长生，登仙度世，飞行上清。真人至神，五岳群灵，三官九府，乞除罪名。”书奏毕，以青丝系金环一双，合以缠奏，再拜，北向置奏石上，因以火烧成灰，乃藏环于密石间而去，勿回顾。无环，可用条脱一双以代环，古人名为纵容珠子也。慎与多口嫉妒之人道之，非但无益，乃更致祸。如此十过，天上五帝三官九府，更相属敕除人罪过，著名生录，刊定仙籍。入山求芝草灵药，所欲皆得，山神玉女，自来营卫，狼虎百害，不敢犯近，神灵祐助，常欲使人得道，开人心意，恶鬼老魅，不敢试人。行此道易成而无患。若道士不知此术，入山必多不利，数为鬼物所试；在人间则多轆轳疾病，财物不昌，所愿不从。若能行此道，长生神仙。

第五太极真人常以立春之日，日中时，会诸仙人于太极宫，刻玉简记仙名。常以其夕夜半时，正北向仰视北极，再拜顿首，陈乞己罪多少之数，求解释之意，毕，复再拜乃止。至春分之日，日中时，昆仑瑶台太素真人会诸仙官，校定真经。至立夏之日，日中时，上清五帝会诸仙人于紫微宫，见四真人，论求道者之功过。至夏至之日，日中时，天上三官会于司命河侯，校定万民罪福，增年减算。至立秋之日，日中时，五岳诸真人诣中央黄老君子于黄房云庭山，会仙官于日中，定天下神图灵药。

至秋分之日，日中时，上皇大帝乃登玉清灵阙太微之观，会太上三老君，北极诸真公、八海大神、五岳尊灵、仙官万万共集，议定天下万兆之罪福、学道之勤懈，一一列，副之司命。至立冬之日，日中时，阳台真人会诸仙官玉女，定新得道始入仙录之人。至冬至之日，日中时，天真众仙诸方诸东华大宫，见东海青童君，刻定众仙籍金书内字。常以八节日夜半日中，谢七世祖父母及身中罪过，罪过自除也。久行之，神仙不死。夫秋分日者，太上神真观试万仙，自非真正者，不可轻用其日谢罪也。真人仙官以八节日日中时，共会集三日乃解，欲修道者，当先斋戒，勿失之也。又一法：每至八节日，常当行入五岳，若神仙真人所栖名山之处也，每于深僻隐岩之中，密烧香乞愿，祝曰：玄上九灵，太真高神，使某长生，所欲从心，百福如愿，寿如灵山，谨以节日，登岩请生。毕，因散香于左右，勿顾而返。常能行此，必长生神仙，所欲如心，玉女诣房，众灵卫身也。若或有栖遁冥契而不获登山者，寄心启愿，精意向真，亦与身诣名山者无异。每事决在心诚密畅，求真坚正，乃获之也。此赤将子舆五首隐诀内道要事毕矣。

君乃再拜而奉要言还归，精思行之，常处隐室，不棣名好。乃服食茯苓，饵卉醴华腴。积十一年，夜视有光，常能不息，从旦至中。年二十三，本郡所命为功曹，君不应命。寻又州辟主簿，转别驾，举秀才，诣长安拜博士高第，转尚书，选曹郎、御史中丞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。出为北军中候，以伐匈奴有功，封濉阳侯，后迁冀州刺史。别驾刘安之，时年四十五，初迎君为主簿，后转别驾，亦知仙道。饮食黄精，积二十余年，身轻，面有华光，数与君俱斋静室中。以正月上旬，君沐浴斋于静室，至三月，奄有仙人，乘白鹿，从玉童玉女各七人，从天中来下在庭中，他人莫之见。君拜顿首，乞请一言，仙人曰：我南岳

真人赤松子也，闻子好道，故来相过，君何所修行乎？君长跪自陈所奉行凡百二十事。松子曰：勤存五灵，别当授子真道。奄然而去。君于是乃求解去官，自称笃疾，欲诣太上请命，遂弃官委家，逃游名山，寻此微妙，别驾刘安之从焉。

君时年四十五，帝累征召，一不应命。逼之不已，君乃北游到阳谷山，以避人间之网罗也。遂入石室北洞中，学道精思，无所不至，安之不能久处山中，时复出于人间。君于后将云子去，乃登太华山，入西洞玄石室里，积二十二年，奄见五老人皆巾来诣，君再拜顿首，乞请神诀，乃出神芝见赐。一老人巾青巾，著青衣，拄青杖，带通光阳霞之符，乃东方岁星之大神也，以青华之芝见赐，出青书一卷，是《紫微始青道经》也。又一老人巾苍巾，著苍衣，拄苍杖，带郁真箫凤之符，乃北方辰星之大神也，以苍华之芝见赐，出《苍元上策北斗真经中命四旋经》四卷见授。又一老人巾白巾，著白衣，拄白杖，带皓灵扶希之符，乃西方太白星之大神也，以白华之芝见赐，出《太素玉策宝玄真经》三卷见授。又一老人巾赤巾，著赤衣，拄赤杖，带四明朱碧之符，乃南方荧惑星之大神也，以丹华之芝见赐，出《龙胎太和丹经》二卷见授。又一老人巾黄巾，著黄衣，拄黄杖，带中元八维玉门之符，乃中央镇星之大神也，以黄华之芝见赐，出《四气上枢太元黄书》八卷见授。乃五星之精，天之大神也。

君再拜，服此神芝，读神经。十旬之间，视见万里之外，能日步千里，能隐能彰，役使鬼神，乃游行天下。东到青丘，遇谷希子青帝君，授以青精日水饮食青芝。还到太山，遇司命君，授以《上皇金录》。乃西到流沙滨白水岸，遇太素真人，乘龙云轩，建紫晨巾，以紫羽为盖，仗七色之节，侍从神童玉女各二百许人，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，方游观金城，鸣玉钟，

舞华幢，望在空山之上，往而不至。君乃身投长渊，浮白水，冒洪波，越沙岸，嶮巖沈溺，遂登空山，见而拜焉，顿头稽颡，乞请真诀。太素真人笑曰：危乎济哉！子今日始当得之矣。因口教《服二景飞华上奔日月之法》，又授《太上隐书》。告君曰：此足以为真矣。遂留空山上，修二景引日法，诵《隐书》。

积十一年，太素真人曰：子道已成矣。因以景云龙舆见载，羽盖华宝之仪，诣太素宫，见上清三元君。君当尔之时，亦不知在何处也。三元君治太素宫，诸仙童玉女侍者有千余人，以黄金为屋，青玉为床。君既诣金阙，再拜稽首。三元君以玉玺金真见赐，玉女二十四人，玉童三十二人见侍。乃乘飞云中辇，复北游诣太极宫，见太极四真人。四真人见授神虎符、流金火铃。乃诣太微宫，受书为清灵真人，治青灵宫。佩三华宝衣，乘飞龙景舆，仗青旂、玉钺七色之节，游行上清九宫。

西玄者，葛衍山之别名。葛衍有三山相连，西为西玄，东为郁绝根山，中央名葛衍山。三山有三府，名曰三宫，西玄山为清灵宫，葛衍山为紫阳宫，郁绝根山为极真宫。三山缠固万三千里，高二千七百里，下有洞庭，潜行地中，通玄洲昆仑府也。西玄山下有洞台，方圆千里，金城九重，有玉堂兰室，东西宫殿，中有四百二十真人处焉。其树则绛碧，草则芝英，其鸟兽则麒麟凤凰。距昆仑七万里，其间有高晖山，上有洞，光如日，葛衍、西玄、郁绝根三山也。

道人支子元受蒋先生入室精思、存五灵之神光、服气之法，常以夜半之时，静室独处，平坐向东，瞑目阴咒曰：

苍无皓灵，少阳先生，九气还肝，使我魂宁，上帝玉篆，名上太清。毕，因闭气九息，咽液九过，叩齿九通。次南向，瞑目，阴咒曰：

赤庭绛云，上有高真，三气归心，是我丹元，太微绿字，

书名神仙。毕，因闭气三息，咽液三过，叩齿三通。次西向瞑目，阴咒曰：

素元洞虚，天真神庐，七气守肺，与神同居，白玉金字，九帝之书，使我飞仙，死名已除。毕，因闭气七息，咽液七过，叩齿七通。次向生年之本命处，瞑目阴咒曰：

黄元中帝，本命之神，一气侍脾，使我得真，老君玄篆，书名神仙，长生久视，与命永存。毕，因闭气一息，咽液一过，叩齿一通。次北向瞑目，阴咒曰：

玄元北极，太上之机。五气卫肾，龟玉参差，神名玉札，年同二仪，役使六甲，以致八威。毕，因闭气五息，咽液五过，叩齿五通。尔乃存五方之气都毕，又咽液九过，北向再拜，阴咒曰：

谨白太上太极四真君，请存五方五灵神，使某相见得语言。毕乃精思。此一法存五灵先服气阴祝之道，与出中庭存法等耳。此法乃迳要不烦，又于静思易也。裴君后重更授传如此。于静室祝时，亦先存五灵在体中使备，然后服气尔。庭中之法，所修烦多难行，又于致神之验不胜于静室之速也。后出要言秘之勿传，庭中之法，以劝于始学，使不懈怠尔。笃而言之，室中为要法。

支子元受蒋先生第五首之诀，以八节之日，存思陈己立身已来罪过多少之数，输诚自状已上，希天皇诸真开写之祐，剋身归善，以求长生神仙者也。盖秋分之节者，气处清灵太和之正日也。众真诸仙，是其日皆听讼焉。又地上刺奸吏部境域诸仙官，并纠奏所在道士之功过，及万民有罪应死生者也。《仙忌真记》曰：子欲升天慎秋分，罪无大小皆上闻。以罪求仙仙甚难，是故学道为心寒。此是朱火丹陵仲阳先生之要言矣。

秋分气调日和，中顺天地者也。夫火炎之气，摧于凋落之

势；玄水包津，胎于金生之府。乃太阳光转少阳，藏养天地，于是所以定刚柔之际，合二象之序，焕成流明，乃别阴阳三元，实八节之标日，求道之要梯矣。每至其日日中之时，上皇太帝君玉尊陛下，乃登广寒上清灵宅、太空之阙、丹城紫台、长锦玉楼，群真集于太微之观，上关九天之真皇，中要太上三老君、北极诸真及八海大神，下命五岳名山诸得道者，尊灵万万，并会于阳寥之殿，共集议定天下万民之罪福，记学道求仙者之勤疏，议犯过日月修行善恶刑罚之科、生死之状。各随其所属部境，根源条例，副之司命，书之皇录。罪福纤芥，刻于丹城之籍，伏匿之犯恶、阴德之细切者，无不一二缕而知之者也。

其夕夜半，当出中庭，北向脱巾，再拜长跪，上启太上北极天帝太帝君，因密自陈己立身已来犯罪多少之状，乞得赦赏、从今自后改往修来之言，言之必使信，誓于丹心，盟于天地，不敢复犯恶之行也。其中言在意陈之也。毕云愿太上皇帝削其罪名，移书三官，使神仙之录某厕玉札，长生久视，通真达灵。毕，又叩齿四下，再拜而还静室，深自刻责，并存念三元中神，令上启太上。如此者三，名上仙籍，罪咎除灭也。三元、泥丸、绛宫、丹田三神也。存令三元三神，上启天尊，求恩救助。已自陈令，必上闻也。三启秋分，生籍乃定，死名乃除。此一法出《经命青图》，是长生秘法矣。俗人虽存道，未离人间，甚多罪咎，犯之者非一，恐未便可施用秋分首过之法也。入山林中，远去人事，萧然独处，不犯万物者，乃可为之。既有反善之词，誓有改行之言，言已闻于高上之听，慎不可复使犯恶远生之事也。重犯罪十过，天地弗救，身死为验，非可复改补者矣。以此求道，无所复索也。养生者有如水火之交尔，得其益则白日升天，犯戒律则身没三泉也。

又此日独重于七节，赵伯玄所谓生死门户者也。《三九素

语》曰：秋判之日，尊卑尽会，生死之日也。古人以秋分之日为秋判之日也。所以尔者，秋分之日，乃会九天八地众真人神、上皇至尊，三日三夕，共定万民之命，所聚议者咸多，而神尊并集故也。诸八节日，会天地诸真官，先后及节，凡三日三夕，而各还所司。此是支公之口诀，又别此一事，不离七节之条例也。《候夜神童金根经》曰：八节之日，求仙极会，天命众真，皆当集对。未节一日，万灵诣阙，节日日中，尊毕入谒。节后一日，罪福分别，三日三夕，天事乃毕。子其慎罪，务为功德，名可上真，列编太极。吾不试言，知者深密，急宜谢过，秘而慎泄。此亦支公所告，出以传示裴君。

太素真人教裴君二事。为真人之法，曰：旦视日初出之时，临目闭气十息，因又咽日光十过，当存令日光霞，使入口中，即而吞之。毕仍存青帝君，从日光中，来在我之左；次存赤帝君，从日光中来，在我之右；次存白帝君，从日光中来，在我之背；次存黑帝君，从日光中来，在我之左手上；次存黄帝君，从日光中来，在我之右手上。五帝都来，乃又存阳燧绛云之车，驾九龙，从日光中来，到我之前，仍与五君共载而奔日也。

裴君止于空山之上，修行精思。一年之中，仿佛形象。二年之中，五帝俱乘日形见在左右。三年之中，终日而言语笑乐。五年之中，五帝日君遂与裴君骖乘飞龙之车，东到日窟之天、东蒙长丘、大桑之宫、八极之城，登明真之台，坐希琳之殿。授裴君以《挥神》之章，《九有》之符。食青精日台，饮云碧玄腴。于是与五帝日君日日而游，此所谓奔日之道也。日中亦有五帝，一曰日君。《太上隐书》中篇曰：子欲为真，当存日君，驾龙骖凤，乘天景云，东游希琳，遂入帝门。精思仍得，要道不烦，名上清灵，列位真官，乃执《郁仪文》。

第二事为真人之法：日夕视月，临目闭气九息，因又咽月

光九过。当存月光，使入口中，即而吞之。毕仍存青帝夫人，从月光中来，在我之左；次又存赤帝夫人，从月光中来，在我之右；次又存白帝夫人，从月光中来，在我之背，次又存黑帝夫人，从月光中来，在我左手上；次又存黄帝夫人，从月光中来，在我右手上。五帝夫人都来，乃又存流铃飞云之车，驾十龙，从月光中来，到我之前，仍存五夫人共载而奔月也。

裴君止于空山之上，修行精思。一年之中，仿佛姿容。二年之中，五夫人遂俱乘月形见在君左右。三年之中，并共笑乐言语。五年之中，五帝月夫人遂与君共乘飞龙之车，西到六岭之门、八络之丘、协晨之宫、八景之城，登七灵之台，坐太和之殿。授裴君《流星夜光》之章、《十明》之符。食黄琬紫津之醴，饮月华云膏。于是与五夫人夕夕共游，此所谓奔月之道矣。月中亦有五帝夫人，《外经》云：日君月夫人者，是少有仿佛也。《太上隐书》中篇曰：子欲升天，当存月夫人，驾十飞龙，乘我流铃。西到六岭，遂入帝堂，精思乃见，上朝天皇，乃执《结璘章》。

裴君白日精思对日，存日中五帝君；夜则精思对月，存月中五夫人。五年之中，日月精神并到，共乘飞龙，上游太玄。始学则五灵形见，授书赐芝。终成则日月五帝君五夫人，骖辔清虚，乘云太丹，朝谒三元，稽首金阙，乃获玉玺金真，威制群神，役使玉女玉童。北朝四真人，受书为真。佩神虎之符，以制严六天，授流金之铃，以命召众精；仗青旄之节，以周流九宫。皆由精思微妙，幽感天心，是以灵降扶身，上升帝庭尔。道士行之者则是耳，不必以已仙人也。若处密室，及日月不见时，但心中存而思之可也，不待见日月。要见视之为至佳。惟精思心尽，无所不通，此言要也。

临目者，令目当闭而不闭之间也，少令得见日月之光景。

密而行之，勿令人知。虽杂人同室而止，有密其思者，比肩仍自不觉。每事尽当尔，不但此一条而已。求生养命在于心，三丹田三寸之间耳。是以龙变蝉蜕，皆以一致而成也。《八素经》曰：仙者心学，心诚则成仙；道者内求，内密则道来；荣者外求，口发则贵至；财者动心，心寂则富集。诸寂动异用，而所攻者一，守之在役用之机也。

太素真人曰：为真不知道者，亦复多耳。要于乘光扬景，腾云升虚，并日月之精，游九天之表，餐霞饮玄，呼吸太和，乃不可不为此奇道，此道亦易成而速得也。众真有不知此道者，见吾乘云而携日月五帝五夫人，莫不敬亲而求请问之也，吾亦复未示之也。《内视中方》曰：子欲步空常，当存日月；子欲登清冷，当存五星。密室密行，不出宇庭，此之谓也。

夫守道者，及学道求仙者，修行至精，皆可为之。为之既得，便成升天仙人也。此道不必真人，而当独行之也。子有真骨真性而密行之，必能舍章守慎，不妄传泄，故以相教耳。《黄老秘言》曰：子得《郁仪》《结璘》，乃成上清之真。子得《大洞真经》，乃能飞行上清。无此三文，不得见三元君，要道尽此，仙子加勤。中仙都无知此道者，此道相传惟口诀耳。能知此道，不问贤愚，皆乘云升天，役使鬼神。群仙立盟为约，不得妄宣，泄则灭门。口诀者，《黄老秘言》是也。

裴君受命，留在空山之上，精思存修二事。五年之中，得见日月之精五帝夫人。读《隐书》及《九有》、《十明》之符，积十一年，太素真人来告曰：子成真矣。因锡以龙车，给以羽盖，并日月之游精，参五帝之同乘。诣太素宫，见上清三元君，受玉玺金真，给玉女二十四人，玉童三十二人，北游诣太极宫及太微宫，位为清灵真人。

太素真人曰：子存日精五帝君，口含《太上郁仪文》，须

此道成，乃见日中君，无此徒劳自烦冤。太素真人曰：“子存月精五帝月夫人，口含《太上结璘章》，须此道成，乃见月中夫人，无此徒劳自悼伤。右二条太素真人受太帝君诀言。《太上隐书》云：存时执之。帝君云：含之。太素真人教裴君：存时含一文，执一文，并行之。

《太上隐书》曰：欲行此道，不必愚贤，但地上无此文耳。真官玄法，启誓乃传。金丹之信，道乃备焉。青帛之盟，道乃可宣。有得而行，位为真人。乃乘步景云晏，羽旂琼轮，游行九天，上诣太极宫，谒高皇上元君。裴君乃先密受《太上郁仪文》、《太上结璘章》二书，然后斋戒，而得存日月之精尔。有仙名骨录者，乃得见此二书。见之者仙，为之者真。《郁仪》、《结璘经》及《大洞真经》，乃太极四真人之所秘，上清天皇之所珍贵也。西玄山下洞台中有此书，刻以玉简，书以金字。及王屋清虚洞中，亦见有《郁仪》《结璘》之篇目尔，而不具备具，惟大玄宫高上台，及蓬莱府北室，金柱玉壁，刻文并具备也。精心存念，昼夜为之，十一年而成尔。与修洞经者大都等尔。

夫此二文，是《洞经》之祖宗，《素灵经》之园囿尔。凡诸下仙，莫有闻《郁仪》之篇目、《结璘》之密旨者。得其道皆速成，而无试也。又致神之验，是为迳疾，得其要道者，但速于《大洞》之秘妙尔。非有仙名者，皆不得闻此书。闻见此书，而敢妄以语一人者，即灭侍真官玉女玉童各十人，自然使天火灾而失之。语二人已上，不可得以学仙也。按泄《洞经》之科条，即已有轻重之异，减损侍真，便十倍于《大洞》。地上骨录有相之道人而有此书者，皆为师主。男称监灵大夫，女称执明大夫，男称左，女称右。《素奏丹符》曰：大哉《郁仪》，妙行《结璘》，非上真不见，非上仙不闻。以致日月五精

之神，乘龙步空，足蹑景云，遂与五帝，上入天门。有之闻之，慎忽妄言。去世可出，誓金乃传。要付弟子，有心之者。勿道篇目，玉童上言。泄则被考，身终不仙。玉童玉女，去而不还，书文必失，获刑三官。子其慎之，言为罪先。

峨嵋山北洞中石室户枢刻石书字曰：《郁仪》引日精，《结璘》致月神，得道为上宫，位称大夫真。凡二十字，下仙读此，不解其意，仙人自有不见其篇目者，多矣。其金液九丹，盖小术也，皆不得飞行上清。《大洞真经》有泄之者，按玄中科，即减一纪，玉童玉女，各减一人。三泄之身死，不得复成仙人。太上《郁仪文》、《结璘章》有泄之者，减玉童玉女各十人，天火烧屋，书从火中失，而还上天也。再泄身刑，死不复生，学道终不成仙也。泄言妄说篇目，并受考于三官。师有当因缘去世之日，或归反阴涂，绝迹藏变之时，要当有所授，若无其人，乃自随身。受之者皆青金丹缕之<贝危>，为誓天地，不泄宣之，盟约乃得出之，师随事上闻，而有奏署日月也。不从科条，皆为妄泄。

《大洞真经》乃中央黄老君之宝书，非至真上士有玉名之者，莫见篇章条目也，真仙亦有不闻此书者矣。初限令一百年乃得一出传，可成而不得妄说篇目。太上《郁仪》、《结璘》文章，以致于日月之精神，上奔日月，通天光，飞太空之道也。皆乘云车羽盖，驾命群龙，而上升皇天紫庭也。《大洞真经》以致于朝灵之道，招神成真人之法也。乘云驾龙，腾跃玄虚，衣绣羽，佩金真玉光，逍遥太霞，上升九霄矣。此二书，天帝之秘途，微妙哉！太素真人犹隐其篇目，但漫云二事者，是秘讳之甚也，况世人而令知其甲乙乎！有相遇而得之者，至诚好事，仍可为之，别有事旨，故不一二。

裴君所受真书篇目，列之于左：

《支子元神诀》五首，蒋先生所秘用，咸阳城南佛图中曲室密房受之。

青帝君授《紫微始青道经》一卷。

苍帝君授《苍元上策北斗真经中命四旋经》四卷。

白帝君授《太素玉策宝玄经》三卷。

赤帝君授《龙胎太和丹经》二卷。

黄帝君授《四气上枢太元黄书》八卷。

青帝君授《通光阳霞》之符。

苍帝君授《郁真箫凤》之符。

白帝君授《皓灵扶希》之符。

赤帝君授《四明朱碧》之符。

黄帝君授《中元八维玉门》之符。

右十书于太华山西洞玄石室受。

谷希子青帝君授青精日水青华芝。东到青丘受服。

《上皇金策》，司命君于太山授。

太素真人授《太上郁仪文》。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；

太素真人授《太上结璘文》。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。

太素真人授《太上隐书》。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。

上清三元君授《玉玺金真》。在太素宫金阙下授。

四真人授《神虎符》、流金火铃。在太极宫授。

日中五帝君授《挥神》之章、《九有》之符、青精日飴、云碧玄腴。

月中五帝夫人授《流星夜光章》、《十明之符》、黄琬紫津之飴、月华云膏。右裴君所受众书符之目。

裴君授支子元《服茯苓法》，焦山蒋先生所传。茯苓五斤，盛治去外皮，乃捣下细{徒}，以渍白蜜三斗中，盛之以铜器，若耐热，白瓦器，以此器著大釜中，著水裁半于所盛药器腹，

微火烧釜，令水沸煮药器，数反侧药，令相和合，良久蜜销竭煎，出著铁臼中，捣三万杵，令可丸。但服三十丸，如梧桐子大。百日百病除，二百日可夜书，二年使鬼神，四年玉女侍卫，十年夜视有光，能隐能彰，长生久视。服此一年，百害不能伤，疾病不复干，色反婴儿，肌肤充悦，白发再黑，眼有流光。合药斋三日，煮之于密盛处，勿令妇人鸡犬见，及秽漫之也。五斤茯苓、三斗白蜜为一剂。当作木盖，盖之煮药器上，勿露也。煮之时，反侧药，熟乃开之耳。火以好薪炭，不可用不成樵辈以煮之也。当用意伺候料视，恒以为意，欲并合多少在意。药成，预作丸，盛之以密器，可经于千岁不败。

裴君受支子元《服胡麻法》，蒋先生于黄金鳖祖山中授支公也。

胡麻三斗肥者，黄黑无拘，在可择之，使精洁，于微火上熬令香，气极令燥，细捣以为散，令设设尔，勿下{徒}。白蜜三斗，以胡麻散渍会蜜中，搅令相和，使调匝，安器，著釜水中乃煮，如前煮《茯苓法》也。伺候令煎竭可捣，乃出捣之三万杵，如桐子大，旦服三十丸，尽一剂，肠化为筋，不知寒热，面反童颜，役使众灵。蒋先生惟服此二方，先生已凌烟化升，呼吸立至，出入无间，與乘群龙，上朝帝真，位为仙宗者也。当簸择胡麻令精。

此二方与世方书小异，裴君所秘者，验而有实也。云体先不虚损，及年少之时，当服茯苓，若出三十者，当服胡麻。蒋先生云：此二方是大有之要法，长生神仙之秘宝。《宝玄经》云：茯苓治少，胡麻治老。合以斋戒，服以朝蚤。卉醴华腴，火精水宝。和以为一，还精归宝。此之谓也。卉醴华腴，蜜也。火精，茯苓也。水宝，胡麻也。裴君以年少时所用，故服茯苓，二方同耳，皆长生不死、必仙之奇方也。若大有资力者，亦可

合二物，倍用蜜共煎，捣以为丸乃佳，亦并治老少矣。茯苓、胡麻，不必别作之也。此二方，蒋先生乃各在一处授支公，不顿之也。是以焦山而茯苓方传，鳖祖而胡麻方出，明道秘之文，乃不可得一尽其根源也。至于支公授裴君，亦乃顿倒囊笈之奥言，肆倾玄真之秘途，将以逆鉴察天录，必当已知应为仙真乎！

## 卷一百六 纪传部·传四

清虚真人王君内传 弟子南岳夫人魏华存撰

华存师清虚真人王君，讳褒字子登，范阳襄平人也，安国侯七世之孙。君以汉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诞焉。洪基大业，世籍贵盛。君父讳楷，以德行懿美，比州所称，举茂才，除议郎，转中垒大夫、上党太守、黄门侍郎、侍中、左将军、雁门太守。楷正色彤管，坦诚献替，纳言推谏，披衿拔领，率职莅民，政以礼成，舍刑宽赋，不肃而敬。天子贤之，迁殿上三老，使宾皇太子，讲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。恢恢仁长，循循善诱。微言既甄，矜绅乘其范，大义已陈，百王格其准。迁光禄大夫，谥曰文侯。夫人司马迁之孙，淑慎沈博，德配母仪。盖以清源高流，圆颖远映，灵根散条，芳华朗曜。是用忠孝启于上叶，善诱彰于文德，世载英旌，斯人有焉。

君体六和之妙炁，挺天然之嘉质，含岳秀以植韵，秉灵符而标贵，晖灼焕于三晨，峻逸超于玄风。少读五经，傍看百子，综算象纬，通探阴阳，及风炁律吕，靡有不览也。父为娉丞相孔光女，娶妇在室，以和人伦。而君凝形淳观，明德独往，高期真全，绝不内盼。峨峨焉若望庆云之沓轸，浩浩焉似泛沧溟

之无极。神栖万物之岭，气迈霄汉之津。鸿渐邓林，展翻东园。将藏凤羽以翳于南风，匿龙华以沉于幽源。是乃夜光潜跃，映耀于难掩。遂名沸绝圃，声驰京夏，四府交辟。君即闲夜之感，喟然悲叹曰：人间尘蔼，趣竞得失，利害相攻，有逾鹬乌之视老燕矣！遂决志辞亲，入华山中。九年，契阔备至，精感昊穹，神映幽人，体期冥灵，心唱至真尔！

一日夜半，忽闻林泽中有人马之声，箫鼓之音，须臾之间，渐近此山，仰而望之，见千骑万乘，浮虚空而至。神人乘三素云辇，手把虎符，朱钺启途，握节执旄，曲晨倾荫，锦旂蔽虚。神人暂停驾而言曰：吾太极真人西梁子文也。闻子好道，劬劳山林，未该真要，诚可愍也！勤企长生，实为至矣！君乃驰诣轮毂之下，叩头自抃而言曰：褻以肉人，愚顽庸贱，体染风尘，恣躁乱性。然少好生道，莫知以度？真人曰：夫学道无师，无缘自解。我太极真人，神仙之司，主试校学者，领举正真尔！子玄录上清，金书东华，名编清虚，位登小有，必当掌括宝籍，为天王之任尔。但注心四景，勤慕上业，道自成也。

后隐阳洛山中，感南极夫人、西城真人并降。南极夫人乃指西城曰：君当为王子登之师，子登亦佳弟子也。良久，西城真人长叹而谓君曰：夫学道者，谅不可以仓卒，期求生者不可以立尔，综故冥术，栖于玄元，而高偕太妙，凌重霄以累抗矣。夫道虽无形，其实有焉；妙虽昧昧，其实坦然。子当勤求其无，然后见其至有。子广延诸妙，然后究其坦大。得有则有生，得妙则年全也。子求生虽笃，而未见其涯。慕道虽勤，而未启其门。殆犹汹涌波以索鸟巢，寻长木而访渊鳞尔！是故子心疲于导引，而朱宫为之丧溃。肺弊于理炁，故神华为之凋落。肝劳于视盼，而魂精为之辽索。脾竭于守神，而丹田为之阂滞。肾困于经纬，而津液为之不泽。胆锐于趣竞，故四肢为之乱作。

五脏相攻，六腑颠覆。三焦滞而不泻，八关绝而无续。赖悍饭以劲汝身，恃丹青以固汝内尔！正可却衰白之凋折，犹不免必死之期会。徒有万年之寿，岂足贵乎？

西城真人遂以即日授君《太上宝文》、《八素隐书》、《大洞真经》、《灵书八道》、《紫度》、《炎光》、《石精》、《玉马》、《神真》、《虎文》、《高仙》、《羽玄》凡三十一卷，依科立盟，结誓而付。乃将，须臾而至。四面大海，悬涛千丈，洲上宫阙，朱阁楼观，琼室瑶房，不可称记。西城真人曰：此仙都之府，太上丈人处之。乃将君入紫桂宫，见丈人著流霞羽袍，冠芙蓉之冠，腰带神光，手把火铃，侍女数百，龙虎卫阶。太上丈人与西城真人相礼而已，相携共坐，君时侍侧焉。太上丈人曰：彼所谓王子登乎？学道遭逢良师，将得之矣。西城真人笑，因命君拜。拜毕，太上丈人使坐北向。丈人乃设厨膳，呼吸立具，灵肴千种，丹醴湛溢，燔烟震檀，飞节玄香，陈钧天之乐，击金璈于七芒，崆峒启音，彻朗天丘。于是龙腾云崖，飞凤鸣啸，山阜洪鲸，涌波凌涛，云起太虚，风生广辽，灵歌九真，雅吟空无，玉华作唱，西妃折腰。尔乃众仙挥袂，万神迁延，羽童拊节，庆云缠绵。于是太上丈人会二十九真人，皆玄洲之太真公也。其第一真人自称主仙道君，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：彼悠悠者，将西城之室客，上宰之宾友耶！视此子心眸澄邈，神渟形凝，圆晨不焕，六景生华，殆真人之美者、小有之贤王也。未彼果何人哉？于是西城真人笑而答曰：道君今何清音之不妙、曲问之陋碎哉？请粗陈其归要焉。盖夫圣匠剖太混之一朴，分为亿万之体；发大蕴之一包，散为无穷之物。是故立三光，呼天而置晷仪，封区域，呼地而制五服，制漏刻以分日夜，正四时以财岁月，五位以正方面，山川以定险阻，城郭以自居焉，兵械以自卫焉，旌旗舆服以自

表，用九谷以自养。凡此之类，象玄乎天，而形存乎地，日月有幽明之分，寒暑有生杀之气，震雷有出入之期，风雨有动静之节，类气浮乎上，而众精流乎下，废兴之数、治乱之运、贤愚之质、善恶之性、刚柔之气、寿夭之命、贵贱之位、尊卑之班、吉凶之征、穷达之期普陈矣。性发乎天，而命成乎人也。故立之者天，而行之者道，受焉性合神同，混而为一，流通并行，不可细得分别也。于是主仙道君命侍女范运华、赵峻珠、王抱台等，发琼笈、披绿蕴，出《上清隐书龙文八灵真经》二卷授子登，又以云碧阳水晨飞丹腴二升赐君，君拜服之。

真人遂将君还西城，九年道成，给飞飏之车，东行渡启明沧海，登广桑山，入始晖庭，诣太帝君，稽首再拜，太帝授以《龙景九文紫凤赤书》、《上清神图八道玉篆》。次南行渡渤海、丹海，登长离山，诣南极紫元夫人，一号南极元君，授以《九道回玄太丹绿书》。又诣赤台童子、华盖上公，授以五云夜光云琅水霜。南极夫人曰：昔日之言，岂负举哉！君稽首谢恩辞退。次西行，渡庾丘巨海沉羽之津，登丽农山，诣紫盖晨夫人、景真三皇道君，授以《玉道绿字回曜太真隐书》。次北游，渡彫柔玄海，济饮龙上河匏瓜津，登广野山，诣高上虚皇大道玉君。会其出游，驾日月之晨，乘紫始之光，郁蔼黄素之云，勃蔚八景之曜，飞真万亿，不可称数。君再拜，道侧唱者曰：闻君乃诣上清玉晨帝君、玄清六微元君，二君授以《宝洞飞霄绝玄金章》及赐《太极隐书》、龙明珠绛和云芝，君拜而饮之，即身金色，项映圆光，七曜散华，流焕映形。又退登阊风之野，玄圃之宫，诣中皇玉帝，受《解形遁变流景玉经》。乃越郁绝，济弱河，西诣龟台，谒九灵太真上清夫人，退更清斋三月，受《三华宝曜琼文琅书》、《灵晖上篆》、《七晨素经》。退又清斋三年，浮浩汗之河，登白空虞山，山周回三万

里游行。翌日，趋诣紫清太素琼阙，即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。处丹灵白玉宫，飞映绝曜，紫霞落焕，七光交陈，结于云宇之上，奇丽玄黄，不可名字。仙童玉女侍右，天尊，盖无数也。君既至，稽首再拜，诣琼阙之下，久时，太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绣衣命者西林藻授君《金真玉光流金火铃豁落七元八景飞晨》。又使清真左夫人郭灵盖、右阳玉华仲飞姬，赍神策玉玺授君，以为太素清虚真人，领小有天王、三元四司、右保上公，治王屋山洞天之中，给玉童玉女各三百人，主领上清玉章、太素宝玄、太极上品、九天灵文、六合秘籍、山海妙经，悉主之焉。又总括洞内明景三宝，得乘虎旂龙辇、金盖琼轮、八景飞舆，出入上清，受事太素，寝宴太极也。后归西城，清斋三月，授书为太素清虚真人矣。

### 紫阳真人周君内传

紫阳真人姓周，讳义山，字季通，汝阴人也。汉丞相勃七世之孙，以冠族播流，世居贵宦。祖父玄，元凤元年为青州刺史。父秘，为范阳令，时君始生焉。父后积秩累迁，官至陈留刺史，君时年十六，随从在郡，始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周易》。为人沉重，少言笑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好独坐静处，不结名好。然精思微密，所存必感。常以平旦之后，日出之前，正东向立，漱口咽液，服气百数，向日再拜。旦旦如此，为之经年。父怪而问之：所行何等？君长跪对曰：义山中心好日光长景之晖，是以拜之尔。至月朔旦之日，辄游市及闾阎陋巷之中，见穷乏饥饿之人，解衣与之。时时上登名山，喟然悲叹，

或入石室中，欢然独笑。时陈留大儒名士，闻君盛德，体性沉美，咸修诣焉。君辄称疾，不见宾客。汉侍中蔡咸，陈留高士，亦颇知道。闻君德行，数往诣君，辄解疾，不欲见之。父乃大怪，怒责之，督切使出见之。既不得已，遂出相见。咸大发清谈，及论神仙之道，变化之事。君乃凝默内闭，敛神虚静，颌而和之，一不答也。

是岁大旱，斗米千钱，路多饥莩。君乃倾财竭家，以济其困，阴行之，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。对万物如临赤子，斯积善德仁爱之施矣。后遇陈留黄泰，告君曰：闻君好道，阴德流行，用思微妙，诚感于我，是以相诣。吾是中岳仙人须林，字子玄也。本卫人，灵公末年生，少好道德，受学于岑先生，见授炼身消灾之道术。后又遇仇公，公乃见教以服气之法，还神守魂之事，吾行之甚验，大得其益。子少知还阳，精髓不泄。又知导引服气，吞景咽浆，不复须阴丹内术补胎之益也。然犹三虫未坏，三尸未死，故导引服气不得其理。可先服制虫细丸，以杀谷虫。虫有三名：一名青古，二名白姑，三名血尸，谓之三虫。三虫在内，令人心烦满，意志不开，所思不固，失食则饥，悲愁感动，精志不至，仍以饮食不节断也。虽复断谷，人体重滞，奄奄淡闷，所梦非真，颠倒翻错，邪俗不除，皆由此虫在内，摇动五脏故也。杀虫之方如后：

附子（五两） 麻子（七升） 地黄（六两） 术（七两）  
茱萸根（大者七寸） 桂（四两） 云芝英（五两）

凡七种，先取菖蒲根，煮浓作酒，使清淳重美，一斗半，以七种药 父咀，内器中渍之，亦可用牝咀。三宿乃出，曝之令燥。又取前酒汁渍之，三宿又出曝之，须酒尽，乃止曝令燥。内铁臼中捣之，下细筛令成粉。取白蜜和之，令可丸。以平旦东向，初服二丸如小豆，渐益一丸，乃可至十余丸也。治腹内

弦实上气，心胸结塞，益肌肤，令体轻有光华。尽一剂则虫死，虫死则三尸枯，三尸枯则自然落矣。亦可数作，不限一剂也。然后合四镇丸，加曾青、黄精各一两以断谷。毕，若导引服气，不得其理，可先服食众草药，巨胜、茯苓、术、桂、天门冬、黄连、地黄、大黄、桃檉及皮任择焉。虽服此药以得其力，不得九转神丹金液之道，不能飞仙矣。为可延年益寿，亦辟其死也。

君按次为之，服食术五年，身生光泽，彻视内见五脏，乃就仙人求飞仙要诀。仙人曰：“药有数种，仙有数品。有乘云驾龙，白日升天，与太极真人为友，拜为仙宫之主，其位可司，真公定元公、太生公，及中黄大夫、九气丈人、仙都公，此皆上仙也；或为仙卿大夫，上仙之次也。游行五岳，或造太清，役使鬼神，中仙也；或受封一山，总领鬼神；或游翔小有，群集清虚之宫，中仙之次也。若食谷不死，日中无影，下仙也；或白日尸解，过死太阴，然后乃仙，下仙之次也。我受涓子秘要，是中仙耳。子名上金书，当为真人，我之道，非子非真人所学也。今以《守三之一法》、《灵妙小有之书》二百事传子，石菌朱柯若乾芝与子服之，吾道毕矣。子可远索师也。”

君再拜受教，退而服神芝，五年，目视千里外，日行五百里。遂巡行名山，寻索仙人。闻蒙山栾先生能读《龙峻经》，遂往寻之。遇衍门子，于是授以《龙峻经》及《三皇内文》。退登王屋山，遇赵佗子，受《芝图》十六首及《五行秘符》。又遇黄先生，受《黄素神方》、《五帝六甲》、《左右灵飞》之书四十四诀。退登礪冢山，遇上卫君，受太素传《左乙混洞东蒙》之录《右庾素文摄杀》之律。退登嵩高山，遇中央黄老君，合会仙人在其上太室洞门之内，君顿头再拜，乞长生度世。黄老君曰：子存洞房之内，见白元君耶？君对曰：实存洞房，

尝见白元君。黄老君曰：子道未足矣，未见无英君也。且复游行，受诸要诀，当以《上真道经》授子矣。见白元君，下仙之事，可寿三千年，见无英君，乃为真也，可寿一万年矣。

君再拜，受教而退，游行天下名山大泽，西登白空山，遇沙野帛先生，受《太清上经》。退登峨嵋山，入空洞金府，遇宁先生，受《太丹阴书》八禀十诀。退登岷山，遇阴先生，受《九赤班符》。退登岐山，遇臧延甫，受《忧乐曲素诀辞》。乃登梁山，遇淮南子成，受《天关三图》。乃退登牛首山，遇张子房，受《太清真经》。乃退登九嶷山，遇李伯阳，受《李氏幽经》。乃游登钟山，遇高丘子，受《金丹方》二十七首。乃登鹤鸣山，遇阳安君，受《金液丹经》、《九鼎神丹图》。乃登猛山，遇青精先生，受《黄素传》。乃登陆浑山，潜入伊水洞室，遇李子耳，受《隐地八术》。乃登戎山，遇赵伯玄，受《三元素语》。乃登阳洛山，遇幼阳君，受《青要紫书》，三五顺行。乃登霍山，遇司命君，受《经命青图》、《上皇民籍》。乃登鸟山，遇墨翟子，受《紫度炎光内视图中经》。乃登曜名山，遇太帝侯夜神童，受金根之经。乃登委羽山，遇司马季主，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。乃登大庭山，遇刘子先，受七变神法。乃登都广建木，遇谷希子，受黄气之法、太空之术、阳精三道之要。乃登桐柏山，遇王乔，受《素奏丹符》。乃登太华山，遇南岳赤松子，受《上元真君书》。乃登太冥山，遇九老仙都君，受《黄水月华四真法》。乃登合黎山，遇皇人，受《八素真经》、《太上隐书》。乃登景山，遇黄台万毕先生，受《九真中经》。乃登玄垄羽山，遇玉童十人、九炁丈人，得白羽紫盖、服黄水月华法。乃到桑林，登扶广山，遇青真小童君，受《金书秘字》。乃退南行朱火，登丹陵山，遇龚仲阳，受《仙忌真记》。

乃西游登空山，见无英君而退洞房中，无英君处其左，白元君处其右，黄老君处其中。无英君服金精朱碧玉绫之袍，光赤朝霞，流景耀天，要太上灵炁之章，佩九帝祛邪之策，戴翠上紫灵之冠。盖太玄丹灵上元赤子之祖父也。左连青宫之炁炁灌万神，乃未有天地，先自虚空而生矣。白元君服丹玉之锦云罗重袍，白光内朱，流景参天，垂晖映神，玄黄彻虚，要太上灵精之章，佩玄元摄魔之策，戴招龙皂冠。盖玉房云庭上元赤子之父，右夹皓青之室，朝运生者也。中夹黄老君是太极四真王之师老矣。上摄九天，中游昆仑，黄阙来其外，紫户在内，下与二君入洞房，圆三寸，威仪具焉。夫至思神见，得为真人。若见白元君，得为下真，寿三千岁；若见无英，得为中真，寿万岁；若见黄老，与天相倾，上为真人，列名金台。君既诣之，乃再拜顿首，乞与上真要诀。黄老君曰：可还视子洞房中。君乃冥目内视，良久，果见洞房中有二神人：无英、白元君也，被服状如在空山中者。黄老君笑言曰：微乎深哉！子用意思之精也。此白日升天之道，子还登常山，授子上真之道。

君乃还常山室中，斋戒念道，复积九十余年中，白元君、无英君、黄老君遂使受之《大洞真经》三十九篇。有玉童二十一人、玉女二十一人，皆侍直烧香，昼夜习之。积十一年，遂乘云驾龙，白日升天，上诣太微宫，受书为紫阳真人，佩黄旄之节，八威之策，带流金之铃，服自然之衣，食玉醴之台，饮金液之浆，治葛衍山金庭铜城，所谓紫阳宫也。紫阳有八真人，君处其右，一日三登昆仑，一朝太微帝君，以礪冢为紫阳别宫，所谓洞庭潜宫也。礪冢山有洞穴，潜行通王屋清虚小有天，亦潜通阊风也。

## 马明生真人传

马明生者，齐国临淄人也，本姓和，字君宝。少为县吏捕贼，为贼所伤，遇太真夫人适东岳，见而悯之。当时殆死，良久忽见一女子，年可十六七，服奇丽，姿容绝世，行步其傍，问君宝曰：汝何伤血也？君宝以实对。夫人曰：汝所伤，乃重刃关于肺，五脏泄漏，血凝绛府，炁激肠外，此将死之急也，不可复生，如何？君宝知是神人，叩头求哀，乞赐救护。夫人于肘后筒中出药一丸，大如小豆，即令服之，登时而愈，血绝疮合，无复惨痛。君宝再拜，跪曰：家财不足以谢，不知何以奉答恩施？惟当自展努力，以报所受尔！夫人曰：汝必欲以谢我，意亦可佳，可见随去否？君宝乃易名姓，自号马明生，随夫人执役。

夫人入东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，上下悬绝，重岩深隐，去地千余丈。石室中有金床玉几，珍物奇玮，乃人迹所不能至处也。明生初但欲学金疮方，既见其神仙来往，乃知有不死之道，旦夕供给扫洒，不敢懈倦。夫人亦以鬼怪狼虎眩惑众变试之，明生神情澄正，终不恐惧。又使明生他行别宿，因以好女于卧息之间调戏，令接之。明生心坚志静，固无邪念。夫人或行，去十日五日还，或一月二十日，辄见有仙人宾客，乘龙驾凤往来，或有拜谒者，真仙弥日盈座。客到，辄令明生出外别室，或立致精细厨食，肴果非常，香酒奇浆，不觉而至，不可目名。或呼明生坐，与之同饮食。又闻空中有琴瑟之音，歌声宛妙。夫人亦时自弹琴瑟，有一弦五音并奏，高玄响激，闻于

数里，众鸟皆为集于岫室之间，徘徊飞翔，驱之不去。盖天人之乐，自然之妙音也。夫人栖止，常与明生同石室中，而异榻尔。幽寂之所，都惟二人。或行去，亦不道所往之处，但见常有一白龙来迎，夫人即著云光绣袍，乘白龙而去。袍上专是明月珠缀著衣缝，带玉佩，戴金华太玄之冠，亦不见有从者。既还，即龙自去，不知所在。石室玉床之上，有紫锦被褥，绯罗之帐，中有服玩之物，瑰金亟英，玄黄罗列，非世所有，不能一一知其名也。有两卷素书，上题曰《九天太上道经》，明生亦竟不敢发舒视其文也。惟供给扫洒，守岩室而已。至于玩服，亦不敢窃窥之，亦不敢有所请问。

如此五年，愈加勤肃，辄不怠惰。夫人叹而谓之曰：汝可谓真可教也，必能得道者也。以子俗人，而不谣不慢，恭仰灵气，而莫之废，虽欲求死，亦焉可得乎！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：我名婉罗，字勃遂，事玄都太真，有子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，总纠天曹事，官秩比人间卿佐也。年少，数委官游逸，虚废事任，有司奏劾，降主东岳，退真王之编，司鬼神之师，五百年一代其职。因来视之，励其后，使修守政事，以补其过。我久在人间，今奉君王命，又被太上召，不复得停。念汝专谨，故以相语，欲教汝长生之方、延年之术。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龙胎之体，适可授三天真人，不可以教始学之者，固非汝所得闻矣。纵或闻之，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。有安期先生，晓金液丹法，其方秘要，便可立用，是九君太一之道，白日升天者矣。安期明日来，吾将以汝付嘱之焉，相随稍久，其术必传。明日安期先生至，乘罍麟，著绯衣，戴远游冠，带玉珮及虎头鞶囊，视之可年二十许，洁白严整，从六七仙人，皆执节奉卫，见夫人揖之甚谨，称下官。须臾，设酒果厨膳，饮宴半日许。夫人语明生曰：吾不复得停，汝随此君去，勿忧念也。我亦时

时当往视汝。因以五言诗二篇赠之，可以相存。明生流涕而辞，乃随先生受九丹之道。诗曰：

### 其一

暂舍墉城内，命驾岱山阿。仰瞻太清阙，云楼郁嵯峨。虚中有真人，来往何纷葩！炼形保自然，俯仰食太和。朝朝九天王，夕馆还西华。流精可飞腾，吐纳养青牙。至药非金石，风生自然歌。上下凌景霄，羽衣何娑娑。五岳非妾室，玄都是我家。下看荣竞子，笃似蛙与蟆。顾盼尘浊中，忧患自相罗。苟未悟妙旨，安事于琢磨？祸凑由道泄，密慎福臻多。

### 其二

昔生昆陵宫，共讲天年延。金液虽可遇，未若太和仙。仰登冥灵台，虚想咏灵人。忽遇扶桑王，九老仙都真。驾骖紫虬犂，灵颜一何鲜！启我寻长途，邀我自然津。告以鸿飞术，受以《玉胎篇》。琼膏凝玄气，素女为我陈。俯挹琳凤腴，仰上飘三天。云纲立尔步，五岳可暂还。玄都安足远，蓬莱山脚间。传授相亲爱，结友为天人。替即游刑对，祸必无愚贤。秘则享无倾，泄则躯身颠。

明生乃随安期先生负笈，西之女几，北到圆丘，南至秦庐，潜及青城九嶷，周游天下。二十年中，勤苦备尝。安期乃曰：子真有仙骨，何专恭之甚耶！吾所不及也。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，而告之曰：子若未欲升天，但先服半剂。与明生相别而去。明生乃入华阴山，依方合金丹，饵之半剂得仙，而与俗人无异，人莫识其非凡。汉灵帝时，惟太傅胡广知其有道，尝访

明生，以国祚大期问之。明生初不对，后亦告焉，无不验者。后人怪其不老，遂复服金丹半剂，白日升天。临去，著诗三首，以示将来，汉光和三年也。诗曰：

其一

太和何久长！人命将不永。喻如朝露晞，奄忽睡觉顷。生生世所悟，伤生由莫静。我将寻真人，澄神挹容景。盘桓昆陵宫，玄都可驰骋。涓子牵我游，太真来见省。朝朝王母前，夕归钟岳岭。仰采琼瑶葩，俯漱琳琅井。千龄犹一刻，万纪如电顷。

其二

天地自有常，人命最险彘。年若惊弦发，时犹轻矢逝。虽有灼灼姿，玉为尘土秽。林草无秋耀，绿叶岂终岁？惜此繁茂摧，哀彼寒霜厉。有存理必亡，有兴故有废。真官戏玄津，与物无凝滞。神冲紫霄内，形栖山水际。对虚忘有怀，游目记容裔。风尘将何来？真道故可大。

其三

浊涂谅为叹，世乐岂足预？振褐扫尘遐，飘飘独远举。寥寥岩岳际，萧萧纵万虑。灵真与我游，落景乘鸿御。朝乘云轮来，夕驾扶摇去。嗷嘈天地中，嚣声安得附？

## 阴真君传（阴真君自叙附）

阴长生者，新野人。汉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己丑立皇后阴氏，即长生之曾孙也。少处富贵之门，而不好荣位，潜居隐身，专务道术。未闻有马明生得度世之道，乃以入诸名山求之。到南阳太和山中，得与相见，乃执奴仆之役，亲运履舄之劳。明生不教以度世之法，但旦夕与之高谈荣华当世之事，治生园圃之业。十余年，长生未尝懈怠。同时有共事明生者十二人，皆怨恚归去，独长生礼敬弥肃，而明生数因言语得失之际屡骂之，长生乃和颜悦心，奉谢不及。

如此积二十年，后清闲之日，明生问其所欲。长生踞曰：惟乞生尔。今以粪草之身，委质天匠，不敢有所汲汲，惮于迟速也。明生哀其语，乃告之曰：子真是能得道者也。乃将长生入青城山中，煮黄土为金以示之，立坛歃血。即日，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，欲别去。长生乃叩头陈谢，暂留仙驾，拜辞曰：弟子少长豪乐，希执卑逊，克身励己，若临冰谷。不能弘道赞德，宣畅妙味，徒尸素壁立，而老耄及之。是以心存生契，舍世寻真，天赐嘉会，有幸遭遇。自执箕帚二十二年，心力莫植，常惧毁替筋，力弱蒲薄，微效靡骋，恩养不酬，夙夜感慨。告以更生，顿受灵方。是将灰之质，蒙延续之年；炎林焦草，惠膏泽之霑。若绝烝以其苏息，瞽暗开其视听，感荷殊戴，非陋词所谢。昔太岁庚辰，闻先生与南岳真人、洪崖君、云成公、瀛洲仙女数人共坐，论传授当委绢之誓，教授有交带之盟，应祭九老仙都、九气丈人诸君。祷祠受之，大药必行；不祭而受，

为之不成。弟子预在曲室，尝侍帷侧，亦具闻诸仙起未得道之言，说昔受丹节度矣。先生今日见谕，不复陈此，或非先生所授之不尽，将恐是弟子困穷尔！”马明生慰谕之曰：非有不尽。汝性耽玄味，专恣而和，灵官幽鉴，以相察矣！不复烦委，为俗人之信耳。

于是长生入武当山石室中合丹，又服半剂，不即升天，而大作黄金数万斤，以布施天下穷乏，不问识与不识。周行天下，与妻息相随，举门皆寿。后委之入平都山，白日升天。临去，著书九篇，云：上古仙者多矣，不可具记而论。但汉兴已来，高士得仙者四十五人，迨予为六矣。二十人见尸解去，余者白日升天焉。弟子丹阳葛洪，字稚川，尝闻谚言有云：不夜行，则不知道，上有夜行人。今不得仙者，亦安知天下山林间，密自有学道得仙者耶？阴君已服神药，虽未升天，然方以严丽同声相应，使自与仙人相寻求闻见，故知此近世诸仙人之数尔！而俗人谓为不然。己所不闻，则谓之无有，不亦悲哉！夫草泽闲士，以隐逸得志，经籍自娱，不耀文彩，不扬名声，不修求友，不营闻达，犹不能识之，又况仙人！亦何急令朝菌之徒，知其所云为哉！

### 阴真君自叙

惟汉延光元年，新野山之子，受仙君神丹要诀。道成去世，副之名山。如有得者，列为真人。行乎去来！何为俗间？不死之道，要在神丹。行气导引，俯仰屈伸，服食草木，可得小道；不能永度于世，以至天仙。子欲闻道，此是要言。积学所致，

不为有神。上士为之，勉力加勤。下愚大笑，以为不然。能知神丹，久视长存。

### 吴猛真人传

吴猛字世云，豫章人也。性至孝，小儿时在父母膝下，无骄慢色。后得道，海昏上僚，路有大蛇，时或断道，以炁吸吞行人，行旅为绝。猛与弟子往除蛇害，蛇乃入藏深穴，猛敕南昌社公追蛇。蛇头高数丈，猛踏蛇尾，沿背而以足按头，弟子斫杀之。猛云：此蛇是蜀精，蛇死则杜毅灭矣。果如言。将军王敦迎猛，道过宫亭，庙神具官僚迎猛。猛曰：汝神王已尽，不宜久居，非据我不相问也。神乃去。至蜀见敦，时多疫病，猛标浦水百步，饮者皆愈，日中请水者将千人。敦恶之，于座收猛，奄然失去，大相检覆。猛恐坐者多，乃徐步于万人之中还船，天地冥合，乘风迅逝，一宿至家。弟子见两龙负船，眼如瓮大。猛云：敦践人君之位，命终此稔。其年敦死。后太尉庾亮迎猛，至武昌便归，自言算尽，未至家五十里亡。殁后疑化，弟子开棺，不见其尸。

### 许逊真人传

许逊字敬之，南昌人也。少以射猎为业，一旦入山射鹿，鹿胎从弩箭疮中出堕地，鹿母舐其子，未竟而死。逊怆然感悟，

折弩而归。闻豫章有孝道之士吴猛学道，能通灵达圣。叹我缘薄，未得识之。于是旦夕遥礼拜猛，久而弥勤。已鉴其心，猛升仙去时，语其子云：吾去后，东南方有人姓许名逊，应来吊汝，汝当重看之，可以真符授也。至时逊果来吊，其子以父命，将真符传逊。奉修真感，有愈于猛。

### 许迈真人传

许迈字叔玄，小名映，丹阳句容人也。世为胄族，冠冕相承。映总角好道，潜志幽契。曾从郭璞筮卦，遇大壮之大有上六爻发。璞谓映曰：君元吉自天，宜学轻举之道。初师鲍靓，受中部之法及《三皇天文》。一旦辞家，往而不返。东入临安县山中，散发去累，改名远游，服术黄精，渐得其益，注心希微，日夜无间。数年之中，密感玄虚，太元真人、定录茅君，降授上法，遂善于胎息内观，步斗隐逸，每一感通，将超越云汉。后移临海赤山，遇王世龙、赵道玄传《太初》。映因师世龙，受解束反行之道，服玉液，朝脑精，三年之中，面有童颜。临应得道，三官都禁遣典柄侯周魴、主非使者严白虎，出丹笥罪簿，各执一通，诘映诸愆，如其无答，便当执也。赖得龚幼节、李开林相助，映甚怖惧，强长啸叱咤而答曰：大道无亲，唯善是与。天地无私，随德乃矜。是以阪泉流血，无违龙髯之举，三苗丹野，涿鹿絳草，岂妨大圣灵化，高通上达耶！吾七世祖许子阿者，积仁蕴德，阴加鸟兽，遇凶荒疫疠之年，百遗一口，子阿散财拯救，自营方药，已死之命，悬于子阿手，得济者四百八人。德坠我等，应得仙者五人，皆录字青宫，岂是

尔辈所可豫乎？言毕，会司命君遣中候李遵握铃而至，魴等笑而走，即得度名东宫，为地仙中品。

映第五弟谥，小名穆，官至护军长史、散骑侍郎，年七十二，舍世寻仙，能通灵降真。先经患满，腹中结寒，小便不利。遇西王母第二十七女，号曰紫微夫人，谓穆曰：此病冢讼之所致，家又有怨鬼为害，可服术，自得豁然除去。紫微夫人因作服术，叙以传。穆依方修合，服十旬都愈，眼明耳聪，容貌日少。司命君授以飞步之道，告穆曰：渊奇体道，解幽达精。虚中授物，桑德顺贞。宽慈博采，闻道必行。逍遥飞步，启诚坦平。策龙上超，浮烟三清。实真仙之师友，乃长里之先生。必当封牧钟邑，守伯仙京，传佐上德，列书绛名。

穆第二子虎牙，耀颖玄根，列景真图，诸天仙人咸谓为寅兽白齿。定录君所告服药事多隐语，志诸姓名，曰：凤栖乔木，素衣炳然。履顺思贞，凝心虚玄。五公石腴，彼体所便。急宜服之，可以少颜。三八合明，次行玄真。解驾偃息，可识洞篇。琼刃应数，适心高玄。栖隐默沉，正气不衰。木散除疾，是汝所宜。次服丁饭，兼谷勿违。益髓除患，肌肤充肥。然后登山，咏洞讲微。寅兽白齿，尔能见机。遂得不死，过度壬辰。偃息盛木，玩报周书。太极殖简，金书西华。学服可否，自应灵符。理契同归，神洞相求。

穆第三子玉斧，含真渊疑，少有微誉，司徒辟掾不就，隐居茅山。师杨羲，受《三天正法》、《曲素凤文》。后定录君授其上道，告玉斧曰：斧欲学道，当如穿井，井形愈深，土愈难运出。若不坚其心，正其行，岂得见泉源耶？又曰：夫学道当专注，精无散念。拨奢侈，保冲泊。寂焉如密有所睹，熙焉若潜有所得。始得道之门也，犹未入道之室也。所谓知道为易，学道为难者也。若乃幽寂沉味，保和天真，耽正六腑，无视无

听，此乃道之易也。即是不能为之者，所以为难矣。许侯研之哉！斧子莹之哉！年二十八，超然登仙。

映于东山与穆书曰：吾自寄神炁，收景东林，沐浴明丘，乖我同生。每东瞻沧流，叹逝之迅。西盼云崖，哀兴内发。仿佛故乡，郁何垒垒！将欲返身归途，但矫足自抑尔！于是静心一思，逸凭灵虚。登岩崎岖，引领仰玄。真志飞上，游空竦真。始觉形非我质，遂忘躯逐神矣。浪心飚外，世务永绝。足乐幽林，外难一塞。建志不倦，精诚无废。遂遇明师，见授奇术。请讲新妙，玉音洞密。吐纳平颜，炼形保骨。冲炁夷泯，无复内外也。但恨吾遭良师之太晚，返滞性之不早。吾得道之状，艰辛情事，定录真君以当说之矣。崇赖成覆，救济之功，天地不能逾也。闻弟远造上法，偶真重幽。心观灵无，炁陶太素。登七关之巍峨，味三辰以积迁。虚落霄表，映朗九玄。此道高妙，非吾徒所闻也。亦由下挺稟浅，未由望也。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，得趣者常险乎将失。祸福之萌，于斯而用。道亲于勤，神归精感。丹心待真，招之须臾。若念虑百端，协以营道，虽骋百年，亦无冀也。三官急难，吾昔闻之在前。七考之福，既已播之于后。因运乘易，不亦速耶！几成而败，自己而作，试校千端，因邪而生矣！尔想善功，苦心劳形，勤立功德，万物芸芸，亦何益哉？斧子萧萧，其可羨也。各不自悟，当造此事，斧独何人，享其高乎？师友之结，得失所宗，托景希真，在于此举也。吾方栖神空岫，荫形深林，采泮谷之幽芝，掇丹草以成真矣。昔约道成当还，旅信虽未透彻，粗有仿佛，亦欲暂偃洞野，看望坟莹，不期而往，冀暂见弟。因缘简略，临书增怀。映报。

### 杨羲真人传

杨羲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仕晋简文帝为舍人，朝隐唯要，人莫能识。少好道，服食精思，遂能进灵接真，屡降玄人。茅君、定录、安九华等授其道要，西城王君又教服日月之精，及思泥九绛宫、炼魂制魄、灭三尸之法。玄清真人谓羲曰：夫为道当如射箭，箭直往不顾，乃造棚的。操志入山，惟往勿疑，乃获至真。羲恭受，勤行得仙。简文后师羲得道。

### 鲍靓真人传

鲍靓字太玄，陈留人也。少有密鉴，洞于幽元，深心冥肆，人莫之知。按《洞天记》云：靓及妹并是先身七世祖李湛、张虑者，俱杜陵北乡人，同在渭桥为客舍居。积行阴德，好道希生，故福逮于靓等，使易世变炼，改氏更生，合为天伦。根胄虽异，德荫并同。靓学明经、术纬侯，师左元放，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岳劾召之要。行之神验，能役使鬼神，封山制魔。

晋太兴元年，靓暂往江东，于蒋山北道见一人，年可六七许，好颜色。俱行数里，其人徐徐动足，靓奔马不及，已渐而远。因问曰：相观行步，必有道者。其人曰：吾仙人阴长生也。太上使到赤城，君有心，故得见我尔。靓即下马，拜问寒温，未及有所陈。阴君曰：此地复十年，当交兵流血。计至苏

峻乱，足十年也。君慕道久矣，吾相见，当得度尔仙法。考得仙者，尸解为妙，上尸解用刀，下尸解用竹木，皆以神丹染笔，书《太上太玄阴生符》于刀刃左右。须臾，便灭所书者，而目死于床上矣。其真身遁去，勿复还家，家人谓刀是其人也。用竹木如刀之法。阴君乃传覩此道。又与覩论晋室修短之期，皆演一为十，广十为百，以表元帝，托云推步所知，不言见阴君所说，是阴君戒其然矣。

## 卷一百七 纪传部·传五

陶先生小传 吴兴谢澹永明十年作

先生讳弘景，丹阳人也。幼标异操，聪明多识，五经子史，皆悉详究。善书，得古今法。不肯婚宦，以资营未立，且薄游下位，为宜都王侍读。年二十余，便稍就服食，遵行道要，所得符文妙法，并是真人遗迹。于是业行渐进，乃拂衣止于茅山焉。观其神仪明秀，盼睐有光，形细长项，耳间矫矫，显然异众矣。

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 从子翊字木羽撰

永明十年，太岁己卯，谢詹事澹先从吴兴还，闻先生已辞世入山，甚怀嗟赏。于路中仍为前传，虽未能究洽，而粗举大纲，有似王右军作《许先生传》。翊从叔隐居，先生讳弘景，字通明，丹阳人也。宅在白杨巷南冈之东，宋初土断，仍割秣陵县西乡之桐下里，至今居之。

陶氏本冀州平阳人，帝尧陶唐之苗裔也。尧治冀州平阳，

故因居焉。汉兴，有陶舍为高祖右司马，子青擢位至丞相。十三世祖超，汉末渡江，始居丹阳。七世祖浚，交州刺史璜之弟，仕吴为镇南将军，封句容侯，食邑二千户，与孙皓俱降晋，拜议郎散骑常侍、尚书。六世祖谟，浚第三子，永嘉中为东海王越司马，领屯军随王出许昌。因败，仍复过江，为大将军王敦参军。敦为丞相，转军谘祭酒。后随敦南下，而情惧祸及，乃启分属籍，禁锢积年，晚起为车骑丞相参军，不就。升平四年卒，始别葬白石山之岭，瞻湖北。高祖毗有理识，器干高奇，以文被黜，不肯游宦，州郡辟命并不就，后板授南安正佐，亦不起，元兴三年卒。曾祖兴公多才艺，叵营产殖，举郡功曹，察孝廉，除广晋县令，义熙二年卒。祖隆身长七尺五寸，美姿状，有气力，便鞍马，善骑射，好学，读书善写，兼解药性，常行拯救为务。行参征南中郎军事，侍从宋孝武伐逆有功，封晋安侯，除正佐，固辞。颜峻恃宠，就求宅以益佛寺，弗与，因辞官。见譖削爵，徙广州，后被恩除南海西平县令，后监新会郡。大明五年，卒于彼。

父讳贞宝，字国重，司徒建安王刘休仁辟为侍郎，迁南台侍御史，除江夏孝昌相。亦闲骑射，善藁隶书。家贫，以写经为业，一纸直价四十，书体以羊欣、萧思话法。深解药术，博涉子史，好文章，美风仪，凡游从，与萧思话、王钊、刘秉周旋，多为诸贵胜所赏遇。元徽四年冬，衔使肤庭，通邻国之好，甚得雅称。升平元年还都，具撰游历记并诗数千字，及所造文章等，刘秉索看，仍值石头事亡失，无复别本，不得传世。建元三年于县亡，背丧还葬旧墓。母东海郝夫人，讳智湛，精心佛法，及终，有异焉。先是，贞宝携家随萧之郢州，孝建二年，萧亡。其年九月，母觉有娠，仍梦见一小青龙，忽从身中出，直东向而升天，遂视之，不见尾。既觉，密语比丘尼，云：弟

子必当生男儿，应出非凡人，而恐无后。尼问其故，以所梦答。尼云：将出家？又答：审尔亦是所愿。时年二十五。其冬，仍随萧部伍还都，住东府射堂前参佐廨中。以孝建三年太岁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半，先生诞焉。是年乃闰三月，明日朔旦，便是夏至，母即沐浴而起，了无余患。

先生四五岁便好书，今犹有六岁，时书已方幅成就。九岁十岁读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杂书等，颇以属文为意。年十一，为司徒左长史王钊子昊博士。十三，父贻宅席卷，随吏部尚书刘秉之淮南郡。十五归都，寓憩中外徐胄舍，后仍立别宅，从此不复还旧庐。十七乃冠，常随刘秉尹之丹阳郡，得给帐下食，出入乘厩马。秉第二男侯，少知名，时为司徒祭酒。侯雅好文籍，与先生日夜搜寻，未尝不共味而食，同车而游。侯与江敦，褚炫等俱为顺帝四友，故最以才学得名。侯作《宋德颂》，连珠七警，当世称绝。侯既亡后，文章皆零落，先生欲为纂集，竟不能得。是岁升明元年冬，先生年二十二，随刘丹阳入石头城，就袁粲建事，先生与韩贲、糜淡同掌文檄，及事败城溃，即得奔出。侯及第孩为沙门以逃，为人所获，建康狱死，人莫敢视。先生躬自收殡瘞葬，查劓旧墓，营理都毕，自此弃世，寻山而止。

值宋齐之际，物情未安，既结刘宗，常怀忧惕。父乃因纪僧真求事高帝于新亭，即蒙帐内驱使。二年正月，沈攸之平，从还东府，公仍遣使侍弟五息絜、六息嵩侍读，兼助公间管记事。先生时年二十三，除巴陵王侍郎。明年，侍从高祖登极，还台住殿内，除太尉、豫章王侍郎。先生云：革运之际，颇有微勤，何处不容三两阶级？遂不拜。又明年，随安成王出镇石头。次岁夏，丁孝昌府君忧，上郢奉迎，冬，还都安厝。世祖即位，以振武将军起侍宜都王侍读。齐世侍读任皆总知记室，

手笔事选须有文才者。先生于吉凶内外，仪礼表章，爰及笺疏启牒，莫不绝众，数王书、佐典书皆承授以为准格。诸侍读多有惭惮，颇致谗嫉，先生亦任之，不以介意。年二十八服阕，召拜左卫殿中将军，颇郁时望。先生惊，亦不解所以，即告庾道敏，论诸屈滞，庾为面启武帝，帝云：先帝昔亲命此官，卿不知耶？其何辞之！庾告先生，先生喟然叹曰：昔不受豫章王侍郎，于今五年，翻为此职，驿马非骥馱。犹欲固辞。庾切言之云：太元已来，此官皆用名家，裴松之从此转员外郎。但问人才，若官何所枉君，恐为尔误我事。庾子时正被委任总知诸王府事，先生不获已而拜矣。年二十九，清溪宫新成，帝宴乐之，先生拜表献颂，又有伏曼容亦上赋。于是敕遣中书省舍人刘系宣旨褒赞，并敕豫旧宫金石会。于时上意欲刻此颂于石碑，王俭沮议而止。时献赋者五人，惟以先生为最，将欲迁擢，会母忧去职，寻授振武将军，起特赐酒食省禄，随宜都王赴京。帝欲幸武进宫，先生复作颂，颂成而车驾事废，不复得奏云。此颂体制爽绝，倍胜旧格。三年还都，方除奉朝请，拜竟，怏怏。与从兄书云：昔仕宦应以体中打断，必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，出为浙东一好名县，粗得山水，便投簪高迈。宿昔之志，谓言指掌，今年三十六矣，方作奉朝请，此头颅可知矣！不如早去，无自劳辱。

明年五月，遂拜表解职，求托岩林，青云之志，于斯始矣！是岁永明十一年壬申岁也。先生初隐，不欲辞省，出仍脱朝服，挂神虎门，鹿巾径出东亭，已约语左右曰：勿令人知尔。乃往与王晏语别，晏云：主上性至严治，不许人作高奇事，脱致忤旨，坐贻罪咎，便恐违卿此志，讵可作？先生嘿思良久，答云：余本徇志，非为名，若有此虑，奚为所宜？于是即不诣省，直上表陈诚。诏赐帛十疋、烛二十铤，又别敕月给上茯苓

五斤、白蜜二斗，以供服饵。先生既遂命，理舐东下，众宾并饯于征虏亭，举酒挥袂，皆云：江东比来未有此事，乃见今日尔！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。先生云：此山是金坛洞宫，周回百五十里，名曰华阳之天，有三茅司命之府，故名曰茅山。所以自称华阳隐居，亦犹士安之玄晏，稚川之抱朴。凡絃人间书疏，皆以此号代名。先善稽古，训诂七经，大义备解，而不好立义，异于先儒，议论惟著纸，不甚口谈。尤好五行阴阳，风角气候、太一遁甲、星历算数、山川地里、方国所产，及医方香药分剂，虫鸟草木，考校名类，莫不该悉。善隶书，不类常式，别作一家，骨体劲媚。琴棋骑射，亦皆领括。常言心中恒如明镜，触形遇物，不觉有滞碍。为人少忧戚，无嫉竞，淡哀乐，夷喜怒。时有形于言迹者，云皆是欲显事厉物，了无欢愠于胸襟。

先生以甲子、乙丑、丙寅三年之中，就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，咨禀道家符图经法，虽相承皆是真本，而经历模写，意所未愜者，于是更博访远近以正之。戊辰年始往茅山，便得杨许手书真迹，欣然感激。至庚午年，又启假东行浙越，处处寻求灵异。至会稽大洪山，谒居士娄慧明，又到余姚太平山，谒居士杜京产；又到始宁歧山谒法师钟义山；又到始丰天台山谒诸僧标，及诸处宿旧道士。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，游历山水二百余日乃还。爰及东阳长山、吴兴天目山，于潜、临海、安固诸名山，无不毕践。身本轻捷，登陟无艰。瞻恤寒栖，拯救危急，救疗疾恙，朝夕不倦。其别有阴恩密惠，人莫得知之。虽借人书，随误治定。在人间制述甚多，了不存录，谨条先生所撰记世道书，名目如左：

《学苑》十秩百卷（此一书，先生常云：“群书舛杂，欲探一事，不可遍检。”乃钞撰古今要用，以类相从，为一百五

十条，名为《学苑》，比于《皇览》，十倍该备。近赐翊语：“吾无复此暇，汝可踵成之。此书若毕，于学问手笔家，无复他寻之劳矣。”）。《孝经》、《论语集注》并自立意共一秩（十二卷），《三礼序》共一卷，并自注。注《尚书》、《毛诗序》共一卷（《左传》已有刘实、贺道养注。《易略例》即是《易序》，不假复注）。《老子内外集注》四卷（并自立意）。《三国志赞述》一卷，《抱朴子注》二十卷，《世语阙字》二卷（依陆文更以意造《世语》所阙者）。《续临川康王世说》二卷，《太公孙吴书略注》二卷，《古今州郡记》三卷，（并造《西域图》一张）。《帝王年历》五卷（起三皇至汲冢竹书为正，检五十家书历异同共撰之也）。《真仪集》三卷，《玉匱记》三卷（说名山福地事）。《七曜新旧术》二卷，《占筮略要》一卷（有十三法）。《风雨水旱饥疫占要》一卷（有十法）。《算数艺术杂志》一卷，《举百事吉凶历》一卷。《本草经注》七卷，《肘后百一方》三卷（增补葛氏）。《效验施用药方》五卷（此二十四种并世用所撰目书，又作《相书序》《述异记序》，如此等并在集中）。《登真隐诀》三秩（二十四卷，此一诀皆是修行上真道经要妙秘事，不以出世）。《真诰》一秩七卷（此一诰并是晋兴宁中众真降授杨许手书遗迹。顾居士已撰，多有漏谬，更詮次叙注之尔，不出外闻）。《梦记》一卷（此一记先生自记所梦征想事，不以示人），《合丹药诸法式节度》一卷，《集金丹药白要方》一卷，《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》一卷，《服草木杂药法》一卷，《断谷秘方》一卷，《灵方秘奥》一卷，《消除三尸诸要法》一卷，撰集《服气导引法》一卷，集《人间诸却灾患法》一卷（此九种，所撰集道书，自先生凡所撰集，皆卷多细书大卷，贪易摘录，若大书皆得数四，又有图象杂记甚多，未得一二尽知尽见

也)。

又作浑天象，高三尺许，地居中央，天转而地不动。二十八宿度数，七曜行道，昏明中星，见伏早晚，以机转之，悉与天相会。云此修道所须，非但史官家用。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漏刻，使十二时轮转循环，不须守视，而患山涧水易生苔垢，参差不定，是故未立。

先生形细，身長七尺二寸，腰止围二尺六寸。薄皮肤，露筋骨，青白色，长头面，疏眉目，鼻小而平直，长额耸耳，左耳内轮有大黑志如豆，耳两孔里各有十余大毛出外二三寸。方颐秃鬓，露颡少须发。右肩上有一紫志如两钱大，右股内有数十细黑子，多作七星形，起正方，如铁枪脚。眼中常见有异光象。左右各类，未尝言其状。闻人说，小来本神仪端洁，十五已上，弥为美茂，每出，路人多叹羨。虽冬月行，常执扇自障。年二十九时，于石头城忽得病，不知人事，而不服药，不饮食。经七日，乃豁然自差，说多有所睹见事。从此容色瘦瘁，言音亦跌宕阐缓，遂至今不得复常。音响本清正，大小称形，言词率易无姿制。行步举动，翩翩轻利，颜仪和明不严毅，小大见之，皆乐悦附，而自令人畏服。门徒胥附，承奉祇肃，有如宫廷。小来与人有隔，数岁便不与人共瓯箸饮食。及长，游处宿息，常自然安置。性不嘲调，世中戏谑，一切不为。为人强精魂，夜行独宿，无所疑畏，一生不识魔。入山以来，巾褐未尝离体。

梁茅山贞白先生传

唐李渤撰

吴荆牧陶浚七代孙，名弘景，字通明，丹阳秣陵人也。初娠，母梦日精在怀，并二天人降，手执香炉。觉语左右曰：当孕男子非凡人，亦恐无后。及生标异，幼而聪识，成而博达。因读《神仙传》，便有乘云驭龙之志。年十七，与江敦、褚炫、刘侯为宋升明四友。仕齐，历数王侍读，皆总记室，笺疏精丽，为时所重师法。及清溪宫成，献颂，宣旨褒赞，无欲刻石，王俭议异乃止。年二十余服道，后就兴世馆孙先生谘禀经法，精行道要，殆通幽洞微。转奉朝请，乃拜表解职，答诏优叹，赐与甚厚。公卿祖之征虜亭，供帐甚盛，咸云自齐已来，未有斯事。遂入茅山，又得杨许真书，遂登岩造静，自称华阳隐居，书疏亦如此代名。特爱松风，庭院皆植，每闻其响，便欣然为乐。至明帝，欲迎往蒋山，恳辞得止，然敕命饷赆，恒为烦剧。乃造三层楼，先生居其上，弟子居中，接宾于其下，令一小竖传度而已。潜光隐曜，内修秘密，深诚所诣，远属霞人，可谓感而遂通者也。身長七尺八寸，为性圆通谦谨，心如明镜，遇物斯应。少忧戚，无嫉竞，灭喜怒，澹哀乐，或有形于言迹者，是显事厉物。深慕张良之为人，率任轻虚，飘飘然恒有云间器。其所修为，皆自得于心，非傍识能及。尤长于铨正伪谬，地理历算，文不空发，成即为体。造浑天仪，转之与天相会。其纂《真诰》、《隐诀》，注《老子》等书二百余卷。至永元二年，深托向晦。及梁武帝革命，议国号未定，先生乃引诸讖记，梁是应运之符。又择郊禅日，灵验昭著，敕使入山，宣旨酬谢。帝既早与之游，自此之后，动静必报。先生既得秘诀，以为神丹可成，恒苦无药，帝皆给之。又手敕咨迓，先生画两牛，一牛散放于水草之间，一牛著金笼头，有人执绳，以杖驱之。帝笑曰：此人无所求，欲效曳尾龟，岂有可致之理？时有大事，无不前已奏陈，时人谓为山中宰相。以大通初献刀二，一名善

胜，二名成胜，为佳宝。梁帝《金楼子》云：于隐士重陶贞白，士大夫重周弘正。其于义理，精博无穷，亦一时名士也。先生常作诗云：夷甫任散诞，平叔坐谈空，不言朝阳殿，化作单于宫。其时人事竞谈玄理，不习武事，侯景之难，并如所言。大同二年告化，时年八十五，颜色不变，屈伸如常，屋中有香气，积日不散。诏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，仍遣舍人监护丧事（马枢《得道传》云：“授蓬莱仙监。”）。弟子数十人，唯王远知、陆逸冲称上足焉。

## 卷一百八 纪传部·传六

### 列仙传

#### 赤松子

赤松子者，神农时雨师。服水玉以教神农，能入火自烧。至昆仑山上，常止西王母石室中。随风雨上下。炎帝少女追之，亦得仙俱去。至高辛时复为雨师，今之雨师本是焉。

#### 宁封子

宁封子者，黄帝时人也，世传为黄帝陶正。有人遇之，为其掌火，能出五色烟，久则以教封子。封子积火自烧，而随烟炁上下，视其灰烬，犹有其骨，时人共葬于宁北山中，故谓之宁封子焉。

#### 马师皇

马师皇者，黄帝时马医也。知马形气死生之诊，理之辄愈。后有龙下，向之垂耳张口。师皇曰：此龙有病，知我能理。乃针其唇下口中，以甘草汤饮之而愈。后数有疾，龙出其陂，告而治之。一旦龙负而去。

#### 赤将子舆

赤将子輿者，黄帝时人。不食五谷，而啖百草花。至尧时为木工，能随风雨上下。时于市中货缴，亦谓之缴父。

#### 偃佺

偃佺者，槐山采药父也。好食松实，形体生毛，长数寸，两目更方，能飞行逐走马。以松子遗尧，尧不暇服也。松者，简松也。时人受服者，皆至二三百岁焉。

#### 容成公

容成公者，自称黄帝之师。见周穆王。能善补导之事，取精于玄牝，其要谷神不死，守生养精气者，发白复黑、齿堕更生。事与老子同，亦云老子师。

#### 方回

方回，尧时隐人也，尧聘以为闾士。炼食云母粉，亦与人民之有病者，隐于五柞山中。夏启末为宫士，为人所劫，闭之室中，从求道，回化而得去，更以方回印封其户。时人言，得回一圆泥涂，门户终不可开。

#### 涓子

涓子，齐人。好饵术，接食其精，至三百年乃见于齐。著《天地人经》四十八篇。后钓于荷泽，得鲤腹中有符。隐于宕山，能制风雨，受伯阳《丸仙法》。淮南王安少得其文，不能解其旨也。其《琴心》三篇，有条理焉。

#### 啸父

啸父，冀州人。少在西周市上补履数十年，人不知也。后奇其不老，好事者造求其术，不能得，唯梁母得其作火法。临

上三亮山，与梁母别，列数十火而升天。西邑多奉祀之焉。

### 师门

师门者，嘯父弟子也。亦能使火，食桃李葩。为夏孔甲龙师，孔甲不能顺其心意，杀而埋之野外。一旦风雨迎之，讫则山木皆焚。孔甲祀而禱之，还而道死。

### 务光

务光，夏时人。耳长七寸，好琴，服蒲韭根。汤伐桀，因光而谋，光曰：非吾事也。汤曰：孰可？曰：吾不知也。汤曰：伊尹何如？曰：强力忍垢，吾不知也。汤既克桀，以天下让于光，曰：智者谋之，武者遂之，仁者居之，古之道也。吾子胡不遂之？请相吾子。光辞曰：废上非义也，杀人非仁也。人犯其难，我享其利，非廉也。吾闻非义不受其禄，无道之世不践其位，况于尊我？我不忍也。遂负石自沉蓼水，已而自匿。后四百余岁，至武丁时复见，武丁欲以为相，不从。武丁以舆迎，而从逼不以礼，遂投河浮山，后游尚父山。

### 仇生

仇生者，不知何许人。汤时为木正，三十余年而更壮，皆知其寿人也，咸共师奉之。其人云常食松脂。在尸乡北山上自作石室。至周武王，幸其室祠之。

### 邛疏

邛疏者，周封史也。能行炁炼形，煮石髓而服之，谓之石钟乳。至数百年，往来入太室山中，有卧石床枕焉。

### 马丹

马丹者，晋狄人也。当文侯时为大夫，至献公灭时复为幕正。献公灭狄，杀恭太子，丹去至赵。宣子时，乘安车入晋都，候诸大夫。灵公欲仕之，逼不以礼。有迅风发屋，丹入回风中而去。北方人尊而祠之。

### 陆通

陆通者，云楚狂接舆也。好养生，食橐卢木实及芡菁子。游诸名山，在蜀峨嵋山上，人世间见之，历数百年也。

### 葛由

葛由者，羌人也。周成王时，好刻木羊卖之。一旦骑羊而入蜀。蜀中王侯贵人，追之上绥山。绥山在峨嵋山西南，高无极也。随之者不复还，皆得仙道。故里谚曰：若得绥山一桃，虽不得仙，亦足以豪。山下立祠数十处也。

### 琴高

琴高，赵人。能鼓琴，为宋康王舍人。行涓彭之术，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，后辞入涿水取龙子，与诸弟子期。期日皆斋洁，待于水傍设祀，果乘赤鲤来坐祠中，且有万人观之。留一月，复入水去。（一本涿作碭。）

### 寇先生

寇先生者，宋人也。钓鱼为业，居睢水傍百余年，得鱼或放或卖或食。常著寇带，好种荔，食其葩实焉。宋景公问其道，不告，即杀之。数十年，踞宋城门鼓琴，数十日而去。宋人家奉祀焉。

### 安期生

安期生者，琅邪阜乡人。卖药于东海边，时人皆言千岁翁。秦始皇东游，请见，与语三日三夜，赐金璧度数千万。出于阜乡亭，皆置去，留书以赤玉舄一双为报曰：后千年，求我于蓬莱下。始皇即遣使者徐市、卢生等数百人入海。未至蓬莱山，辄逢风波而还。立祠阜乡亭海边，数十处也。

### 桂父

桂父者，象林人也。时黑而时白，时黄而时赤，南海人见而尊事之。常服桂及葵，以龟脑和之，千丸用十斤桂。累世见之，今荆州之南，尚有桂丸焉。

### 瑕丘仲

瑕丘仲，宁人也。卖药于宁百余年，人以为寿。而因地动舍坏，仲及里中数十家，屋临水皆败。仲死，民或取仲尸弃水中，收其药卖之。仲被裘而从，诣之取药。弃仲者惧，叩头求哀，仲曰：非恨汝，使人知我尔！吾去矣。后为夫余胡王驿使，复来至宁，北方谓之谪仙人。

### 酒客

酒客，梁市上酒家人也。作酒常美，售，日得万钱。有过而逐之，主人酒常酢败，贫穷梁市中贾人多以女妻而迎之，或去或来。后百余岁，来为梁丞，使民益种芋菜，曰：三年当大饥。果如其言，梁民不死。后五年，解印绶去，莫知所终焉。

### 任光

任光，上蔡人。善饵丹，卖于都里间，积八十九年，乃知是故时任光也，称说如故。后数十年间，顷后长老识之。赵简子聘与俱归，常在柏梯山上。三世不知所在，晋人常服其丹矣。

### 祝鸡翁

祝鸡翁，洛人。居尸乡北山下，养鸡百余年，鸡皆有名字，千余头，暮栖树上，昼放散之。欲引呼名，即种别而至。卖鸡及子，得千余万，辄置钱去之吴，作养鱼池。后升吴山，白鹤孔雀数百，常止其傍矣。

### 朱仲

朱仲，会稽人，常于市上贩珠。高后时，下书募三寸珠，仲（读音同御名）书，笑曰：真值汝矣！赉三寸珠诣阙上书，珠好过度，即赐五百金。鲁元公主复私以七白金从仲求珠，仲献四寸珠，送至阙即去。下书会稽征聘，不知所在。景帝时复来，献三寸珠数十枚辄去，不知所之云。

### 修羊公

修羊公，魏人。华阴山石室中有悬石榻，卧其上，石尽穿陷，略不动。时取黄精食之。后以道于景帝，礼之，使止王邸中。数岁，道不可得。有诏问公何日发？语未讫，床上化为白石羊，题其胁曰：修羊公谢天子。后置石羊于通灵台上，羊后复去，不知所在。

### 稷丘君

稷丘君者，太山下道士。武帝时以道术受赏赐。发白再黑，齿落更生。后罢去。上东巡太山，君乃冠章甫，衣黄衣，拥琴

来迎，拜武帝曰：陛下勿上，必伤足指。及数里，左足指果折。上讳之，但祠而还。为君立祠复百户，使承奉之。

### 崔文子

崔文子，太山人，世好黄老事，居潜山下。后作黄老丸，成石父祠。卖药都市，自言三百岁。后有疫烝，民死者万计，长吏告之请救。文拥朱幡，系黄散，以循民间。饮散者即愈，所愈计万。后去蜀卖黄药，故世宝崔文赤丸黄散，实近于神焉。

### 赤须子

赤须子，酆人也。酆中传世见之，云秦穆公主鱼吏也。数言酆界灾害水旱，十不失一。臣向迎而师之，从受业。以长好食松实、天门冬、石脂，齿落更生，发白还黑，服霞绝粒。后往吴山下十余年，莫知所之。

### 犊子

犊子，邺人也。少在黑山采松子、茯苓，饵而服之。且数百年，时壮时老，时美时丑，乃知是仙人也。常过酤酒于阳都家。都女者，眉生而连，耳细而长，众以为异，皆言此天人也。会犊子牵一黄犊来过，都女悦之，遂相奉侍。都女随犊子出，取桃李，一宿而返，皆连兜甘美。邑中随伺逐之，出门共牵犊耳而走，不能追也。旦复在市中。数十年乃去，见礪山下，冬卖桃李也。

### 骑龙鸣

骑龙鸣者，浑亭人。年二十，于池中求得龙子，状如守宫者十余头，养食，结草庐而守之。龙长大，稍稍去。后五十余

年，水坏其庐而去。一旦骑龙来，至浑亭下，语云：我冯伯昌孙也。此间人不去五百里，必当死。不信之者，以为妖言。至八月果水至，死者万计。

### 主柱

主柱，不知何许人。与道士共上宕山，言此有丹砂，可得数万斤。宕长吏知而上山封之，砂流出飞如火，乃听柱取。为邑令章君明饵砂三年，得神砂飞雪。服之五年，能飞行，与柱俱去矣。

### 鹿皮翁

鹿皮翁，淄川人也。少为府小吏，工木精巧，举手能成器械。岑山上有神泉，人不能至。小吏白府君，请木工斤斧三十人，作转输悬阁，意思横生。数十日，梯道四间成，上其巅作祠舍，留止其傍，绝其二间以自固。食芝草，饮神泉。且七十年，淄水来，三下呼宗族家室，得六十余人，令上山半。水尽漂一郡，没者万计。小吏乃辞遣宗家，令下山。著鹿皮衣，遂去复上阁。后百余年，下卖药于市。

### 昌容

昌容，常山道人，自称汤王女。食蓬（++累）根。往来上下见之者二百余年，颜色如二十许人。能致紫草，货与染家，得钱以遗孤寡，历世而然，奉祠者万计也。

### 溪父

溪父，南郡甌人。居山间，有仙人常止其家，从买瓜，教之炼瓜子与桂、附、枳实，共藏而对分，食之二十余年，能飞

走，升山入水。后百余年绝，居山顶，呼溪下父老，与道生时事也。

### 山图

山图，陇西人。少好乘马，马踏之，折脚。山中道人教以雌黄、当归、羌活、独活、苦参散服之，一岁而不嗜食，病愈身轻。追道士问之，自言五岳使之名山采药，能随吾，便汝不死。山图追随之六十余年，一旦归来，行母服于家。幹年复去，莫知所之。

### 谷春

谷春，栌阳人。成帝时为郎，疫死而尸不冷，家发丧行服，犹不敢下钉。三年，更著冠帻，坐县门上。邑中人大惊，家人迎之，不肯归，发棺有衣无尸。留门上三宿，去之长安，止横门上。人知，追迎之，复去之太白山。立祠于山上，时来至其祠中止宿焉。

### 阴生

阴生，长安渭桥下乞儿。常止于市中乞，市人厌苦，以粪洒之，旋复见，身中衣不污如故。长吏知之，试收系，著桎梏，而续在市中乞。又试欲杀之，乃去。洒者之家室自坏，杀十余人。故长安谣曰：见乞儿，与美酒，以免破屋之咎。

### 子主

子主者，楚语而细音，不知何所人也。诣江都王，自言：宁先生雇我作客，三百年不得作。直以为狂人也。问先生所在？云在龙眉山上。王遣吏将上龙眉山巅，见宁先生，毛身广耳，

被发鼓琴。主见之叩头，吏致王命。先生曰：此主，吾比舍九世孙。且念汝家，当暴死女子三人，勿预吾事！语竟，大风发。吏走下山，比归宫中，相杀三人，王遣三牲立祠焉。

### 陶安公

陶安公，六安铸冶师。数行火，火一旦散上行，紫色冲天。安公伏冶下求哀，须臾，朱雀止冶上曰：安公安公，冶与天通，七月七日，迎汝赤龙。至期赤龙到，大雨，而公骑之东南上，一城邑数万人众共送视之，皆与辞决也。

### 赤斧

赤斧者，巴戎人。为碧鸡祠主簿。能作水瀆炼丹与硝石，服之三十年，反如童子，毛发生皆赤。后数十年，上华山取禹余粮饵，卖之于苍梧滇江间。累世传见之，手掌中有赤斧焉。

### 呼子先

呼子先，汉中阙下卜师。老寿百余岁，临去，呼酒家老姬曰：急装，当与姬共应中陵王。夜有仙人持二茅狗来至，呼子先，子先持一与酒家姬，得而骑之，乃龙也。上华阴山，常于山上大呼言：子先，酒家母在此矣。

### 负局先生

负局先生，不知何许人，语似燕代间人。常负磨镜局，循吴市中。衔磨镜一钱，因磨之，辄问主人：得无有疾苦者？辄出紫丸药以贻之，得莫不愈。如此数十年，后大疫病，家至户到，与药活者万计，不取一钱，吴人乃知其真人也。后上吴山绝崖头，悬药下与人。将欲去时，语下人曰：吾还蓬莱山，为

汝曹下神水。崖头一旦有水白色，流从石间来下。服之多愈疾，立祠十余处。

### 阮丘

阮丘，睢山上道士。衣裘披发，耳长七寸，口中无齿，日行四百里。于山中种菘葱薤百余年，人不知。时下卖药，广阳人朱璜有毒瘕疾，丘与七物药，服之而去三尸。后与璜俱入浮阳山，朱璜发明之，乃知是神人也。地动、山崩，道绝，豫戒于人世。共禀奉祠之。

### 陵阳子明

陵阳子明，铨乡人。好钓鱼，于旋溪获得白龙子。明惧，解钓拜而放之。后得白鱼，腹中有书，教子明服食之法。子明遂上黄山，采五石脂，沸水而服之。三年，龙来迎，去止陵阳山上百余年。山去地千余丈，大呼下人，令上山半。所言溪中子安当来，问子明钓车在否？”后二十余年，子安死，人取葬著山中，有黄鹤来栖其冢边树上，呜呼子安。

### 榘子

榘子，自言蜀人。好放犬，知相犬。犬走入山穴，榘子随入，十余宿行度数百里，上出山头，上有台殿宫府，青松森然，仙吏侍卫甚严。见故妇主洗鱼，与榘符一函，使还与成都令乔君。君发函，有鱼子也。著池中养之，一年皆为龙。榘复送符还山上。犬色更赤，有长翰，常随榘往来，百余年遂留止山上。时下来护其宗族。蜀人立祠于穴口，常有鼓吹传呼声，西南数十里，共奉祠焉。

### 木羽

木羽，钜鹿南和平乡人。母贫贱，主助产。尝探产妇，儿生便开目视母大笑，母怖惧。夜梦见大冠赤帻守儿，言：此司命君也，当报汝恩，使汝子木羽得仙。母阴信识之。后母生儿，字为木羽。所探儿生年十五，夜有车马来迎去，遂过母家呼：木羽为我御来。遂俱去。后二十余年，鹤雀旦旦以衔二尺鱼，著母户上。母匿不道而卖其鱼，三十年乃发云。母至百年乃终。

### 玄俗

玄俗，称河间人。服巴英，卖药都市，七丸一钱，善治百病。河间王患瘕，买药服之，下蛇十余头，问药意，俗曰：王瘕乃六世馀殃下堕，情非王之所招。王尝放乳鹿、麟母也，仁心感天，故遭俗尔！王家老舍人，自言父世见俗，俗之身无影。王乃呼著日中，看实无影。王以女娉之，俗夜亡去，后人见于常山下。

## 卷一百九 纪传部·传七

### 神仙传

#### 广成子

广成子者，古之仙人也。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，黄帝闻而造焉，曰：敢问至道之要。广成子曰：尔治天下，云不待族而雨，木不得黄而落，奚足以语至道哉！黄帝退而闲居，三月复往见之，膝行而前，再拜请问治身之道。答曰：至道之精，杳杳冥冥。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。必静必清，无劳尔形，无摇尔精，乃可长生。慎内闭外，多知为败。我守其一，而处其和，故千二百年，而未尝衰老。得吾道者上为皇，失吾道者下为土。子将去汝，入无穷之间，游无极之野，与日月齐光，与天地为常。人其尽死，而我独存焉！

#### 若士

若士者，古之仙人也，莫知其姓名。燕人卢敖者，以秦时游乎北海，经乎太阴，入乎玄阙，至于蒙谷之山，而见若士焉。其为人也，深目而玄准，鸢肩而修颈，丰上而杀下，欣欣然方迎风而舞。顾见卢敖，因遁逃乎碑下。卢仍而视之，方踉龟壳而食蟹蛤。卢敖乃与之语曰：唯以敖焉，背群离党，穷观六合

之外。幼而好游，长生而不渝，周行四极，唯此极之未窥。今睹夫子于此，殆可与敖为友乎？若士淡然而笑曰：嘻！子中州之民，不宜远而至此。此犹光乎日月，而载乎列星，比乎不名之地，犹鼈舆也。昔我南游乎彗罔彗两之野，北息乎沉嘿之乡，西穷窈冥之室，东贯鸿洞之光。其下无地，其上无天，视焉不见，听焉无闻。其外犹有沃沃之汜，其行一举而千万余里，吾犹未之能究也。今子游始至于此，乃语穷观，岂不陋哉！然子处矣，吾与汗漫期于九陔之上，不可以久驻。乃举臂竦身，遂入云中。卢敖仰而视之，不见乃止，恍惚若有所丧也。敖曰：吾比夫子也，犹黄鹄之与壤虫也。终日行不离咫尺，而自以为之远，不亦悲哉！

### 沈文泰

沈文泰者，九疑人也。得红泉神丹去土符还年益命之道，服之有效。欲之昆仑，留安息二千余年，以传李文渊，曰：土符不去，服药行道无益也。文渊遂受秘要，后亦升仙。今以竹根汁煮丹，及黄白、去三尸法，出此二人矣。

### 皇初平

皇初平者，丹溪人也。年十五，家使牧羊。有道士见其良谨，将至金华山石室之中，四十余年，翛不复念家。其兄初起，行索初平，历年不得。后见市中有一道士，善《易》，而问之曰：吾弟牧羊，失之四十余年，不知存亡之在，愿君与占之。道士曰：昔见金华山中有一皇初平，非君弟乎？初起闻之惊喜，即随道士去求弟，果得相见，悲喜语毕，兄问初平曰：牧羊何在？答曰：近在山东。初起往视之，杳无所见，但有白石垒垒，复谓弟曰：山东无羊也。初平曰：羊在耳，兄自不见。兄与初

平偕往寻之，初平言：叱叱羊起。于是白石皆起，成羊数万头。兄曰：我弟独得神仙道，如此可学否？弟曰：唯唯，好道便得耳。初起于是便舍妻儿，留就初平，共服松柏、茯苓。至万日，坐在立亡，日中无影，颜有童子之色。乃俱还乡里，亲戚死方略尽，乃复还去。临行，以方教南伯逢，易姓为赤松子也。初起改字为鲁班，初平改字为松子。其后服此药成仙者，其有数十人。

### 沈建

沈建者，丹阳人也。世为长吏，而建独好道，不肯仕宦，学导引服食之术，还年却老之法。又能理病，病无轻困，见建者愈，奉之者数千家。每远行，寄奴侍三五人，驴一头，羊数十口，各与药一丸，谓主人曰：但累屋舍，不烦饮食也。便辞去。主人大怪之，云：此君所寄奴畜十五余口，并不留寸资，当如何？建去之后，主人饮食奴侍，奴闻食气，皆吐逆不视。又以草与驴羊，亦避去不食，更欲抵触人，主人乃惊异之。后百余日，而奴侍身体光泽，异于食时，驴羊俱肥。沈建三年乃返，各复以一丸药与奴侍、驴羊，乃还饮食如故。建遂断谷不食，能举身飞行，或去或还。如此三百余年，乃绝迹，不知所在也。

### 华子期

华子期者，淮南人也。师角里先生，受山隐灵宝方，一曰《伊洛飞龟秩》，二曰《白禹正机》，三曰《平衡接合》。服之，日以还少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，能举千斤。一岁十易皮，后乃得仙去。

### 魏伯阳

魏伯阳者，吴人也，高门之子，而性好道术，不肯仕宦，闲居养性，时人莫知其所从来，谓之治民养身而已。入山作神丹，将三弟子，知两弟子心不尽诚。丹成，乃诫之曰：金丹虽成，当先试之，饲于白犬。犬即能飞者，人可服之。若犬死者，即不可服也。伯阳入山时，将一白犬自随。又丹转数未足，和合未至，自有毒丹，毒丹服之皆暂死。伯阳故便以毒丹与白犬食之，犬即死。伯阳乃复问诸弟子曰：作丹恐不成，今成而与犬食，犬又死，恐是未得神明之意。服之恐复如犬，为之奈何？弟子曰：先生当服之否？伯阳曰：吾背违世路，委家入山，不得仙道，吾亦耻复归。死之与生，吾当服之耳。伯阳便服丹，丹入口即死。弟子相顾谓曰：所以作丹者，欲求长生耳！而服之即死，当奈此何？惟一弟子曰：师非凡人也，服丹而死，得无有意邪？又服之，丹入口复死。余二弟子乃相谓曰：作丹求长生耳！今服丹即死，当用此何为？若不服此，自可得数十年在世间活也。遂不服，乃共出山，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殓具。二人去后，伯阳即起，将服丹弟子姓虞，及白犬而去。逢入山伐薪人，作手书与乡里人，寄谢二弟子。弟子见书，始大懊恼。

伯阳作《参同契五相类》凡二卷，其说如似解释《周易》。其实假借爻象，以论作丹之意。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，多作阴阳注之，殊失其奥旨矣。

### 沈羲

沈羲者，吴郡人也。学道于蜀中，但能消灾除病，救济百姓，不知服食药物。功德感天，天神识之。羲与妻贾氏共载，诣子妇卓孔家。还道逢白鹿车一乘、青龙车一乘、白虎车一乘，

从骑数十人，皆朱衣，仗矛带剑，辉赫满道。问羲曰：君是道士沈羲否？羲愕然，不知何等。答曰：是也，何以问之？骑曰：羲有功于民，心不忘道。从生以来，履行无过。受命不长，寿将尽矣。黄老命遣仙官下来迎之。侍郎簿延，白鹿车是也；度世君司马生，青龙车是也；送迎使者徐福，白虎车是也。须臾有三仙人，著羽衣，持节，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授羲，羲不能读，遂载升天。尔时，道间耕锄人，皆共见之。不知何等，须臾大雾，雾解失其所在。但见羲所乘车牛在田中食苗。或有识是羲车牛，以语羲家。弟子数百人，恐是邪魅将羲入山谷间，乃分布于百里之内求之，不得。后四百余年，求还乡里，推求得数十世孙名怀。怀喜曰：闻先人相传，有祖仙人，仙人今来。留数十日，说初上天时云，不见天帝，但见老君，老君东向坐，左右敕羲不得谢，但嘿坐而已。宫殿郁郁，有如云气，五色玄黄，不可名字。侍从数百，多女少男。庭中有珠玉之树，众芝业生，龙虎辟邪，游戏其间。但闻琅琅如铜铁声，不可知测，四壁习习，有符书著之。老君身形，长一丈，被发文衣，身体有光，须臾数变。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药，赐羲曰：此是神丹，饮者不死。夫妻各得一刀圭。告言饮毕，拜而不谢。服药后，赐枣二枚，大如鸡子，脯五寸。遣羲去曰：汝还民间，治百姓之疾病者。若欲来上界，书此符悬之竿杪，吾当迎汝。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赐羲。羲奄忽如睡，已在地上，今多得符者矣。

### 李八百

李八百者，蜀人也。莫知其名，历世见之，时人计之已八百岁，因名云李八百。或隐山林，或居廛市。知唐公房有志，而不遇明师，欲教授之。乃先往试之，为公房作佣客，公房乃不知仙人也。八百驱使任意，过于他人，公房甚爱之。后八百

诈为病，困劣欲卒。公房乃命医合药，费用数十万钱，不以为损。忧念之意，形于颜色。八百又转作恶疮，周遍身体，溃烂臭浊，不可近也。公房乃流涕曰：汝为吾家，勤苦历年，而得笃疾，吾甚要汝得愈，无所吝惜。而今正尔，当奈汝何？八百曰：吾疮可愈，须得人舐之。公房令三婢舐之。八百又曰：婢舐不能使疾愈，若得君舐应愈耳。公房即自舐之。八百言：君舐复不能使吾愈，若得君妻舐之，当差。公房乃复使妻舐之。八百曰：吾疮已差，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，乃当都愈耳。公房即为具酒三十斛，至于器中，浴疮即愈，体如凝脂，亦无余痕。乃告公房曰：吾是仙人，子有志心，故来相试，子定可教也。今真相授度世之诀矣。使公房夫妻及舐疮三婢，以其浴馀酒澡洗。即皆更少，颜色美悦。以《丹经》一卷授公房，入云台中合作丹，丹成，乃服之仙去也。

### 李阿

李阿者，蜀人也。传世见之，不老如故。常乞食于成都市，所得随多少，与贫穷者。夜去朝还，市人莫知其所宿。有古强者，疑阿是异人，常亲事之。试随阿还所宿，乃去青城山中。强后欲复随阿去，然未知道，恐有虎狼，私持其父大刀。阿见而怒强曰：汝随我行，那畏虎也？取强刀以击石，刀折败。强窃忧刀折。至旦复出。阿问强曰：汝忧刀败耶？曰：实愁父怒。阿即取刀以左右击地，刀复如故。以还强。强逐阿还成都，未至，道逢人奔车。阿以脚置车下辄，其骨皆折，阿即死。强守视之，须臾阿起，以手抑脚，而复如常。强时年十八，见阿如五十许人，至强年八十余，而阿犹如故。语人言：“被昆仑召，当去。”遂不复还。

## 王远

王远者，字方平，东海人也。举孝廉，除郎中，稍加至中散大夫。博学五经，兼明天文、图讖、河洛之要，逆知天下盛衰之期，九州吉凶之事。汉孝桓帝闻之，连征不出，使郡国逼载，以诣京师。低头闭口，不肯答诏，乃题宫门扇四百余字，皆纪方来。帝恶之，使人削之。外字适去，内字复见，墨皆彻入木里。方平无复子孙，乡里人累世传事之。同郡故太尉公陈耽，为方平驾道室，旦夕朝拜之，但乞福，愿从学道也。方平在耽家三十余年，耽家无疾病死丧，奴婢皆安然，六畜繁息，田蚕万倍，仕宦高迁。后语耽云：吾期运当去，不得复停，明日日中当发。至时，方平死，耽知其化去，不敢下著地。但悲啼叹息曰：先生舍我去，我将何怙？具棺器，烧香，就床上衣装。至三日三夜，忽然失其所在，衣带不解，如蛇蛻也。方平去后百余日，耽薨，或谓耽得方平之道化去，或谓方平知耽将终，故委耽去也。方平东入括苍山，过吴，住胥门蔡经家。

## 蔡经

蔡经者，小民耳，而骨相当得仙，方平知之，故往其家，谓经曰：汝生命应得度世，故来取汝补官僚。然汝少不知道，今气少肉多，不得上天去，当作尸解。须臾，如从狗窦中过耳。告以要言，乃委经去。经后忽身体发热如火，欲得水灌，举家汲水灌之，如沃焦状。如此三日中，消耗骨尽。乃入室，以被自覆，忽然失其所在。视其被中，有皮头足俱存，如蝉蛻也。

去后十余年，忽还家。去时已老，还更少壮，头发皆黑。语家云：七月七日，王君当来过。到其日可作数百斛饮，以供从官。乃去。到其日，家假借瓮器，作饮数百斛，罗列覆置庭中。至其日，方平果来。未至经家，一时间但闻金鼓箫管、人

马之声，比近皆惊，不知何等。及至，经举家皆见之。方平著远游之冠，朱衣，虎头鞶囊，五色之绶，带剑，黄色少鬢，长短中人也。乘羽盖之车，驾五龙，龙各异色，前后麾节，旌旗导从，威仪如大将军出也。有十二队、五百士，皆以蜡密封其口，鼓吹皆乘麟从天上来下，悬集不从人道行也。既至，从官皆不复知所在，唯尚见方平身。坐须臾，引见经父兄。因遣人与麻姑相问，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。言：王方平敬报，久不行民间，今来在此，想姑能暂来语否？有顷，信还，但闻其语，不见所使人也。答言：麻姑再拜，但不相见，忽已五百余年。尊卑有序，修敬无阶。思念久烦，承来在彼，故当躬到。而先彼诏，当按行蓬莱，今便暂往。如是当还，便亲覲，愿未即去耳。如此两时间，麻姑来也。来时亦先闻人马之声。既至，从官当半于方平也。麻姑至，蔡经亦举家见之。是好女子，年可十八许，于顶中作髻，余发散垂之，至腰。其衣有文章，而非锦绮，光彩耀日，不可得名字，皆世所无有也。入拜方平，方平为起立。坐定，各进行厨。皆金盘玉杯，覩膳多是诸华，而香气达于内外。擘脯而行之，如行柏灸，云是麟脯也。麻姑自说，接待以来，见东海三为桑田。向到蓬莱，水乃浅于往者，会将略半也，岂时复为陵陆乎？方平笑曰：圣人皆言，海中复行扬尘也。麻姑欲见蔡经母及经妇，弟妇新产数十日，麻姑望见乃知之，曰：噫，且止勿前。索少许米来，便以掷之，视以堕地，皆成真珠。方平笑曰：麻姑故作少年戏也。吾老矣，不喜复作此狡狴变化也。方平语经家人曰：吾欲赐汝辈酒。此酒乃出天厨，其味淳醲，非俗人所宜，饮之或能烂人肠胃。今当以水添之，汝辈勿怪也。乃以水一斗，合酒一升搅之，以赐经家人。人饮一升许，皆醉。良久，酒尽。方平语左右曰：不足，复还取也。以一贯钱与馀杭姥，相闻求酤酒。须臾，信还，得

一油囊，酒五斗许。信传馀杭姥答言：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。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，皆似鸟爪。蔡经心言，背大痒时，得此爪以爬背，当佳也。方平已知经心中所言，即使人牵经鞭之。曰：麻姑神人也，汝忽谓其爪可爬背，何也？但见鞭著经背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。方平告经曰：吾鞭不可妄得也。

经家比舍有姓陈者，失其名字。尝罢尉，闻经家有神人，乃诣门叩头，求乞拜见。于是方平引前与语，此人便乞得随从驱使，比于蔡经。方平曰：君且起，向日立。方平从后视之，言：噫！君心邪，不正于经，不可教以仙道也。当授君地上主者之职。临去，以一符并一传著小箱中，以与陈尉，告言：此不能令君度世，能令君延寿，本寿自出百岁也。可以禳灾治病，病者命未终及无罪过者，君以符到其家，便愈矣。若有邪鬼血食作祸祟者，君使带此符，以敕社吏，当收送其鬼，君心中当亦知其轻重，临时以意治之。陈尉以此符治病有效，事之者数百家，寿一百一十岁而死。死后子孙行其符，不复效。

方平去后，经家所作数百斛酒饮在庭中者，皆尽，亦不见人饮之也。经父母私问经曰：王君常在何处？经答言：常治昆仑，往来罗浮山、括苍山，此三山上皆有宫室如一。王君常平天曹事，一日之中，与天上相连，反覆者数十过，地上五岳生死之事，皆先来关王君。王君出，或不尽将百官，唯乘一黄麟，将十数人。每常见山林在下，去地数百丈。所到则山海之神，皆来奉迎拜谒也。或有干道白言者。后数十年，经复暂归省家。方平有书与陈尉，真书书字，廓落大而不楷。先是，人无知方平名远者，起此乃知之，陈尉家于今世世存录王君手书，及其符传小箱也。

涉正

涉正者，字玄真，巴东人也。说秦始皇时事，了了似及见也。汉末从数十弟子入吴，而正常闭目，虽行犹不开也。弟子随之数十年，莫有见其开目者。有一弟子固请之，正乃为开目。目开时，有音如霹雳，而光如电，照于室宇。弟子，皆不觉顿伏，良久乃能起。正已复还闭目。正道成，莫见其所服食施行，而授诸弟子皆以行气房室及服石脑小丹云。李八百呼正为四百岁儿。

### 孙博

孙博者，河东人也。有清才，能属文，著诗百篇，诵经数十万言。晚乃学道，治墨子之术，能使草木金石皆为火光，照耀数十里中。亦能令身成火，口中吐火，指火树生草即焦枯，更指之即复故。亦能使三军之众各成一聚火。有藏人亡奴在军中者，累日求之不得。博语奴主曰：吾为卿烧其营舍，奴必走出，卿但当谛伺捉取之。于是博以一赤丸掷军中，须臾火起张天，奴果走出而得之。博乃更以一青丸掷火，火即灭。所燔屋舍百物向已焦然者，皆悉复故。博每作火有所烧，他人虽以水灌之，终不可灭，须博自止之，乃止耳。行大水中，不但己身不沾，乃能使从己者数百人皆不沾。又能将人于水上布席坐，饮食作乐，使众人舞于水上，不没不濡，终日尽欢。其病疾者，就博自治，亦无所云为，直指之，言愈即愈。又山间石壁及地上磐石，博乃入其中去，初故见背及两耳出石间，良久乃没。又能吞刀剑数十枚，及从壁中出入，如有孔穴也。引镜为刀，屈刀为镜，可积时不改。须博指之，乃复故形耳。后入林谿山中，合神丹仙去矣。

### 玉子

玉子者，姓章名震，南郡人也。少学众经，周幽王征之，不出。乃叹曰：人生世间，去生转远，去死转近矣。而但贪富贵，不知养性，命尽气绝则死位王侯。金玉如山，何益形为灰土乎？独有神仙度世，可以无穷耳！乃师桑子，具受众术。乃别造一家之法，著道书百有余篇。其术以务魁为主，而精于五行之意，演其微妙，以养性治病，消灾散祸。能起飘风，发屋折木，作雷雨云雾。能以草芥瓦石为六畜龙虎，立便成行。分形为数百千人。能步涉江海。含水喷之，皆成珠玉，遂亦不变也。或时闭气不息，举之不起，推之不动，屈之不曲，申之不直，百日数十日乃复起。与弟子行，各丸泥为马与之，皆令闭目，须臾，皆成大马，乘之，一日行千里。又能吐炁五色，起数百丈。飞鸟过，指之即堕地。临渊投符召鱼鳖，即皆上岸。又能使诸弟子，举眼即见千里之物，亦不能久也。其务魁时，以器盛水，著两魁之间，吹而嘘之，水上直有赤光辉，辉起一二丈。以此水治百病，病在内者，饮之，病在外者，澡之，皆便立愈。后入崆峒山合丹，白日升天。

### 天门子

天门子者，姓王名刚，尤明补养之要。故其经曰：阳生立于寅，纯木之精；阴生立于申，纯金之精。夫以木投金，无往不伤，故阴能疲阳也。阴人著脂粉者，法金之白也。是以真人道士，莫不留心注意，精其微妙，审其盛衰。我行青龙，彼行白虎，取彼朱雀，前我玄武，不死之道也。又阴人之情，有急于阳，而外自收抑，不肯请阳者，明金不为木屈也。阳性炁刚躁，志节疏略，至于游宴，声炁和柔，言辞卑下，明木之畏于金也。天门子既行此道，年二百八十岁，犹有童女之色。乃服珠缊得仙，入玄洲中去。

### 南极子

南极子者，姓柳名融。能含粉成鸡子，吐之数十枚，煮而啖之，与鸡子无异。黄中皆余有少许粉，如指端者，取杯咒之，即成龟，煮之可食，肠脏皆具，而杯成龟壳。煮取肉，则壳还成杯矣。取水咒之，即成美酒，饮之醉人。举手即成大树，人或折其细枝，以刺屋间，连日犹在，以渐萎坏，与真木无异也。服云霜丹，得仙去矣。

### 黄卢子

黄卢子者，姓葛名越。甚能治病，千里寄姓名，与治之皆愈，不必见病人身也。善禁之道，禁虎狼百虫，皆不得动，飞鸟不得去，水为逆流一里。年二百八十岁，力举千钧，行及走马。头上常有五色炁，高丈余。天下大旱时，能到渊中召龙出，催促使升天，使作雨，数数如此。一旦与亲故别，乘龙而去，遂不复还矣。

### 张道陵

张道陵字辅，汉沛国丰人也。本大儒生，博综五经。晚乃计此无益于年命，遂学长生之道。弟子千余人。其九鼎炁大要，惟付王长。后得赵升，七试皆过。第一试，升初到，门不通使，骂辱之，四十余日，露霜不去。第二试，遣升于草中守稻驱兽，暮遣美女，诈言远行过寄宿，与升接床，明日又称脚痛未去，遂留数日，颇以姿容调升，升终不失正。第三试，升行路上，忽见遗金四十余饼，升趋过，不取不视。第四试，升入山伐薪，三虎交搏之，持其衣服，但不伤。升不恐怖，颜色自若。谓虎曰：我道士也，少不履非，故远千里来事师，求长生之道，汝

何以尔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也？汝不须尔？虎乃去。第五试，升使于市，买十余疋物，已估直，而物主诬言未得直。升即舍去，不与争讼。解其衣服，卖之于他交，更买而归，亦不说之。第六试，遣升守别田谷，有一人来乞食，衣不蔽形，面目尘垢，身体疮脓，臭恶可憎。升为之动容，即解衣衣之，以私粮为食，又以私米遗之。第七试，陵将诸弟子登云台山绝岩之上，有桃树大如臂，生石壁下，临不测之谷，去上一二丈，桃树大有实。陵告诸弟子，有能得此桃者，当付以道要。于时伏而窥之三百许人，皆战慄却退汗流，不敢久临其上，还谢不能得。唯升一人曰：神之所护，何险之有？圣师在此，终不使吾死于谷中矣。师有教者，是此桃有可得之理。乃从上自掷，正得桃树上，足不蹉跌。取桃满怀，而石壁峭峻，无所攀缘，不能得还。于是一一掷上，桃得二百枚。陵乃赐诸弟子各一枚，馀二枚，陵食一，留一以待升。于是陵乃临谷，伸手引升。众人皆见陵臂不加长，如掇一二尺物，忽然引手，升已得还。仍以向余一桃与升，食毕，陵曰：赵升犹以正心自投桃上，足不蹉跌，吾今欲试自投，当得桃否？众人皆谏言不可，唯赵升、王长不言。陵遂自投，不得桃上，不知陵所在。四方则皆连天，下则无底，往无道路，莫不惊咄。唯升、长二人，嘿然无声。良久乃相谓曰：师则父也。师自投于不测之谷，吾等何心自安？乃俱自掷谷中，正堕陵前。见陵坐局脚玉床斗帐中，见升、长，笑曰：吾知汝二人当来也。乃止谷中，授二人道要。

### 栾巴

栾巴者，蜀郡人也。好道，不修俗事。太守诣与相见，屈为功曹，待以师友之礼。尝谓巴曰：闻功曹有神术，可使见否？巴曰：唯唯。即平坐，却入壁中去，冉冉如云气状，须臾失

巴。而闻壁外作虎声，而虎走还功曹宅，乃巴耳。后入朝为尚书，正旦大会，而巴后至，而颇有醉态。酒至又不饮，即西南嚬之。有司奏巴大不恭。诏以问巴，巴顿首曰：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人，为臣立生庙。今旦耆老皆入臣庙，不得即委之，是以颇有酒态。适来又观臣本郡大火，故嚬酒为雨以灭之。诏原复坐。即令驿马书问成都。果信云：正旦日大火，雨自东北来灭之，而有酒气焉。

### 淮南王八公

淮南王刘安，高皇帝之孙。好儒学方技，作《内书》二十一一篇。又著《鸿宝万毕》三卷，论变化之道。有八公往诣之，门吏自以意难问之曰：王上欲得延年却期、长生不老之道，中欲得博物洽闻、精义入微之大儒，下欲得勇敢武力、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。今先生皆耆矣，自无驻衰之术、赅育之气也，岂能究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，钩深致远，穷理尽性乎？三者并乏，不敢相通。公笑曰：闻王钦贤好士、吐握不倦，苟有一介，莫不毕至。古人贵九九之学，养鸣吠之士，诚欲市马者以致骐驎，师郭生以招群彦。吾等虽鄙，不合所求，故远致身，欲一见王。就令无益，亦不作损，云何限之，逆见嫌择？若王必见少年则谓之有道，见垂白则谓之庸人，恐非发石取玉、探渊索珠之谓也。薄吾等老，谨以少矣。言毕，八公化为十五童子，露髻青鬓，色如桃花。于是门吏惊悚，驰以白王。王闻之，不及履，即徒跣出迎，以登思仙之台，张锦绮之帷，设象牙之床，爇百和之香，进金玉之机，穿弟子之履，北面拱手而言曰：安以凡材，少好道德，羁锁世业，沉沦流俗，不能遗类，贞藪山林。然夙夜饥渴，思愿神明，沐浴垢秽，精诚浮薄。抱情不畅，邈若云泥。不图厚幸，道君降屈。是安禄

命，当蒙拔擢。喜惧屏营，不知所措。唯乞道君哀而教之，则螟蛉假翼，去地飞矣。八公便以成老人矣，告王曰：虽复浅识，具备先学，知王好道，故来相从。不知意何所欲？吾一人能坐致风雨，立起云雾，画地为江河，撮土为山岳；一人能崩高塞渊，牧虎豹，致龙蛇，役神鬼；一人能分形易貌，坐在立亡，隐蔽六军，白日尽暝；一人能乘虚步空，起海陵烟，出入无间，呼吸千里；一人能入火不焦，入水不湿，刃之不伤，射之不中，冬冻不寒，夏暑不汗；一人能千变万化，恣意所为，禽兽草木，立成转徙，万物陵岳，移行宫室；一人能防灾度厄，辟却众害，延年益寿，长生久视；一人能煎泥成金，锻铅为银，水炼八石，飞腾琉珠，乘龙驾云，浮游太清。在王所欲。安于是旦夕朝拜，身进酒果。先乞试之变化风雨云雾，无不有效。遂受《丹经》及《三十六水银》等方。

## 卷一百一十 纪传部·传八

### 洞仙传

元君

元君者，合服九鼎神丹，得道，著经九卷。

九元子

九元子者，炼紫金、合神丹，登仙，其经曰《庚辛经》。

长桑公子

长桑公子者，常散发行歌曰：巾金巾，入天门，呼长精，吸玄泉，鸣天鼓，养丹田。柱下史闻之曰：彼长桑公子所歌之词，得服五星、守洞房之道也。

龚仲阳

龚仲阳者，受嵩山少童步六纪之法。

上黄先生

上黄先生者，修步斗之道，得隐形法。

蒲先生

蒲先生者，常乘白鹿，采芝草于茅山。

茅蒙

茅蒙，字初成，咸阳南关人也。即东卿司命君盈之高祖。入华山修道，后乘云驾龙，白日升天。先是，其邑歌曰：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驾龙上升入太清，时下玄洲戏赤城。继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学之腊嘉平。秦始皇闻之，因改腊曰嘉平。

常生子

常生子者，常漱水成玉屑，服之以升天。

长存子

长存子者，学道成，为玄洲仙伯。

蔡琼

蔡琼，字伯瑶，师老子，受《太玄阳生符》、《还丹方》，合服得道，白日升天。常以《阳生符》活已死之人，但骸骨存者，以符投之即起。

张穆子

张穆子者，修太极上元年纪以升仙，后以此法授龚叔进、王文卿、尹子房，皆得道。

童子先生

童子先生者，于狄山学道，修《浴契铃经》得仙。

九源丈人

九源丈人者，为方丈宫主，领天下水神，及阴精水兽蛟鲸之类。

谷希子

谷希子者，学道得仙，为太上真官。东方朔师之，受阆风、钟山、蓬莱及神州真形图。

王仲高

王仲高，常在淮南市行卜，父老传云比世见之。伍被言于淮南王安，安欣然迎之。谓安曰：“黄帝，吾父之长子也。昔师朱襄君，受长生之诀。”即以传安。

阳生

阳生者，住少室西金门山，山有金罍浆，服之得道。

西门君惠

西门君者，少好道，明诸讖纬，以开山图授秦始皇，而不能用。

玄都先生

玄都先生者，受仙人《黑玉天地铃经》，行而得道。

黄列子

黄列子者，尝游猎九江，射中五色神鹿，逐迹寻穴，遇神芝，服而得风仙。

公孙卿

公孙卿者，学道于东梁甫山，一云滋液山。山宫中有合成仙药，得服之人立仙。日月之神，并在宫中。合药时颂曰：玉女断分剂，蟾蜍主和捣，一丸练人形，二丸容颜好。

蔡长孺

蔡长孺者，蜀郡人。夫妻共服十精丸，体气充盈。年九十生一男，名度世；一百五十岁复生一男，名无极。年三百岁视之如少童。

延明子高

延明子高者，服麋角得仙。

崔野子

崔野子者，服术以度世。

灵子真

灵子真者，服桃胶得仙。

宛丘先生

宛丘先生者，服制命丸得道。至汤之末世已千余岁。以方传弟子姜若春，服之，三百年视之如十五童子。彭祖师之，受其方三首。

马荣

马荣者，住梁国谷城中，两眼赤烂，瞳子不见物，而能明察洞视。北方多病癩，乡里不容者，辄来投荣，荣为治之，悉

差。荣云患脚，常乘鹿车，行无远近，不见人牛推引，而车自至。或一日赴数十处请，而各有一荣。凡与人语，自称厄子。作牵三诗，类乎讖纬。孝建二年三月初，作书与两国人别，至十六日中时，果卒。

### 任敦

任敦，博昌人也。少在罗浮山学道，后居茅山南洞。修步斗之道及《洞玄五符》。能役鬼召神，隐身分形。玄居山舍，虎狼不敢犯。

### 敬玄子

敬玄子，修行中部之道，存道守三一。常歌曰：遥望昆仑山，下有三顷田。借问田者谁？赤子字元先。上生鸟灵木，双阙侠两边。日月互相照，神路带中间。采药三微岭，饮漱华池泉。遨游十二楼，偃蹇步中原。意欲观绛宫，正值子丹眠。金楼凭玉几，华盖与相连。顾见双使者，博著太行山。长谷何峥嵘，齐城相接邻。纵我飞龙辔，忽临无极渊。黄精生泉底，芝草披岐川。我欲将黄精，流丹在眼前。徘徊饮流丹，羽翼奋迅鲜。意犹未策外，子乔提臂牵。所经信自险，所贵得神仙。

### 帛举

帛举，字子高。尝入山采薪，见二白鹄飞下石上，即成两仙人，共语云：顷合阴丹成，就河北王母索九剑酒，服之至良。子高闻仙人言，就访王母者，得九剑酒，还告仙人，乞阴丹服之，即翻然升虚，治于云中，掌云雨之任。

### 徐道季

徐道季，少住鹄鸣山。后遇真人谓曰：夫学道，当巾天青，咏大历，跣双白，徊二赤。此五神道之秘事也。其语隐也。《大历》者，《三皇文》是也。道季修行，得道。

#### 赵叔期

赵叔期，不知何许人。学道于王屋山中，遇卜者谓叔期曰：欲入天门，修三关，存朱衣，正昆仑。叔期请其要道，因以素书一卷与之，是《胎精中记》。拜受之，后得道。

#### 毛伯道

毛伯道、刘道恭、谢稚坚、张兆期皆后汉时人也，同于王屋山学道三十馀年。共合神丹成，伯道先服，即死；次道恭服之，又死。稚坚、兆期不敢服，弃药而归。未出山，忽见伯道、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，仙人执节以从之。二人悲愕悔谢，道恭授以服茯苓方，二人后亦度世。

#### 庄伯微

庄伯微者，少好道，不知求道之方，惟以日入时，正西北向，闭目握固想昆仑山，积三十年，后见昆仑山人，授以《金液方》，合服得道。

#### 刘道伟

刘道伟，少入幡冢山学道，积十二年，遇仙人试之，将一大石，约重万斤，以一白发悬之，使道伟卧其下，颜色无异，心安体悦。又十二年，遂赐以神丹，服之升天。

#### 匡俗

匡俗，字子希，少以孝悌著称，召聘不起，至心学真，游诸名山。至覆笥山，见山上有湖，周回数里，多生灵草异物，不可识。其傍有石井，泉通湖中；又有石雁，至春秋时，皆能群飞；复有小石笥，中有玉牒，多记名山福地，及得道人姓名。后服食得道。

#### 卢耽

卢耽者，少学道得仙。后复仕，为州治中，每时乘空归家，到晓则反州。尝元会，期会在列，时耽后至，回翔阁前欲下次，为威仪以帚掷耽，得一只履坠地，耽由是飞去。

#### 范豺

范豺者，巴西阆中人也。久住支江百里洲，修太平无为之道。临目嘘漱，项有五色光起，冬夏惟单布衣。而桓温时头已斑白，至宋元嘉中状貌不变。其占吉凶，虽万里外事，皆如指掌。或问：先生是谪仙邪？云：东方朔乃黠我，我小儿时，数与之狡狴。又云：我见周武王伐纣洛城头，战，前歌后舞。宋文帝召见豺，答诏称我，或称吾。元凶初为太子，豺从东宫过，指宫门曰：此中有博劳鸟，奈何养贼不知？文帝恶之，敕豺自尽。江夏王使埋于新亭赤岸冈，文帝令发其棺，看柩无尸，乃悔之。越明年，豺弟子陈忠夜起，忽见光明如昼，而见豺入门就榻坐，又一老翁后至，豺起迎之。忠问是谁？豺笑而不答。须臾俱出门，豺问忠：比复还东乡，善护我宅，即百里洲也。

#### 傅先生

傅先生者，学道于焦山中。精思七年，遇太极真人，与之木钻，使以穿一石盘，厚五尺许，戒云：石盘穿，仙可得也。

于是昼夜钻之，积四十七年，钻尽石穿。仙人来，曰：立志若斯，宁有不得道者！即授以金液还丹，服之度世。

### 石坦

石坦，字洪孙，渤海人也。游赵魏诸名山，得道。能分身同时诣十馀家，各家有一坦，所言各异。

### 郑思远

郑思远，少为书生，善律历候纬。晚师葛孝先，受《正一法文》、《三皇内文》、《五岳真形图》、《太清金液经》、《洞玄五符》。入庐江马迹山居，仁及鸟兽。所住山虎生二子，山下人格得虎母，虎父惊逸，虎子未能得食。思远见之，将还山舍养饲。虎父寻还，又依思远。后思远每出行，乘骑虎父，二虎子负经书衣药以从。时于永康横江桥，逢相识许隐，且暖药酒，虎即拾柴然火。隐患齿痛，从思远求虎须，欲及热插齿间得愈，思远为拔之，虎伏不动。

### 郭志生

郭志生，字通明，朱提郡人。晋元帝时，云已四百岁，见之如五十许人。有短卷书满两筐中，常负之。多止乌场张绩家，每叹曰：兵荒方生，毒流生民，将以沟渎为棺材，苍蝇为孝子，必然之期，可为痛心。后二年，孙恩妖乱，冬夏杀害及饿死者，十不遗一。忽谓绩曰：应亡，为吾备粗材器，殡不须钉，材亦不须埋，但送山岩中，以石镇材上。后少日而死，绩谨依斯教。经数日，绩亲人自富阳还，见志生骑白鹿山中行，作书与绩。

### 介琰

介琰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师白羊公，受玄白之道，能变化隐形。常随师入东海，暂过吴，为先主礼之。先主为琰起静室，一日之中，数过遣人问起居。琰或为童子，或为老翁，无所食啖，不受饷遗。先主欲学其术，琰以帝多内御，遂不传道法。先主大怒，敕缚琰著车甲辕，引弩射之，弩发而绳索独存，不知琰所之耳。

### 徐福

徐福，字君房，不知何许人也。秦始皇时，大苑中多枉死者横道，数有鸟如乌状，衔草覆死人面，皆登时活。有司奏闻，始皇使使者赍此草，以问北郭鬼谷先生。先生云：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，生琼田中，一名养神芝，其叶似菰，生不丛，一株可活一人。始皇于是乃谓可索得，因访求精诚道士徐福，发童男童女各五百人，率楼船等入海寻祖洲，不返，不知所在。逮沈羲得道，黄老遣福为使者，乘白虎车、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、侍郎簿延乘白鹿车，俱来迎。

### 车子侯

车子侯者，扶风人也。汉武帝爱其清净，稍迁其位至侍中。一朝语家云：我今补仙官，此春应去，至夏中当暂还，还少时复去。如其言。武帝思之，乃作歌曰：嘉幽兰兮延秀，蕙，妖媯兮中塘。华斐斐兮丽景，风徘徊兮流芳。皇天兮无慧，至人逝兮仙乡。天路远兮无期，不觉涕下兮沾裳。

### 苏耽

苏耽者，桂杨人也。少以至孝著称。母食欲得鱼羹，耽出湘州市买，去家一千四百里，俄顷便返。耽叔父为州吏，于市

见耽，因书还家，家人大惊。耽后白母曰：耽受命应仙，违远供养。作两大柜留家中，若欲须食扣小柜，欲得钱帛扣大柜，是所须皆立至。乡里共怪其独，如此白官，遣吏检柜无物，而耽母用之如故。先耽将去时云：今年大疫，死者略半，家此井水饮之无恙。果如所言，合门元吉。母年百馀岁终，闻山上有人哭声，服除乃止。百姓为之立祠矣。

### 张巨君

张巨君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许季山得病不愈，清斋祭太山请命，昼夜祈诉。忽有神人来问曰：汝是何人？何事苦告幽冥？天使我问汝，可以实对。季山曰：仆是汝南平舆许季山，抱疾三年，不知罪之所在？故到灵山，请决死生。神人曰：我是仙人张巨君，吾有《易》道，可以射知汝祸祟所从。季山因再拜请曰：幸蒙神仙回降，愿垂告示。巨君为筮卦，遇震巽之恒揲，初九、六二、六三有变。巨君曰：汝是无状之人，病安得愈乎？季山曰：愿为发之。巨君曰：汝曾将客东行，为父报仇，于道杀客，内空井中，大石盖其上。此人上诉天府，以此病谪汝也。季山曰：实有此罪。巨君曰：何故尔耶？季山曰：父有为人所搏耻，蒙此以终身，时与客报之，未至，客欲告怨主，所以害之。巨君曰：“冥理难欺，汝勤自首，吾还山为请命。”季山渐愈，巨君传季山筮诀，遂善于《易》占。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，惜哉！

### 冯伯达

冯伯达者，豫章建昌人。世奉孝道，精进济物。道民陈辞得旨，与戴矜生相似，又是同时人也。元嘉中，伯达下都，后寄戴乡人，还南行，至梅根，阻风连日。伯达谓船主曰：欲得

速至家，但安眠，慎勿开眼。其夜，闻舫下刺树杪，而不危抗，窃有窥者，见两龙挟梁翼船，迅若电逝，未晓到舍，伯达寻入庐山，不返。

### 韩越

韩越者，南陵冠军人也。心慕神仙，形类狂愚。随师长斋诵咏，口不辍响。常著屐，行无远近，入山或百日、五十日辄还。家人问越，未尝实对。后乡人斫枯木作弓，于大阳山绝崖石室中，见越与六七仙人读经。越后山中还，于峦村暴亡。家迎觉棺轻，疑非真尸，发看，唯竹杖耳。宋大明中，越乡人为台将北使，于青州南门遇越，容貌更少，共语移时，访亲表存亡，悲欣凝然。越云：吾妇患嗽未差，今因与卿散一裹，令温酒顿服之。台将还都番下，具传越言，而越妇服散，嗽即愈。

### 郭璞

郭璞，字景纯，河东人也。王敦欲反，使之占梦，曰：吾昨梦在石头外江中扶犁耕，卿占之。璞曰：大江扶犁耕，耕亦自不成，反亦无所成。敦怒，谓璞曰：卿自占命尽何时？璞曰：下官命尽今日。敦令诛璞。璞谓伍伯曰：吾年十三时，于栅塘脱袍与汝，言吾命应在汝手中，汝可用吾刀。伍伯感昔深惠，衔涕行法。殡后三日，南州市人见璞货其平生服饰，与相识共语。敦闻之不信，使开棺，无尸。璞得尸解之道，今为水仙伯。

### 戴孟

戴孟，字成子，武威人也。汉武帝时为殿中将军，本姓燕，名济，字仲微。得道后改姓名。入华阴山，授秘法于清灵真人裴君，得《玉佩金珰经》、《石精金光符》。仙人郭子华、张

季连、赵叔达、山世远，常与之游处。

### 郭文举

郭文举，河内轵人。少爱山水，常游名山，观华阴石室。洛阳陷，入吴居大辟山，停木于树，苫覆而止。时猛兽为暴，文举居之，十馀年无患。丞相王导使迎至京师，朝士咸共观之，文举颓然箕踞，旁若无人。周顛问曰：猛兽害人，先生独不畏邪？文举曰：吾无害兽之心，故兽不害人。周顛、庾亮、桓温、刘恢共叹：文举虽无贤人之才，而有贤人之德。咸和元年，恳求还山，导不许。复少日，遁入临安白土山。明年，苏峻作乱，时人谓文举逆知，故去也。有《老子经》二卷，缣盛悬屋，未尝见读之。山外人徐凯师事文举，受篆篆上将军，吏兵并见形于凯，使役之。今凯见社灶神，戒凯曰：不可有房室，不复为卿使。凯后娶暨氏女，诸神即隐，唯馀篆吏二人，不复从命。语凯云：汝违师约，天曹已摄吏兵，留我等守《太上篆》，不复可使。文举亡，如蝉蜕。山下人为之立碑。文举书箬叶上，著《金雄诗》、《金雌记》。后人于其所住床席下得之，次第寻看，讖纬相似，乃传于世。

### 姚光

姚光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得神丹之道，能分散形影，坐在立亡，火之不焦，刀之不伤。吴主身临试之，积荻数千束，令光坐，荻千束旅裹十馀重，火焚之，烟焰翳日。观者盈都，咸谓光为煨烬矣。火息后，见光从灰中振衣而起，神容晏如也。手把一卷书，吴主读不能解，后不知所之。

### 徐弯

徐弯者，吴郡海盐人也。少有道炁，能收束邪精。钱塘人杜氏女患邪，弯召魅，即见丈夫著白侠葛单衣入门，弯一叱，即成白龟。一旦与群从兄弟数人，登石崎山斫春柴，日暮弯不返。明旦寻觅，见弯在山上，腋挟镰，倚而不动。或乃抱弯，唯有空壳。

### 丁令威

丁令威者，辽东人也。少随师学得仙道，分身任意所欲。尝暂归，化为白鹤，集郡城门华表柱头，言曰：我是丁令威，去家千岁，今来归，城郭如旧，人民非，何不学仙离冢累？夫左元放为羊，令威为鹤，斯并一时之迹耳，非永为羊鹤也。《辽东诸丁谱》载，令威汉初学道得仙矣。

### 王嘉

王嘉，字子年，陇西安阳人也。久在于东阳谷口，携弟子登崖穴处。御六炁，守三一，冬夏不改其服，颜色日少。符坚累徵不就。坚寻大举南征，以弟融为大将军，遣人问嘉，嘉曰：金坚火强。仍乘使者马，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，因堕其衣裳，奔马而还，踞床而不言。坚又不解，更遣人问：世祚云何？嘉曰：未央。坚欣然以为吉征。明年岁在癸未，坚大败于寿春，遂亡秦国。是殃在未年也。以秦居西为金，晋都南为火，火能铄金也。嘉寻移嵩高山。姚萇定长安，问嘉：朕应九五不？嘉曰：略当得。萇大怒曰：小道士答朕不恭。有司奏诛嘉及二弟子。萇先使人陇右逢嘉将两弟子，计已千馀里，正是诛日。嘉使书与萇，萇令发嘉及二弟子棺，并无尸，各有竹杖一枚。萇寻亡。

### 寇谦之

寇谦之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弱年好道，入东岳岱宗山，精苦累年。一旦得真人分以成丹，白日升天。谦之符章，救治百姓神验。于今北方犹行其道者，多焉。

### 董幼

董幼者，海宁人也。兄弟三人，幼最小。早丧父，幼母偏念其多病，不能治家。年十八，谓母曰：幼病困，不可卒愈，徒累二兄，终不得活。欲依道门洒扫，以度一世。母许之。幼在师家，恭谨勤修，长斋笃学，未尝暂怠，遂洞明道术。年四十一，夜有真人降，授幼水行不溺之道。以一马鞭与幼，令幼以鞭水，行于水上，如行平地。晋义熙中，幼还家辞母云：幼已得道，不复留人间，今还与家别。母曰：当应往何处去？复几时可还？幼曰：应往峨嵋山，更受业，未有归期。中表乡邻共送幼，至区阳西江，见幼鞭水而行，渐渐而远，顾谓二兄曰：世世传道业矣。

### 刘卞

刘卞画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长大多须，垂手下膝。久住武当山，去襄阳五百里，旦发夕至。不见有所修为。颇以药术救治百姓，能劳而不倦，用药多自采，所识草石，乃穷于药性。雍州刺史刘道产忌其臂长，于襄阳录送文帝。每旦槛车载将往山采药，暮还廷尉。卞画后以两短卷书与狱吏，吏不敢取，卞画焚之。一夜失卞画，关钥如故。阖阖门吏行夜得卞画，送廷尉，卞画语狱吏云：官寻杀我，殓后勿钉棺也。后果被杀。死数日，文帝疑此言，使开棺，不见尸，但有竹杖耳。

王质

王质者，东阳人也。入山伐木，遇见石室中有数童子围棋歌笑。质聊置斧柯观之，童子以一物如束核与质，令含咽其汁，便不觉饥渴。童子云：汝来已久，可还。质取斧柯，烂已尽。质便归家，计已数百年。

## 卷一百一十一 纪传部·传九

## 洞仙传

于吉

于吉者，琅琊人也。其父祖世有道术，不杀生命，吉精苦有逾于昔人。常游于曲阳流水上，得神书百馀卷，皆赤界、白素、青首、朱目，号曰《太平青策书》。孙策平江东，进袭会稽，见士民皆呼吉为于郎，事之如神。策招吉为客在军中。将士多疫病，请吉，水歃漱辄差。策将兵数万人，欲迎献帝，讨曹公，使吉占风色，每有神验。将士咸崇仰吉，且先拜吉，后朝策。策见将士多在吉所，因怒曰：吾不如于君耶！乃收吉，责数吉曰：天久旱，水道不通，君不同人忧，安坐船中作鬼态，束吾将士，败吾部曲，今当相除。即缚吉，暴使请雨。若能感天，今日中大雨者，当相原，不尔加诛。俄而云兴雨沴，至中漂没。将士共贺吉，策遂杀之。将士涕泣收葬。明旦，往视失尸，策大怆恨，从此常见吉在其前后。策寻为许贡伏客所伤，照镜，见吉在镜中，因掬镜大叫，胸创裂而死。世中犹有事于君道者。

昌季

昌季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入山担柴，崖崩堕山下，尚有微气。妇来见之，涕泣哀恻，仙人尹伊闻之，怆然谓妇曰：吾是仙人，能治汝婿。即以角煎赐之，并付其方，药尽未差，可随合作也。能长服之，令人神仙。妇以药治季，即愈。季合药服之千日，忽然飞升。妇流涕追之，顾谓妇曰：道与世殊，卿善自爱敬。妇慨然，复合药服之三年，便复飞去，至蓬莱山见季，季曰：知卿当来尔。

#### 王子乔

王子乔者，河东人也。汉明帝时为尚书郎，出为叶县令。汉法：畿内长吏，节朔还朝。每见子乔先生至，不见有车马迹，而怪之。明帝密使星官占候，辄见双凫从东南飞来，乃罗，得一只履，时人异之。

#### 杜契

杜契，字广平，京兆人也。建安初，渡江依孙策，后孙权用为立信校尉。黄武二年，起学道，师介琰，受黄白术，久久能隐形遁迹。后居茅山之东，时与弟子采伐，货易山场市里，而人不能知之。数入洞中得仙。

#### 范幼冲

范幼冲者，辽西人也。受《太素胎化易形之道》，常旦旦存青白赤三炁各如縲，从东方日下，直入口中，挹之九十过，自饱便止，行之。十年得道，其法约、其事验，太素秘道也。

#### 青谷先生

青谷先生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常修行九息服气之道。后合

炉火大丹，服之得道。一旦天降刘文饶于寢室，授其杖解法，得入太华山。文饶名宽，弘农人也，仕后汉，位至司徒、太尉，视民如赤子，怒不形颜，口无疾言，好行阴德，拯寒困，万民悦，而附之如父母焉。

### 夏馥

夏馥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少好道，常服术和云母。后入吴山，遇赤须先生，传之要法。又遇桐柏真人，授之黄水云浆法，行之得道。馥少时被公府辟，书致于桑树乃去，当时咸服其高迈。

### 刘讽

刘讽，字伟惠，颍川人也。师季主，服日月精华，得道。后归乡里，托形杖履而去。

### 展上公

展上公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学道于伏龙地，乃植李，弥满所住之山。上公得道，今为九宫右保司，其常白诸仙人云：昔在华阳下，食白李美，忆之未久，忽已三千岁矣！郭四朝后来住其处，又种五果。上公云：此地善，可种柰。所谓福乡之柰，可以除灾病。

### 周太宾（姜叔茂附）

周太宾、巴陵侯姜叔茂者，并不知何许人也。学道在句曲山，种五果、五菜，货之以市丹砂。今姜巴地多韭薤，即其种耶！二人并得仙，叔茂曾作书与太极官僚云：昔学道于鬼谷，得道于少室，养翮于华阳，待举于逸域。时乘飙车，宴于句曲。

太宾善鼓琴，昔挥独弦乃弹，而八音和。以教麋长生、孙广田，即登也。二人后皆得道尔。

### 郭四朝

郭四朝者，燕人也。秦时得道。来句曲山南所住处，作塘遏涧水，令深基庶垣墙，今犹有可识处。四朝乘小船游戏其中，每扣船而歌。

其一曰：清池带云岫，长林郁青葱。玄鸟翔幽野，悟言出从容。鼓楫扬神波，稽首乘晨风。未获解脱期，逍遥丘林中。

其二曰：浪神九陔外，研道遂全真。戢此灵凤羽，藏我华龙鳞。高举方寸物，万吹皆垢尘。顾哀朝生辈，孰尽汝车轮。

其三曰：游空落飞飙，虚步无形方。圆景焕明霞，九凤唱朝阳。挥翮扇天津，置藹庆云翔。遂造太微户，挹此金梨浆。逍遥玄陔表，不存亦不亡。

其四曰：驾欵舞神霄，披霞带九日。高皇齐龙轮，遂造九华室。神虎洞琼林，香风合成一。开阖幽冥户，灵变玄迹灭。

### 张玄宾

张玄宾者，定襄人也。曾举茂才。始师西河蓊公，受服术、行洞房白元之事。后遇樊子明于少室山，授以遁变隐景之道。昔在天柱山，今来华阳内，为理禁伯，主诸水雨官。玄宾善谈空无：无者大有之宅，小有所以生焉。积小有以养小无，见大有以本大无。有有亦无焉，无无亦有焉。所以我目都不见物，物亦不见无。寄有以成无，寄无以得无。于是无则无宅也，太空亦宅无矣。我未生时，天下皆无无也。桐柏诸灵仙，亦不能折之。自云：曾于蓬莱遇宋晨生，论无，粗得其意也。

赵威伯

赵威伯者，东郡人也。少好道，受业于邯郸张先生。挹日月之景，服九云明镜之华得道。来入华阳内，为保命丞。《河图》云：吴楚多有得见太平者。常语人云：此论不虚，此验不久。其所存明镜，非世间常法。又善啸，声若冲风之击长林、众鸟之群鸣，须臾归云四集，零雨其濛。

乐长治

乐长治者，不知何许人也，仕汉桓帝，至中书侍郎。后师中岳李先生，受步七元法，修之得道。

杜曷

杜曷，字叔恭，吴国钱塘人也。年七八岁，与时辈北郭戏，有父老召曷曰：此童子有不凡之相，惜吾已老，不及见之。曷早孤，事后母至孝，有闻乡郡，三礼命仕，不就。叹曰：方当人鬼淆乱，非正一之炁，无以镇之。于是师馮杭陈文子，受治为正一弟子。救治有效，百姓咸附焉。后夜中有神人降云：我张镇南也。汝应传吾道法，故来相授诸秘要方，阳平治。曷每入静烧香，能见百姓三五世祸福，说之了然。章书符水，应手即验。远近道俗，归化如云。十年之内操米户数万。

晋太傅谢安，时为吴兴太守，见黄白光，以问曷，曷曰：君先世有阴德于物，庆流后嗣，君当位极人臣。尚书令陆纳，世世临终而并患侵淫疮，纳时年始出三十，忽得此疮。曷为奏章，云：令君大启得过。授纳灵飞散方，纳服之，云：年可至七十。大司马桓温北伐，问以捷不？曷云：公明年三月专征，当挫其锋。温至坊头，石门不开，水涸粮尽，为鲜卑所摄。谓弟子桃叶云：恨不从杜先生言，遂至此败。符坚未至寿春，车

骑将军谢玄领兵伐坚，问以胜负。曷云：我不可往，往必无功；彼不可来，来必覆败，是将军效命之秋也。坚果散败。卢竦自称先生，常从弟子三百余人。曷以白桓温，竦协东治老木之精，衍惑百姓，比当逼突宫阙，然后乃死耳。咸安中，竦夜半从男女数百人直入宫，称海西复位，一时间官军诛剿，温方叹伏。

后桓冲欲引曷息该为从事，曷辞曰：吾儿孙并短命，不欲令进仕，至曾玄孙，方得吾福耳。曷曰：吾去世后，当以假吾法以破大道者，亦是小驱除也。与黄巾相似。少时消灭。素书此言，函封付妻冯氏：若有灾异，可开示子侄。劝修德自守。隆安中，郎玃孙泰以妖惑陷咎，及祸延者众。曷忽弥日聚集，纵乐无度。敕书吏崇桃生市凶具，令家作衣衾，云：吾至三月二十六日中当行。体寻小恶，至期，于寝不觉，尸柔气洁，诸道民弟子为之立碑，谥曰明师矣。

### 扈谦

扈谦者，魏郡人也。性纵诞，不耻恶衣食，好饮酒，不择精粗。常吟曰：风从牖中入，酒在杯中摇，手握四十九，灵光在上照。巍峨帟蓍下，独向冥理笑。又曰：进不登龙门，退不求名位，无以消天日，常作巍峨醉。精于《易》占，常在建康后巷许新妇店前筮，一卦一百钱，日限钱五百止。次卦千钱不为也。谦母住尚方门外路西，有养女三四人，自料理。谦日日送钱三百供养母，馀钱二百，谦以饮酒，乞与贫寒。晋海西旦出，见赤蛇盘于御床，俄尔失蛇。诏谦筮卦，《易林》曰：晋室有盘石之固，陛下有出宫之象。海西曰：可消伏不？谦曰：后年应有大将北征失利，以三万人逆之于寿春北，此灾可消。明年秋，桓温北讨败绩，咎豫州刺史袁真不为后援，诛真。还

镇石头，发海西，立简文。温妾产息玄至艰难，谦筮曰：公第西北六间马敞坏竟，便产是男儿，声炆雄烈，当震动四海。温赐谦钱三十万，谦云：谦用筮钱，常患不尽，且家无容钱处，请还公库。温不听，许氏以空槛借谦贮钱，俄而夫人复送钱三十万。谦从得温钱后，日筮三卦以供养母，以温钱饮酒，求能酣客，不问识与不识，群聚极饮，于是远近嗜饮客随谦者众。许氏常以贤人礼待谦，不计求酒之多少。谦后断，不复诣许氏。寻觅经年，忽于谯沟遇谦，曰：家中欲得槛用，先令随还家，取先所寄钱。谦笑曰：三年饮酒数千斗，唯四十者才足相补，正馀一百半许有耳，夫人不复足雇矣。吾以瓜刻壁记之，写算便知也。许氏试依自言算，不差一文。谦后母夜亡，谦旦还，云因缘尽矣而去，不知所之。数日，许氏家人于落星路边，见谦卧地，始谓其醉，捉手牵引，唯空衣，无尸也。

### 朱库

朱库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久服石春辟谷符水，不饥不渴，强丁不老。库忽云：应得仙，克日发，与亲旧别云：当有迎者，单衣白鞞。须臾，有两黄鹤下中庭，库便度世，中庭仍有三黄鹤，相随飞向东郭外，成三黄衣道士，携手东行，因乡人附书与家，家人看尸，唯有空壳者。

### 姜伯真

姜伯真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少好道，在猛山采药，忽值仙人，使伯真平立日中，背后观之，其心不正。仙人曰：劝学之至，而不知心不正，为失。因教之服石脑。石脑色斑柔软，形如小石，处所皆有。久服身热而不渴。后遂得仙。繁阳子服之，亦得道。

## 卷一百一十二 纪传部·传十

### 神仙感遇传

#### 吉宗老

吉宗老者，豫章道士也。巡游名山，访师涉学，而未有所得。大中二年戊辰，于舒州村观遇一道士，弊衣冒，风雪甚急，忽见其来投观中。与之道室而宿，即暝，无灯烛，雪又甚。忽见室内有光，自隙而窥之，见无灯烛而明，唯以小葫芦中出衾被帷幄、衲褥器用、陈设服玩，无所不有。宗老知其异，扣门谒之，道士不应，而寝光亦寻灭。宗老乃坐其门外，一夕守之，冀天晓之后，聊得一见。及晓推其门，已失所在。宗老剖心责己，周游天下，以访求焉。

#### 叶迁韶

叶迁韶者，信州人也。幼年樵采，避雨于大树下，忽见雷公为树枝所夹，奋飞不得，树枝雷霆后却合，迁韶为取石楔开枝间，然后得去。仍愧谢之曰：约来日却至此可也。如其言，明日复至树下。雷公亦来，以墨篆一卷与之曰：此行之，可以致雷雨，祛疾苦，立功救人也。我兄弟五人，要雷声，唤雷大雷二，必即相应。然雷五姓刚躁，无危急之事，不可唤之。自

是行符致雨，咸有殊效。尝于吉州市中醉，太守擒而责之，欲加凌辱。迁韶于阶下大呼雷王一声，时中旱，日光猛炽，使震霹一声，人皆颠沛。太守下阶礼接之，请为致雨。信宿大沴雨，泽遂足。因为远近所传。游滑州时，方久雨，黄河泛，官吏被水为劳，忘其寝食。迁韶以铁札长二尺，作一符，立于河岸之上，水涌溢堆阜之形，而簦河流下，不敢出其符外，人免垫溺，于今传之。人有疾请符，不择笔墨，书而授之，皆得其效。多在江浙间周游，好啗荤腥，不修道行，后不知所之。

#### 于满川

于满川者，是成都乐官也。其所居邻里阙水，有一老叟，常担水以供数家久矣。忽三月三日，满川于学射山通真观看蚕市，见卖水老人，与之语，云居在侧近，相引蚕市看讫，即邀满川过其家。入桤竹径，历渠澗，可十里许，即见门宇殿阁，人物喧阗，有像设图绘，若宫观焉。引至大厨中，人亦甚众，失老叟所在，问人，乃葛瓚化厨中尔。云来日蚕市，方营设大斋，顷刻之间，已三日矣。卖水老叟，自此亦不复来。

#### 进士王叡

进士王叡，渔经猎史之士也。孜孜矻矻，穷古人之所未穷，得先儒之所未得，著《灸穀子》三十卷，六经得失、史册差谬，未有不针其膏而药其育矣。所有二种之篇、释喻之说，则古人高识洞鉴之士，有所不逮焉。嗜酒自娱，不拘于俗。酣畅之外，必切磋义府，研核词枢，亦犹刘闾之诟诮古人矣。然其咀吸风露，呼嚼岚霞，因亦成疹，积年苦冷，而莫能愈。游燕中，道逢樱杖棕笠者，鹤貌高古，异诸其侪，名曰希道。笑谓之曰：少年有三惑之累耶？何苦瘠若斯？辞以不然。道曰：疾可愈也，

予虽释忤，有炉鼎之功，何疾不除也。馥委质以师之，斋于漳水之滨，三日，而授其诀曰：木精天魂，金液地魄。坎离运行，宽猛无成。金木有数，秦晋合宜。近效六旬，远期三载尔。歌曰：魄微入魂牝牡结，阳响阴滋神鬼灭。千歌万赞皆未决，古往今来抛日月。受而制焉饵之，周星疹且瘳矣。乃隐晦自处，佯狂混时，年八十，殁于彭山道中，识者瘞之。无几，又在成都市，常寓止乐温县。时挚兽结尾，为害尤甚。馥醉宿草莽，露身林野，无所惮焉，斯亦蝉蜕得道之流也。

### 王从 己

王从 己者，宦官也。蜀王初节制邛蜀，黎雅为永平军，从 己为监军判官。自是收剋成都，罢镇为郡。从 己栖寓蜀中十余年，食贫好善，不常厥居。于邛市有老叟，睨而视之曰：将有大厄，滨于死所。探怀袖中小瓢，以丹砂十四粒与之，曰：饵此旬日而鬣生，勿为怪也，可以免难矣。服之三五日，鬣果生焉。月余，诏诛宦官，从 己亦在其数，人或劝其遁去，答曰：君父之命，岂可逃乎！俛首赴紱，太守哀，而上请蜀王，特乞宥之，视其状貌，无复宦官矣。

### 令狐绚

令狐绚者，馮杭太守纁之子也。雅尚玄微，不务名宦。于开化私院自创静室，三日五日即一度，开室焚香，终日乃出。时有神仙降之，奇烟异香，每见闻于庭宇，因言入静之时，有青童引入，至天中高山之上，朝谒老君，见册命张天师为元中大法师，以代尹真人之任。初，尹与三天论功于太上之前，太上曰：群胡扰于中原，蚕食华夏，不能戢之，尹真人之过也。再立二十四化，分别人鬼，泽及生灵，道陵之功也。此二者各

宜登台冥思，取验于大道。可即敕尹真登一莲华宝台，端寂而坐。顷之，万景昏噎。又命道陵亦登此台，既坐良久，则奇彩异光，种种变化，天人交畅矣。自是以道陵代尹为元中法师焉。乙未年，闻令狐之说。丁酉年于西川濠阳见张道士，云：天师降授道法，远近敬而事之，因聆其天师降教之事，云天师进位，近为元中法师。与令狐所说符契，论功登台之事，一无异者焉。玄功杳冥，难可详验，聊以纪其异也。

### 李筌

李筌，号达观子。居少室山，好神仙之道，常历名山，博采方术。至嵩山虎口岩，得《黄帝阴符》、《本经素书》，朱漆轴，緘以玉匣，题云：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。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，用传同好，其本糜烂。筌抄读数千遍，意不晓其义理。因入秦，至骊山下，逢一老母，髻髻当顶，余发半垂，弊衣扶杖，状貌甚异。路傍见遗火烧树，因自言曰：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。筌惊而问之曰：此《黄帝阴符》，老母何得而言之？母曰：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，少年从何而得之？筌稽首再拜，具告所得。母曰：少年颧骨贯于生门，命轮齐于日角，血脑未减，心影不偏，贤而好法，神勇而乐智，真是吾弟子也，然四十五当有大厄。因出丹书符一道，贯于杖端，令筌跪而吞之，曰：天地相保。于是坐于石上，与筌说《阴符》之义，曰：《阴符》凡三百言，一百言演道，一百言演法，一百言演术。上有神仙抱一之道，中有富国安民之法，下有强兵战胜之术。皆内出心机，外合人事。观其精微，《黄庭》、《八景》不足以为玄；察其至要，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；任其巧智，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。非有道之士，不可使闻之。故至人用之得其道，君子用之得其术，常人用之得其殃，识分不同也。如传同好，

必清斋而授之，有本者为师，无本者为弟子也。不得以富贵为重，贫贱为轻，违者夺纪二十。本命日诵七遍，益心机，加年寿。每年七月七日，写一本藏于名山石岩中，得加算。久之，母曰：日已晡矣，吾有麦饭，相与为食。袖中出一瓢，令筌谷中取水，既满矣，瓢忽重百余斤，力不能制而沉泉，及还，已失母所在，但留麦饭数升而已。筌食之，自此绝粒。开元中，为江陵节度副使、御史中丞。筌有将略，作《太白阴经》十卷，又著《中台志》十卷。时为李林甫所排，位不大显意，入名山访道，后不知其所也。

### 刘彦广

刘彦广者，金陵礪壁仓人也。尝为浙西衙职，事节度使唐若山。若山好道，与其弟若水皆遇神仙，授以道要。开元中，明皇宠异之，杖节镇浙西，逾年而弃位泛海，遗表于船舫内。监军使以事上闻，诏若水于江岭仙山访之，不知所适。彦广十年后奉使扬州，于鱼行遇若山，担鱼货之。若山召彦广至其家，门巷陋隘，蒿径荒梗，露草沾渍，才通人行。入门渐平，布砖花卉，台榭繁华之饰，迨非世有。命生设食。闻其尚负官钱，家内穷罄，悯之，形于容色，既而令于所止店中备生铁及炭。是夕，唐诣其店，置炭铁，列火而去，谓之曰：汝后世子孙，合于仙山遇道，不宜复居小职，但贞隐丘园可也。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债，其二丰产资家力。勿食珍羞，以增尔禄；勿衣绮绣，以增尔福。阴功及物，济人之急，道之所重也。度人上品《五千文妙经》，行而勤之焉。彦广得金，如其言偿官债，营家业于礪壁。世世八九十，其孙松年入道天台焉。

### 宋文才

宋文才者，眉州彭山县人也。文才初与乡里数人游峨眉山，已及绝顶，偶遗其所赍中，履步求之。去伴稍远，见一老人，引之徐行，皆广陌平原，奇花珍木，数百步乃到宫阙，玉砌琼堂，云楼霞馆，非世人所睹。老人引登萼台，顾望群峰。棋列于地，有道士弈棋。青童采药，清渠漱石，灵鹤翔空。文才惊骇，问老人曰：此为何处也？答曰：名山小洞，有三十六天，此峨眉洞，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。揖坐之际，有人连呼文才之名，老人曰：同侣相求，不可久住，他年复来可也。命侍童引至门外，与同侣相见，回顾失仙宫所在。同侣曰：相失已半月矣，每日来求，今日乃得相见尔。文才具述所遇之异焉。

### 刘景

彭城刘景，因游金华山寻真访道，行及山半，觉景物异常，山川秀茂。见崇门高阁，势出云表，入门左右，池沼澄澈，嘉树垂条，棋布行列，披蔓柔弱，其实如梨，馨香触鼻。景顾望无人，因掇擷其实于怀袖中，未暇啗食，俄有犬子数辈，驰出吠之，竟欲搏噬。景乃仓惶支梧，四顾无瓦口可投，探怀中所摘之果以掷之，果尽而犬亦去也。回顾前之宫宇，但林谷榛莽而已。时僧休与刘景友善，常话其事迹者也。

### 蓬球

蓬球，字伯坚，北海人也。晋太始中，入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，忽觉异香，球迎风寻之，此山廓然自开，宫殿盘郁，楼台博敞。球入门窥之，见五株玉树，复稍前，有四仙女弹棋于堂上，见球俱惊起，谓曰：蓬君何故得来？球曰：寻香而至焉。言讫，复弹棋如初。有一小者登楼，弹琴戏曰：元晖何谓独升楼？球于树下立，饥，以舌舐叶上垂露。俄有一女，乘鹤而至，

曰：玉华，汝等何故有此俗人？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诸仙室，可令速去。球惧出门，回头忽然不见。及还家，已是建平中矣。旧居閤舍，皆为墟墓，因复周游名山，访道不返。

### 王可交

王可交者，苏州昆山人也。本农田之夫，素不知道。年数岁，眼有五色光起，夜则愈甚，冥室之中，可以鉴物。或人谓其所亲曰：此疾也，光尽即丧其目矣。父母愚，召庸医以灸之，光乃绝矣。咸通十年十一月，可交自市还家，于河上见大舫一艘，络以金彩，饰以珠翠，张乐而游。可交立而观之，舫舳于岸，中有一青童，引之登舫。见十余人，峨冠羽服，衣文斑驳，云霞山水之状，各执乐器。一人唱言曰：王三叔，欲与汝相见。亦不知何许人也。傍一人言曰：好仙骨为火所损，未可与酒，但不食十年，方可得道耳。以栗子一枚与之，令食，可交食一半，留一半在手中。遂奏乐饮酒，童子复引之上岸。忽如梦中，足才及地，已坠于天台山瀑布之岩下，顷刻之间，水陆千里。台州刺史袁从疑其诈妄，移牒验其乡里。自失可交之日，泊到天台之时，已三十日矣。可交自此不食，颜状鲜莹。袁以羽褐授之，使居紫极宫。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讽奏曰：始以神游，天上之《箫韶》一曲；俄如梦觉，人间之甲子三旬。虽云十载为期，终恐一朝飞去。诏曰：神仙之迹，具载缣缃，灵异可称。忽详听鉴，定非凡骨。况在名山，今古不殊，蓬瀛何远。委本道切加安鹩，遂其栖隐。于是任其游息，数年犹在江表间。

### 陈简

陈简者，婺州金华县小吏也。早入县，未启关，踣蹻以候。忽逢道流，其行甚急，睨简，不觉随之。行三五里所，及一宫

观，殿宇森竦，旁倚大山。引之至一室内，有机案笔墨之属，以黄素书一卷、纸十余幅授之，曰：以汝有书性，为我书之。发褌视之，皆古篆文。素不识篆字，亦未尝攻学，心甚难之。道流已去，无推让之所。试案本书之，甚易，半日已毕。道流以一杯汤与之，曰：此金华神液，不可妄得，饮之者寿无限穷。味甚甘美。因劳谢而遣之，曰：世难即复来此金华洞天也。出门，恍如梦觉，已三日矣。还家习篆书，遒劲异常，而不复饮食。太守鲜梓方将受篆，颇异其事，以为神仙嘉应，判县状曰：方传秘篆，有此嘉祥，既彰悟道之阶，允叶登真之兆。寻复入金华山去，亦时还郡中。

### 金庭客

金庭客，咸通中，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岭间将抵明州，行三十里，忽迷失旧路，匆匆而行。日已将暮，莫知栖息之所，因遇一道士荷锄，问津焉，道士曰：此去人家稍远，无寓宿之所，不嫌弊陋，宿于吾庐可也。引及其家，则林径幽邃，山欲冲寂。既憩庑下，久之，烹野蔬药苗食之。顷有扣其门者，童子报云：隐云观请来日斋。即晓，道士去，约童子曰：善祇奉客。客因问：隐云观置来几年，去此观远近。答曰：自古有此观，去此五百里。常隐云中，世人不见，故以为名。客惊曰：五百甚远，尊师何时当还？答曰：尊师往来亦顷刻耳。俄而道士复归，欲留客久住，客方有乡关之念，恳辞而出，乃遣童子示其旧路。行三二里，失向来所在。及问，岁月已三四年矣。寻即复往，再访其踪，无能知其处所矣。

### 裴沈

裴沈，仕为同州司马。云其再从伯自洛往郑州，日晚，道

左闻人呻吟，下马披蒿莱寻之，见一病鹤，垂翼俯味，翅上疮坏无毛，异其有声，惻然哀之。忽有白衣老人，曳杖而至，谓曰：郎君年少，岂解哀此鹤耶？若得人血一涂，必能飞矣。裴颇知道，性甚高逸，遽曰：某请刺此臂，血不难。老人曰：君此志甚佳，然须三世人，是其血方可中用。郎君前生非人，唯洛中胡芦生三世人矣，郎君此行非有急切，岂能却至洛，为求胡芦生耶？裴沈然而返洛中，访胡芦生，裴沈具陈其事，拜而祈之。生无难色，取一石合子，大如两指，以针刺臂，滴如乳下，满合以授裴曰：无多言也。及鹤处，老人喜曰：固是信士。乃以血尽涂鹤疮上，言与之结缘。既而谓裴曰：我所居去此不远，可少留也。裴觉非常人，以丈人呼之。随行数里至庄，竹落草舍，庭庑狼籍。裴渴甚，求茗，老人指一土瓮曰：中有少浆，可就饮之。裴视瓮中，有杏核一扇，大如笠，中有浆，其色正白，乃力举饮之，味如杏酪，不复饥渴。裴拜老人，愿为仆。老人曰：君世间微禄，不可久住。君贤叔真有所得，吾与之友，出入游处，君自不知，今有一信，凭君达之。因裹一幞物，大如羹盎，戒无窃开。共视鹤疮，并已生毛矣。又谓裴曰：君向饮浆，当哭九族，但戒酒色耳。裴还洛中，将窃开其幞，四角各有赤蛇出头，乃止。其叔开之，有物如乾大麦饭，因食之，入王屋山，不知所终。裴寿至九十岁也。

### 权同休

权同休，元和中举进士下第，游江湖间，遇病贫窘，有村夫赁雇，已一年矣。秀才疾中思甘豆汤，令其市甘草，雇者但具汤火，意不为市。疑其怠惰，而未暇诘之。忽见折小树枝，盈握搓之，近火已成甘草，又取粗沙，挪之为豆，汤成，与真无异。秀才大异之，疾稍愈，谓雇者曰：余贫病多时，既愈将

他适，欲市少酒肉，会村中父老，丐少路粮，无以办之。雇者乃斫一枯桑树，成数筐札聚于盘上，以水洒之，悉成牛肉，汲水数瓶为酒，会村中父老，皆至，醉饱，获束缣、三十缗。秀才方惭，谢雇者曰：某遭遇道者，遇亦甚矣，今请为仆役，以师事焉。雇者曰：余少有失，谪为凡贱，合役于秀才，自有限日，勿请变常，且卒其事。秀才虽诺之，每所呼指，常蹙蹙不安。雇者乃辞去，因为说修短穷达之数，且言万物无不可化者，唯汙泥中朱箸及发须，药力不能化。因去，不知所之。

#### 曹桥潘尊师

杭州曹桥福业观，有潘尊师者，其家贍足，处襟大度，延接宾客，行功济人。一旦有少年，容状疏俊，异于常人，诣观告潘曰：某远聆尊师德义，拯人急难，甚欲求托师院后竹径中苑斋内，寄止两月，以避厄难，可乎？或垂见许，勿以负累为忧，勿以食饌为虑，只请酒二升，可支六十日矣。潘虽不测其来，闻欲逃难，欣然许之。少年遂匿于茅斋中，亦无人追访之，亦不饮不食。六十日既满，再拜谢焉。从容问潘曰：尊师曾佩授符篆乎？潘云：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，但未敢参进上法耳。少年曰：师之所受，品位已高，然某曾受《正一九州社令篆》一阶，以冒奉传，以申报答耳。即焚香于天尊前，传社令名字，及灵官将吏。随所呼召，兵士骑乘，应时皆至。既毕，令之曰：传授之后，随逐尊师营卫，召命举今无异。由是兵士方隐。又谓潘曰：可于中堂垒床为坛，设案机，焚香恭坐，九州内外吉凶之事，靡不知也。但勿以葷血为犯，苟或违之，冥必有谴。若精洁守慎，可致长生神仙矣。言讫隐去，不知所之。潘即设榻隐几，坐于中堂。须臾，四海之内，事无巨细，一一知之。如是旬日，为灵官传报，颇甚喧聒。潘勃然曰：我闲人也，四

远之事，何须知之！严约灵官，不使传报，答曰：职司不宜旷阙。所报益多，约之不已。潘乃食肉啗蒜以却之，三五日，所报之声渐远，灵官不复至以亡。

一夕，少年来曰：吾轻传真诀，已罹谴责。师犯污真灵，罪当冥考，念以前来相容之恩，不可坐观沦陷。别授一术，广行阴功，救人疾苦，用赎前过。不尔，当堕于幽狱矣。潘自啗荤食之后，自知已失，及闻斯说，忧惧异常。少年乃取米屑，和之为人形，长四五寸，置于壁龛中，又授玉子符两道，戒潘曰：民有疾苦厄难来求救者，当问粉人，以知灾崇源本，然以吾符救之，勿取缙钱，务在积功赎过耳。勤行不替，十年后我当复来。自是潘以朱篆救人，祛灾蠲疾，赴之者如市。十余年，少年复至，淹留逾月，多话诸天方外之事，然后别去。岁余，潘乃无疾而终，疑其得尸解之道也。

### 卢钧

相国卢钧，进士射策，为尚书郎。以疾求出为均州刺史。到郡，疾稍加，羸瘠而不耐见人，常于郡后山斋，养性独处，左右接待亦皆远去，非公召，莫敢前也。忽有一人，衣饰故弊，逾垣而入，公诘之，云：姓王。问其所自，云山中来。公笑而谓之曰：即王山人也，此来何以相教？王曰：公之高贵，位极人臣，而寿不永，灾运方染，由是有沉绵之疾，故相救耳。山斋无水，公欲召人力取汤茶之属，王止之，以腰巾蘸于井中，解丹一粒，捩腰巾之水，以丹与之。因约曰：此后五日，疾当康愈倍常，复三年，当有大厄，劝立阴功，求人悯物为意。此时当再来，相遇在夏之初也。自是卢公疾愈，旬日平复。

明年，解印还京，署盐铁判官。夏四月，于本务东门道左，忽见山人寻至卢宅，会而言曰：君今年第二限终，为灾极重，

以君在郡，去年雪冤狱，活三人之命，灾已息矣，只此月内三五日小不康，已困无忧也。翌日，山人令使二仆持钱十千，于狗脊坡分施贫病而已。自后复去，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时，可令一道士于万山顶候，此时君节制汉上，当有丹华相授，勿愆期也。自是公扬历任清切，便蕃贵盛，而后出镇汉南之明年，已二十三年矣。及期，命道士牛知微，五月五日午时，登万山之顶。山人在焉，以金丹二粒，使知微吞之，谓曰：子有道气，而无阴功，未契道品，勤更宜修也。以金丹十粒授于公，曰：当享上寿，无怠修炼，世限既毕，儻还蓬宫矣。与知微揖别，忽不复见。其后知微年八十余，状貌常如三十许。卢公年仅九十，耳目聪明，气力不衰，既终之后，异香盈室。

### 王子芝

王子芝，字仙苗，自云河南缙氏人。常游京洛。闻耆老云，五十年来见之，状貌常如四十许，莫知其甲子也。好养气而嗜酒。故蒲帅琅玕公重盈作镇之初年，仙苗届于紫极宫，王令待之甚厚，又闻其嗜酒，日以二杯饷之。间日，仙苗因出，遇一樵者，荷檐于宫门，貌非常也，意甚异焉。因市其薪，厚偿厥价，樵者得金，亦不让而去。子芝令人蹑其后以问之，樵者径趋酒肆，尽饮酒以归。他日复来，谓子芝曰：是酒佳即佳矣，然殊不及解县石氏之酝也，予适自彼来，恨向者无侣，不果尽于斟酌。子芝因降阶执手，与之拥炉，祈于樵者曰：石氏芳醪可致不？樵者颌之，因丹笔书符一，置于火上。烟未绝，有小竖立于所，樵者敕之曰：尔领尊师之仆，挈此二杯，第往石家取酒，吾待与尊师一醉。时既昏夜，门已扃禁，小竖谓芝仆曰：可闭目。因搭其头，人与酒壶偕出自门隙，已及解县，买酒而还。因与子芝共倾焉，其甘醇郁烈，非世所俦。中宵，樵者

谓子芝曰：子已醉矣，予召一客伴子饮，可乎？子芝曰：可。复书朱符置火上。瞬息闻异香满室，有一人甚堂堂，美鬢眉，紫袍，秉简揖坐，樵曰：坐。引满而巡，二壶且竭，樵者烧一铁箸，以煖紫衣者，云：子可去。时东方明矣。遂各执别。樵者因谓子芝曰：识向来人否？少顷可造河渚庙睹之。子芝送樵者讫，因过庙所，睹夜来共饮者，乃神耳，铁筋之验宛然。赵均郎中时在幕府，自验此事，弘文馆校书郎苏税亦寓于中条，甚熟踪迹。其后子芝再遇樵仙，别传修炼之诀，且为地仙矣。

#### 郑又玄

郑又玄者，名家子，居长安中。其小与邻舍闾丘氏子，偕学于师氏。又玄性卜乔率，自以门望清贵，而闾丘子寒贱，往往戏而骂之曰：尔非类，而与吾偕学，吾虽不语，尔宁不愧于心乎！闾丘默有惭色，岁余乃死。又十年，又玄明经上第，补蜀州参军。既至官，郡守命假尉唐兴。有同舍仇生者，大贾之子，年始冠。其家资产万计，日与又玄宴游，又玄累受仇生金钱之赂，然以仇生非士族，未尝以礼貌接之。一日，又玄置酒高会，而仇生不得预。及酒阑，友谓又玄曰：仇生与子同舍，子会宴，而仇生不预，岂其罪邪？又玄惭而召仇。既至，又玄以卮饮之，生辞不能引满，固辞。又玄怒骂曰：尔市井之氓，徒知锥刀，何僭居官秩耶！且吾与尔为伍，尔已幸矣，又何敢辞酒乎！因振衣起，仇生惭耻而退，弃官闭门，月余病卒。

明年又玄官罢，侨居濠阳，而常好黄老之道。闻蜀山有吴道士，又玄高其风，往而诣之，愿为门弟子。留之且十年，未稟有所授，又玄稍惰，辞之而还。其后因入长安褒城，逆旅有一童子，十余岁，貌秀而慧，又玄与语，机辩万变，又玄深奇之。童子谓又玄曰：我与君故人有年矣，省之乎？又玄曰：忘

之矣。童子曰：吾生闾丘氏，居长安中，与子偕学，而子以我为非类，骂辱我。又为仇氏子作尉唐兴，与子同舍，受我厚赂，而谓我为市井之氓，何吾子骄傲之甚也！子以衣纓之家，而凌侮于物，非道也哉！我太清真人也。上帝以尔有道气，使我生于人间，与汝为友，将授汝神仙之诀，而汝轻果高傲，终不得其道。吁，可悲哉！言讫，忽不复见。又玄既悟其罪，而意以惭怍而卒矣。

### 虬须客

虬须客道兄者，不知名氏。炀帝末，司空杨素留守长安，帝幸江都，素持权骄贵，蔑视物情。卫公李靖，时檐簪谒之，因得素侍立红拂。妓姓张，第一，知素危亡，不久弃素而奔靖。靖与同出西京，将适太原，税辔于灵石店，与虬须相值。乃中形人也，赤须而虬，破衫蹇卫而来，投布囊于地，取枕欹卧，看张妓理发委地，立梳于床。靖见虬须视之，甚怒未决，时时侧目。张熟观其面，妓一手握发，一手映身，摇视靖，令勿怒。急梳头毕，敛衽前问其姓。卧者曰：张。妓曰：妾亦姓张，合是妹。遽拜之。问第几，云：第三。又曰：妹第几？曰：最长。喜曰：今日幸得逢一妹。妓遂呼靖曰：李郎且来拜三兄。靖遂拜之，环坐，割肉为食。客以余肉饲驴，笑曰：李郎贫士，何以致异人？且话其由。客曰：然则何之？曰：避地太原。复命酒共饮，又曰：尝知太原之异人乎？靖曰：州将之子年可十八，姓李。客曰：似则似矣，然须见之。李郎能致予一见否？靖言：余友人刘文静，与之甚狎，必可致也。客曰：望气者，俾吾访之。遂约其日，相候于汾阳桥。

及期，果至。靖话于文静曰：吾有善相者，欲见郎君，请迎之。文静素奇其人，方议匡辅，遽致酒迎之。俱见太宗，不

衫不履，褐衣裘而来，神气扬扬，貌与常异。客见之默然，居未坐，气丧心死。饮数杯，招靖谓曰：此真天子也。靖以告刘，益喜贺。既出，虬须曰：吾见之，十得八九也，然亦须令道兄见之。又约靖与妹于京中马行东酒楼下，既至，登楼，见虬须与一道流对饮。因环坐，为约与道兄同至太原。道与刘文静对棋，须靖俱会。文皇亦来，精彩惊人，长揖而坐，神清气爽，满坐风生，顾眄炜如也。道兄一见，惨然下棋子，曰：此局输矣，于此失局，奇哉！救无路矣，知复奚言。罢弈既出，谓虬须曰：此世非公世界也，他方可矣。勉之，勿以为念。同入京，虬须命其妇妹与李郎相见，其妇亦天人也。虬须纱巾褐裘，挟弹而至，相与入中堂，陈乐欢饮。女乐三十余人，非王侯之家所有也，殆若洞天之会。既而舁二十床，以绣帟盖之，去其帟曰：此乃文簿钥匙耳，皆珍宝货泉之数，并以充赠。吾本欲中华求事，或龙战三五年，以此为轻费，今既有主，亦复何为。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，三五年内，即当太平。李郎一妹，善辅赞之，非一妹不能赞明主，勉之哉！此去十年后，东南数千里外有异，是吾得事之秋也，闻之可潜以酒相贺。因呼家僮百余人出拜，曰：李郎一妹是尔主也。言讫，与妻戎装，乘马而去，道兄亦不知所之。靖得此事，力以助文皇，缔大业。

贞观中，东南夷奏，有海贼以 娄船千艘，兵十余万入扶余国，杀其主，自立为王，国内以定静。靖知虬须成功，归告其妻，乃沥酒东南而贺焉。故知真人之兴，乃天受也，岂庸庸之徒，可以造次思乱者哉！

### 崔希真

会稽崔希真，严冬之日，有负薪老叟，立门外雪中，崔凌晨见之，有伤悯之色。揖问之，叟去笠与语，顾其状貌不常，

乃问其姓氏，云：某姓葛，第三。崔延坐。崔曰：雪寒既甚，作大麦汤饼可乎？叟曰：大麦四时烝足，食之益人，勿以鼓，不利中府。崔然之，自促令备馔。时崔张绢，欲召画工为图，连阻沍寒，画工未至。张绢倚于壁，叟取几上笔墨，画一株枯松，一采药道士，一鹿随之。落笔迅逸，画踪高古，殆非人世所有。食毕，致谢而去。崔异其事，宝以自随。因游淮海，遇鉴古图画者，使闷之。鉴者曰：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画也。崔咸通初入长安，于灞桥遇鬻蔬者，状貌与叟相类。因问：非葛三郎乎？蔬者笑曰：非也，葛三郎是晋代葛稚川之子，人间安得识之？负蔬而去，不知所之。

#### 越僧怀一

越僧怀一，居云门寺。咸通中，凌晨欲上殿燃香，忽见一道流相顾而语曰：有一奇境事，能往游乎？怀一许诺，相与入山，花木繁茂，水石幽胜。或连峰概天，长松夹道；或琼楼蔽日，层城倚空。所见之异，不可殫述。久之觉饥，道流已知矣。谓曰：此有仙桃，千岁一实，可以疗饥。以一桃授之，大如二升器，奇香珍味，非世所有。食讫复行，或凌波不濡，或腾虚不碍，或矫身云末，或振袂空中，或仰视日月、下窥星汉。如是复归还旧居，已周岁矣。怀一自此不食，周游人间，与父母话其事，因入道。历诣仙山，更寻灵胜，去而不复返。

#### 王廓

布衣王廓，咸通中，自荆渚随船，将遇洞庭。风甚，泊舟君山下，与数人出岸，寻山径，登山而行。忽闻酒香，问诸同行，皆曰无。良久香愈甚，路侧崖间见有洞穴，廓心疑焉，遂入穴中。行十余步，平石上有洼穴，中有酒，掬而饮之，味极

醇美。饮可半斗余，陶然似醉，坐歇洼穴之侧，稍醒乃归。舟中话于同侣，众人争往求之，无复所见。自此充悦无疾，渐厌五谷，乃入名山学道。去后看仙经云，君山有天酒，饮之升仙。廓之所遇者，乃此酒也。

### 杨大夫

杨大夫者，宦官也。亡其名，年十八岁，为冥官所摄，无疾而死。经宿乃苏，云：既到阴冥间，有廨署官属，与世无异。阴官案牒示之，见其名字历历然，云年寿十八，而亦无言请托。旁有一人为其请，乞愿许再生，词意极切。久之，而冥官见许，即令还。其人送杨数百步，将别，杨愧谢之，知再生之恩，何以为报，问其所欲，其人曰：或遗鸣砂弓，即相报也。因以大铜钱一百余与杨。俄然而觉，平复无苦。自是求访鸣砂弓，亦莫能致。或作小宫阙屋宇，焚而报之，如是者数矣。

杨颇留心炉鼎，志在丹石，能制反魂丹。有症暴死者，研丹一粒，拗开其口，灌之即活，尝救数人。有阉官夏侯者，杨与丹五粒以服之，既而以为冥官追去，责问之次，白云：曾服杨大夫丹一粒耳。冥官既遣还夏侯得，丹之效。既苏，尽服四粒。岁余，又见黄衣者追捕之，云非是冥曹，乃泰山追之耳。夏侯随去，至高山之下，有宫阙焉。及其门，见二道士，问其平生所复，一一对答，徐启曰：某曾服杨大夫丹五粒矣。道士遽令却回，夏侯拜谢曰：某是得神丹之力，延续年命，愿改名延年，可乎？道士许之。后即因改名延年矣。杨自审丹之灵效，常以救人。其子暄，因自畿邑归京，未明，行二十余里，歇于大庄之上，忽闻庄中有惊喧哭泣之声，问其故，主人之子暴亡。暄解衣带中取丹一粒，令研而灌之，良久亦活。

杨物产贍足，早解所任，纵意闲放，唯以金石为务，未尝

有疾，年九十七而终。晚年遇人携一弓，问其名，云：鸣砂弓也。于角面之内，中有走砂，杨买而焚之，以报见救之者。见其反魂丹方，云是救者授之，自密修制，故无能得其术者矣。

### 薛逢

河东薛逢，咸通中，为绵州刺史。岁余，梦入洞府，见驩饌甚多，而不睹人物，亦不敢食之。乃出门，有人谓曰：此天仓也。明日，话于宾友，或曰：州界昌明县，有天仓，洞中有自然饮食，往往游云水者，得而食之。即使道士孙灵讽，与亲吏访之。入洞可十余里，犹须执炬，十里外渐明朗，又三五里，豁然与世无异。崖室极广，可容千人。其下平整，有石床罗列，床上有饮食，名品极多，皆新食，软美甘香。灵讽拜而食之，又割开三五所，请以奉于薛公为信。及赍出洞门，形状宛然皆化为石矣。洞中左右有散面溲面，堆盐积豉，不知纪极。又行一二里，溪水迅急，既阔且深，隔溪见山川，居第历然，不敢渡而止。近崖坡中，有履迹往来，皆长二三尺，才如有人行处。薛公闻之，叹异灵胜，而莫穷其所以也。

余按《地理志》云，少室山有自然五谷、甘果神芝、仙药。周太子晋学道上仙，有九千年资粮，留于少室山。山在嵩山西十七里，从东角上四十里下，又上十里，得上定思，十里中，有大石门，为中定思。自至崖头下，有石室，中有水，多白石英。室内有自然经书、自然饮食。与此无异矣。天台山东有洞，入十余里，有居人，市肆多卖饮食。乾符中，有游僧入洞，经历市中，饥甚，闻食香，买蒸饼啗之。同行一僧服气，不食既饱。行十余里，出洞门，已在登州吴平县界。所食之僧，俄变为石。以此言之，王列石髓、张华龙膏，得食之者，亦须累积阴功。天挺仙骨，可上登仙品，若常人啗之，必化为石矣。

## 蜀氏

蜀氏遇晋氏饥辈三五人，挟木弓竹矢，入白鹿山，捕猎以自给。因值群鹿骇走，分路格之。一人见鹿入两崖间，才通人过，随而逐之。行十余步，但见城市栉比，闾井繁盛，了不见鹿。徐行市中，因问人曰：此何处也？答曰：此小成都耳，非常人可到，子不宜久住。遂出穴，密志归路，以告太守刘悛。悛使人随往，失其旧所矣。

庾仲冲《雍荆记》曰：武陵西阳县南数里，有孤山。岩石峭拔，上有葱，自成畦垌，拜而乞之，辄自拔食之，甚美。山顶有池，鱼鳖至七月七日，皆出而游。半岩室中，有书数千卷，昔道士所遗经也。元嘉中，有蛮人入此山射鹿，入石穴中，蛮人逐之，穴傍有梯，因上，即豁然开朗，别有天日。行数十步，桑果蔚然，阡陌平直，行人甚多。蛮人惊遽而出。旋削树记路，却结伴寻之，无复处所。顾野王云，天地之内，名山之中，神异窟宅，非止一处。则桃源天台，皆其类也。

## 僧悟玄

僧悟玄，不知何许人也。虽寓迹缁褐，而潜心求道。自三江五岭，黔楚诸名山，无不游历。每遇洞府，必造之焉。入峨嵋山，闻有七十二洞，自雷洞之外，诸崖石室邃穴之间，无所遗焉。偶歇于巨木之下，久之有老叟，自下而上，相揖而坐。问其所诣，悟玄具述寻访名山灵洞之事。叟曰：名山大川，皆有洞穴，不知名字，不可辄入访。须得《洞庭记》、《岳渎经》，审其所属，定其名字，的其里数，必是神仙所居，与经记相合，然后可游耳。不然，有风雷洞、鬼神洞、地狱洞、龙蛇洞，误入其中，害及性命，求益反损，深可戒也。悟玄惊骇久

之，谢其所教，因问曰：今峨嵋洞天，定可游否？叟曰：神仙之事，吾不敢多言，但谒洞主，自可问耳。悟玄又问，洞主为谁。叟曰：洞主姓张，今在嘉州市门，屠肉为事，中年而肥者，是也。语讫别去。

悟玄复至市门求之，张生在焉。以前事告之，张曰：无多言也。命其妻烹肉，与悟玄为饌，以肉三器与之，悟玄辞以不食肉久矣。张曰：游山须得炁力，不至饥乏，然后可行。若不食此，无由得到矣。勉之再三，悟玄亦心自计度，恐是神仙所试，不敢拒命。食尽二器，厌饫弥甚，张亦劝之，固不能食矣。食讫求去，张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，曰：入山至其峰下，值某洞门，有长松，下有回溪，上有峭壁，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，以瓦扣之，三二十声，门开则入，每遇门即扣之，则神仙之境可到矣。依教入山，果得洞，与所指无异。以瓦扣之，良久，峭壁中开，洞内高广平稳，可通车马。两面皆青石莹洁，时有悬泉流渠，夹路左右。凡行十余里，又值一门，扣之复开，大而平阔，往往见天花夹道，所窥见花卉之异，人物往来之盛，多是名姝丽人、仙童玉女，时有仙官道士，部伍车骑，憧憧不绝。又遇一门，扣之弥切，瓦片碎尽，门竟不开。久之，闻震霆之音，疑是山石摧陷，惶惧而出，奔走三五十步，已在洞门之外，无复来时景趣矣。复访洞主，已经月余，屠肆宛然，而张生已死十许日矣。自此志栖名山，誓求度世，复入峨眉，不知所之矣。

### 费冠卿

费冠卿者，池州人也。进士擢第，将归故乡，别相国郑余庆。公素与秋浦刘令友善，喜费之行，托以寓书焉。手札盈幅，緘授费，戒之曰：刘令久在名场，所以不登甲乙之选者，以其

徧率不拘于时，舍高科而就此官，可善遇之也。费固请公略批行止于书末，贵其因所慰荐，稍垂青眼，公然之，发函批数行，复緘之如初。

费至秋浦，先投刺于刘。刘阅刺，委诸案上，略不顾眄。费悚立俟命，久之而无报，疑其不可干也，即以相国书授阁者，刘发緘览毕，慢骂曰：郑某老汉，用此书何为！擘而弃之，费愈惧，排闥而入，趋拜于前。刘忽惘然顾之，揖坐与语。日已暮矣，刘促令排店，费曰：日已昏黑，或得逆旅之舍，已不及矣。乞于厅庑之下，席地一宵，明日却诣店所。即自解囊装，舒毡席于地。刘即拂衣而入，良久出曰：此非延宾之所，有一阁子，可以憩息，仆乘于外可也。即令左右引仆夫卫子，分给下处。刘引费挈毡席，入厅后对堂小阁子中。既而闭门，锁系甚严，费莫知所以，据榻而息。是夕月明，于门窍中窥其外，悄然无声。见刘令自操彗畚，扫除堂之内，庭庑阶壁，靡不周悉。费异其事，危坐屏息，不寐而伺焉。

将及二更，忽有异香之气，非常人世所有。良久，刘执版恭立于庭，似有所候。香气弥甚，即见云冠紫衣仙人，长八九尺，数十人拥从而至。刘再拜稽首，此仙人直诣堂中，刘立侍其侧。俄有筵席罗列，骖馐奇果，香溢阁中。费闻之，已觉神清气爽。须臾奏乐饮酒，命刘令布席于地，亦侍饮焉。乐之音调，非世间之曲。仙人忽问曰：得郑某信否？对曰：得信，甚安。顷之，又问：得郑书否？对曰：费冠卿先辈在长安中来，得书。笑曰：费冠卿且喜及第也，今在此耶？对曰：在。仙人曰：吾未合与之相见，且与一杯酒，但向道早修行，即得相见矣。即命刘酌一杯酒，送阁子中。费冠卿窥见刘自呷酒了，即于阶下取盆中水投之，费疑而未饮。仙人忽下阶，与徒从乘云而去，刘拜辞呜咽。仙人戒曰：尔见郑某，但令修行，即得相

见也。

既去，即诣阁中，见酒犹在。惊曰：此酒万劫不可一遇，何不饮也？费力争得一两呷，刘即与冠卿为修道之友，卜居九华山。以左拾遗征，竟不起。郑相国寻以去世，刘、费颇秘其事，不知所降是何仙也。

#### 郑南海紫逻任叟

郑南海为牧梁宋，其表弟进士刘生寓居汝州，有紫逻山，即神仙灵境也。刘以寓居力困，欲之梁宋求救，因行诸药肆中。既坐，有樵叟倚檐于壁，亦坐焉。主人连叱之，曰：此有官客，何忽唐突！刘敛衽而起，谓主人曰：某闲人也，樵叟所来，必有所求，或要药物，有急难所请，不可令去。恳揖叟令坐，问其所要。叟曰：请一幅纸及笔砚耳。刘即取肆中纸笔以授之。叟挥毫自若，书毕，以授于刘。书曰：承欲往梁宋，梁宋灾方重，旦夕为人讼。承欲访郑生，郑生将有厄，即为千里客，兼亦变衫色。紫逻樵叟任其书呈。刘览惊异，笔势遒逸，超逾常伦。看读之际，失叟所在。月余，郑为人所讼，黜官千里之外，皆如其言。刘即于紫逻葺居，物色求访，不复见叟。世宝其书，巢寇犯阙，方失其所在也。

## 卷一百一十三上 纪传部·传十一

任生

任生者，隐居嵩山读书，志性专静。常夜闻异香，忽于帘外有谓生曰：某以冥数，合与君偶，故来耳。生意其异物，坚拒不纳，其女子开帘而入。年可二十余，凝态艳质，世莫之见。有双鬟青衣，左右翼侍。夜渐久，顾谓侍者曰：郎君书籍中取一幅纸，兼笔砚来。乃作赠诗一首，曰：我名籍上清，谪居游五岳。以君无俗累，来劝神仙学。又曰：某后三日当来。言毕而去。书生览诗，见笔札秀丽，尤疑其妖异。三日果来，生志弥坚。女子曰：妾非山精木魅，名列上清，数运冥合，暂谪人间，自求匹偶。以君闲澹，愿侍巾箱。不止于延福消祸，亦冀贵而且寿。今反自执迷，亦薄命所致。又赠一篇曰：葛洪亦有妇，王母亦有夫。神仙尽灵匹，君子意何如。书生不对，面墙而已。女子重赠一篇曰：阮郎迷不悟，何要申请素。明日海山春，彩舟却归去。嗟叹良久，出门东行数十步，闪闪渐上空中，去地百余丈，犹隐隐见于云间。以三篇示于人，皆知其神仙矣。痛生之不遇也。

数月，生得疾。见二黄衣人，手持牒来追，曰：子命已尽。遂被引去，行十余里，忽见幢节幡盖，迤迳不绝，有女子乘翠辇，侍卫数十人。二黄衣与生辟易，隐于墙下。女子望见，既至，问曰：何人？黄衣具言。女子笑曰：是嵩山读书薄命汉。

谓黄衣把牒来，曰：公数尽矣，今既相遇，不能无情。索笔判牒，更与三年。生再拜之，二使者曰：此三素元君仙官，最贵，既有命，既须回。使者送至旧居，见身卧于床上，使者从后推之，乃苏。嗟恨累日，后三年果卒。

### 罗公远

罗公远，八月十五日夜，侍明皇于宫中玩月。公远曰：陛下莫要月宫中看否？帝唯之。乃以拄杖向空掷之，化为大桥，桥道如银。与明皇升桥，行若十数里，精光夺目，寒气侵人，遂至大城。公远曰：此月宫也。见仙女数百，皆素练霓衣，舞于广庭上。问其曲名，曰：“《霓裳羽衣》也。乃密记其声调。旋为冷气所逼，遂复蹶银桥回，返顾银桥，随步而灭。明日召乐工，依其调作《霓裳羽衣曲》，遂行于世。明皇欲传隐形之术，公远秘而不说。上怒，乃选善射者十人伏于壁，召公远与语，众矢俱发，公远致毙，上令瘞于宫内。月余中，使自蜀回，奏事讫，云：臣至骆谷，见罗公远，令附起居，专于成都望车驾。上大惊，问其行李如何。曰：跣足，携鞋一只。乃令开棺，视之，唯见一草鞋在棺，有箭孔十数。安禄山犯阙，明皇幸蜀，有称维么延来谒，召之即不见。思其意，维么延盖公远字也。上悔恨，叹息累日。

### 罗方远

罗方远，江夏人也。刺史春致设，观者如市。有白衣人，长丈余，质貌甚异，门卫者皆怪。俄有一小儿傍过。叱曰：汝何故离本所，惊怖官司？其人摄衣而走，官吏执小儿至宴所，具白刺史，问甚姓，对曰：姓罗，名方远，自幼好道。适见守江龙入州看设，某叱令回。刺史不信，曰：尔何诞妄！若诚有

龙，即令我见本形。方远曰：请试之。乃于江滨作小坑，深阔一丈，去岸八九尺，引江水注之。刺史与寮佐、郡人皆往注视，逡巡有白鱼，可长五六寸，随水入坑，腾跃渐大。有青烟如练起，须臾黑气满空，雷电艳赫，风雨驰骤，久之乃息。见龙于江心，身与云气相连，素光满水，食顷方灭。刺史具表，以进方远。时明皇方留意神仙，即日召见。上与张果老、叶法善弈棋次，二人见之，大笑曰：村儿有何解。乃各执棋子数枚，谓方远曰：此有物。曰：空手。及开手，果无所有，悉在方远处。上大惊异，自后累试，其术如神。

### 李师稷

会昌元年，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。有商客遭风，飘不知所止。月余至大山，瑞云覆绕，奇花异树，尽非人间所睹。山侧有人，迎问安得至此，客具以告。乃令移舟于岸，既登岸，乃云须谒天师。遂引至一处，若大宫观。既入，见一道士，眉鬢俱白，侍卫十余人，坐大殿，令上与语，曰：汝中国人也，兹地有缘，方得一到，此即蓬莱山也。乃令左右，引于宫内游观，玉台翠树，光彩夺目。院宇数十，皆有号。至一院，扃锁严固，窥之，众花满亭堂，有几褥焚香阶下。客问之此院谁何？答曰：此是白乐天院，乐天在中国，未来耳。乃潜记之，遂辞归。数旬至越，具白廉使，李公尽录以报白公。公已脱烟埃，投弃轩冕，与居昧。昧者，固不闻也，安知非谪仙哉！

### 袁滋

袁相名滋，未达时，居复郢间。复州青溪山，秀丽无比。袁公因晴登临此山，行数里，迳渐幽小，阻绝无踪。有人儒服，市乐为业，结庐山之下。袁公与语，甚相狎，因留宿其舍。袁

公曰：此境山泉奇异，当为灵仙之所都府。儒生曰：有道士五六人，盖物外之士也，数日一来，莫知其所居处。与之虽熟，不肯细言。袁公曰：某可来相谒否？曰：彼其恶人，然颇好酒，足下但求美酝一榼，或得见也。袁公辞归，后得美酒，挈而往。历数宿，五人果来，布裘纱帽，藜杖草履。相见遂通寒暄，大笑，乃相与临清涧，据石濯足戏调。儒生为列席致酒，五人顾酒甚欢，曰：何处得此物？来且各三五盏。儒生曰：非某所能致，有客携来，顾谒仙兄。乃引袁公出历拜，五人相顾失色，悔饮其酒，兼怒儒生，曰：公不合以外人相扰。儒生曰：此人诚志，复是士流，许之从容，亦何伤也。意遂渐解。见袁公谦恭特甚，乃时与笑语，目袁生曰：坐。袁生再拜就席。少顷酒酣，乃视袁公相谓曰：此人似西华坐禅僧。良久云真是，便屈指计之，曰：此僧去来四十七年矣。问袁公之岁，适四十七。抚掌曰：须求官职，福禄已至。遂与袁公握手言别，过洞逾岭，扞萝跳跃，翩翩如飞，倏忽不见。袁公后乃登第，果拜相，领西蜀节制。

### 王水部

大历中，有水部王员外者，笃好道术。虽居朝列，有布衣方乐之士，日与游从。一日有道侣数人在厅，王君方与谈谐。会除厕，裴老携秽路侧，密近厅所，王君妻令左右止之。因附耳于壁，听道侣言，窃笑不已，王君仆使皆怪之。少顷，裴老佣事毕，王君将如厕，遇于户外。裴老敛衣，似有白事，曰：员外甚好道。王君惊曰：老人安得知？莫有所解否？对曰：某曾留心，知员外酷似好道，然无所遇。适来厅上数人，大是凡流，但眩惑员外，希酒食而已。王君异之。其妻骂之曰：君身为朝客，乃与秽夫交结。遣人逐之，裴老笑请去。王君邀，从

容曰：老人请后日相访。王君斋沐净室，裴老布袍曳杖而至，有隐逸之风。王君坐话，茶酒更进。裴老曰：员外非真好道，乃是爱药术，试炉火可验。取一铁合重二斤，分为两片，致于火中，须臾色赤。裴老解布衫角药两丸，小于麩粟，捻碎于合上，复以火烧之，食顷，裴老曰：成矣。令王君仆使壮者，以火箸持之，掷于地，逡巡成金色，如鸡冠。王君降礼，再拜而谢之。裴老曰：此一两敌常金三两，然员外亦不用留，将施贫乏。遂辞去。曰：从此亦无复来矣。王君曰：愿至仙伯高第申起居，容进否？裴老曰：可兰陵西坊大菜园后相寻。遂别。王君乃易服往，果见小门。叩之，有苍头出，曰：莫是王员外否？遂引人，堂宇甚新净，裴老道服相迎，侍女十余人，皆有殊色。茶酒果实甚珍，服用辉焕。迨晚，王君告去，裴老送出门。旬日再去，其第已为他所，质裴老，亦不知所在。

### 崔生

进士崔生，常游青山，解鞍放驴，无仆御，驴逸而走，驰之不能及。约行十里，至一洞口，时已曛黑，驴即奔入，崔生悚惧，不敢前进，力固疲矣，遂寝岩下。至晓，洞中微明，乃入十余里，望见岩壑间有金城绉阙，而被甲执兵者守卫之。崔生知是仙境，乃告曰：某尘俗之士，顾谒仙翁。守吏趋报，顷之召入。见一人居殿，服羽衣，身可丈余，侍女数百，与崔生趋拜，使坐与语，忻然留宿。酒味珍香，异果罗列，谓崔生曰：此非人世府也，驴追益走者，余之奉邀也。盖一女子愿事于君，此亦冥数前定耳。生再拜谢，遂以女妻之。数日，令左右取青合中药两丸，与生服之。但觉脏腑清莹，摩体若蝉蜕，莹然婴儿之貌。每朔望，与崔生乘鹤，而上朝蕊宫。月余，崔生曰：某血属在人间，请归一诀，非有所恋也。仙公戒之曰：崔

郎不得淹留。遂与符一通，急有患祸，此可隐形，慎不可游宫禁。临别，又与一符曰：甚急即开。乃命取一驴付之。

崔生到京都，试往人家，皆不见，因入内。会剑南进太真锦绣，乃窃其珍者。上曰：计无贼至此，必为妖取之。遂令罗公远作法，以朱字照之寝殿户，后果得崔生。崔生具写本末，上不信，令笞死。崔生乃出仙翁临行之符，照公远与持执者，当时绝倒，良久方起。启上曰：此人已居上界，不可杀也，纵杀之，臣等即受祸，亦非国之福。上乃赦之，犹疑其事不实，遣数百人，具兵服，兼术士，送至洞口。复见金城绛阙，仙翁御殿，侍从森然，出呼曰：崔郎不取吾语，几至颠毁。崔生拜讫，遂升洞门。所送者欲随之，仙翁以杖画地成川，阔数丈，崔生妻掷一领巾，化为五色绛桥，令崔生踏过，桥随步即灭。既至洞口，崔生谓送人曰：事只如此，可以归。须臾，云雾四合，咫尺不见，唯闻鸾鹤箫籁之声，遥望云山而去，上方知其神仙也。

### 黄尊师

茅山黄尊师，法箬甚高尝于山前修观，起天尊殿，置讲求资，日有数千人。时讲众初合，忽有一人，排门大呼，貌甚粗黑，言词鄙陋，腰插驴鞭，如随商客者。骂道士，奴时正热，诱众何事！自不向深山学修道业，何敢妄语！黄师不测之，即辍讲，逊词谢之，众人悉畏，不敢抵忤。良久，词色稍和，曰：如是聚集，岂不是要修堂殿耶？都用几钱？尊师曰：要五千贯。其人曰：可尽犂破铁釜及杂铁来。黄师疑是异人，遂遽令于观内诸处，收拾约得铁八百斤。其人乃掘地为炉，以火销之，探怀中取一葫芦，泻出两丸药，以物搅之，少顷，去火已成银。曰：此合钱万贯，若修观，计用有余，请施贫乏，如所获无多，

且罢之。黄师与徒众皆敬谢，问其所欲，笑出门去，不知所之。后十余年，黄师奉诏入京，忽于市街西见插驴鞭者，肩舁小复子，随骑驴老人行，全无茅山气色。黄欲趋揖，乃拨手指乘驴者，复连叩头，黄但搯礼而已。老人发尽白，视之如十四五女子也。

### 卢杞

卢相名杞，少时甚贫，与市姬麻婆者，于东都废宅，税舍以居。麻婆亦孑然，卢公常以疾卧，月余，麻婆悯之，常来为作粥食。卢病愈，多谢之。后累日，向晚自外归，见金犊车子，立麻婆户外。卢且惊异，密候之。见一女子，年十四五，真神仙人。明日潜访，麻婆曰：郎君莫要作婚姻否？如是则为请求之。卢曰：某贫贱，安敢辄有此意？麻曰：亦何妨。既夜，麻婆曰：事谐矣，请郎君清斋三日，会于城东废观。既至，见古树荒草，久无人居，逡巡雷电震曜，风雨暴至，化为楼台，金炉玉帐，景物华丽。俄有辘轳降空，即所见女子也。与卢相见曰：某奉上帝命，遣人间自求匹偶，郎君有仙相，故遣麻婆传意旨，更七日清斋，当再奉见。女子呼麻婆，付药两丸。须臾雷电黑云，女子忽失所在，古树荒草，苍然如旧。麻婆与卢遂归。又清斋七日，覆地种药，适已蔓生，未移刻，二胡芦生于蔓上，渐大如两斛瓮许，麻婆以刀割其中。及七日之期，与卢公各处其一，仍令卢公具油衣三领。风云忽起，腾上碧霄，耳中唯闻波涛之声，迤邐东去。又谓卢公曰：莫寒否？令著油衣，如冰雪中行，复令著至三重，即甚温暖。谓麻婆曰：此去洛阳多少？婆曰：已八万里。良久，胡芦止息，遂见楼台，皆以水晶为墙垣，被甲仗者数人。麻婆引卢公入，见女子居殿，侍从女数百人。命卢公坐，具酒馔。麻婆屏息，立于诸卫之下。女

子谓卢公曰：郎君合得三事取一事，可者言之。若欲长留此宫，寿与天毕，次为地仙，常居人间，时得至此；下为中国宰相。如何？卢生曰：在此实为上愿。女子喜曰：此水晶宫也，某为太阴夫人，仙格已高。郎君便当白日升天，须执志坚一，不得改移，以致相累也。仍须启上帝。乃索青纸为写素，当庭拜奏。

少顷，闻东北喧然声，云帝使至。太阴夫人与诸仙趋降，俄有幢节香幡，引朱衣少年，立于阶下。朱衣宣帝命：公得太阴夫人状，云卢杞欲住水晶宫，如何？卢公无言。夫人但令疾应，又无言。夫人及左右大惧，驰入，取蛟绡五疋，以赂使者，欲其稽缓。食顷间，又问卢杞欲求水晶宫住否，欲地仙否，欲人间宰相否。卢公大呼曰：欲得人间宰相。朱衣趋去，太阴夫人失色，令麻婆速领回。遂入葫芦，依前闻风雨之声，至地，遂到旧居。尘榻俨然，时已中夜，葫芦与麻婆俱不见矣。杞后果为相。

### 卢李二生

昔有卢李二生，隐居太白山读书，兼习吐纳导引。一旦李生告归曰：某不能甘于寒苦，且浪迹江湖。决别而去。后李生为桔子园吏隐欺，折官钱数千贯，羈縻不得，他去，贫悴日甚。偶过扬州阿师桥，逢见一人，草履麻衣，视之乃卢生也，昔号二舅。李生与之语，哀其衣弊，卢生大骂曰：我贫贱何耻！公不外物，投身凡冗之所，又有积负，且樱拘囚，尚何面目以相见乎？李生原谢，二舅笑曰：居所不远，翌日驰马奉迎。至旦，果有一仆。御骏足而来，云二舅邀郎君。既去，马疾如风，出城之南，行数十里，路侧有朱门斜开，二舅出，星冠霞帔，容貌光泽，侍女数十人，与桥下仪质全别。邀李生中堂宴饌，名花异木，疑在仙府。又累出药品，悉皆珍奇。既夕，引李生坐

北亭，置酒曰：适命得佐酒者，颇善箜篌。须臾，红烛引一女子至，容貌极丽，新声甚嘉。李生视箜篌，上有朱书十字云：天际识归舟，云间辨江树。罢酒，二舅曰：莫愿作婚姻否？此人名家，质貌兼美。李生曰：某安敢及此。二舅许为成之。又曰：公所负官钱几何？曰：二千贯。乃与一拄杖曰：将此于波斯店内取钱，可从此学道，无自秽身陷罪也。迨晚，仆人复御前马至，二舅令李生去，送出门。

洎归，颇疑讶为神仙矣。即以拄杖诣波斯店，其辈见杖曰：何以得之？依语付钱，遂得免繫而去。既惊且异，乃再往卢二舅所居，将谢之。即荒草原地而已，怅望而归。其年往汴州，行军陆长源以女嫁之。既见，颇类卢二舅北亭见者。复解箜篌，仍有朱字，视之，果见“天际”之句也。李生具说扬州城南卢二舅亭中筵宴之事，女曰：某少年兄弟戏书之句，尝梦见云仙官追，如公所言也。李生叹讶之甚，后竟不能得遇。

### 李石

唐相李石，未达时颇好道。尝游嵩山，荒草中间，有人呻吟声，视之，乃病鹤。鹤乃人语曰：某已为仙，厄运所锤，为樵者见伤，一足将折，须得人血数合，方能愈也。君有仙骨，故以相托。李公解衣，即欲刺血。鹤曰：世间人少，公且非纯人。乃拔一眼睫，曰：持往东都，但映照之，即知矣。李公中路自视，乃马首也。至洛阳，所遇颇众，悉非全人，或犬彘驴马首。偶于桥上，见一老翁骑驴，以睫照之，乃人也。李公敬揖，具言病鹤之事。老翁忻然下驴，宣臂刺血。李公以小瓶盛之，持往鹤所，濡其伤处，裂衣封裹。鹤谢曰：公即为明皇时宰相，后当轻举，相见非遥，慎勿堕志。李公拜之，鹤冲天而去。

## 李主簿

近有选人李主簿者新婚，东出关，过华岳庙，将妻入谒金天王。妻拜未终，气绝而倒，唯心上微暖。昇归客邸，驰马诣华阴县，求医术之人。县宰曰：叶仙师善术，奉诏投龙回，去此一驿，公可疾往迎之。李公单骑驰去，约十五里遇之。李公下马伏地，流涕敬拜，具言其事。仙师曰：何等妖魅，乃敢及此！遂与李公先行，谓从者曰：鞍馱速驱，来持朱钵及笔。至舍，已闻哭声。仙师入见，曰：事急矣，且将墨笔及纸来。遂书一符，焚香，以水噀之。符北飞走，声如飘风，良久无应。仙师怒，又书一符，其声如雷，顷之亦无验。少时，鞍馱到，取朱笔，令李公左右煮少许薄粥，以候其起。乃以朱书一符，喷水叱咤之声如霹雳。须臾，口鼻有气，眼开，良久能言。问其状，曰：某初拜时，金天王曰好夫人，第二拜云留取，遣左右扶归院。适已三日，亲宾大集，闻敲门，门者走报，王曰何不逐却，乃第一符也。逡巡门外闹甚，门者数人，细言于王，王曰且发遣，是第二符也。俄有赤龙飞入，王扼喉绕能出声，曰放去，某遂有人送出，第三符也。李公罄囊以谢之，是知灵庙，女子不得入也。

## 卢常师

秘书少监卢常师，进士擢第。性恬淡，不乐轩冕世利，蔑然无留意。因弃官之东洛，谓所亲曰：某与浙西鱼尚书故旧，旬日当谒去。又曰：某前身是僧，坐禅处犹在会稽，亦拟自访遗迹。家人亦怪其将远行，而不备舟楫。不旬日而卒。

## 裴令公

裴令公少时，有术士云，命属北斗廉贞星将军，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，当得冥助也。裴公自此未尝懈怠。及为相，机务繁迫，乃遗始志，心或不足，未始言于人，诸子亦不知。在京有道者来，宿于裴公第。中夜谓曰：相公昔年尊奉天神，何故中道而止？崇护不已，亦有感于相公。裴公心知其廉贞，不知灵应。后为太原节度使，家人染疾，召女巫视之。有弹胡琴巫，颠而倒之，良久嘑然而起，曰：请见相公，廉贞将军遣某传语，何大无情，都不相知也。将军怒甚，相公何不敬谢之？裴公大惊，女巫曰：当择良日斋洁，于静院焚香，设酒果，将军亦欲示见于相公。别日，裴公沐浴具，朝服，立于阶前，东南奠酒，再拜。见神披金甲、持朱戈，身長三丈余，南向而立。裴公惊悚流汗，俯伏于地不敢动，少顷即不见，问左右，皆曰无之。自是裴公尊奉，有逾厥初。

## 卷一百一十三下 纪传部·传十二

### 续仙传

#### 续仙传序

古今神仙，举世知之，然飞腾隐化，俗难可睹，先贤有言曰，人间得仙之人，且千不闻其一，况史书不载神仙之事，故多不传于世。详其史意，以君臣父子、理乱忠孝之道，激励终古也，若敦尚虚无、自然之迹，则人无所拘制矣。《史记》言三神山在海中，仙人居金银宫阙，不死之药生其上，人有欲往者，则风引舟而去，终莫能到。斯亦激励拘制之意也。

大哉！神仙之事，灵异罕测。述云初之修也，守一炼气，拘谨法度，孜孜辛勤，恐失于纤微。及其成也，千变万化，混迹人间，或藏山林，或游城市。其飞升者，多往海上诸山，积功已高，便为仙官，卑者犹为仙民。何者？十洲间，动有仙家数十万，耕植芝田，课计顷亩，如种稻焉，是有仙官，分理仙民，及人间仙凡也。其隐化者如蝉蜕，留皮换骨，炼气养形质于岩洞，然后飞升成于真仙，信非虚矣。

汾生而慕道，常愧积习。及长，游历宦途，周游寰宇。凡接高尚所说，或览传记，兼复闻见，皆铭于心而书于牋。又以国史不书，事散于野，矧当中和兵火之后，坟籍犹阙，诒有乘

笔记而述作者，处世斯久，人渐稀传，惜哉！他时寂无遗声，今故编录其事，分为三卷，冀资好事君子、学道之人谭柄，用显真仙者哉！朝请郎、前行溧水县令、兼监察御史、赐绯鱼袋沈汾撰。

### 玄真子

玄真子姓张名志和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博学能文，进士擢第。善画，饮酒三斗不醉。守真养气，卧雪不寒，入水不濡。天下山水，皆所游览。鲁公颜真卿与之友善。真卿为湖州刺史，与门客会饮，乃唱和，为《渔父词》。其首唱，即志和之词，曰：西塞山边白鸟飞，桃花流水鳊鱼肥，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真卿与陆鸿渐、徐士衡、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，递相夸赏。而志和命丹青剪素，写景夹词，须臾成五本，花木禽鱼、山水景像、奇绝踪迹，今古无伦。而真卿与诸宾客传玩，叹伏不已。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，志和酒酣，为水戏，铺席于水上独坐，饮酌啸咏。其席来去迟速，如刺舟声，复有云鹤，随覆其上。真卿亲宾参佐，观者莫不惊异。寻于水上搵手，以谢真卿，上升而去。今犹有传宝其画在人间者。

### 蓝采和

蓝采和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常衣破蓝衫，六跨黑木腰带阔三寸余，一脚著靴，一脚跣行。夏则衫内加絮，冬则卧于雪中，气出如蒸。每行歌，于城市乞索。持大拍板，长三尺余，常醉踏歌。老少皆随看之，机捷谐谑，人问应声答之，笑皆绝倒。似狂非狂，行则振鞋踏歌云：踏踏调，蓝采和。世界能几何。红颜一春树，流年一掷梭。古人混混去不返，今人纷纷来更多。朝骑鸾凤到碧落，暮见桑田生白波。长景明辉在空际，金银宫

阙高嵯峨。歌词多率尔而作，皆神仙意，人莫之测。但以钱与之，绳穿拖行。或散失亦不回顾，或见贫人即与之，或与酒家。周游天下，人有为儿童时见者，及斑白见之，颜状如故。后踏歌濠梁间，于酒楼上乘醉，有云鹤笙箫声，忽然轻举，于云中掷下靴、衫、腰带、拍板，冉冉而去。其靴衫等，旋亦失亡。

### 朱孺子

朱孺子，永嘉安固人也。幼而师道士王玄真，居大箬岩（岩即陶隐居修《真诰》于此，亦为真诰岩，岩之西有陶山在焉）。勤苦事于玄真，深慕仙道。常登山岭采黄精服饵，历十余年。一日，就溪濯蔬，见岸侧二小花犬，孺子异之，乃寻逐，入枸杞丛下。归告，玄真讶之。遂与孺子俱往伺之，复见二犬戏，跃逼之，又入枸杞下。玄真与孺子共寻掘，乃得二枸杞根，形状如花犬，坚若石。洗洁归以煮之，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，昼夜不离灶侧，试尝汁味，取吃不已。及见根烂，以告玄真，共取食之。俄顷，孺子忽飞升在前峰上，玄真惊异，久之，孺子谢别玄真，升云而去。到今俗呼其峰为童子峰。玄真后饵其根尽，不知其年寿，亦隐于岩之西。陶山有采捕者，时或见之。

### 王老

王老，坊州宜君县人。居于村野，颇好道爱客，务行阴德为意。其妻亦同心不倦。一日，有缙道士造其门，王老与妻俱迎礼之。居月余，间日与王老玄谈，杯酌甚相欢洽。俄患恶疮偏身，王老乃求医药，看疗益加勤切，而疮日甚。迨将逾年，道士曰：此不烦以凡药相疗，但得数斛酒，浸之自愈。于是王老为精洁酿酒，及熟，道士言：以大瓮盛酒，吾自加药浸之。遂脱衣入瓮，三日方出，鬓发俱黑，而颜复少年，肌若凝脂。

王老闾家，视之惊异。道士谓王老曰：此酒可饮，能令人飞升上天。王老信之。初，瓮酒五斛余，及窥，三二斗在尔。清冷香美，异于常酒。时方与二人持麦次，遂共饮，皆大醉。道士亦饮，云：上天去否？王老曰：愿随师所适。于是祥风忽起，彩云如蒸。屋舍草树、全家人物鸡犬，一时飞去，空中犹闻打麦声。数村人共观望惊叹。惟猫鼠弃而不去。风定，其赁持麦二人，乃遗在别村树下，后亦不食，皆得长年。今宜君县西三十里，有升仙乡存焉。

#### 侯道华

侯道华，自言峨嵋山来。泊于河中永乐观，若风狂人，众道士皆轻易之。而道华能斤斧，观舍有所损，悉自修葺，登危历险，人所难及处皆到。又为事贱劣，有客来，不问道俗凡庶，悉为担水汲汤，濯足浣衣。又淘濶灌园，辛苦备历，以资于众。众益贱之，驱叱甚于仆隶，而道华愈忻然。又常好子史，手不释卷，一览必诵之于口。众或问之：要此何为？答曰：上天无愚懵仙人。众咸笑之。经十余年，殿梁上或有神光，人每见之。相传云开元年中，有刘天师尝炼丹成，试犬犬死，而人不敢服，藏之于殿梁，皆谓妄言。忽暴风雨，殿微损，道华乃登梁，复见光于梁上陷中，凿起木，得一合，三重内有小金合子，有丹，遂吞之，掷下其合。吞丹讫，遽无变动，谓之虚诞。忽一日，入市醉归，其观前素有松树偃盖，甚为胜景，道华乃著木履上树，悉斫去松枝。群道士屡止之，不可，但斫，曰：他日碍我上升处。众人常为风狂，怒之且甚。适永乐县令至，其公人观见斫松，深讶之。众具白于县官，于是责辱之，道华亦忻然。后七日，道华晨起，沐浴装饰，焚香曰：我当有仙使来相迎。但望空拜不已。众犹未信。须臾，人言见观前松上，有云鹤盘

旋，笙箫响亮。道华忽飞，在松顶坐，久之，众甚惊忙。永乐县官吏道俗，奔驰瞻礼，其责辱道华县官，叩磕流血。道华捻手，以谢道俗，云：我受玉皇诏，授仙台郎，知上清宫善信院，今去矣。俄顷，云中仙众作乐，幡幢隐隐，凌云而去。

### 马自然

马湘，字自然，杭州盐官人也。世为县之小吏，而湘独好经史，攻文学。乃随道士，天下遍游。后归江南，而常醉于湖州，堕霅溪。经日而出，衣不湿，坐于水上而来言：适为项王相召，饮酒欲醉方返。溪滨观者如云，酒气犹冲人，状若风狂，路人多随看之。又时复以拳入鼻，及出拳，鼻如故。又指溪水令逆流，食顷，指柳树随溪水走来去，指桥令断复续。

后游常州，遇马植出相，任常州刺史，素闻湘名，乃邀相见迎礼，甚异之。植问：道兄幸同宗姓，欲为兄弟，冀师道术，可乎？湘曰：相公何望？曰：扶风。湘戏曰：相公扶风，马湘则马风，牛但且相知，无征同姓。意言与植风马牛不相及也。然植留之郡斋，益敬之。或饮会次，植请见小术，乃于席上，以瓷器盛土种瓜，须臾引蔓，生花结实。取食，众宾皆称香美，异于常瓜。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，所出不知多少，掷之皆青铜钱。撮投井中，呼之一一飞出。人有以取者，顷复失之。又植言，此城中鼠极多。湘书一符，令人帖于南壁下，以箸击盘长啸，鼠成群而来，走就符下俯伏。湘乃呼鼠，有一大者近阶前，湘曰：汝毛虫微物，天与粒食，何得穿穴屋宇，昼夜挠于相公？且以慈悯为心，未能杀汝，宜便率众离此。大鼠乃回，群鼠前，皆叩头谢罪，遂作队莫知其数，出城门去，自此城内便绝鼠。

后南游越州，经洞岩禅院，僧三数百人方斋。而湘与婺州

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、弟子王延叟同行，僧见湘、知微到，踞而食，略无揖者，但使以饭。湘不食，促知微、延叟速食而起，僧斋未毕。及出门，又促速行，到诸暨县南店中，约去禅院七十余里。深夜闻寻道士声，主人遽应此有三人。问者极喜，请于主人，愿见道士。及入，乃二僧，见湘但礼拜哀鸣，曰：禅僧不识道者，昨失迎奉，致貽责怒，三数百僧，到今下床不得。某二僧是主事，且不坐，所以得来，固乞舍之。湘惟睡而不对，知微、延叟但笑之。僧愈哀乞，湘起曰：此后无以轻慢人为意，回去入门，僧辈当能下床。僧回，果如其言。湘翌日又南行，时方春，见一家好菘菜，求之不得，仍闻恶言，命延叟取纸笔。知微言求菜见阻，诚无讼理，况在道门，讵宜施之。湘笑曰：我非讼者也，作小戏尔。于是延叟捧纸笔，湘画一白鹭鸶，以水喷之，飞入菜畦中啄菜，其主人赶起，又飞下再三。湘又画一豸子，走赶捉白鹭鸶，共践其菜，碎尽不已。其主人见道士戏笑求菜，致此虑复为他术，即来哀求。湘曰：非求乞菜也，故相戏尔。于是呼鹭及豸，皆飞走投入湘怀中，视菜如故，悉无所损。又南游霍桐山，入长溪县界，夜投旅店。宿舍小，而行旅已多，主人戏言无宿处，道士能壁上睡，即相容。已逼日暮，知微、延叟曰：只能舍宿，争会壁睡？湘曰：尔但俗旅中睡，我坐可到明。众皆睡，而湘跃身梁上，一脚挂梁倒睡。适主人夜起，烛光照见，大惊异。湘曰：梁上犹能，壁上何难。而入壁久之，不出。主人祈谢移时，请知微、延叟入家内净处，方出。及旦，主人留连，忽失所在。知微、延叟前行数里寻求，已在路傍。

自霍桐回永康县东天宝观驻泊，观前有大枯松，湘指之曰：此松已三千年余，即化为石。自后果化为石，忽大风雷震，石倒山侧作数截。杨发自广州节度，责授婺州刺史，发性尚奇

异，知之，乃徙两截就郡斋，致之龙兴寺九松院。各高六七尺，径三尺余，其石松皮鳞皴，今犹存焉。或有告疾者，湘无药，但以竹杖打病处。腹内及身上百病，以竹杖指之，口吹杖头如雷鸣，便愈。有患腰褻脚曲，持拄杖而来者，亦以杖打之，令放拄杖，应手便伸展。时有以财帛与湘，阻让不免，留之，复散与贫人。所游行之处，或宫观岩洞，多题诗句。其登杭州秦望山，诗曰：太一初分何处寻，空留历数变人心。九天日月移朝夕，万里山川换古今。风动水光吞远峤，雨添岚气没高林。秦皇谩作驱山计，沧海茫茫转更深。

后归故乡省兄，适兄远出，嫂侄喜归，湘告曰：我与兄共此宅，今归要分，我惟爱东园尔。嫂侄异之，小叔久离家归来，兄犹未见面，何言分地？骨肉之情，必不忍如此。驻留三日，嫂侄讶之，不食但饮酒。而待兄不归，及夜遽卒。明日，兄归问妻子，具以实对。兄感恻，乃曰：弟学道多年，非归要分宅，是归托化于我，以绝思望耳。乃棺殓之。其夕，棺鞞然有声，一家惊异，乃葬于东园。时大中十年也。明年，东川奏，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，白日上升。湘于东川谓人曰：我盐官人也，新羽化于浙西，今又为玉皇所诏，于此上升。以其事奏之，遂敕浙西道杭州覆之，发冢视棺，乃一竹杖而已。

### 邬通微

邬通微，不知何许人也。为道士，神气清爽，静默虚夷。或吟或醉，多游于洪州名山。见之多年，或十数年不见，则颜状益少于当时，如此，识者不测其服炼丹药，游行无定止。后于酒楼，乘醉飞升而去。

### 许碛

许碯，自称高阳人也。少为进士，累举不第。晚学道于王屋山，周游五岳名山洞府。后从峨嵋山经两京，复自荆、襄、汴、宋抵江淮，茅山、天台、四明、仙都、委羽、武夷、霍桐、罗浮，无不遍历。到处皆于悬崖峭壁人不及处题云：许碯自峨嵋寻偃月子到此。观笔踪者，莫不叹其神异，竟莫详偃月子也。后多游庐山，尝醉吟曰：“阆苑花前是醉乡，滔（以冉切）翻王母九霞觞。群仙拍手嫌轻薄，谪向人间作酒狂。好事者诘之，曰：我天仙也，方在昆仑就宴，失仪见谪。人皆笑之，以为风狂。后当春景，插花满头，把花作舞，上酒楼醉歌，升云而去。

### 金可记

金可记，新罗人也。宾贡进士。性沉静好道，不尚华侈，或服气炼形，自以为乐。博学强记，属文清丽。美姿容，举动言谈，迥有中华之风。俄擢第不仕，隐于终南山子午谷菴居。怀退逸之趣，手植奇花异果极多。常焚香静坐，若有念思，又诵《道德》及诸仙经不辍。后三年，思归本国，航海而去。复来，衣道服，却入终南。务行阴德，人有所求，无阻者。精勤为事，人不可偕也。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：臣奉玉皇诏，为英文台侍郎，明年二月十五日当上升。时宣宗颇以为异，遣中使徵入内，固辞不就。又求见玉皇诏，辞以为别仙所掌，不留人间。遂赐宫女四人、香药金彩，又遣中使二人专看待。然可记独房静室，宫女、中使多不接近。每夜闻室内常有人谈笑声，中使窃窥，但见仙官仙女各坐龙凤之上，俨然相对，复有侍卫非少，而宫女中使不敢辄惊。二月十五日，春景妍媚，花卉烂熳，果有五云唳鹤，翔鸾白鹄，笙箫金石，羽盖琼轮，幡幢满空，迎之升天而去。朝列士庶，观者填溢山谷，莫不瞻礼叹异焉。

## 宋玄白

宋玄白，不知何许人也。为道士，身長七尺余，眉目如画，端美肥白，言谈秀丽，人见皆爱之。颇有道术，夏则衣绵，冬则单衣。卧于雪中，去身一丈余，周匝气出如蒸，而雪不凝。又指灯即灭，指人若隙风所吹，飕飕然；指庭间花草，飒飒而动。多游名山，自茅山出润州希玄观，入括苍洞。辟谷服气。或时食彘肉五斤，以蒜韭一盆，撮吃毕，即饮酒二斗，用一白梅。人有求得其一叶蒜食之者，言不作蒜气，味如异香，终日在齿舌间，香不歇。得食之者颇多，而毕身无病，寿皆八九十。玄白到处，住则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，行则舍之。人皆以为得补脑还元之术。

又游越州，适大旱，方暴庭乐龙以祈雨，涉旬，亢阳愈甚。玄白见之，以为凡所祈雨，须候天命，非上奏无以致之。乃于所止观，焚香上祝，经夕，大霪雨告足。越人大神异之。复到信州，又逢天旱祈祷，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，州人乃请之。遽作术飞钉，钉城隍神双目。刺史韦德邻怪其贮妇女、复钉城隍神，此妖怪也。将加责辱，使健步辈欲向之，手脚皆不能动，悉自仆倒，枷杖亦自摧折。玄白笑谓德邻曰：使君愕忤刘根，欲诛罚祖祢也？德邻方惧，祈谢。须臾雨足，礼而遣之。其灵术屢施，不可备录。后于抚州南城县，白日上升而去。

## 贺自真

贺自真，莫究其所来也。为道士，居嵩山，有文学。为事高古，常焚修精勤。年少，人亦不知其甲子，然道俗相传，见之多年矣，皆不甚为异。一日，云鹤满空，声乐清亮，自真忽飞升而去。时有处士陈陶在东都，见洛城人观望瞻礼，惊叹不

已，乃为诗曰：“子晋鸾飞古洛川，金桃再熟贺郎仙。三清乐奏嵩丘下，五色云屯御苑前。朱顶舞翻迎绛节，青鬟歌对驻香綵。谁能白昼相悲泣，太极光阴几万年。”

### 酆去奢

酆去奢，衢州龙丘人也，家住于九峰山下。少入道，游学道术，精思忘疲。年三十余，便居处州松阳县安和观，其观即叶静能故乡学道之所。而观北五里有卯山，高五十余丈，相传云汉张天师及叶静能，皆居此山修道。去奢慕前事，登其山结庵以居。后观中道士，相率山下居人为构屋，及造堂殿。设老君、张天师像，及叶静能真影，朝夕焚修朝礼。山东南有一方石，阔二丈余，平若砥，盖天然也。去奢常坐其上，拱默静想，一旦感神人，谓之曰：张天师有斩邪剑二口，并瓶贮丹在此石下，可以取之。去奢谢神人曰：此石天设，非人力可加。自惟荒谬，守真而已。托兹山栖获安，久蒙圣佑，丹之与剑，讵可辄取？神人曰：但勤修无怠，剑丹自可立致。后三年，神人乃以剑丹送于去奢。剑乃张天师七星剑。丹以石匣藏之，一瓶贮之，倾药有斗余，如麻子，红色光明。去奢自服及施人，有疾皆愈。

时丽水县人华造，因中和年荒乱之后，拥土人据岩险。浙东连帅具以上闻，朝廷议欲息兵，乃授造以刺史。而造凶险，闻去奢神与剑丹，乃以兵围其山，取去奢并剑丹，到州夺其剑丹，而囚锁去奢于空室中。时方炎暑，一月日不与之水，造为去奢已毙矣。及开室，见神色俨然，颜状红白，愈于来时。造惊异，乃却送去奢归山，剑丹留之。一夜风雷，飞鸣失所，去奢闻剑却归石下尔。

后居山十五余年，每言常见龙虎异鸟，行于庭际。安和观

道士多寓山顶烧奏，见龙虎鸟迹，咸惊异之。去奢不食多年，或人秽触其山，春冬则猛兽来惊，秋夏则毒蛇所螫。去奢又言，每雷雨只在山半，常见云龙、雷公、电姥、神鬼甚众，或到此相见，咸有礼焉。又寄宿道士，夜闻去奢所居静室，若与人谈话，窃窥之，惟闻异香满室，及环珮声。或见有戴远游冠、绛服、螺髻垂发、碧绡衣男女四人对坐，侍从皆玉童玉女，光明照身，复有神人远立于侧，而道士皆不敢惊，但虔敬而已。一日，去奢告道士曰：恐当离此山去，不长相见也。后数日，有彩云鸾鹤，声乐满空，徘徊山顶。后有綵輿幡幢，灵官驾龙鹿，皆五色，亦骑鸾凤迎，去奢升天而去，山下道俗观望者甚众。

### 孙思邈

孙思邈，京兆华原人也。七岁就学，日诵千言。及长，好谈庄老百家之说。周宣帝时，以王室多事，隐于太白山学道，炼气养形，求度世之术。洞晓天文推步，精究医药，审察声色，常蕴仁慈。凡所举动，务行阴德，济物为功。偶出路行，见牧牛童子杀小蛇，已伤血出，思邈求其童，脱衣赎而救之，以药封裹，放于草内。

复月余出行，见一白衣少年，仆马甚壮，下马拜思邈，谢以言曰：小弟蒙道者所救。思邈闻之，不以为意。少年复拜思邈，请以别马载之，偕行如飞。到一城郭，花木正春，景色和媚，门庭焕赫，人物繁杂，俨若王者之居。少年延思邈入，见一人端正美貌，袷帽绛衣，侍从甚众，欣喜相接，谢思邈曰：深思道者，故遣儿子相迎。前者小儿独出，忽为愚人所伤，赖脱衣赎救，获全其命。此中血属非少，共感再生之恩，今得面道者，荣幸足矣。俄顷，延入若宫闱内，见中年女子，领一青衣小儿出，再三拜谢思邈曰：此儿痴騃，为人伤损，赖救免害。

思邈省记尝救青蛇，即讶此何所也。又见左右皆阉人，宫妓呼裕帽君王，呼女子为妃后，心异之。潜问于左右，曰：此泾阳水府也。王者乃命宾寮，设酒馔妓乐，以宴思邈，辞以辟谷服气，惟饮酒尔。留连三日，问其欲，对曰：山居乐道，思真炼神，目虽所窥，心固无欲。乃以轻绡珠金赠行，思邈坚辞不受。曰：道者不以此为意耶？何以相报？乃命其子，取龙宫药方三十首与先生，曰：此真方，可以济世救人。俄复命仆马送先生归山。既归，深自为异，历试诸方，皆若神效。后著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散龙宫方在其内。又以声色诊人之疾，著《脉经》一卷，大行于世。

隋文帝辅政，徵为国子博士，不就。尝谓人曰：过此五十年，当有圣人出，吾方助之，以济生人。至唐太宗时，召诣京师，讶其容貌甚少，曰：故知有道者，诚可尊重，羡门之徒，岂虚言哉！将授以爵位，固辞不受。高宗初，拜谏议大夫，复固辞。时年九十余，视听不衰。

范阳卢照邻有时名，而染恶疾，嗟禀受之不同，昧遐天之殊致，问于思邈曰：名医愈疾，其道如何？对曰：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，善言人者必本于天。夫天有四时五行，寒暑迭代。其转运也，和而为雨，怒而为风，凝而为霜雪，张而为虹蜺，天地之常数也。人有四肢五脏，一觉一寐，呼吸吐纳，动而为往来，流而为荣卫，彰而为气色，发而为音声，此人之常数也。阳用其精，阴用其形，天人之所同也。及其失也，蒸则生热，否则生寒，结而为疣赘，陷而为痈疽，奔而为喘息，竭此而为焦枯。诊发乎面，变动乎形。推此以及天地，则亦如彼。故五纬盈缩、星辰失度、日月错行、彗孛流飞，此天地之疾疹也；寒暑不时，此天地之蒸否也；石立土涌，此天地之疣赘也；山崩地陷，此天地之痈疽也；奔风暴雨，此天地之喘乏也；雨泽

不时、川源涸竭，此天地之焦枯也。良医遵之以药石，救之以针剂，圣人和之以道德，辅之以人事。故人有可愈之疾，天地有可销之灾。又曰：胆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圆而行欲方。《诗》曰：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谓小心也；“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”，谓大胆也；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疾，行之方也；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，智之圆也。其文学也颖出，其道术也不可胜纪。

高宗后无何，制授承务郎，致之尚药局，不就。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，晨起沐浴，俨其衣冠，端拱以坐。谓子孙曰：我为世人所逼，隐于洞府修炼，将升无何之乡，臣于金阙，不能应召往来。俄而气绝，遗令薄葬，不设盟器牲牢之奠。月余颜色不变，举尸入棺，如空衣焉，已尸解矣。

### 张果

张果隐于恒州条山，往来汾晋间，时人传有长生秘术。耆老云，为儿童时，人见之，自言数百岁矣。唐太宗、高宗徵之，不起。则天召之出山，佯死于妒女庙前。时方炎暑，须臾臭烂生虫，于是则天信其死矣。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。

开元二十三年，明皇诏通事舍人裴晤，驰驿于恒州迎之。果对晤气绝而死，晤乃焚香，宣天子求道之意，俄顷渐苏。晤不敢逼，驰还奏之，乃命中书舍人徐峤、通事舍人卢重玄，赍玺书迎果。果随峤到东京，于集贤院安置，肩舆入宫，备加礼敬。公卿皆往拜谒，问以方外之事，皆诡对，每云：余是尧时丙子年人。时人莫能测也。又云尧时为侍中，善于胎息，累日不食。时进美酒，及三黄丸。明皇留之内殿，赐之酒，辞以小臣饮不过二升，有一弟子可饮一斗。明皇闻之喜，令召之。俄顷一小道士，自殿檐飞下，年可十六七，美姿容，旨趣雅澹。谒见上，言辞清爽，礼貌臻备。明皇命坐，果曰：弟子常侍立

于侧，不可赐坐。明皇愈喜，赐酒。饮及一斗，不醉。果辞曰：不可更赐，过度必有所失，致龙颜一笑尔。明皇又逼赐之，酒忽从顶涌出，冠子扑落地，化为榼。明皇及嫔御皆惊笑，视之，失道士矣。但金榼在地覆之，榼贮一斗，验之，乃集贤院中榼也。累试仙术，不可穷纪。乃下诏曰：恒州张果先生，游方之外者也，迹先高尚，心入茱冥，是混光尘，应召城阙。莫知甲子之数，且谓羲皇上人，问以道枢，尽会宗极。今则将行朝礼，爰升宠命，可银青光禄大夫，号通玄先生。

果累陈老病，乞归恒州。赐绢三百疋，随从弟子二人给驿，肩舁到恒州，弟子一人，放回，一人相随入山。天宝初，明皇又遣徵诏，果闻之示卒，弟子葬之。后发之，但空棺而已。

#### 许宣平

许宣平，新安歙人也。睿宗景云年中，隐于城阳山南坞，结庵以居。不知其服饵，但见不食。颜若四十许人，轻健，行疾奔马。时或负薪以卖，薪檐常挂一花瓢，及曲竹杖。每醉行腾腾以归，吟曰：负薪朝出卖，沽酒日西归。时人莫问我，穿云入翠微。迩来三十余年，或施人危急，或救人疾苦。城市之人，多访之不见，但览庵壁题诗云：隐居三十载，筑室南山巅。静夜玩明月，闲朝饮碧泉。樵人歌垆上，谷鸟戏岩前。乐矣不知老，都忘甲子年。好事者多诵其诗。有抵长安者，于驿路洛阳同华间传舍是处题之。

天宝中，李白自翰林出东游，经传舍，览诗吟之，叹曰：此仙人诗也。诘之于人，得宣平之实。白于是游及新安，涉溪登山，累访之不得，乃题诗于庵壁曰：我吟传舍诗，来访仙人居。烟岭迷高迹，云林隔太虚。窥庭但萧索，倚杖空踟蹰。应化辽天鹤，归当千载余。宣平归庵见壁诗，又吟曰：一池荷叶

衣无尽，两亩黄精食有余。又被人来寻讨著，移庵不免更深居。其庵后为野火烧之，莫知宣平踪迹。

后百余载，至咸通十二年，郡人许明恕家有婢当逐，伴入山采樵。一日独于南山中，见一人坐石上，方食桃，甚大。问婢曰：汝许明恕家人也？婢曰：是其人。曰：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。婢言曰：常闻家内说，祖翁得仙多年，无由寻访。宣平谓婢曰：汝归，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。与汝一桃食之，不得将出，山内虎狼甚多，山神惜此桃。婢乃食之，甚美，顷之而尽。遣婢随樵人归家言之。婢归，觉檐樵轻健。到家，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。其明恕嗔婢将上祖之名牵呼，取杖打之。其婢随杖身起，不知所之。后有人入山内，逢见婢，童颜轻健，身衣树皮，行疾如风，遂入升林木而去。

### 刘商

刘商，彭城人也，家于长安。好学强记，攻文，有《胡笳十八拍》，颇行于世，儿童妇女悉诵之。进士擢第，历台省为郎中。性耽道术，逢道士即师资之。炼丹服气，靡不勤切。每叹光景甚促，筋骸渐衰，朝驰暮止，但自劳苦，浮荣世宦，何益于己！古贤皆堕官以求道，多得度世，幸毕婚嫁，不为俗累，岂劣于许远游哉！是以托病，免官入道。

游及广陵，于城街逢一道士卖药，聚玩颇众，人言多有灵效。众中见商，目之甚相异，乃罢药，携手登楼，以酒为欢。道士所谈，自秦汉历代事，皆如目视。商颇为异，即师敬之。复言神仙道术，不可得也。及暮，商归侨止，道士下楼，闪然不见，商益讶之。翌日，又于街市访之，道士仍卖药。见商愈喜，复挈上酒楼，剧谈欢醉。出一小药囊赠商，并戏吟曰：无事到扬州，相携上酒楼，药囊为赠别，千载更何求。商记词得

囊，暮乃别去。后商寻之，不复见也。商乃开囊视，重重纸裹一胡芦，得九粒药，如麻子。依道士口诀吞之，顿觉神爽不饥，身轻飘然，过江游茅山。久之，复往宜兴张公洞。当春之时，爱罨画溪之景，乃入胡父诸葛居，隐于山中。近樵者犹见之，曰：我刘郎中也。莫知所止，盖已为地仙矣。

### 刘 替

刘 替（音僭），小字宜哥，兄瞻也。替家贫，好道。常有道士经其居，见替异之，问：知道否？曰：知。然 替性饶俗气，业应未净，遽可强学。道士曰：能相师乎？替曰：何敢。于是师事之，随道士入罗浮山。替与瞻俱读书，替山栖求道，无巾裹鬃角，布衣事道士为文，而瞻性慕荣达。替谓瞻曰：鄙必不第，则逸于山野尔，得第则劳于尘俗。竟不及于鄙也，然慎于富贵，四十年当有验。曰：神仙遐远难求，秦皇汉武，非不区区也。廊庙咫尺易致，马周、张嘉贞可以继踵矣。自后 替愈精思于道，乃隐于罗浮山。

瞻进士登科，屡历清显，及升辅相，颇著燮调之称。俄谪南行，次广州潮台，泊舟江滨，忽有鬃角布衣少年，冲暴雨而来，衣履不湿，欲见瞻，左右皆讶，乃语之，但言宜哥来也，以白瞻。问形状，具以对。瞻惊叹，乃迎而见之。替颜貌可二十来许，瞻已皤然衰朽，为逐臣。悲喜不胜，替复勉之：与尔为兄弟，手足所痛，曩日之言，今四十年矣。瞻益感叹，谓 替曰：可复修之否？替曰：兄身邀荣宠，职和阴阳，用心动静，能无损乎！自非弟奈何，况已升天仙，讵能救尔？今惟来相别，非来相救也。于是同舟行别，话平生隔阔，一夕，失替所在。今罗浮山中，时有见者。瞻乃南行，歿于贬所矣。

## 罗万象

罗万象，不知何许人。有文学，明天文，洞精于《易》。节操奇特，惟布衣游行天下。居王屋山，久之，后游罗浮山，叹曰：此朱明洞天，昔葛稚川曾栖此以炼丹，今虽无邓岳相留，聊自驻泊尔。于是爱石楼之景，乃于山下结庵以居。常饵黄精，服气数十年。或出游曾城泉山，布水下采药，及入福广城市，卖药饮酒，来往无定。或一食，则十数人之食；或不食，则莫知岁月。光悦轻健，日行三四百里，缓行奔马莫及。后却归石楼庵，竟不复出，隐于山中矣。

## 司马承贞

司马承贞，字子微，博学能文。攻篆，迥为一体，号曰金剪刀书。隐于天台山玉霄峰，自号白云子，有服饵之术。唐则天累诏之，不起。睿宗深尚道教，屡加尊异，承贞方赴召。睿宗问阴阳术数之事，承贞对曰：《老君经》云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且心目所见，知每损之尚未能已，岂复攻乎异端，而增智虑哉！睿宗曰：理身无为，则清高矣，理国无为，如之何？对曰：国犹身也。《庄子》云，游心于澹，合气于漠。顺于自然，乃无私焉，而天下理。《易》曰圣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。是知天不言而信，不为而成。无为之旨，理国之要也。睿宗深赏异，留之欲加宠位，固辞不可，告归山。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，公卿多赋诗以送。常侍徐彦伯，撮其美者三十余篇，为制序，名曰《白云记》，见传于世。时卢藏用早隐于终南山，后登朝居要官，见承贞将还天台，藏用指终南谓之曰：此中大有佳处，何必天台？承贞徐对曰：以仆所观，乃仕宦之捷径尔。藏用有惭色。

明皇在宥天下，深好道术，徵诏承贞，到京留于内殿，颇

加礼敬。问以延年度世之事，承贞隐而微言，明皇亦传而秘之，故人莫得知也。由是明皇理国四十五年，虽禄山犯阙，銮舆狩蜀，及为上皇回，又七年方始晏驾，虽由天数，岂非道力之助延长耶！初，明皇登封泰山回，问承贞：五岳何神主之？对曰：岳者，山之巨镇。而能出雷雨，潜诸神仙，国之望者为之。然山林神也，亦有仙官主之。于是诏五岳，于山顶别置仙官庙，自承贞始也。

又蜀女真谢自然泛海，将诣蓬莱求师，船为风飘到一山。见道士指言天台山司马承贞名，在丹台，身居赤城，此真良师也。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，非舟楫可行，非飞仙无以到。自然乃回，求承贞受度，后白日上升而去。承贞居山，修真勤苦。年一百余岁，童颜轻健，若三十许人。有弟子七十余人。一旦，告弟子曰：吾自玉霄峰东望，蓬莱常有真灵降驾，今为东海青童君、东华君所召，必须去人间。俄顷气绝，若蝉蜕，已解化矣！弟子葬其衣冠焉。

### 阎丘方远

阎丘方远，字大方，舒州宿松人也。幼而辩慧，年十六，精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学《易》于庐山陈元晤。二十九问大丹于香林左元泽，泽奇之。后师事于仙都山隐真岩刘处靖，学修真出世之术。三十四受法箓于天台山玉霄宫叶藏质，真文秘诀，尽以付授。而方远守一行气之暇，笃好子史，群书每披卷，必一览之，不遗于心。常自言：葛稚川、陶贞白，吾之师友也。铨《太平经》为三十篇，备尽枢要，其声名愈播于江淮间。唐景祐二年，钱塘彭城王钱肸，深慕方远道德，礼谒。于余杭大涤洞筑室宇以安之，列行业以表之。昭宗累徵之，方远以天文推寻，秦地将欲荆榛，唐祚必当革易，侔之园绮，不出山林，

竟不赴召。乃降诏褒异，就颁命服，俾耀玄风，赐号妙有大师玄同先生。阐扬圣化，启发蒙昧，真灵事迹，显闻吴楚。由是从而学者，若正一真人之在蜀。赵升、王长亦混于门下，弟子二百余人。会稽夏隐言、谯国戴隐虞、荥阳郑隐瑶、吴郡陆隐周、广陵盛隐林、武都章隐芝，皆传道要而升堂奥者也。广平程紫霄应召于秦宫，新安聂师道行教于吴国。安定胡谦光、鲁国孔宗鲁十人，皆受思真炼神之妙旨。其余游于圣迹，藏于名山，不复得而记矣。

天复二年二月十四日，沐浴焚香，端拱而坐，俟亭午而化。颜色怡畅，屈伸自遂，异香芬馥，三日不散。弟子以从俗葬，举以就棺，但空衣而尸解矣。葬于大涤洞之傍白鹿山。后有道俗，于仙都山及庐山累见之。自言：我舍大涤洞，归隐 山天柱源也。

### 聂师道

聂师道，字通微，新安歙人也。性聪淳直，言行谦谨，养亲以孝闻，深为乡里所敬。少师事道士于方外，即德海之从兄也。德海自省郎出牧新安之二年，方外从之荆南书记，早舍妻子入道，学养气修真之术，周游五岳名山，到新安。德海乃于郡之东山选胜地，构室宇以居之，目为问政山房，而师道事之。辛勤十余年，传法纂修真之要。后出游续溪山，自言尝览内传，见服松脂法。乃与道侣，上百丈山采松脂。崖石回耸百丈，遂以名之，其四望高千余仞。夜宿于崖顶松下，天清月朗，忽闻仙乐起，自东南紫云上遥遥而来，迟缓过于石金山。石金与百丈，其高相等，虽平地隔三十里，山顶相望咫尺间。乃闻仙乐到彼，辍少时，敲小鼓三通，复奏乐，金石笙箫，丝匏响亮，击鼓而拍，莫审其曲调，声揭而清，特异人间之乐。自三更及

鸡鸣而止。后问于山下人，是夜皆闻之。其同侣叹曰：方采灵药，遽闻仙乐，岂非有感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。

其后游行归南岳，礼玉清及光天二坛。后泊招仙观，入洞灵源。时当春景，闻蔡真人旧隐处不远，有花木甚异，采樵者时或见蔡真人在其间。师道喜之，乃辟谷七日，晨起独趋山中渐行，见花有异香，不觉日晚。忽到大溪傍，见一樵人，临水坐于沙上。师道骤欲亲近之，乃负薪将下溪，回顾师道，却驻樵檐，问独此何往。应之曰：学道寻仙，深心所切，闻蔡真人隐此山，愿一礼谒耳。樵人曰：蔡君所居极深，人不可到。师道曰：攀萝登崖，已及于此，有山通行，岂惮远近！樵人又曰：日将暮矣，且行过此山东，有人家可宿。师道欲随樵人去，樵人遽入水，甚浅，及师道入水，极深而急，不敢涉。樵人曰：尔五十年后，方过得此溪。目送樵人，步水面而去，不见乃回。

山东行十余里，遥望见草舍三间，有篱落鸡犬。渐近，见一人青白色似农者，年可三十，独居。见师道到，甚讶师道深山自行。忽曰：家累俱出何为？主人又问师道：此来何之？应曰：寻蔡真人。居主人曰：路上见一樵人否？曰：见。主人曰：此蔡道者适过也。师道闻之，礼祝曰：凡愚见仙圣不识，亦命也。已逼夜，山林深黑，投宿无地。又问曰：从何来？具以发迹新安，寻真之由以对。乃许入其舍，复指师道，令近火炉边床上坐。曰：山中偶食尽，求之未归。师道曰：绝粮多时，却不以食为念。见火侧有汤鼎，复有数个黄瓷合，主人曰：合内物皆堪吃，任意取之。乃揭一合，是茶。主人以汤泼，及吃，气味颇异于常茶。复思茶，更揭之，合不可开。遍揭诸合，皆不能开。师道心讶不似村人家，而不敢言。主人别屋睡，日高不起，又无火烛，睡中曰：此孤寂之处，忽病无以相待，前村

人家甚多，可以往彼。

师道便行，数里不见人家，悉是崖险，乃回，已迷向宿之处。复行约三十余里，即逢见一老人，欣喜，邀于石上坐，问入山之意，具以前事对之。老人曰：蔡君父子俱隐于此山，昨夜所宿之处，即其子也。又曰：尔道气甚浓，仙骨未就，入山饥渴，何能却回？俄折草一茎与师道，形如姜苗而长尺余，嚼之味甘美。复令取泉水，吃次举头，已失老人所在。师道悲叹不已，而觉食茶草之后，气力轻健，愈于来时。却欲沿山路寻宿处，其路已为棘蔓蔽塞，前去不通。却回招仙观，众道士忽见师道，惊异曰：此观地虽灵岳，侧近虫兽甚多，人罕能独行，何忽去月余日？实久忧望。师道曰：昨日方去，始经一宿。具言见樵人及宿处，又逢老人。道士皆叹曰：吾辈虽同居此观，徒为学道，知有蔡真人，无缘一见。吾子夙有仙分，已见蔡君父子。其老人者，昔闻彭真人亦隐此山，岂非彭君乎？子一入见，遽逢三仙人。一日一宿，人间月余矣。其实积习之命也。师道深自叹异。

驻招仙观修炼逾年，后以亲老思归，却回问政山。每入诸山，拾薪鬻药，或逢虎豹，见师道垂耳摇尾，俯伏于地。师道以手抚而呼之，乃起随行。或以薪药附于背上，负之送归而去。昔郭文泰之居大涤洞，伏虎亦如之歎之。近山颇有猛兽，而不为人之害者，自师道之感也。其亲时问师道游学所益，具陈其事。亲闻之而喜曰：汝以孝养我，以道资我，亦幸为汝母矣。此盖宿庆之及也。

后又出游，复思往南岳九嶷山。早闻梅真人、萧侍郎皆隐玉笥山，时人多见之。梅即汉南昌尉福也。箫即子云，字景乔，梁之公子，自东阳太守避侯景之乱，全家入山。二人俱得道于此。师道且止玉笥清虚观，思慕梅、萧，三游郁木坑，或冀一

见，坚心以去。山行极深，忽见一人，布衣乌纱帽，颜若五十许人，师道礼敬问之。初自称行者，问师道何往，乃以寻梅萧为答。行者曰：闻尔精勤慕道，遍访名山，情亦非易。欲见二君，行者可以相引。尔宿业甚净，已应玉籍有名。虽未便飞升，当亦度世尔。行者又曰：“我谢修通也，恐尔未识，故以自言，本居南岳，与彭蔡同隐，已三百年。知尔常游洞灵源，我适为东华君命，主玉笥山林地仙，兼掌清虚观境土社令，尔与我素有道缘，是时相见。然梅萧日中为小有天王所召，恐未便还，非可俟也。师道于是虔拜曰：凡世肉人，谬探大道，凝神注想，以朝继夕。未知要妙，若浮于海，讵识其涯。不期今日获见道君，实百生之幸也。修通曰：丹心恳苦，深可悯哉！尔世事未了，且当送尔出山路，往我所止。随行数里，忽见草舍两间，甚新洁，有床席，小铛然火煎汤，俨若书生所居，而无人。修通命师道入，坐于木兔上，修通自坐白石鹿床上。俄有一总角童，以汤一碗与师道，呷之神气爽然。又指令架上自袖取书一卷，修通曰：此《素书》也，但习之无怠，当得真旨。师道意欲求住师学，未之启言，而修通已知，曰：尔有亲垂老，虽有兄能养，若欲更南游，此未可言住。我弟子紫芝在九嶷山，若往彼见之，为我传语，兼出《素书》示之，得尽其旨矣。或不见，但投《素书》于毛如溪上洞中，仍题石壁，记我传语之意，紫芝当自授尔要道。言讫，乃发遣师道回，俄不见修通，已在郁木坑，师道入清虚观矣。众道士惊曰：一去七日而返，何之也？师道具以对之。有道士二人欣跃，乞与师道共入郁木坑。到旧处，岩石草树，历历宛然，但失其草舍，竟日怅望而回。

师道得《素书》，文字可识，皆说龟山王母，理化众仙秘要真诀也。他仙习此，当得升天。世人授之，迹参洞府。其间有疑义，不可究也。后到南岳九嶷山湘真观，月余，寻问紫芝

踪迹，咸言毛如溪有一隐士，莫知姓名，人或见者。师道累入山，寻之不见，乃如修通之言，投书题石壁。后常梦神人，称紫芝，教之以释凝滞，意乃醒然。经岁余，复还问政。居二十余年，每焚修，即以二蔡、彭、谢真形画像瞻礼，仍自以管幅编异，传于道俗。

其后吴太祖霸江淮间，闻师道名迹，冀其道德护于军庶，继发召止，及广陵建玄元宫以居之。每升坛，祈恩禱福，水旱无不应。致天地感动，烟云呈祥。是以人情咸依道化，境若华胥，俗皆可封。虽古今异时，实大帝之介君也。乃降褒美为逍遥大师、问政先生，以显国之师也。弟子邹德匡、王处讷、杨匡翌、汪用真、程守朴、曾景霄、王可儒、崔繹然、杜崇真、邓启遐、吴知古，皆得妙理，传上清法，散于诸州府。袭真风而行教，朝廷皆命以紫衣，光其玄门。有秦、吴、荆、齐、燕、梁、闽、蜀之士，咸来逾纪，勤苦奉事。师道常谓之曰：我无道术，何以远来若此？弟子皆曰：昔张君居蜀，天下之人，悉往师之。随其所修，各授以道要焉。群弟子执奴仆之役，久而不去者，方得成仙。今悉是枯骨子孙，日逼朽腐，思避短景，希度长生，愿无却恳切也。然师道以仁慈接众，言不阻违，随其性识，指以道要。若久行雾露，余润渍衣，近罗沉檀，轻香袭体。

由是居广陵三十余年，有弟子五百余人。而师道胎息已久，炼丹有成。一旦，告弟子曰：适为黑帟朱衣一符吏，告我为仙官所召，必须去矣。顷之，异香满室，云鹤近庭，若真灵所集，爽然言别而化。弟子殓之，棺忽有声，视之若蝉蜕尸解矣。后数日，人自豫章来，见之领一祝角童随行，道俗多识之，咸问：何为远游。曰：离南岳多年，今暂往尔。所在多泊旧游宫观。而去半年后，有人自长沙来，亦如豫章所见。复言衡阳路见，

归洞灵源去。樵人言五十年后过此溪，适足验矣。详其由来，是二蔡、彭，谢之俦侣也。隐化而往，绝世思望，神仙皆然矣。

### 殷文祥

殷七七，名文祥，又名道笈。常自称七七，俗多呼之，不知何所人也。游行天下，人言久见之，不测其年寿。面光白若四十许人，到处或易其姓名，不定。曾于泾州卖药，时灵台蕃汉疫疠俱甚，得药入口即愈，皆谓之神圣。得钱即施之于人，而常醉于城市间。周宝于长安识之，寻为泾原节度，迎之礼重，慕之道术還元之事。及宝移镇浙西，数年后，七七忽到，复卖药。宝闻之惊喜，遽召之，师敬益甚。每醉，自歌曰：解酲须臾酒，能开顷刻花。琴弹碧玉调，炉炼白朱砂。宝尝试之，悉有验。其于种瓜钓鱼，若葛仙公术也。

鹄林寺杜鹃花高丈余，每春末花烂熳。僧传言，贞元年中，有外国僧，自天台钵盂中，以药养其根来种之，自后构饰花院，锁闭。人或窥见女子，红裳艳丽，游于树下，有辄采花折枝者，必为所崇，俗传女子花神也。所以人共保惜，故繁艳异于常花。其花欲开，探报分数，节度使宾寮官属，继日赏玩。其后一城士女，四方之人，无不以酒乐游从。连春入夏，自旦及昏，闾里之间，殆于废业。宝一日谓七七曰：鹄林之花，天下奇绝，尝闻能开非时之花，此可开否？七七曰：可也。宝曰：今重九将近，能副此日否？七七诺之。乃前三日，往鹄林寺宿焉。中夜女子来谓七七曰：道者欲开此花耶？七七乃问：何人深夜到此？女子曰：妾为上玄所命，下司此花，在人间已逾百年，非久即归阆苑去，今与道者共开之，非道者无以感妾。于是女子倏然不见。来日晨起，寺僧或讶花渐拆蕊，及九日，烂熳如春。乃以闻宝，一城士庶异之，游赏复如春夏间。数日，花俄不见，

亦无落花在地。

后七七偶到官僚家，适值会宾次，主与宾趋而迎之。有佐酒倡优共轻侮之，七七乃白主人：欲以二栗为令，可乎？咸喜，谓必有戏术，资于欢笑。乃以栗巡行，嗅者皆闻异香，惊叹，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，嗅之化作石，缀于鼻，掣不落，但言秽气不可堪。二人共起狂舞，花钿委地，相次悲啼，粉黛交下。优伶辈一时辞舞，鼓乐自作，声颇合节，奏曲止而舞不已。一席之人，笑皆绝倒。久之，主人祈谢于七七。有顷，石自鼻落，复为栗，传之皆有异香。及花钿粉黛悉如旧，略无所损，咸敬事之。又七七酌水为酒，削木为脯，使人退行，止船即住，呼鸟自随，唾鱼即活，撮土画地，状山川形势，折茆聚蚁，变城市人物。有人曾经行处见之，言历历皆似，但小狭尔。凡诸术不可胜纪。

后二年，薛玄、刘浩作乱，宝南奔杭州。而宝总戎为政，刑或无辜。前上饶牧陈全裕经其境，构之以祸，尽赤其族。宝八十三，筋力尤壮，女妓百数，盖得七七之术，后为无辜及全裕作厉，一旦忽殁。七七刘浩军变之时，甘露寺为众推落北崖，谓堕江死矣。其后人见在江西十余年，卖药。入蜀，莫知所止。其鹄林花，兵火焚，树失，根株信归阆苑矣。

### 谭峭

谭峭，字景升，国子司业洙之子，幼而聪明。及长，颇涉经史，强记，问无不知，属文清丽。洙训以进士为业，而峭不然。迥好黄老，诸子及周穆、汉武、茅君、列仙内传，靡不精究。一旦，告父出游终南山，父以南山近京都，许之。自经终南、太白、太行、王屋、嵩、华、泰岳，迤迳游历名山，不复归。宁父驰书责之，复谢曰：茅君昔为人子，亦辞父学仙，今

峭慕之，冀其有益。父母以其坚心求道，岂以世事拘之，乃听其所从。而峭师于嵩山道士十余年，得辟谷养气之术，惟以酒为乐，常醉腾腾，周游无所不之。夏则服乌裘，冬则绿布衫。或卧于风雨雪霜中经日，人为已毙，视之，气出怵怵然。父常念之，每遣家僮寻访，春冬必寄之衣及钱帛。捧之且喜，复书，遽遣家僮，乃厚遗之。才去，便以父所寄衣出街，路见贫寒者与之。及寄于酒家，一无所留。人或问之何为如此，曰：何能看得盗之所窃，必累于人，不衣不食，固无忧也。常欣欣然，或谓风狂，每行吟曰：线作长江扇作天，鞞鞋抛向海东边。蓬莱信道无多路，只在谭生拄杖前。尔后居南岳，炼丹成，服之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灼，亦能隐化，复入青城而去。

### 杜升

杜升，字可云，自言京兆杜陵人也，莫测其年寿。不食，常饮酒三斗不醉，颜甚悦泽，若三十许人。裹大方巾，破帽，冬夏常著绿布衫，而言谈甚高，颇有文学。人有与换新巾衫，必受之，旧者坚不脱，得新者出门，逢人便与。常游城市门醉行。能沙书，好于水碗及盆内，以沙书龙字，浮而左右转，或叱之，则飞起，高丈余，隐隐若云雾，作小龙形，呼之复下水中。不就人求钱，人自以钱与之。召人穿檐行，少顷之间，得钱甚多，便散与贫人及酒家。如此到处，日日为之，人皆不厌以钱与之，疑以术惑于众也。冬则卧于雪中三两日，人以为僵毙矣，或拔看之，徐起，抖擞雪而行，犹若醺酣气出，如夏醉睡醒也。

杜孺休，邠国公琮之子也，为苏州牧。或闻可云在城市，极喜，乃延入州，拜之，呼为道翁。宾客僚属皆讶之，孺休曰：先君出镇西川，日与此道翁深相喜重，常来去书斋中。时孺

休才年十余岁，今五十余岁，别道翁四十年，而装饰颜貌，一如当时。乃留之郡斋，咨以道术。可云曰：但以政化及人，慈爱为意，况今多事，尤在保身，未能脱履世尘，委家林野，宜远于兵伤，道术讵可问也。时郡人以钱帛与之，阻让不可，出城便散与人，孺休敬之愈甚。可云或与孺休宾僚聚饮，有唱和者，而可云出口成章，属章深远，多神仙旨趣，人无以缀之。后军乱，孺休果为兵伤而死。可云人见亦被伤杀，顷之，但有旧衫一领，作三四段斫破痕在地。后数日，人多见过松江、浙江，经杭、越、衢、信入江西，市醉吟、沙书如故。又一年，人于湖南见之，问苏州事，历历话而笑，复言曾居南岳，即当去矣。详而究之，是得隐形解化之道，人莫可知也。

### 羊愔

羊愔，太山人也。以世禄官，家于缙云。明经擢第，解褐喜州夹江县尉，罢归缙云。兄忻为台州乐安令。愔幽栖括苍山，性惟沉静，薄于世荣，志尚逍遥，常慕道术。一旦妻暴亡，曰：庄生鼓盆，迥为达者，今乐矣，葬之不亦宜乎！男且有业，女已有归，永无累也。后游阮郎亭，崖上去地十余丈，有篆石刻石，字极大，世传言阮肇题诗所成，使匠人凿石摸搭。验之，乃唐李阳冰常为缙云令，游此亭题诗，曰：阮客身何在，仙云洞口横。人间不到处，今日此中行。

愔于亭侧，与缙云观道士数人，花时饮酒，日午，忽仆地若毙，气息犹暖，乃舁还家，七日方醒。乡里之人，与道士俱往问之，愔曰：“初为一人青帟绛服，自称灵英，邀入洞府中，见楼观宏丽，鸾鹤徘徊，天清景暖，异于人间。须臾，一石穴中有物飞出，状如簪，青色，柄长。灵英指之曰：此青灵芝也，可食之得仙。愔觉饥方甚，取坐于石上食之，味甘美，俄而都

尽。灵英曰：尔夙有仙分，今日遽得见仙官。乃引见仙官，戴远游冠、霞帔三人，文武侍从极多。灵英谓愔曰：一人小有天王君，一人华阳大茅君，一人隐玄天佐命君。愔历拜之，咸曰：有仙骨未能飞升，犹宜地上修炼。俄而灵英送出，乃括苍洞西门也。

愔方悟此身，后不喜谷气，但饮水三升，日食百合一盞。身轻，骨节皆动，抖擞如竹片及拍板声。又多言语吟咏，若与人谈话，昼夜不已。时或以纸三二百幅书之，顷刻皆遍文字，人莫识之。愔读之悉是文章，道侣好事者，依口录之，实亦清辞丽句，多神仙瀛洲阆苑之意。如此经年，清瘦轻健。有不信者，谓之妖物所魅。及二年，渐肥白，不喜食百合，惟饮水饮酒。三年，鬓发如漆，面有童颜，行步轻健似飞，饮酒三斗不醉，衣布褐。后南行入委羽山，人莫得见。

## 卷一百一十四 经传部·传十三

## 壟城集仙录叙

《壟城集仙录》者，纪古今女子得道升仙之事也。夫去俗登仙，超凡证道，驻隙马风灯之景，享庄椿蟾桂之龄，变泡沫之姿，同金石之固，长生度世，代有其人。绵历劫年，编载经诰，玄图秘篆，灿然可观。神仙得道之踪，或品升上圣，或秩预高真，或统御诸天，或主司列岳，或骑箕浮汉，或隐月奔晨，或朝宴九清，或徊翔八极。开皇已往，劫运之前，三洞宝书，多所详述。洎九皇三古之后，服牛乘马已还，皆辍天府而下拯生灵，由仙曹而暂司宰制，垂法立教，秉国佐时，儒籍史臣，备显其事。至有韬光混迹，驾景登晨。或功著岩林，朔烟霞而轻举；或身离嚣浊，控鸾鹤以冲虚。或躬赞帝王，或乐居氓俗。阴功克就，玄德升闻，使鸡犬以俱飞，拔庭除而共举。光于简册，无世无之。

昔秦大夫阮苍、汉校尉刘向，继有述作，行于世间。次有《洞冥书》、《神仙传》、《道学传》、《集仙传》、《续神仙传》、《后仙传》、《洞仙传》、《上真记》，编次纪录，不啻十家。又名山福地之篇、括地山海之说、搜神博物之记、仙方药品之文，旁引姓名，别书事迹，接于闻见，讵可胜言，则神仙之事，焕乎无隐矣。常俗之流，或言神仙者，必俟身形委谢，魂识成真，而后谓之神仙，非是骨肉升翥，此盖愚瞽未

达之甚也。何者？《真经》云：得道去世，或隐或显，证道虽一，修习或殊。故云神仙之道百数，非一途所限，非一法所拘也。或为真人之友，或为天帝之宾，倏忽而龙驾来迎，参差而云骈遐迈者，则谷希、长里、青光、赤松之例是也。或受书禀箒，阴景炼形，灵肉再生，前功克懋者，则五老、上帝、四极真王之例是也。或精诚不易，试难不移，目注昆丘，心朝大帝而得道者，黄观、韦道微、傅君之例是也。况复《大洞》、《七变》、《八禀》、《三图》、《胎精》、《斑符》、《隐芝曲素》、《玉精金液》、《黄水秘符》。《赤树青英》、《环刚绛实》、《白羽皇象》、《九转八琼》，服之而化凤化龙，饵之而为金为玉。复有《金珰》、《玉珮》之诀，《三皇》、《八景》之文，华丹素奏之灵，《神虎》、《金真》之要。飞行之羽，超虚蹶空；流金之光，摄神制逆。翱翔则翠羽玄翮，控御则飞盖曲晨。七十四方之所修，靡亏毫发；三十七色之所授，渐备羽仪。至或降九锡以腾凌，践七试而贞介。资师秘诀，证自我心。历象不能易其坚，雷霆不能骇其听，富贵不能惑其志，声色不能诱其衷，此则我命在我，长生自致。故古今得者，讵可殫论。南真云，功满三千，白日升天。弘道无已，自致不死。此之谓也。

夫神仙之上者，云车羽盖，形神俱飞；其次牝谷幽林，隐景潜化；其次解形托象，蛇蜕蝉飞。然而冲天者为优，尸解者为劣。又有积功未备，累德未彰，或至孝至忠、至贞至烈，或心不忘道、功未及人、寒栖独炼于己身、善行不加于幽显者，太上以其有志、太极以其推诚，限尽而终，魂神受福者，得为善爽之鬼。地司不制，鬼录不书，逍遥福乡，逸乐遂志，年充数足，得为鬼仙。然后升阴景之中，居王者之秩，积功累德，亦入仙阶矣。如此则善不徒施，仙固可学，功无巨细，行无洪

织，在立功而不休，为善而不倦也。修习之士，得不勩哉！

又一阴一阳，道之妙用，裁成品物，孕育群形，生生不停，新新相续。是以天覆地载，清浊同其功；日照月临，昼夜齐其用。假彼二象，成我三才。故木公主于震方，金母尊于兑泽，男真女仙之位，所治昭然。观夫诂籍之中，图传所述，混同载录，未有解张。今按上清七部之经、存注修行之事、日月五星之内、空常飞步之篇，元父玄母以兼行，阳号阴名而具著，纂彼众说，集为一家。女仙以金母为尊，金母以壙城为治，编记古今女仙得道事实，目为《壙城集仙录》。《上经》曰：男子得道，位极于真君；女子得道，位极于元君。此传以金母为主，元君次之，凡十卷矣。广成先生杜光庭撰。

### 西王母传

西王母者，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。一号太灵九光龟台金母，亦号曰金母元君，乃西华之至妙、洞阴之极尊。在昔道气凝寂，湛体无为，将欲启迪玄功，生化万物，先以东华至真之气，化而生木公焉。木公生于碧海之上，苍灵之墟，以主阳和之气，理于东方，亦号曰王公焉。又以西华至妙之气，化而生金母焉。金母生于神洲伊川，厥姓缙氏。生而飞翔，以主阴灵之气，理于西方，亦号王母。皆挺质太无，毓神玄奥，于西方眇莽之中，分大道纯精之气，结气成形。与东王木公共理二气，而育养天地，陶钧万物矣。体柔顺之本，为极阴之元，位配西方，母养群品。天上天下，三界十方，女子之登仙得道者，咸所隶焉。

所居宫阙，在龟山之春山西那之都、昆仑玄圃阆风之苑。有金城千重，玉楼十二，琼华之阙，光碧之堂，九层玄台，紫翠丹房。左带瑶池，右环翠水。其山之下，弱水九重，洪涛万丈，非飙车羽轮不可到也。所谓玉阙壁天，绿台承霄，青琳之

宇、朱紫之房，连琳彩帐，明月四朗。戴华胜，佩灵章，左侍仙女，右侍羽童，宝盖沓映，羽旗荫庭。轩砌之下，植以白环之树，丹刚之林，空青万条瑶干。千寻无风，而神籁自韵，琅然皆九奏八会之音也。神洲在昆仑之东南，故《尔雅》云“西王母日下”是矣。又云王母蓬发戴胜、虎齿善啸者，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，非王母之真形也。元始天王授以《万天元统》、《龟山九光》之策，使制召万灵，统括真圣，监盟证信，总诸天之羽仪。天尊上圣朝宴之会、考校之所，王母皆临映焉。上清宝经、三洞玉书，凡所授度，咸所关预也。

昔黄帝讨蚩尤之暴，威所未禁，而蚩尤幻化多方，徵风召雨，吹烟喷雾，师众大迷。帝归，息太山之阿，昏然忧寐。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，以符授帝曰：太一在前，天一在后，得之者胜，战则剋矣。符广三寸，长一尺，青莹如玉，丹血为文。佩符既毕，王母乃命一妇人，人首鸟身，谓帝曰：我九天玄女也。授帝以三宫、五意、阴阳之略，太一遁甲、六壬步斗之术，《阴符》之机，《灵宝五符》、《五胜》之文。遂克蚩尤于中冀，剪神农之后，诛榆冈于阪泉，而天下大定，都于上谷之涿鹿。又数年，王母遣使白虎之神，乘白虎，集帝之庭，授以地图。其后虞舜摄位，王母遣使，授舜白玉环，又授益地图。遂广黄帝之九州，为十有二州。王母又遣使献舜皇献，吹之以和八风。

《尚书帝验期》曰：王母之国，在西荒之野。昔茅盈字叔申、王褒字子登、张道陵字辅汉，洎九圣七真，凡得受书者，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。时叔申、道陵侍太上道君，乘九盖之车，控飞虬之轩，越积石之峰，济弱流之津，渡白水，凌黑波，顾盼倏忽，谒王母于阙下。子登清斋三月，王母授以《琼华宝曜七辰素经》。茅君从西城王君，诣白玉龟台，朝谒王母，求

乞长生之道曰：盈不肖之躯，慕龙凤之年，欲以朝菌之脆，求积朔之期。王母愍其勤志，告之曰：吾昔师元始天王，及皇天搏桑帝君，授我以玉珮金珰二景缠练之道，上行太极，下造十方，溉月咀日，以入天门，名曰《玄真》之经，今以授尔，宜勤修焉。因敕西城王君，一一解释以授焉。又授宝书《四童散方》。洎周穆王满命八骏与七萃之士，骅骝赤骥，蹈骊山子之乘，驾以飞縻之轮，柏夭导车，造父为右，风驰电逝三千里，越剖间无帛之乡，犀玉玄池之野。吉日甲子，鼉鼉鱼龟为梁，以济弱水，而升昆仑玄圃阆风之野，而宾于王母。穆天子持白珪重锦，以为王母之寿。歌白云之谣，刻石纪迹于弇山之上，而还中土矣。

世之升天之仙，凡有九品：第一上仙，号九天真王；第二次仙，号三天真皇；第三号太上真人；第四号飞天真人；第五号灵仙；第六号真人；第七号灵人；第八号飞仙；第九号仙人。凡此品次，不可差越。然其升天之时，先拜木公，后谒金母，受事既讫，方得升九天，入三清，拜太上，覬奉元始天尊耳。故汉初有四五小儿，戏于路中，一儿歌曰：著青裙，入天门，揖金母，拜木公。时人皆莫知之，唯张子房知之，乃往拜焉，曰：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。仙人得道升天，当揖金母，而拜木公也。自非冲虚登真之子，莫知其津矣。

汉孝武皇帝彻，好长生之道。以元封元年，登嵩高之岳，筑寻真之台，斋戒精思。四月戊辰，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来语帝曰：闻子欲轻四海之祿，迂万乘之贵，以求长生，真乎勤哉！七月七日，吾当暂来也。帝问东方朔，审其神应。乃清斋百日，焚香宫中。夜二唱之后，白云起于西南，郁郁而至，径趣宫庭。渐近，则云霞九色，箫鼓震空，龙凤人马之众，乘麟驾鹿之卫，科车天马，霓旗羽幢，千乘万骑，光耀宫阙。大仙

从官，森罗亿众，皆长丈余。既至，从官不知所在。王母乘紫云之辇，驾九色斑龙，带天真之策，佩金刚灵玺，黄锦之服，文彩鲜明，金光奕奕，腰分景色之剑，结飞云大绶，头上华髻，戴太真晨纓之冠，蹑方琼凤文之履，可年二十许，天姿奄蔼，灵颜绝世，真灵人也。下车扶侍二女登床，东向而坐。帝拜，跪问寒温，侍立良久，呼帝使坐，设以天厨。芳华百果，紫芝萎蕊，纷若真摽，精珍异常，非世所有，帝不能名也。又命侍女取桃，玉盘盛七枚，大如包（音保，与敌同）子，四以与帝，母自食三。帝食桃，辄收其核，母问何为，帝曰：欲种之耳。母曰：此桃三千岁一实，中国土地薄，种之不生，如何？于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珍之璈，董双成吹云和之笙，石公子击昆庭之玉，许飞琼鼓震灵之簧，婉凌华拊吾陵之石，范成君拍洞阴之磬，段安香作九天之钧，法婴歌玄灵之曲。众声激朗，清音骇空。歌毕，帝下席叩头，以问长生之道，王母曰：汝能贱荣乐卑，耽虚味道，自复佳耳。然汝性姿体欲，淫乱过甚，杀伐非法，奢侈姿性。夫侈者，裂身之车也；淫者，破身之斧也。杀者响对，奢者心烂，积欲则神陨，聚秽则命断。以子蕞尔之身，而宅残形之贼；盈尺之材，乃攻之者百刃。欲以解脱三尸，全身永久，不可得也。有似无翅之鷄，愿鼓天池；朝生之菌，而乐春秋者哉！若能荡此众乱，拔秽易意，保神气于绛府，闭淫宫而不开，静奢侈于寂室，爱众生而不危，守慈务施，炼气惜精，倘有若斯之事，岂无仿佛耶！若不尔者，譬如抱石，而济长河耳。帝跪受王母之诫，曰：彻不才，沉沦流俗，承禅先业，遂羁世累，刑政乖谬，罪积丘山，今日之后，请事斯语矣。

王母曰：夫养性之道、理身之要，汝固知矣，但在勤行不怠也。我师元始天王，昔于严霄之台，授我要言曰：欲长生者，

先取诸身，坚守三一保灵根，玄谷华体灌沉珍，溉长清精入天门，金室宛转在中关，青白分明适泥丸，养液闭精具身神，三宫备卫存绛宫，黄庭戊己无流源，彻通五脏十二轮，吐纳六府魂魄欣，却此百病辟热寒，保精留命永长存。此所谓呼吸太和、保守自然，真要道者也。凡人为之，皆必长生，亦可役使鬼神，游戏五岳，但不得飞空腾虚而已。汝能为之，足可度世也。夫学仙者，未有不由此而始也。至若太上灵药，上帝奇物，地下阴生，重云妙草，皆神仙之药也。得上品者，后天而老，乃太上之所服，非中仙之所宝。其中品者，有得服之，后天之逝，乃天真之所服，非下仙之所逮。其次药有九丹金液，紫华虹英，太清九转，五云之浆，玄霜绛雪，腾跃三黄，东瀛白香，玄洲飞生，八石千芝，威喜九光，西流石胆，东沧青钱，高丘余粮，积石琼田，太虚还丹，盛以金兰，长光绛草，云童飞千。有得服之，白日升天，此飞仙之所服，非地仙之所闻。其下药有松柏之膏，山姜沉精，菊花泽泻，苟杞茯苓，菖蒲门冬，巨胜黄精，灵飞赤板，桃胶木英，升麻续断，威蕤黄连。如此下药，略举其端，草类繁多，名数有千。子得服之，可以延年。虽不能长享无期，上升青天，亦可以身生光泽，返老童颜，役使群鬼，得为地仙。求入道者，要先凭此阶，渐而能致远胜也。若能呼吸御精，保固神气，精不脱则永久，气长存则不死，不用药石之费，又无营索之劳，取之于身耳。百姓日用，而不知此，故为上品自然之要也。且夫一人之身，天付之以神，地付之以形，道付之以气。气存则生，气去即死，万物草木，亦皆如之。身以道为本，岂可不养神固气，以全尔形也。形神俱全，上圣所贵，形灭神逝，岂不痛哉！一失此身，万劫不复，子其宝焉。我之所言，乃我师元始天王所授之词也。即敕玉女李庆孙书，出之以付于帝，勸善修之焉。王母命驾将去，帝下席，叩头请

留。王母即命侍女，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宫。良久，上元夫人至，复坐，设天厨。久之，王母命夫人出《八会》之书，《五岳真形》、《五帝六甲灵飞》之符，凡十二事，云此书天上四万劫一传，若在人间，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。王母乃命侍女宋灵宾开云锦之囊，取一策以授帝。王母执书，起立以付帝，王母咒曰：

天高地卑，五岳镇形。元真激气，太泽玄精。天回九道，六和长平。太上八会，飞天之成。真仙节信，由兹通灵。泄坠灭腐，宝归长龄。彻其慎之，敢告刘生。祝毕，帝拜授之。王母曰：夫始学道受符者，宜别祭川岳诸真灵，洁斋而佩之焉。四十年后，若将传付汝之所有，董仲君、李少君可校之尔。况为帝王，可勤祭川岳，以安国家，授简真灵，以祐黎庶也。言讫，与上元夫人命车言去，从官互集，将欲登天。因笑指方朔曰：此我邻家小儿，性多滑稽，曾三来偷桃矣。昔为太山仙官，因沉湎于玉酒，失部御之和，谪佐于汝，非流俗之夫也。

其后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，为酒色所惑，杀伐不休。征辽东，击朝鲜，通西南夷，筑台榭，兴土木，海内愁怨，自此失道。幸回中临东海三祠，王母不复降焉。所受之书，置于柏梁台上，为天火所焚。李少君解形而去，东方朔飞翥不还，巫蛊事起，帝愈悔恨。元始二年，崩于五柞宫，葬于茂陵。其后茂陵所藏道书五十余卷，盛以金箱，一旦出于抱犊山中，又玉箱玉杖出于扶风市。验茂陵宛然如故，而箱杖出于人间，此亦得托形尸解之验也。

又大茅君盈，南台句曲之山。元寿二年八月己酉，南岳真人赤君、西城王君、方诸青童，并从王母，降于茅盈之室。顷之，天皇大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，赐盈神玺玉策；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脩条，赐盈八龙锦舆、紫羽华衣；太上大道

君遣协晨大夫石叔门，赐盈金虎真符、流金之铃；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、鲍丘等，赐盈以四节燕胎流明神芝。四使者授讫，使盈食芝佩玺，服衣正冠，带符握铃而立。四使者告盈曰：食四节隐芝者，位为真卿；食金阙玉芝者，位为司命；食流明金英者，位为司禄；食长曜双飞者，位为真伯；食夜光洞草者，总主左右御史之任。子尽食之矣，寿齐天地，位为司命，授东岳上卿，统吴越之神仙，综江左之山源矣。言毕，使者俱去。五帝君各以方面车服，降于其庭，传大帝之命，赐盈紫玉之版，黄金刻书，九锡之文。拜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。授事讫，俱去。王母及盈师西城王君，为盈设天厨，酣宴，歌玄灵之曲。宴罢，王母携王君及盈，省顾盈之二弟，各授道要。王母命上元夫人，授茅固、衷《太霄隐书》、《丹景道精》等丛刊宝经。王母执《太霄隐书》，命侍女张灵子执交信之盟，以授于盈、固及衷。事讫，西王母升天而去。

其后紫虚元君魏华存夫人，清斋于阳洛隐元之台，西王母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，乘八景舆，同诣清虚上宫，传《玉清隐书》四卷以授华存。是时三元夫人冯双礼、紫阳左仙公石路成、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、西城真人王方平、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、桐柏真人王子乔等三十余真，各歌太极阴歌阳歌之曲，母为之歌曰：

驾我八景舆，欵然入玉清。龙旌拂霄上，虎旗摄朱兵。逍遥玄津际，万流无暂停。哀此去留会，劫尽天地倾。当寻无中景，不死亦不生。体彼自然道，寂观合太冥。南岳挺真幹，玉映辉颖精。在任靡其事，虚心自受灵。嘉会绛河曲，相与乐未央。歌毕，三元夫人答歌亦竟，王母及三元夫人、紫阳左仙公、太极仙伯、清虚王君，乃携南岳魏华存，同去东南行，俱诣天台霍山，过句曲之金坛，宴太元茅真人于华阳洞天，留华存于

霍山洞宫玉宇之下，众真皆从王母，升还龟台矣。太真金母，师匠万品，校领群真，圣位尊高，总录幽显。至若边洞玄躬朝而受道，谢自然景侍而登仙，故《洞玄》及《自然传》，谓金母师即王母也。《玄经》所证事迹盖多，此未备录矣。

### 九天玄女传

九天玄女者，黄帝之师圣母元君弟子也。黄帝在昔，为有熊之国君，佐神农之孙，榆冈既衰，诸侯相伐，干戈相寻，各据方色，自称五行之号。太皞之后，自为青帝；榆冈神农之后，自号赤帝；共工之后，自号白帝；葛天氏之后，自号黑帝；帝起有熊之墟，自号黄帝。帝乃恭己下士，侧身修德，在位二十一年，而蚩尤肆虐。弟兄八十一人，兽身人语，铜头铁额，啖砂吞石，不食五谷，作五虎之形，以害黎庶，铸兵于葛炉之山，不用帝命。帝欲征之，博求贤能，以为己助。得风后于海隅，得力牧于大泽，以大鸿为佐，天老为师。置三公以象三台，风后为上台，天老为中台，五圣为下台。始获宝鼎，不爨而熟，迎日推策。以封胡为将，以夫人费修之子为太子，用张若、隰朋、力牧、容光、龙行、仓颉、容成、大挠、奢龙、众臣以为辅翼，战蚩尤于涿鹿。

帝师不胜，蚩尤作大雾三日，内外皆迷。风后法斗机作大车，以杓指南，以正四方。帝用忧愤，斋于太山之下。王母遣使，披玄狐之裘，以符授帝曰：精思告天，必有太上之应。居数日，大雾，冥冥书晦。玄女降焉，乘丹凤，御景云，服九色彩翠之衣，集于帝前。帝再拜受命，玄女曰：吾以太上之教，有疑可问也。帝稽首曰：蚩尤暴横，毒害蒸黎，四海嗷嗷，莫保性命。欲万战万胜之术，与人除害，可乎？玄女即授帝六甲、六壬兵信之符，《灵宝五符》策使鬼神之书，制祆、通灵五明

之印，五阴、五阳遁甲之式，太一、十精、四神胜负握机之图，五岳、河图策精之诀，九光、玉节、十绝、灵幡命魔之剑，霞冠火珮，龙戟霓旗，翠辇绿綵，虬骖虎骑，千花之盖，八鸾之舆，羽龠、玄竿、虹旌、玉钺神仙之物，五龙之印，九明之珠。九天之节以为兵信，五色之幡以辨五方。

帝遂复率诸侯再战。蚩尤驱魑魅杂祆以为阵，雨师风伯以为卫，应龙蓄水以攻于帝。帝尽制之，遂灭蚩尤于绝辮之野、中冀之乡，冢分其四肢以葬之。由是榆冈拒命，反诛之于版泉之野。北逐獯鬻，大定四方。步四极，凡二万八千里。乃铸鼎立九州，置九行九德之臣，以观天地，祠万灵，无法设教。然后采首山之铜，铸鼎于荆山之下，黄龙下迎，帝乘龙升天。皆由玄女之所授符策图局也。

## 卷一百一十五 纪传部·传十四

## 梁母

梁母者，盱眙人也。孀居无子，舍逆旅于平原亭。客来投憩，咸若还家，不异住客还钱多少，未尝有言，客住经月，亦无所厌。粗衣粝食之外，所得施诸贫病。曾有少年，住经月，举动异于常人。临去云：我是东海小童。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。宋元徽四年丙辰，马耳山道士徐道盛暂至蒙阴，于绛城西遇一青羊车，车自住，见一小童子唤云：徐道士前来。道盛行进，去车三步许止。又见二童子，年十二三许，齐著黄衣，绛里，头上角髻，容服端正，世无比也。车中人遣一童子传语云：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，今被太上召还，应过蓬莱寻子乔，经太山检考，召意欲相见，果得子来。灵辔飘飘，玄岗险巖，津驿有限，日程三千，侍对在近，我心忧劳，便当乘烟三清。此三子见送玄都，因汝为我谢东方清信士女。太平在近，十有余一，好相开度，过此无忧危也。举手谢去，云太平相见。驰车腾游，极目而没。道盛还逆旅访之，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见也。

## 鲍姑

鲍姑者，南海太守鲍靓之女，晋散骑常侍葛洪之妻也。靓字太玄，陈留人也。少有密鉴，洞于幽元，沉心冥肆，人莫知之。靓及妹并先世累积阴德，福逮于靓，故皆得道。姑及小妹，

并登仙品。靓学通经纬，后师左元放，受中部法，及三皇五岳劾召之要。行之神验，能役使鬼神，封山制魔。东晋元帝大兴元年戊寅，靓于蒋山，遇真人阴长生，授刀解之术。累徵至黄门侍郎，求出为南海太守。以姑适葛稚川，稚川自散骑常侍，为炼丹砂，求为句漏县令。太玄在南海，小女及笄，无病暴卒，太玄时对宾客，略无悲悼。葬于罗浮山，容色若生人，皆谓为尸解。靓还丹阳，卒，葬于石子岗，后遇苏峻乱，发棺无尸，但有大刀而已。贼欲取刀，闻冢左右兵马之声，顾之惊骇，中间其刀訇然有声，若雷震之音，众贼奔走。贼平之后，收刀别复葬之。靓与妹亦得尸解之道，姑与稚川相次登仙。

#### 孙寒华

孙寒华者，吴人孙奚之女也。师杜契，受玄白之要，容颜日少，周旋吴越诸山十余年，乃得仙道而去。

#### 李奚子

李奚子者，晋东平太守李忠祖母也，不知姓氏。忠祖父贞节丘园，性多慈悯，以阴德为事。奚子每与一志，务于救人。大雪寒冻，路积稻及谷于园庭，恐禽鸟饿死，其用心如此。今得道而居华阳洞宫中也。

#### 韩西华

韩西华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慈爱于物，常行阴功，至于蛸翘微命，皆爱而护之。学道得仙，今在嵩山洞天之中。

#### 窦琼英

窦琼英者，窦武之妹也。其七代祖名峙，常以葬枯骨为事，

以活死为心，故祚及琼英，令行女仙，在易迁宫中。

### 刘春龙

刘春龙、郭叔香，并不知何许人也。以其先世有阴德，故皆得遁化练景，入华阳易迁宫中。刘春龙、窦琼英、韩太华、李奚子，并天姿严丽，仪冠骇众，才识伟铄。皆得为明晨侍郎，以居洞中。侍郎之任，以良才举之，不限男女也。

### 赵素台

赵素台者，汉幽州刺史赵熙之女也。熙少有善行，常济穷困，救王惠等族，殊有阴德。数十年，熙得身诣朱陵，儿子得游洞天素台，在易迁宫中已四百年，不肯移去。自谓天下无复乐于此处也。数微服游行，眇山泽以自足。易迁夫人者，乃其品也。

### 傅礼和

傅礼和者，北地傅建之女也。举家奉佛，礼和常日日洒扫佛前，每发愿，云独慕仙道。常服五星精，身生光华，得道仙去。善为空洞之歌，歌则禽鸟翔舞而集飞，聚其前以听之。此乃至诚所感而获道也。

### 黄景华

黄景华者，汉司空黄琼之女也。景华少好仙道，常密修至要。后师韩君，授其岷山丹方，服之得入易迁宫，位为协晨夫人，领九宫，诸神女亦总教授之。

### 张微子

张微子者，汉昭帝大匠张庆之女，不知何郡人也。微子少好道，因得尸解去，在太元司命华阳舍真台，师东华玉妃，受服雾气之道。云雾是山泽水火之华，金石盈气，久服之，能散形入空，与云雾合体。微子修之，得其仙道也。

### 丁淑英

丁淑英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有救穷之阴德，度赵阜之急难，上感皇人，授其道要。今为朱陵嫔，数游三清，司命亦令听政也。

### 王法进

王法进者，剑州临津县人也。孩孺之时，自然好道。家近古观，虽无道士居之，其嬉戏未尝轻侮，于尊像见必敛手致敬，若有凜惧焉。十余岁，有女官自剑州，历外邑过其家，父母以其慕道，托女官以保护之，与授《正一延生策》，名曰法进。而专勤香火，护持斋戒，亦茹柏绝粒，时有感降。是岁三川饥歉，斛斗翔贵，死者十有五六，多采山芋野葛充饥。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，宣上帝之命曰：以汝宿禀仙骨，归心精诚，不忘于道，今以青童召汝，受事于玉京也。法进即随青童，腾身凌虚，径达太帝之所，命以玉杯霞浆赐之。

饮讫，帝谓之曰：人禀五行之大体、天地之和气，得为人形，复生中土，甚不易也。而天运四时之气，地禀五行之秀，生五谷百果，以养于人。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，轻弃五谷，厌舍丝麻。使耕农之夫、纺织之妇，身勤而不得饱，力竭而不免寒，徒施其劳，曾不爱惜。斯固神明所责，天地不祐也。近者，地司岳渎日有奏，言人厌贱米麦，不贵衣食之本。我已敕太华之府，收五谷之神，令所种不成，下民饥饿，因示责罚，

以惩其心。世愚悠悠，曾未觉悟。旋奉太上所敕，以大道好生，不可因彼恶民，以害众善。虽天地神明，罪之愚民亦不知过之所起，因无忏请首原之路，虚受其苦耳。汝当为无上侍童，入侍天府。今且令汝下于世，告谕下民，使其悔罪，宝爱桑蚕，贵敬农事，惜五谷百果，知大道之养人、厚地之育物，宗奉正道，崇事神明。至于水火之用，不可厌弃，衣食之养，俭已约身。皆能行此明戒，天地爱之，神明护之，风雨顺调，家国安泰，此乃增益汝之阴功也。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韞，出《灵宝清斋告谢天地法》一卷付之，传行于世。曰：世人可相率幽山高静之处，置斋悔谢，一年之内，春秋两为，春则祈于年丰，秋则谢于道力。如此则宿罪可除，谷父蚕母之神为置丰衍也。龙虎之年，复当召汝矣。命青童送还其家，已三个月也。

所受之书，即今《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之法》是也。其法简易，与《灵宝自然斋》大率相类。但人间行之，立成徵效。苟或几席器物，小有轻慢浊污者，营奉之人，少有不公心者，即飘风骤雨坏其坛筵，迅雷吼雷毁其器用。自是三川梁汉之人，岁皆崇事，虽愚朴之士，狂暴之夫，罔不战栗兢戒，肃恭擎跽，知奉其法焉。或螟蝗旱潦害稼伤农之处，众诚有率勉于修奉之处，炷香告玄，旦夕响应，必臻其祐。与不虔不信之徒，立可较其徵验矣。巴南谓之清斋，蜀土谓之天功斋，盖一揆矣。法进以天宝十一年壬辰岁，云鹤迎之而升天。此乃亦符龙虎之运、神人之言矣。

### 王氏

王氏者，中书舍人谢良弼之妻也，东晋右军逸少之后，会稽人也。良弼进士擢第，为浙东从事而婚焉。既而抱疾沉痾，历年未愈，良弼赴阙，竟不果行，而加绵笃。时吴筠天师游四

明、天台、兰亭、禹穴，驻策山阴，王氏之族，谒而求救，为禁水吞符，信宿即愈。王氏感道力救护，乃诣天师，受箒精修，焚香寂念，独处静室，志希晨飞。因绝粒咽气，神和体轻。时有奇香，异云临映居第，仿佛真降，密接灵仙，而人不知也。

忽谓其女曰：吾昔之所疾，将仅十年，赖天师救之，而续已尽之命。悟道既晚，修奉未精，宿考过往，忤之未尽。吾平生以俗态之疾，颇怀妒自，今犹心闭藏黑，未通于道。当须阴景炼形，洗心易藏，二十年后，方得蝉蜕耳。吾死勿用棺器，可作柏木帐，致尸于野中，时委人检校也。是夕而卒，家人所殡如其言，凡事俭约。置其园林间，偃然如寐，亦无变改。二十年，有盗发殡，弃其形于地。隆冬之月，帐侧忽闻雷震之声，举家惊异，驰行看之。及举其尸，则身轻如空壳，肌肤爪发，无不具备，右肋上有折痕，长尺余，即再收瘞。为南岳夫人尝言，得道者，上品白日升天，形骨俱飞，上补真官；次者蜕如蛇蝉，亦形骨腾举，肉质登天，皆为天仙，不居山岳矣。良弼亦执弟子之礼，躬侍天师，仍与天师立传，详载其事迹矣。

### 花姑

花姑者，女道士黄灵微也。年八十而有少容，貌如婴孺，道行高洁，世人号为花姑。蹠履徐行，奔马不及，不知何许人也。自唐初来往江浙湖岭间，名山灵洞，无所不造。经涉之处，或宿于林野，即有神灵卫之，人或有不正之念，欲凌侮者，立致颠沛。远近畏而敬之，奉事之如神明矣。闻南岳魏夫人，平昔渡江修道，有坛靖在临川郡，临汝水西石井山，有仙坛，遂访求之。岁月且久，榛芜沦翳，时人莫得知之。以则天长寿二年壬辰冬十月，诣洪都西山，谒道士胡超而问焉。超字拔俗，能通神明，即为指南郭六里许，有乌龟原，古有石龟，每犯田

苗，被人击，其首折则其处也。姑访之，见龟之左右，坛迹宛然，立处当坛中矣。于其下得尊像、油瓮、锥刀、灯盏之类，因葺而兴之。复梦夫人指九曲池于坛南，访而获之，砖砌尚在。

景云中，睿宗皇帝使道士叶善信，将绣像幡花来修法事，仍于坛西建洞灵观，度女道士七人，住持洎明皇，醮祭祈祷不绝。每有风雨，或闻箫管之声。凡是礼谒，必须严洁，不尔，有蛇虎惊吼之异。时有云物如鸟，群飞垂带，直下坛上，倏忽西出，如向井山，前后非一而已。花姑盼蕊灵通，密有所告曰：井山古迹，汝须崇修。俄闻异香从西来，姑累得嘉兆，躬申葺理，行宿洞口，闻钟磬之音，虽荒梗多时，若有人接导。寓宿林莽，怡然甚安。达明入山，果遇坛殿余址，遂立屋宇，闻步虚仙梵之响，环坛数里。有樵采不精洁者，必有怪异之惊。有野象中箭，来投花姑，姑为拔之，其后每斋前，则衔莲藕以献姑。开元九年辛酉岁，姑欲升化，谓其弟子曰：吾仙程所促，不可久住，吾身化之后，勿钉吾棺，只以绛纱罩覆棺上而已。明日，无疾而终，肌肤香洁，形气温暖，异香满于庭堂之内。弟子依所命，棺不钉，以绛纱覆之而已。忽闻雷震击纱上，有孔大如鸡子，棺中唯有被覆木筒，屋上穿处可通人。座中奠瓜，数日生蔓，结实如桃者二焉。每至忌辰即风云郁勃，直入室内。明皇闻而骇之，使复其事，明日，使道士蔡伟，编入《后仙传》。

开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，敕道士贲龙璧来醮，忽有白鹿自坛东出，至姑冢间而灭，即花姑葬空棺木筒之处。又有五色仙蛾，集于坛上。刺史张景佚，以为圣德所感，立碑颂述。天宝八载己丑，以魏夫人上升之所，度女道士二人，常修香火。大历三年戊申，鲁郡开国公颜真卿为抚州刺史，旧迹荒毁，阙人住持，召仙台观道士谭仙岩、道士黄道进二七人住洞灵观，

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琼仙七人居仙坛院。颜公述仙坛碑而自书之，以纪其事迹焉。

### 徐仙姑

徐仙姑者，隋朝仆射徐之才女也。不知师奉何人。已数百岁，状貌常如二十四五岁矣。善禁咒之术。独游海内，三江、五岳、天台、四明、罗浮、括苍，名山胜赏，无不周遍。多宿岩麓林窟之中，亦寓止僧院。忽为豪僧数辈，微词巧言，姑辄骂之。群僧激怒，欲以刃制之，词色愈孛女，姑笑曰：我女子也，而能弃家云水，不避蛟龙虎狼，岂惧汝鼠辈乎！即解衣而卧，遽撤其烛，僧辈喜，以为得志也。明日，姑理策出山，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，若被拘缚，口禁不能言，姑去数里，僧乃如故。来往江表，吴人见之四十余年矣，颜色依旧。其行若飞，所至之处，畏而敬之，若神明矣，无敢以非正之意戏侮者。咸通初，谓贍县白鹤观道士蕢云陶曰：我先君仕历周隋，以方术闻名，阴功及物，今亦得道，故我为福所及，亦延年长生耳。以此详之，即实之才之女也。

### 缙仙姑

缙仙姑者，长沙人也。入道居衡山，年八十余，容色甚少。于岳之下魏夫人仙坛，精修香火十余年，孑然无侣。坛侧多虎狼，常人游者须结侣，执兵器方敢入，仙姑深隐其间，曾无所畏。数年后，有一青鸟，形如鸠鸽，红顶长尾，飞来所居，自语曰：我南岳夫人使也，以姑修道精苦，独栖穷林，命我为伴耳。他日，又言西王母姓缙，乃姑之圣祖也，闻姑修道勤至，将有真官降而授道，但时未至耳，宜勉于修励也。每有人游山，必青鸟豫说其姓字，及其日，一一皆验。又曰：河南缙氏王母

修道之处，故乡之山也。

又一日，青鸟飞来曰：今夕有暴客，无害，勿以为怖也。其夕，果十余僧来。魏夫人仙坛，乃是一片巨石，方可丈余，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，或一人以手推之则摇动，人多则屹然而住。是夜群僧持火杖刀，将害仙姑。入其室，姑在床上，而僧不见，既出门，即推坏仙坛，轰然有声，山震谷裂，谓已颠坠矣，而终不能动，僧相率奔去。及明，有至远村者，分散九僧，为虎噬杀。一僧推坛之时，不同其恶，免为虎害。夫人仙坛俨然无损，姑亦无恙。岁余，青鸟语姑迁居仙所，因徙居湖南，鸟亦随之，而他人未尝会其语。相国文昭郑公叟，自承旨学士左迁梧州牧，师事于姑，姑谓文昭公曰：此后四海多难，人间不可久居，吾将卜隐九疑矣，一旦遂去。

#### 广陵茶姥

广陵茶姥者，不知姓氏乡里。常如七十岁人，而轻健有力，耳聪目明，头发鬢黑。晋元南渡之后，耆旧相传见之，百余年颜状不改。每持一器茗往市鬻之，市人争买，自旦至暮，所卖极多，而器中茶常如新熟，而未尝减少，人多异之。州吏以冒法系之于狱，姥乃持所卖茗器，自牖中飞去。

## 卷一百一十六 纪传部·传十五

## 南溟夫人

南溟夫人者，居南海之中，不知品秩之等降，盖神仙得道者也。有元彻、柳实二人，同志访道，于衡山结庐栖遁。岁余，相与适南，至广州合浦县，登舟将越海而济，南抵交止。维舟岸侧，适村人享神，箫鼓喧奏，舟人水工，至于仆使，皆往观焉，唯二子在舟中。俄尔飓风断缆，漂舟入海，莫知所之，几覆没者二三矣。忽泊一孤岛，风浪亦定。

二子登岸，极目于岛上，见白玉天尊像，莹然在石室之内，前有金炉香炷，而竟无人。二子周览怅望，见一巨兽出于波中，若有所察，良久而没。俄尔紫云涌于海面，弥漫三四里，中有大莲花，高百余尺，叶叶旋舒，内有帐幄，绮绣错杂，虹桥阔数十尺，直抵岛上。有侍女捧香，于天尊像前，炷香未已，二子哀叩之，以求救拔，愿示归路。侍女讶曰：何遽至此耶？以事白之，侍女曰：少顷，南溟夫人与玉虚尊师约子，可求而请之也。侍女未去，有一道士，乘彩云白鹿而至。二子哀泣以告之，道士曰：可随此女，谒南溟夫人也。二子受教，随侍女登桥，至帐前，再拜稽首，以漂泛之由，述其姓字。夫人命坐，尊师亦至，环坐奏乐，顷之进馔。尊师曰：二客求人间馔以享之。馔毕，尊师以丹篆一卷授夫人，夫人拜受讫，尊师告去，谓二子曰：有道气，无忧归路也。合有灵药相赠，子分未合，

当自有师，吾不当为子之师也，他日相见矣。二子拜辞，尊师乘鹿而去。

顷有武夫，长十余丈，金甲，执剑进曰：奉使天吴，清道不谨，法当显戮，今已行刑。遂趋而没。夫人即命侍女，示二子归路，曰：从百花桥去。赠以玉壶，曰：前程有事，可叩此壶也。遂辞夫人，登桥而去。桥长且广，栏干上皆异花，二子花间窥见千虬万龙，互相缴结而为桥矣。见向之巨兽，已身首异处，浮于波间。二子问所送使者斩兽之由，答曰：为不知二客故也。使者谓二客曰：我不当为使送子，盖有深意，欲奉托也。衣带间解琥珀合子与之，中有物隐隐然，若蜘蛛形。谓二子曰：我辈水仙也，顷与番禺少年，情好之至，有一子三岁，合弃之，夫人令与南岳郎君为子矣。中间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，吾寄与子所弄玉环与之，而为使者隐却，颇以为怅。望二客持此合子，于回雁峰庙中投之，若得玉环，为送岳庙，吾子亦当有答，慎勿开启。二子受而怀之。又问：玉虚尊师云子自有师，谁也？曰：南岳太极先生耳，自当遇之。须臾桥尽，与使者相别，已达合浦之岸。问其时代，已十二年矣。于是将还衡山，中途馁甚，试叩玉壶，则珍味至。二子一食，不复饥渴。

及还，妻已谢世，家人曰：郎君溺海，十余年矣。自此二子益有厌俗之志，无复名宦之心。乃登衡岳，投合子于回雁峰庙，瞬息之间，有黑龙长数丈，激风喷电，折木拔屋，霹雳一声，庙宇立碎。战栗之际，空中有人以玉环授之，二子得环，送于岳庙。及归，有黄衣少年，持二金合以酬二子，曰：南岳郎君，持此还魂膏以报君也。家有毙者，虽一甲子，犹可涂顶而活。既受之，而失其使。二子遂以膏涂活其妻。后因大雪，见一樵叟负重凌寒，二子哀其老，以酒饮之。忽见其檐上有“太极”字，遂礼而为师，曰：吾得神仙之道，列名太极矣，太

上敕我来度子耳。因见玉壶，曰：此吾贮玉液之壶，亡来数十甲子，甚喜再见。遂以玉壶献之。二子随太极先生入朱陵宫、祝融峰，历游诸仙府，与妻俱得升天之道。

### 边洞玄

边洞玄者，范阳人女也。幼而高洁敏慧，仁慈好善。见微物之命，有危急者，必俯而救之，救未获之间，忘其饥渴。每霜雪凝沍，鸟雀饥栖，必求米谷粒食，以散鬲之。岁月既深，鸟雀望而识之，或飞鸣前导，或翔舞后随。年十五，白其父母，愿得入道修身，绝粒养气。父母怜其仁慈且孝，未许之也。既笄，誓以不嫁，奉养甘旨。数年，丁父母忧毁瘠不食，几至灭性。服阕，诣郡中女官，请为道士。终鲜兄弟，子无近亲，性巧慧，能机杼，众女官怜而敬之。纺织勤勤，昼夜不懈。每有所得，市胡麻、茯苓、人参、香火之外，多贮五谷之类。人或问之：既不食累年，而贮米麦何也？岂非永夜凌晨，有饥渴之念耶？笑而不答。然每朝于后庭，散米谷以饷禽鸟，于宇内以饷鼠，积岁如之，曾无怠色。一观之内，女官之家，机织为务，自洞玄居后，未尝有鼠害于物，人皆传之，以为阴德及物之应也。性亦好服饵，或有投以丹药、授以丸散，必于天尊堂中，焚香供养，讫而后服之。往往为药所苦，呕逆吐痢，至于疲剧，亦无所怨叹，疾才已，则吞服如常。其同道惜之，委曲指喻，丁宁挥解，而至信之心，确不移也。苟遇岁饥，分所贮米麦以济于人者，亦多矣。

一旦，有老叟负布囊，入观卖药，众因问之：所卖者何药也？叟曰：大还丹，饵服之者，长生神仙，白日升天。闻之皆以为笑。叟面目<黑干>黑，形容枯槁，行步伛偻。声才出口，众笑谓之曰：既还丹可致不死，长生升天，何憔悴若此，而不

自恤邪？叟曰：吾此丹初熟，合度人立功，度人未滿，求仙者难得，吾不能自服，便飞升冲天耳。众问曰：举世之人，皆愿长生不死，延年益寿，人尽有心，何言求仙者难得也？叟曰：人皆有心好道，而不能修行。能好道复能修行，精神不退，勤久其事，不被声色所诱，名利所惑，奢华所乱，是非所牵，初心不变，如金如石者，难也。百千万人无一人矣。何谓好道也。问曰：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有金丹之药，何不献之，令得长生永寿也？叟曰：天上大圣真人，高真上仙，与北斗七元君，轮降人间以为天子。期满之日，归升上天，何假服丹而得道也。又问曰：既尽知之，今天子是何仙也？曰：朱阳太一南宮真人耳。问答之敏，事异于人，发言如流，人不可测。逡巡暴风雷雨，递相顾视，惊悸异常，众人稍稍散去。

叟问众曰；此有女道士，好行阴德，绝粒多年者何在？因指其院以示之。叟入院，不扣问，径至洞玄之前，曰：此有还丹大药，远来相救，能服之邪？洞玄惊喜延坐，问药须几钱。叟曰：所直不多，五十万金耳。洞玄曰：此穷窘多年，殊无此钱，何以致药耶？叟曰：勿忧，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，三十年积聚五谷，饷饲禽虫，以此计之，不啻药价也。即开囊示之，药丸青黑色，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，令于药囊中自探之。洞玄以意，于药囊中取得三丸，叟曰：此丹服之，易肠换血，十五日后，方得升天，此乃中品之药也。又于衣裾内解一合子，大如钱，出少许药，如桃胶状，亦似桃香。叟自于井中汲水调此桃胶，令吞丸药，叟喜曰：汝之至诚感激，太上有命，使我召汝。既服二药，无复易肠换血之事，即宜处台阁之上，接真会仙，勿复居臭浊之室。七日即可以升天，当有天衣天乐自来迎矣。须臾雨霁，叟不知所之。众女官奔诣洞玄之房，问其得药否。具以告之，或嗤其怪诞，或叹其遭遇，相顾惊骇。由是郡

众之人有知者，亦先驰往观之，于是洞玄告人曰：我不欲居此，愿登于门楼之上。顾眄之际，楼犹扃锁，洞玄告人曰：我不于此。语犹未终，已腾身在楼上矣。异香流溢，奇云散漫，一郡之内，观者如堵。太守僚吏、远近之人，皆礼谒焉。

洞玄告众曰：中元日早必升天，可来相别也。众乃致斋大会，七月十五日辰时，天乐满空，紫云翳郁，莹绕观楼，众人见洞玄升天，音乐导从，幡旌罗列，直南而去，午时云物方散矣。太守众官具以奏闻。是日辰巳间，大唐明皇居便殿，忽闻异香纷郁，紫炁充庭，有青童四人，导一女道士，年可十六七，进曰：妾是幽州女道士边洞玄也，今日得道升天，来以辞陛下。言讫，冉冉而去。乃诏问所部，奏函亦驺骑驰至，与此符合。敕其观为登仙观，楼曰紫云楼，以旌其事。是岁，皇妹玉真公主咸请入道，进其封邑及实封。由是上好神仙之事，弥更勤笃焉。仍敕校书郎王端敬之为碑，以纪其神仙之盛事者也。

### 黄观福

黄观福者，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。自幼不食荤血，好清净。家贫无香，取柏叶柏子焚之，每凝然静坐，无所营为，经日不以为倦。或食柏叶，饮水自给，不嗜五谷。父母怜之，听其率性任意。既笄欲嫁之，忽谓父母曰：门首水中极有异物。常时多与父母说奇事，先兆往往信验，闻之，固以为然。随往看水，果汹涌不息，乃自投水中，良久不出。父母捞拯，得一木像天尊，古昔所制，金彩已驳，状貌与女无异。水即澄清如旧，无复他物，便以木像置于路侧，号泣惊异而归。其母时来视之，忆念不已。忽有彩云仙乐，导卫甚多，与女伴三人下其庭中，谓父母曰：女本上清仙人也，有小过谪在人间，年限既毕，复归上天，无至忧念也。同来三人，一是玉皇侍女，一是大帝侍

晨女，一是上清侍女。我姓黄名观福，此去不复来矣。今年此地疾疫，死者甚多，以金遗父母，使移家益州，以避凶岁。即留金数饼，升天而去。父母如其言，移家蜀郡。其岁疫毒黎民，雅地尤甚，十丧三四，即麟德年也。今俗呼为黄冠佛，盖以不识天尊像，仍是相传语讹，以黄观福为黄冠佛也。

### 阳平治

阳平治，谪仙妻，不知其名。九陇居人张守圭家甚富，有茶园在阳平化仙居山内，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，男女佣工者杂之园中。有一少年，赁为摘茶，自言无亲族。性甚了慧勤，愿守圭怜之，以为义儿，又一女年二十余，亦无亲族，愿为义儿之妇，孝义端恪，守圭甚善之。一旦山水泛滥，市井路绝，盐酪既阙，守圭甚忧。新妇曰：此可买耳。取钱出门十数步，置钱树下，以杖扣树，得盐酪而归。后或有所要，但令扣树取之，无不得者，其夫术亦如此。因与邻妇十数人，于棚口市相遇，为买酒一碗，与众妇饮之。皆醉而碗中酒不减，远近传说，人皆异之。

守圭请问其术受于何人，少年曰：我阳平洞中仙人耳，因有小过，谪于人间，不久当去。守圭曰：洞府大小，与人间城阙相类否？答曰：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，或方千里五百，三百里。其中皆有日月飞精，谓之伏神之根，下照洞中，与世间无异。其中皆有仙王，仙卿仙官辅相佐之，如世之职司。有得道之人，及积功迁神反生之者，皆居其中，以为民庶。每年三元大节，诸天各有上真下游洞天，以观其所理善恶。人世死生兴废、水旱风雨，预关于洞中焉。其龙神祠庙、血食之司，皆为洞府所统也。二十四化之外，其青城、峨嵋、益登、慈母、繁阳、幡冢皆亦有洞，不在十大洞天、三十六小洞天之数。洞之

仙曹，如人间郡县聚落耳，不可一一详记之也。旬日之间，忽夫妇俱去。

### 神姑

神姑者，卢眉娘是也。后魏北祖帝师卢景祚之后，生而眉长且绿，因以为名。永贞元年，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异，贡于京。卢眉娘幼而慧晤，能以一丝析为三缕，染彩于掌中，结为伞盖五重。其中有十洲三岛、天人玉女、台殿麟凤之像，而外列执幢捧节仙童，不啻千数。其阔一丈，秤之无三数两。自煎灵香膏传之，则虬硬不断。顺宗皇帝叹其巧妙，二宫内谓之神姑。入内时方年十四，每日但食胡麻饭三二合。至元和中，宪宗皇帝嘉其聪慧，因赐金凤环，以束其腕。久之，不愿在宫掖，乃度为女道士，放归南海，赐号曰逍遥。数年不食，常有神人降会，一旦羽化，香气满室。将葬，举棺觉轻，撤其盖，唯旧履而已。往往人见乘紫云，于海上罗浮。李象先作《卢逍遥传》，苏鹗载其事于《杜阳编》中焉。

### 王奉仙

王奉仙者，宣州当涂县民家之女也。家贫，父母以纺织自给。而奉仙年十三四，因田中饷饭，忽见少年女十余人，与之嬉戏，久之散去，他日复见如初。自是，每到田中饷饭，即聚戏为常矣。月余，诸女夜会其家，竟夕言笑，达晓方散。或携奇果，或设珍饌，非世所有。其房宇湫陋，来众虽多，不以为窄。父母闻其言笑，疑焉，伺而察之，复无所见。又疑妖魅所惑，诘之甚切，必托他词以对。自是诸女不复夜降，常昼日往来。或引其远游，凌空泛回，无所不到，至暮乃返。仍不饮不食，日加殊异。一日将夕，母氏见其自庭际竹杪，坠身于地，

母益为忧，恳问其故，遂以所遇之事言之，父母竟未谕其本末。诸女剪奉仙之发，前露眉，后垂至肩，自此数年，发竟不长。不食岁余，肌肤丰莹，洁若冰雪，螭首蛟领，皓质明眸，貌若天人，智辩明晤。江左之人谓之观音焉。

咸通末，相国杜公审权镇金陵，令狐公綯镇维扬，延请供养，声溢江表。其后秦彦请留于江都，展师敬之礼。高士主父怀杲正直倜傥，疑以为邪，诣而问之。奉仙欣然加敬，话道累日。主父问：所论之理，颇合玄要，何复有观音之目耶？奉仙曰：其所遇者道也，所得者仙也，嗤俗之徒，加我以观音之号耳。然顷岁，杜公搜于蓬茅之下，欲贡于宫掖之内，适以断发免。未容归侍膝下，遂虐留寺中。闾巷不知，腾口虚誉，至有擎香捧烛，施宝投金，嚣然经年，莫知窜免。而今日遂其修养，不拘闭于后庭者，亦是真仙冥祐，断发齐领之明效也，得不自以为慰喜耳。且名之与道，两者无滞。庄生云，人以我为牛，而我为牛；人以我为马，而我为马。忘形体真者，不以名为累也，故亦不鄙人尔。且某所见之女，年可十八九，容貌异常，著云霞锦绣，大袖之衣。执持者仙花灵草，吟咏者仙经洞章，所话乃神仙长生度世之事。随其所行，逍遥迅速，不知其倦。所到天宫仙阙，金楼玉堂，修廊广庭，芝田云圃，神禽天兽，珍木灵芳，非世间所睹。过星汉之上，不知几千万里，朝谒天尊。天尊处广殿之中，羽卫森列，告奉仙曰：汝寄生人世，五十年后当还此。敕左右以玉浆一杯见赐。饮毕，戒曰：百谷之实、草木之果，食之杀人，夭汝年寿，特宜绝之。是以不食二十年矣。

夫天尊，行化天上，教人以道，延人以生，主宰万物，覆育周遍，如世人之父也。释迦行化世上，劝人止恶，诱人求福，如世人之母也。仲尼儒典，行于人间，示以五常，训以百行，

如世人之兄也。世之婴儿，但识其母，不知有兄、父之尊。故常常之徒，知道者稀，尊儒者寡，不足怪也。且所见天上之人，男子则云冠羽服，或髻髻青襟，女子则金翘翠宝，或三鬟双角。手执玉笏，项负圆光，飞行乘空，变化莫测。亦有龙麟鸾鹤之骑，羽幢虹节之仗，如人间帝王耳。了不见有菩萨佛僧之像也。因出其所供养图绘甚多，率是天人帝王、道君飞仙之状，亦无僧佛之容焉。

自咸通迄光启四十年间，游淮浙之宛陵，所至之处，观者云集。其警俗也，常以忠孝贞正之道、清净俭约之言、修身密行之要，故远近瞻敬。凡金宝货，委之于前，所施亿万，皆弃之去，而未尝顾也。虽三淮沸浪，四野腾烟，栖止自若，曾不为患。其有拥众威悍，如孙儒、赵宏、毕师铎，欲以不正逼之，白刃胁之，及睹其神貌，不觉折腰屈膝，伸弟子之礼。后与二女弟俱入道，居洞庭山。光启初，迁馀杭界千顷山。山下之人，为棣华宇以居之。岁余，无疾而化，年四十八。有云鹤异香之瑞，果符五十年之言矣。况其不食三十年，童颜雪肌，常若处子，非金丹玉液之效，岂能与于此哉！又往往神游天界，端坐逾月，或下察地府冥关之事，坐见八极，多与有道者言之。世人不知，以为坐忘耳。乃南极元君，及东陵圣母之俦侣者乎。

### 薛玄同

薛氏者，河中少尹冯徽之妻也，道号玄同。适冯徽二十年，乃言素志，托疾独处，誓焚香念道，持《黄庭经》，日三两遍。又十三年，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内，将至，有光如月，照其庭庑，香风飒然。时当初秋，残暑方甚，而清凉虚爽，飒若洞中。二女告曰：紫虚元君，主领南方下教之籍。命诸真大仙，于四海之外、六合之内、名山大川，有志慕长生、心冥真道者，

必降而教之。玄同善功，为地司累奏，简在紫虚之府，况闻女子立志，元君尤嘉其用心，即日将亲降于此。如是凡五夕，焚香严盛，以候元君。咸通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，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，降于其室，玄同拜迎于门。元君憩坐良久，示以《黄庭》填神存修之旨，赐九华之丹一粒，使八年后吞之，当遣玉女飙车，迎汝于嵩岳矣。言讫散去。玄同自是冥心静神，往往不食。虽真仙降眄，光景烛空，灵风异香，云璈钧乐，奏于其室，冯徽亦不知也。徽以玄同别室修道，邈不可亲，愚嫉之怀，常加毁笑，每获东陵之疑矣。

洎广明庚子之岁，大寇犯阙，衣纓奔窜，所在偷安。冯与玄同寓迹于常州晋陵，存注不辍，益用虔恭。中和元年十月，舟行至直渚口，欲抵别墅，亲邻女伴数人，乘流之际，忽见河滨有朱紫官吏，及戈甲武士，立而序列，若候玄同舟楫之至也。四境多虞，所在寇盗，舟人见之，惊骇不进。玄同曰：无惧也。即移舟及之，官吏皆拜，玄同指挥曰：未也，犹在春中私第，去无速也。其官吏遂各散去，而同舟者虽见，莫究其由。明年壬寅二月，玄同沐浴，饵紫虚所赐之丹，二仙女密降其室，促嵩高之行。是月十四日，示以有疾，一夕终于私第。有仙鹤三十六只，翔集室宇之上。玄同形质柔暖，状若生人，额中灵然白光一点，良久化为紫气。沐浴之际，玄发重生，立长数尺。十五日夜，云彩满室，忽闻雷电震霹之声，棺盖飞起在庭中，失尸所在，空衣衾而已。异香云鹤，泱旬不去。

浙西节度使、相国周宝奏曰：伏闻赵夫人登遐之日，玉貌如生；陶先生厌世之时，异香不绝。同其羽化，录在仙经。岂谓明时，复睹斯事。伏以冯徽妻薛氏，早抛尘俗，久息玄门。神仙秘密之书，能采奥旨；女子铅华之事，不挠冲襟。非绝粒茹芝，守真见素，履圣世无为之化，穷玄元守一之规，不然者

安得。方念鼓盆，灵禽叠降；正悲鸾镜，玄发重生。雷电显祥，云霞表异，天迴而但闻丝竹，棺空而唯有衣衾。谪来暂住人间，仙去却归天上。事传千古，美称一时，虽属郡之休祲，乃国朝之盛事。臣忝分优寄，辄具奏闻，干冒天廷，无任战越喜贺之至。是岁二月十五日，奏于成都行在。敕曰：惟天法道，著在仙经，上德勤修，玄功是致。览兹申奏，颇叶殊祥。同魏氏之登仙，比花姑之降世。光乎郡县，焕我国朝。宜付史官，编于简册。仍委本道以上供钱，于其住，处修金篆道场，以答上玄，用伸虔感者。时驻蹕成都之三年也。

## 卷一百一十七 灵验部一

### 宫观

#### 真宗皇帝御制叙

夫妙道本于混成，至神彰于不测。经诰所以宣契象，宫观所以宅威灵，符篆所以备真科，斋词所以达精恳。验徵应之非一，明肫苾之无差，诚觉悟于苍黔，而彰亶于善恶也。朕顾惟寡昧，获纂隆平，荷祉福之咸臻，务斋盟而匪懈。思扬妙理，普示群生。因览杜光庭所集《道教灵验记》二十卷，其事显而要，其指实而详。今昔所闻，盈编而有次；殊尤之迹，开卷以斯存。冀永流传，俾列方版，庶资训范，克畅淳风。直叙厥由，题于篇首云尔。

#### 广成先生序

道之为用也，无言无为；道之为体也，有情有信。无为则

任物自化，有信则应用随机。自化则冥乎至真，随机则彰乎立教。《经》曰：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。此明太上浑其心，而等观赤子也。《书》曰：不独亲其亲，天下皆亲，不独子其子，天下皆子。此明圣人体其道，而慈育苍生也。恶不可肆，善不可沮，当赏罚以评之。《经》曰：人之不善，何弃之有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此圣人教民舍恶从善也。又曰：为恶于明显者，人得而诛之；为恶于幽暗者，鬼得而诛之。又曰：为善者善气至；为恶者恶气至。此太上垂惩劝之旨也。《书》曰：惟上帝不常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此圣人法天道，祸淫福善之戒也。由是论之，罪福报应，犹响答影随，不差毫末。岂独李、释言其事哉！抑儒术书之，固亦久矣。宣王之梦杜伯，晋侯之梦大厉，恭世子之非罪，浑良夫之无辜，化豕之报齐侯，结草之酬魏氏，良宵之殒驷带，郑玄之粹，刘兰之笔不遗，良史攸载，足可以为罪福之鉴戒、善恶之准绳者也。况积善有余福，积恶有余殃，幽则有鬼神，明则有刑宪，斯亦劝善惩恶至矣。大道不宰，太上好生，固无责于刍狗，而示其报应。直以法字像设，有所主张，真文灵科，有所拱卫。苟或侵侮，必陷罪尤。故历代已来，彰验多矣。成纪李齐之《道门集验记》十卷，始平苏怀楚《玄门灵验记》十卷，俱行于世。今访诸耆旧，采之见闻，作《道教灵验记》凡二十卷。庶广慎微之旨，以匡崇善之阶，直而不文，聊记其事。

### 饶州开元观神运殿阁过湖验

饶州开元观，旧在湖水之北。去郭二里，巨殿层楼，回轩

广厦，枕湖有水阁，松径有虚亭，松竹森疏，花木秀茂。郡人避暑寻春，为一州胜赏之所。其后道流既少，廊庑摧损，唯上清阁大殿，斋堂三门，皆在里中。民庶多葬于观地中，坛殿之外，尽为墟墓矣。大中二年，郡中夜闻千万人声，如风雷之响。及明，见开元殿阁门堂四十余间，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内，其所布列，形势远近，殿阁相去，与旧不殊。太守上闻，请易其名额，以旌神异。诏旨依旧为开元观，只改上清阁为神运阁，别命崇修。远近归心，争舍美利，遂加缮葺。《观殿鼎新记》云，所移之地，途超二里，水越一湖，出自神功，事资圣感是也。

### 洋州冯行袭毁素灵宫验

洋州素灵宫，云汉武帝为素灵夫人降真内殿，于太白之前为筑宫宇，即其地也。年代浸远，遗址仅存。我唐高祖既至长安，受隋恭帝禅。是岁，梦素衣神人云，我太白之主也，居素灵台。以荒毁为告。诏访其地，特创台殿，命为素灵宫。开元中，傅天师曾奉诏，斋醮于其上。德宗幸梁洋，欲驾幸其地，又加营饰，由是材石之功，最为宏壮。冯行袭自金州，遥统洋州武定军，命其子守之，欲毁素灵屋宇，以修公署。工人揭瓦，皆有毒蛇，居于罅中，莫知其数。竟无所措手，以事白焉。冯子怒，使吏焚之。曳薪炷火，而雷电大震，风雨总至。群吏奔骇，数辈死之，灵迹岿然，无敢犯者。

## 文殊台二僧击救苦天尊像验

文殊者，长安人也。父母令于别业读书，为庄前堆阜之上，置书堂焉。而性本疏诞，不乐文字，但与邻里少年，弹射飞鸟，捕格野兽，以为戏乐。至于筌笱之具，罟罗之属、弋网置罩、弓矢槌刃，靡不置之。数年之间，杀获不可胜记。忽有道士见之，谓曰：子之头何遽变也？殊惊而问之，乃引于台下，令其窥井照之，自见其人形而兽头矣。欲求道士悔谢，更令熟视井中，顷刻之间，身形不改，而头已百变，或鸟或兽，或蛇或鱼，殊见之，异常忧惧。道士曰：万物营营，各贪其生，至于飞动，皆重其命。尔反天道而杀之，当有此报耳。每变一头，则受一生，终尔所杀之数，一一偿之，积月累日，计其寿限。自此之后，尔身则死，乃历生异类之中，报所杀之命，百千万年，未有还复人身之日。殊号泣求救，愿焚弋猎之具，以谢前愆，洗心改悔，不敢更犯。道士见其诚至，乃谓之曰：我奉太上之敕，历救众生之苦，名曰救苦真人。尔有昔缘，早合遇道，此若不救，沦陷无期。乃以道士衣与之，令其终身修道，阴功救世，广济物命，方免前罪。道士即踊身而起，去地数丈，立于金莲花上，左执琼碗，右执柳枝，金冠凤履，身逾三丈，通身有五色之光，上连天表，照耀一川，逡巡乃隐。

文殊乃焚罗网之具，披道士天衣，于其处立殿，制所见之像，昼夜精勤，焚香忏罪。居十余年，又感真仙，授以药诀，令游行海内，救人疾苦，后乃得道而去。其俗所居处，相传号曰文殊台，而救苦天尊之像犹在。忽有僧数人游行，见之曰：

既是文殊圣迹，何得有道士功德？固知道士无良，侵我古迹，已多年矣。因拔得大木，唯二僧共击天尊像，手折耳伤，口鼻亦坏，力击其项，未能致损，用力甚困。二僧少歇，看天尊所伤之处，并已如旧，唯二僧口耳鼻项痛楚极甚，及看其手，亦已折矣。匍匐号叫，告于众人，自述其事。良久而死。

### 亳州太清宫老君挫贼验

亳州真源县太清宫，圣祖老君降生之宅也。历殷周至唐，而九井三桧，宛然常在。武德中，枯桧再生。天宝年再置宫宇。其古迹，自汉宣、汉桓增修营葺，魏太武、隋文帝别授规模，边韶、薛道衡为碑，以纪其事。唐高祖、太宗、高宗、中宗、睿宗、明皇六圣御容，列侍于老君左右。两宫二观，古桧千余树，屋宇七百余间，有兵士五百人，镇卫宫所。咸通中，庞勋据徐州，十道征师招讨，长围将合，庞勋恐力不支久，遂领徒三千余人径来，欲夺宫所，据为营垒。是日，避难士庶千余家咸在宫内，见黑气自九井中出，良久，昏噎一川，老君空中应现。庞勋徒党迷失道路，自相蹂践，蕲水桥断，尽溺死水中。逡巡开霁，贼党无子遗矣！

广明中，黄巢将领徒伴欲焚其宫，亦有黑雾遍川，迷失行路。又有草贼遍地，自欲凌毁太清宫，迷路，乃往亳州城下，因围逼州城，攻打弥急。刺史潘稠望宫焚香，以希神力救护。顷之，黑雾自宫中而来，周绕城外，腥风毒气，闻者顿仆，密雪交至，寒冻异常，死者十有五六。初攻城之时，有神鸦无数，衔接贼箭，投于城中，贼辈已加惊异。既而城内朗晏，城外风

雪，贼人惧此神力，解围而去，寻亦散灭。潘稠奏云，自大寇犯阙之后，群凶诛殄已来，大小寇逆，前后一十八度，欲犯太清宫。或迷失道途，或龙神示见，终挫凶计，宫城晏然。所庇护居人，不知其数。请移真源县，就宫安置。敕旨恐移县就宫，必多秽渎，县依旧所宜，准万年例升为赤县。仍降青词，修斋告盟。

### 周真人居上经堂基验

周真人，名太玄，陶隐居弟子也。年二十一而得道，先于隐居证位。其所居，即今紫阳观，处茅岭之前，平陆爽垲，实为福地。堂侧一片地稍高，如旧屋基，而无砖甃踪迹。太玄于其上植花木，时见有人，高冠褰衣，或三或二。亦有介金之士，明月静夜，立于其中。家有小儿，名小豆，才五六岁，游戏其上，逡巡有人送置庭中，如是者数四，而无伤损。一旦问陶君，说此祥异。陶曰：晋朝许君旧宅乃上经堂，基正当其地，速作静室，为焚香之所，不可褻渎也。太玄因问：上经所安之地，何神明如此耶？陶曰：三洞宝经所在之地，万灵侍卫，百神朝揖，岂可不尊之耶？太玄曰：真经已去，其地久虚，而犹真灵卫之耶？陶曰：上经所安之地，地祇守之七百年；法宇之地千年；正一所安之地，善神护之三百年。经法虽去，年限未去，所以然耳。太玄遂作静室，每旦夕香灯，而不敢于此室朝拜存修，恐法位高卑，有真凡之隔尔。

### 魏夫人坛十僧来毁九遭虎噬验

魏夫人坛，在南岳中峰之前，巨石之上。是一片大石，方可丈余，其形方稳，下圆上平，浮寄他石之上。尝试一人推之，似能转动，人多即屹然而定，相传以为灵异。往往神仙幽人，游憩其上，奇霁灵气，弥覆其顶。忽有衲僧十余人，秉炬挟杖，夜至坛所，欲害缙仙姑。入其居处，仙姑在床上，而僧不见，乃出诣坛所，推坏夫人坛。轰然有声，若已颠坠，回烛照之，元不能动，知其灵异，奔进遁去。及明，有至远村者，大都不过走十余里。十人同志，九人为虎噬杀。一人推坛之时，不同其恶，遂免虎害。乃以其事白于村乡之人，远近惊异焉。

### 严礫掘洪州铁柱验

洪州铁柱，神仙许真君所铸也。晋朝豫章，有巨蛟长蛇水兽，肆害于人。许君与其师吴君，得正一斩邪、三五飞步之术，制御万精。自潭州井中，奋剑逐蛟，出于此井。君出谓吴君曰：此井之下，蛟螭所冗，若不镇之，每三百年一度，为民之害，后来复何人制之？役鬼神运铁数百万斤，铸于井中，溢于井外数尺，屹若柱焉。于井之下，布巨索八条，以锁地脉。自是钟陵之境，无妖惑之事，无垫溺之灾。誓之曰：后人坏我柱者，城池淹没，江波泛滥。人皆知之，固不敢犯。或有渔人敲柱上

铁，用坠其网，所损颇甚，近亦官中禁之。严节制江西，信诽谤之词，使人掘铁柱，将欲碎之。迅雷大击，江波遽溢，掘未二三尺，城池震动，内外惊惧，撰方信之，焚香告谢而止。柱侧道院为其所毁，近亦再修矣。

### 王峰吴行鲁毁掘成都龙兴观验

成都龙兴观，即后周至真观也。基址广袤，四面通街，大殿讲堂、玉华宫碑碣皆在。有王峰者，事颖川王，于小蛮坊创置私第。以基地卑湿，乃使力役者鬲观门土墙，及广掘观地，取土数千车筑基址，土木未毕，已数口凋亡。一旦自衙归宅，于其门外，见二黄衣人，曰为观中取土事，要有对勘。应答之间，下马而卒。其观内有钟楼，曰灵响台，有门楼宏壮，制度精巧。节度使吴行鲁，奏移门楼于天王寺，拆其钟楼，遗踪胜赏，并为毁荡矣。顷年驾在蜀，明道大师尹嗣玄，云行鲁之吏，因疾入冥，数日复活，言见行鲁为鬼吏所驱，般运龙兴材木，铁锁击械，昼夜不休，木才积垛，又却飞去，如是捷运，不知何年当得息尔。欲求子孙为立观门，赎其罪，子孙贫窘，固不及尔。

### 刘将军取东明观土修宅验

刘将军者，隶职右神策军。居近东明观，大修第宅，于观内取土，筑基脱墜，计数千车。功用既毕，刘忽得疾沉绵，旬日稍较，忽如风狂，于其阶庭之中，攫土穴地，指爪流血，而终不已。骨肉扶救之，似稍歇定，又须匍匐冗土，似有驱迫之者。时间为物捶击痛楚之声，但流泪呜咽而已。问之竟无所答，日又沉困垂命，巫医殫术，略无徵应。偶召瞽者筮，云求道法救之。刘素不信道，未尝有道士过其家。妻子既切，因诣金仙观，请符理之。置符于床前，又焚数道，和水饮之，刘乃言曰：我以无知，犯暴道法，取东明观土，修筑私舍，地司已奏天曹，罚令运土填陪，不知车数，计我独力般运，三二百年，恐未可足。稍或迟怠，冥官考责，鞭撻极严，卒无解免之日。言讫，呜咽号叫，若有所诉，一家闻之，俱为嗟痛。其妻子就东明大殿上，焚香祈乞，续买净土五千车，填送所穿坑处，设斋告谢，求赐宽赦，疾乃稍定。一旦又自言曰：天符有敕，穿掘观土，修筑私家，虽已陪填，尚未塞责，有十二年禄命，并宜削夺，所连累子孙，即可原赦。是夕遂死。余按道科，凡故意凌毁大道，及福地灵坛，殃流三世。今刘生以陪填首谢，罪止一身，得不为戒尔。

### 南康王梦二神人告以将富贵验

南康王、太尉、中书令韦公皋，为成都尹相国张公之爱婿，而量深器大，举止简傲，不狎于俗。张家奕世相家，德望清贵，张族皆轻侮于韦，以此见薄，亦未之悟也。忽梦二神人谓之曰：天下诸化，领世人名籍，吾子名系葛瓊，禄食全蜀，富贵将

及，何自滞耶？勉哉行矣！异日当富贵，无以葛瓚为忘也。由是韦有干禄之志，谋于其室，室家复勉励之，以收奩数十万金，资其行计。既达秦川，属岁饥久雨，因知友所聘，署陇州军事判官。俄而驾出奉天，郡守奔难行在，率土客甲士，馈輓军储，以申扈卫。以功就拜防御使，复请赴覲行朝，德宗望而器之。既平寇难，大驾还京，以功检校右仆射、凤翔节度使。恳让乞改西川，乃授西川节度，与张公交代焉。拥师赴任，张假道归阙，以避其锋。既而累年蜀境大穰，金帛丰积。南诏内附，乞为臣妾，威名益重，而贡赋不亏，朝廷倚注，戎蛮慑伏。由是请许南诏置习读院，入质子学生，习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。公文翰之美，冠于一时。南诏得其手笔，刻石以荣其国，而葛瓚之事，久已忘矣。

又梦二神人曰：“富贵而忘所因，其何甚耶？公梦觉，流汗惊骇。久之，乃躬诣云林，炷香祷福。遂命工度木，揆日修崇，作南宫飞阁四十间，巨殿修廊，重门邃宇，范金刻石，知无不为。支九陇租赋，于山下列屯输贮，糗粮山积，匠石云趋。自制碑刊于洞门之侧，上构层楼。焚僮七十人以供洒扫，良田五百亩以贍斋储。在镇二十余年，封以王爵矣。即本命丁卯，属葛瓚化也。

### 果州开元观工匠同梦得材木验

果州开元观接郡城，颇为爽垲，以形胜之美，选立观额。虽州使旋具结奏，而制置之，内犹阙大殿。州司差工匠及道流，将溯嘉陵江，于利州上游采买材木。临行，道流工匠同梦有人

云：朱凤潭中有木，可以足用。如此者三。因聚议曰：梦兆如斯，必有大商货木，彳公江而至，可踣躅三五日以伺之，或免远适，颇以为便。一匠曰：吾于朱凤山下江中寻之，莫有商筏已到来否。即往山下寻求，潭水澄澈，忽见潭底有木。因使善沉者钩求，得梓木千段。构成三尊殿，钟楼经阁、三门廊宇，咸得周足。又市砖甃坛，内有黄赤色者，疑其火力未足，弃而不用，信宿皆化为金，起观之费，过于丰资。殿宇既成，将塑尊像，又于白鹤山观，掘地得铁数万斤。铸三尊铁像，仅高二丈，今谓之圣像。远近祈祷，立有徵验。起观道流何氏家，世代丰足，今为胄族焉。至今负贩之徒、锥刀求利者，每以三日五日，必诣圣像前，焚香祈祐。或阙而不精信者，即贸易无利，货鬻不售焉。

### 北都潜丘台崔相国应梦修观验

北都潜丘台，有古观焉。像设精严，楼台宏丽，地形显敞，迥出于都城之中。制创多年，久无崇葺，风号雨渍，日以倾摧。相国崔公彦昭，常梦野步寻幽，至古台之下，翘首仰望，其上有紫气氤氲，样光四照，无登躅之路。良久，复聆天乐笳箫之音，寻访之意弥切，但四隅陡绝，咫尺万里。忽前有金桥如梯，层级宽博，遂攀梯而上。中路三四级，板阙栏摧，跻登不得，即见巨手金色，引指而接之，公握指未定，已登台上矣。徘徊四顾，唯古殿欲摧，荒坛芜没，叹嗟数四。复到天尊之前，认金桥乃座前之桥耳，金手乃天尊之手耳。不复闻天乐之声，亦绝紫气之像，因言曰：岂天尊有所付嘱耶？何变化如此也？天

尊忽言曰：子即居此地，无忘摧残也。俄而惊觉。旬日，授北都留守到镇。幹月恍恍然，似有所失，似有所疑，因命驾纵游，用摭其志。闻潜丘台不远，造而观焉，唯古殿摧残，深草埋翳。乃瞻拜天尊，见仪像侍卫，宛若曾所游睹。徐视座前，金桥在焉，栏折板断矣。复睨金臂及指，皆醒然顿寤，即前之所梦也。施俸金，募工役，革故之弊，鼎新其宇，惟殿屋且久，随其古制，增修而已。其余垣墙廊宇、坛庭门房、图绩丹雘、赭堊金翠，靡不毕备焉。缔构之功、香花之献，郁为一时之盛也。

### 相国刘瞻梦天尊言再居相位验

相国刘公瞻，南迁交趾，道过江陵。既登扁舟，将欲解缆，回首道左，见像设甚严，而朽殿倾圮。问其名，即真符玉芝观也。入门升阶，拜手潜祝。是夕，舟中梦青童前导，登大山之上，松径连延，崖巘奇秀，芳芝幽草，好鸟灵花，灿然在目。行一里许，见元始天尊，坐宝花座上，瞻仰粹容，乃玉芝殿中天尊也。拜祝曰：某得罪圣朝，窜逐且远，非敢怨望，但祈生还尔。天尊曰：尔之青简，列于方诸矣，何忧于世难乎！再居相位，而后得道。自此斋一旬，戒三日，则蛮陬瘴海魑魅之乡，无所惮矣。辰未巳午，与子为期也。自是刘公南征，至湖岭间，所在藩方，劳问相继。旋得金帛，寓信于荆帅，特创天尊殿，斋厅廊宇，选精介焚修之士以居之。于是再徵，入掌钧轴，泊厌俗弃世，果符梦中之言，岁辰亦无爽矣。

### 李蔚相国应梦天尊修观验

李相国蔚，拥旄汴州，兼太清宫使。每翘心玄关，思真念道。一夕，梦野步郊外，丛箔间见奇光五色，中有天尊像，顶光半缺，手握玉芝，状如白莲花，而圆茎修细，芝有八秀。历历详记，注于心目。翌日，因送宾出郊，顾见有道像暴露，问其所，即玉芝观也。相国异之，回辔而礼谒。莎莠盈庭，萧蒿蔽路，披榛而后进。所睹尊像，与梦同焉。虽不握玉芝，而名与梦叶，遂广加崇饰焉。巨殿森沉，飞梦薨烜赫，斋宫讲肆，月牖霜坛，前阍通街，雄临郛郭，为藩方之壮观焉。噫！开元皇帝，尊祖奉先，耽玄味道，精诚上彻，祲祝下通，得真符于灵峰，产玉芝于内殿。因敕大镇重地置观，以真符玉芝为名。封太白山为灵应公，改华阳为真符县。上瑞已彰于昔日，嘉徵复显于兹辰。所以相国名臣，皆符吉梦，夷门渚宫之完葺，自非大道应灵，其孰能与于此乎！

### 郑相国还愿修宁州真宁观验

宁州真宁县通圣观，即开元皇帝梦二十七真，得刻石真像之所置也。岁祀浸深，旋已摧毁，边徼素寡，道流缮修之事，因已旷绝矣。相国司空郑公畋，登龙之年，偶尝游礼，赋诗三十韵，以纪其故实，亦冥祝曰：异日官达，必冀增修。洎入掌

丝纶，尊居钧轴，枢机少暇，前愿都忘。一夕，梦游洞府之中，群仙赏玩，奏钧天广乐，以恣嬉游。俄而幢节羽卫自天而下，使者一人降曰：太上有命，徵还上清。于是群仙或控鸣鹤，或驾飞龙，腾跃而去。相国亦欲振袂蹻飞，一仙人回首笑曰：还毕真宁之愿，然后可此来尔。既觉，省忆真宁修观之事，乃辍鼎食之资，为缔构之费。邠帅李尚书侔，命都校以董其事，十旬而灵观鼎新矣。相国尝话斯梦，以为洞天者，罗川之洞也，群仙者，二十七真也。惊其忽忘，懋此巨功，信大道之明徵矣。

### 段相国报愿修忠州仙都观验

忠州丰都县平都山仙都观，前汉真人王方平、后汉真人阴长生得道升天之所。芜没既久，基址仅存。晋代高先生首为崇构。太元中姚泓再加缮饰，其后梁隋共葺，国朝继修。华阁翔虚，丹檐照日。黔、荆、蜀、梓元戎重臣，或弭棹登临，必命修葺。相国邹平、段文昌旅寓之年，遭回峡内，时因登眺，炷香稽首，祝于二真曰：苟使官达，粗脱栖迟，必有严饰之报。自是不十岁，拥旄江陵。视事之初，已注念及此。俄梦二真仙，若平生密友，引公登江渚之山，及顶，乃阴君洞门矣，二真亦不复见。翌日，施一月俸钱修观宇，一月俸为常住本钱。常俾缮完，以答灵祝。

### 楼观赤光示人以避难验

楼观者，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。在京兆盩厔县神就乡闻仙里，居终南之阴。观内有周穆王、秦始皇、汉武帝所置殿宇，及秦始皇墨迹。尹喜、灵井、老君、支革树升天台，晋宋谒板，秦汉铭记，历代存焉。大唐将受命，义师起于河东，观内有赤光属天者六七夜。广明庚子，寇犯长安，观中有光，如义宁之岁。近车驾幸凤翔，盩厔将陷，观中复有光景之异。由是避难士庶，多投观中，灵迹岿然，人莫敢犯。高祖时，赐号为宗圣观焉。

## 卷一百一十八 灵验部二

## 尊像见

## 木文天尊见像验

木文天尊者。开元七年，蜀州新津县新兴尼寺，四月八日设大斋。聚食之次，有一道流后至，就众中坐，众人轻侮之，不与设斋。斋毕，道流起，入佛殿中，良久不出。人皆异之，争入殿寻求，无复踪迹。忽见道流隐形在殿柱中，隐隐分明。以刀斧削之，益加精好。其像于殿柱中，自然而见，高三尺五寸以来。云冠霞衣，左手执手炉，右手炷香于烟上，冠中有鸟如鸳鸯形。足下方头履，履下莲花，花后荷叶，上有神龟之形。左肘后有云片连焰，光中有青龙之首，右肩之前有虎形，回顾于左。此外周身光焰，如太一天尊，眉髯鬓发，细于图画，自外绕身，有云叶天花，一十二处。头光之上，有大花如盖，以荫其身。长史张敬忠，具以上闻。敕内官林昭隐，就川迎取像柱，令作宝舆，好好立安。至京，进于内殿，上躬亲礼谒。三日大斋讫，令卫尉寺于东明观陈设，宣送天尊就观安置。大开道场，许臣庶瞻礼。仍令两街大宫观，每处作道场七日。

是时僧等上表抗论，云寺中示现，必是维摩诘之像，非关道门所有。上令宣示曰：朕观像柱之异，是天尊之冠，非维摩诘巾也。僧等既惭于妄奏，乃雇有力之士，使于东明观道场中窃之。既供养数日，人心怠倦，力士夜于道场中，抱取像柱，以绢绳系缚，负之而出观院之外。历街坊极远，约十余坊，力疲而坐歇。须臾既晓，只在道场之前，众遂擒之。讯其所以，乃西明寺僧，召募三十人，令其窃取像柱。具事密奏，明皇不令寻究，收像柱于大内。其后榻写绢本，宣赐诸道及宰臣焉。

### 汉州什邡县水浮铁像天尊验

汉州什邡县铁像天尊，高丈二三，俗谓之乌金像。元在金堂峡中崖壁之下，大水石摧，像仍露现。或浮于水上，出五六尺，其侧即昌利化也。道众焚香，备幡花迎引，寻却沉隐不见。稍晴，又泛泛而出昌利，三迎之，皆不可致。明年夏，大水泛滥，乃溯流至什邡县兴道观。后水脉甚小，不知其所来之由。邑人迎引上岸，初只百人引拽，已及平地，欲置于大殿之中，数百人挽之，竟不能动，因立讲堂以盖之。至今频经乱离，虽堂宇尽焚，此像不损。

### 青城丈人真君赐钱验（铁像验附）

青城山丈人观真君像，冠盖天之冠，著朱光之袍，佩三亭

之印，以主五岳，威制万神。开元中，明皇感梦，乃夹鍼制像，送于山中。自天国祠宇，移观于今所盖，取春秋祭山，去县稍近，以天国太深故也。数十年，金冠之色，宛如新制。有村人无知，以赋税所迫，徵促鞭箠，一夕走投观中，斋三数钱神香，于真君烧香，告以官税所切，累遭杖责，乞真君头冠，卖以充税。因睡，忽梦见真君谓之曰：我头上冠，非是纯金，乃金薄耳，卖无所直。汝或得金，亦为官中所责，损汝性命，其祸不小。山门庙前，有十千钱，碑傍木叶下，可以取之。官税之外，资汝家产。此人礼敬致谢，出山得钱，租税既毕，家亦渐富，自是每月送香油观中。至今真君头冠，低俯向前，传云令此人看验，冠非纯金，所以然矣。

云顶山铁像天尊，高三四尺，亦是则天朝濠阳匠人廖元立所铸。其山本是仙居观，有两处洞门，及卢照磷碑。近无道士住持，为僧徒所夺为。寺碑及洞穴，亦已掩蔽摧损，唯天尊一躯。每有僧徒，创意欲毁之，立有祸患。捶击不坏，锤锻不伤。僧徒托言山神有灵，掩闭天尊之验，远近莫能知之。廖元立初铸天尊之时，有紫云如城，其上吐五色，以捧于日，众共瞻礼。忽有灵鹤数只，引一大鸟，翼广丈余，通身赤色，其形如凤。众鹤绕炉盘旋，嘹唳相应，大鸟飞势迅疾，径入炉中。众方惊异，即有火焰，高三五十丈，其声如雷，迥迥属天，迸散流溢，直遍山上。众人奔骇，但闻异香之气，弥日方歇。既铸成，天尊仪相奇妙，四方祷请，立蒙福祐。灵验如此，岂常凡之意，可以毁伤哉！

金州洵阳县望仙观天尊理讼验

金州洵阳县望仙观天尊，古迹所造，极多灵应。县境之人，有论讼难理之事，公私攘窃之徒，但焚香披陈，即有响答。有隐情诬蔽者，即夜有神人，诣门唤之，遽令对会。被唤者见宫阙官署，在大殿之后，别有楼阁十余间，两廊下列曹吏，鞫勘一如人间官府矣。故有匿情狡蠹、朋党奸恶者，亦见送于狱中。送狱者于此即死，对会者但具情状，即复放还。由是境内畏威，各洗心改过，而为善矣。其邑中失走猫犬、巨细论讼，陈状于殿壁之上，动盈百幅矣。至今常然。

### 张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验

左街道士张仁表，辩博多才。应内殿讲论，逗机响答，抗敌折冲，莫能当之也。而所履浮诞，未尝有由衷之言，及于侪友险躁诡妄，人多薄之。因疾作逾月，医不能效，梦为司命所摄，步卒骑吏，就所居以捕之，亦如世上之擒寇捕奸尔。窜匿无所，縻束将去，历荒径旷原，皆荆棘之地，牵顿舁曳，其速如飞。衣挂丛刺，肉碎芒棘，苦不可堪。行可三十余里，遥见黑城，上有烟焰，渐近视之，乃铁城也。拥关卫门、守陴抗敌，皆兽头人身、辨蛇臂蛇之士。或四口八目，或十臂九头，齿若霜雪，牙如锋剑，真世之所画地狱状也。入门则珠宫琼堂、玉楼金殿，非常目所睹，顿异于冥关之中。行四五里，一无所睹，徐问所驱捕者：此何处也？与门外所见不同。或答曰：此太一天尊宫耳，过此方到本司。仁表闻太一之名，忽记得平常讲说之处，多劝人念太一救苦天尊，今此乃天尊之宫，何可不念。

即高声念太一救苦天尊十余声，牵顿者皆笑曰：临渴穿井，事同噬脐，胡可得也！既闻众笑，不阻其念，更唱十余声，其调哀楚，其音悲切，亦泪下沾衣。如是忽有赤光，照其左右，牵顿者一时舍去，独在光明之中。顾眄四方，即山川明媚，云物闲暇。顷之，天尊与侍从千余人，现其前矣。

仁表礼谒悲咽，叩搏稽颡，述平生之过，愿乞忏悔。天尊坐五色莲花之座，垂足二小莲花中，其下有五色狮子九头，共捧其座，口吐火焰，绕天尊之身。于火焰中，别有九色神光，周身及顶，光焰锋芒外射，如千万枪剑之形。覆七宝之盖，后有鞞木宝花，照耀八极。真人力士、金刚神王、玉女玉童，充塞侍卫。阴阳太一、四十六神，自领队从，亦侍左右。云车羽盖，遍满空中。天尊谓仁表曰：人之在生，大慎三业十恶。三业之中，口过尤甚。一人妄说，万人妄行。妄说之人，首当其罪。汝之三业，罪无不为，吾不救护，永沦幽苦。汝寿命已尽，不当复还，今赦汝七年，诱化于世，以吾此像，广示于人，开引进之门，为趣善之要，勉宜行之。即使童子引还，疾已瘳矣。数日后，以己之财帛，于肃明观画天尊之像。东洛关外、畿辅之间，传写其本，遍令开悟。仁表因出城，于春明门外，见蒿棘之中，如曾行之处，视棘刺之末，有所冒挂衣线紫缕，及棘上微有血痕。果是所追之夕，经行其路，七年而终。

### 李邵画太一天尊验

李邵者，为葭萌县令。云其妻亡已八九年，素不在京国。忽因参选入京，就于三洞观侧客邸之中，偶见其家亡婢，自邻

居而出。熟视之，果其婢小玉也，以名呼之，敛衽而至。问其故，即云：某随娘子在此，已岁余矣，暂出买物，逡巡即回，回即与报娘子矣。邵待之，食顷方至，买果实茶饼之属，奔驰还家。良久，延邵相见。所居两间，自有庭除少许。既见，叙存没之事，或泣或悲，而频令小玉看时节。久之，小玉报云：来矣。颜色惨悴，语声哽咽，揖邵请去。邵未出门，有一少年，张盖而入，邵忽遽避之，小玉即引于帘后且立。其妻出迎少年，拜亦不顾，掷盖于地，化为大镬，水满火起，烟焰蓬勃，少时即沸。少年去大帽，即牛头神人也。持义立于镬前，以叉其妻，抛于镬中，号叫痛楚。不久即烂，骨肉分张，寻亦火灭。以叉挑其骨，排于庭中，张盖而去。其妻身亦复旧，苏而徐起，泣谓邵曰：平生罪业，合受三年，今已一年余矣。每日如此，痛苦难言。

邵见其变化苦楚，亦深悲叹，问妻曰：今既相见，所须何物？莫要作功德救拔否？妻曰：适令小玉相邀，全无功德相托尔。此处邻里，有受苦者，画太一天尊一身，便得免罪。知之数月，无托人处，今得君来，将有离苦之望矣。邵即于三洞观中，访太一天尊之像。殿上有古本剥落，厚以金帛，召工画之，亦就观设斋表祝。只三日内，事事周毕，躬自检校无暇。到妻所居，功德既了，方得往报。见其所止，已空屋尔。留托邻母，深荷太一功德，已得解脱往生矣。昨日辰巳间，与小玉俱去也。邵每劝人作太一天尊像，其福报可以立待矣。

### 杨师谩修观享寿验

合州庆林观，多年摧朽，殿宇不修，穿漏尤甚，雨滴太上尊容。刺史杨师谟，梦太上示现，而左目有泪痕，乃巡谒诸观，朝礼功德。至庆林方验，尊像左目前，漏滴之痕，宛若垂泪。因畷薙荒芜，恢张制度，创两殿二楼，重门邃宇，壮丽华盛，冠绝一时。既毕，复梦太上谓之曰：子以崇葺之功，上简玄府，当流化十郡矣。其后师谟累典符竹，日深渥恩，凡一十一郡，享寿九十焉（大中年）。

### 吕细修观仙人来往验

益州唐隆县大通观，晋义熙元年乙巳置，周末摧残，仅存基址。武德中，邑人吕细，因过其地，遇一道士，乘青驴自天而下，于观基之内，盘回指画，良久升天。吕细与范仲良同受其教，即日共出金帛，特造观宇。有紫微阁，高八十余尺，尤为宏壮。太尉南康王韦皋，再加修饰。其侧有市城，观在县西南八里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，身高一丈三尺。每至斋月吉辰，钟或自鸣，夜有神灯，昼有仙人来往，远近共知焉。

### 黑髭老君召代宗游十洲三岛验

黑髭老君，在京左街务本坊光天观东圣祖院。夹纈所作，功用精能，相好周圆，常作所不可及。日月角隆起，身长丈五六余。左右侍立玉童玉女十二人，真人八身，金刚力士、神王

各四身。两壁画金甲神王各八人，天乐一部。老君黑髭，山水帔，黄金九凤冠，凭机而坐。帐幄严备，不知所置年月，亦不知所制之由。代宗皇帝，常梦为二青童所召，混元圣祖，命皇帝从游四海之外。梦中随二童至老君所，帝著绛纱衣，平天冠，执圭立于老君之后，游十洲三岛。六合四方、海岳山川，无不备到。历历记之，队从仪卫，一无遗忘。既觉，命画工图之，宣示京师，求访其像。于光天观所验部仗人物，与所梦同焉。敕塑御容，乘五色云，立从老君之后。选高德道士七人，焚修住持。内库及度支，别给服用斋厨。刻石以纪其瑞焉。

### 玉局化玉像老君应梦验

玉局化玉像老君，天宝中，观前江内，往往夜中有光，从水而出，高七八尺，上赤下白，其末如烟。众人瞻之，以为有宝器之物，捞摭求访，又无所见。明皇幸蜀，梦有圣祖真容，在江水之内。果有人见神光，于光处得玉像老君以进。高余一尺，天姿莹洁。其相圆明，殆非人工所制。驾回，留镇太清宫，其光见处，号为圣容坝，亦是玉女坝、金砂泉古迹连接矣。玉像老君，自近年以来，不知所在。

### 自然石文老君降雨验

阆州石壁自然石丈老君像。中书舍人高元裕，责授阆州刺

史。是岁大旱，元裕祷祈，山川祠庙，无不周诣。忽于玉台观前，瞻望山东丛林之上，见有异气。披榛径往，果有嵌窦悬泉，在峭岩之曲，乔木之下，有石壁奇文，自然老君之状。前有玉童，袞袖捧炉，双髻高竦；后有神王之形，恭若听命。元裕焚香叩祈，以崇葺为请雨。还未及州，甘雨大沍，连绵两夕，远近告足。乃翦薙芜翳，创为斋宫，立碑以纪其事。于悬泉之下，堰为方塘，引水注为流杯小池，植花木松竹，遽成胜赏。光启年，大驾还京，光庭奏置玄元观，宠诏褒允。至今郡中水旱，祈祝灵验益彰矣。

### 赖处士预言老君降生作幼主验

赖处士者，江湖人也。在杨公玄默门馆为客，十余年矣，不知其道术所习。杨公每尽礼敬之，若师友焉。多在宅内，少有见者。杨公时为左军，有小判官数人，有王有梁。王则辩博聪明，人多致敬，必谓其有非常之位也；梁则谦默谨静，慎重寡言，人多睥之，必谓其不肖也。唯使宅军将成君，常与梁稍狎。赖处士忽于宅门，与成语曰：致身之道，先须识贵人，颇识之乎？成曰：某愚暗，何以能辨？愿山丈教之。处士曰：梁大夫贵人也，此后当主枢机重务，吾子立身领旄节，须在其手，善依托焉。王大夫虽聪颖如此，寿且不永，将歿于他乡。此后宗社不宁，天下荒乱，兵戈竞起，祚历甚危。太上老君自降王宫，作幼主以扶此难，社稷可以存尔。梁大夫主机务，吾子领藩方，皆在幼主之手，可自保爱尔，吾自此不复留也。数日，处士辞杨公而去。成异其言，礼敬于梁，交结甚固。俄而杨公

罢权位，王有罪窜于南方，死于道路，其言愈验。咸通十四年秋，梁为内枢密，成为军使。僖宗即位，三日对军，日色初出，微照阶砌，圣上起，更衣未坐，梁公醒然忆悟赖处士之说，因临阶与成话之。左军韩公颇异其私语，诘之再三，梁与成以实白之。韩以少主初立，中外未安，闻此言，极为慰喜。自是成持节沧州，皆如赖处士之说。中原纷扰，祸乱积年，社稷晏安，宫城再复，驻蹕数年，圣德如一，僖宗中兴之力也。

### 贾湘严奉老君验

贾湘，累世好道，崇奉香灯。隶职计司，家颇富贍，然其修奉勤至，人所不及。有一幅老君像帧，持以自随，所至之处，虽一日一夕，亦设焚香之位，应感之效，不可殫述。黄巢既陷长安，大驾西幸，湘赭金帛，挈骨肉，自东渭桥出，道路剽掠之人，不知纪极，其一家百余人，行李无所惊惧。遂于龙角山下，葺居避难。衣冠及远近道流，皆投其家，各与拯给，请道流转《道德度人经》不啻万卷。有群贼忽围其家，湘入告老君，乃出与语，贼投刃于地，罗拜其前。湘问其故，默而不答，拜亦不已。湘舍而入门，群贼犹拜，唯称罪过。湘哀之，持缿帛，使人与之，慰勉移时，稍稍而去，一无所取。自此外户不扃，人无敢犯。或问群恶，有何所见，而反拜之。曰：我见贾湘常侍左右，神兵极多，皆长数丈，呀口瞪目，似欲吞噬，不觉亡魂丧胆，唯恐不得命耳。时既修宫阙，车驾将还，湘于老君前，请进退之兆。忽见香炉边，有粟苗甚茂，上有两穗，如风所动，粟穗西指，乃破产移家，归京永兴里。寻其旧第，已隳拆，有

小舍一二十间，权为栖止。三月驾归京师，方薙草构宇，于基址之下，得银六千两，家产益贍。五载乱离，力未尝阙，乃其严奉精专，太上垂祐，使之然也。

### 沈莹供养老君验

吴兴沈莹，宿奉至道，常供养老君，于越州剡县市中有居第。时草寇裘甫，起自农田，聚集凶徒，奔突县邑。素无武备，官吏奔骇，甫因据有县城。诏征陈、许、郑、滑、淮、浙、徐、泗之军以讨之。八道天军围城以攻之，海内久无兵戈，居人不识征战，师至之日，皆潜窜村落。莹仓惶锁其外门而逸，士马既至，莹误锁小童一人在舍中，却回将开门，则营幕施列，不敢窥犯而去。其后或胜或败，兵势不常，市肆半被焚翮。或逆徒所据，或家军所收，十余月日，方至诛殄。罢兵之后，莹所居六七间，扃趯如常，篱垣完备。及开趯，小童安然，问其故，云门闭之后，有一童子，青衣，年可十三四，云老君令与其嬉戏。良久，引去一大宅内，得饮食果实。餐啗了却，与童子为伴游戏。如半日顷，即闻老君令其添香，才炷香了，即闻开门之声。莹入门时，香烟未歇，问其斗战火烛、邻里焚烧、惊怕之事，一无所闻。是则十月战争，比邻灼热，如同顷刻，殊不觉知。列肆并焚，其家独在，非大圣神通之力，孰能及于此乎！莹亦自此栖心玄门，探真慕道，将有长往之志。寻离乡邑，莫知所之，只领此童而去。

### 姚鹄修老君殿验

台州刺史姚鹄，因游天台山天台观，命于讲堂后凿崖伐木，创老君殿焉。将平基址，于巨石下得石函，方可三尺。发之，中有小石函，得丹砂三两，玉简一枚。长九寸、阔二寸、厚五六分，上有文曰：海水竭，台山缺，皇家宝祚无休歇。具以上闻，敕曰：上天降祉，厚地呈祥，爰有白简之灵书，出于玄元之宝殿，告国祚廷洪之兆，示坤珍启迪之符。惟此休征，实为上瑞，宣付史馆，颁示万方。乃咸通十三年壬辰之岁也。

鹄塑老君像，而山中土石相浑，求访极难。梦青童告之曰：殿东丈余，所有土如堊，可以用之。求而果得，塑太上之容，侍卫凡八九身，土无余矣。既成，天仪粲然，眸容伊穆。月玄日角，若载诞于涡川；双柱三门，疑表灵于相野。洎洁斋以赞之，则景气融空，奇光炜烁，似间笙磬丝竹之音，咸以为休瑞。昔桐柏初构天尊之堂，有云五色，浮霭其上，三井有异，云气入堂，复出者三书于国史，以纪符应。清河崔尚碑文详焉。此圣祖殿亦自有记。

### 杨闹儿奉事老君验

成都杨闹儿，父母崇道，常奉事老君，精勤不怠。闹儿在军伍中，于金堂把截，为敌人擒虏，往南山寨中，不被伤杀。

昼夜常念老君，愿再见父母。忽梦老君赐云一朵，令童子引之，送于平地。童子曰：可以归矣。及觉，已出山寨，因得还家。到家之日，父母为其作百日斋矣。

## 卷一百一十九 灵验部三

### 昭成观壁画天师验（绢画验附）

昭成观壁画天师，岁月既深，彩粉昏剥，在通廊之下，未尝有香灯之荐。颍政坊内居人姓李，患疾逾年，医不能愈，日以羸瘠，待时而已。忽梦一道流，长八九尺，来至其前，以大袖布衣，拂其面目之上，顿觉清凉。谓之曰：自此差矣，勿复忧也。于是醒然疾愈，稍能饮食。洎晚策杖，行绕其家，不觉为倦，但觉所梦道流，犹在其前，遽欲入昭成观。家人虑其困惫，亦颇多止之，不听，入观，于天师真前，瞻视良久，曰：即所梦也。拜礼数四，乃命夹钹塑人刘处士塑天师真，改葺堂宇，旦夕供养，人所祈祷，福祥立应。其所塑夹钹真，于夹钹内，画罗隔布肉色，缝绱采为五脏肠胃。喉咙十二结十二环，与舌本相应。脏内填五色香，各依五脏两数。当心置水银镜，一一精至，与常塑不同。其塑中土形，移在天长观，金彩严饰，亦皆灵验。

彭城刘存希，天师灵验，云自幼以来，于唐兴观瞻礼天师，发心图写供养，因得绢本，出入护持。虽祇命运远行，奉使南北，未尝一日阙香火之荐。黄巢犯阙，时在内署，苍惶之际，随驾不及，唯卷天师帧，捧持而行。同伍三十余人，皆为掳捉，或

被杀伤，独于众中得免。将入南山，夜深村落，行次遇避难人偶语，而闻妻在其间，因得同往洋州大岩山深处，结草寓居。况素无骨肉，唯夫妇而已，既免支离，决志林谷，不复有名宦之望。野麋山鹿，性已成矣。山下居人，以其口食不多，时亦助其粮储，馈其盐酪。此外拾柏子焚香，礼敬天师而已。无何，旧交宋开府入掌枢务，知其在洋山之中，强之使出，锡以朱绂，加以品位。固辞不获，黽勉从焉。又驾出石门，因便奔窜，投莎城山中，自匿数月。有军士搜山谷，不得安居，夫妇弃缁帛之衣，夜行四十余里。出及平陆，遥见马军十余骑，两面交至，已擒掳行人数辈。存希夫妇惊恐而立，马军过其侧，似若不见，由是得免。后数年，奉使西川，携天师帙而至。余亦传写其本。存希深山穷谷、虎狼之中，军士纷扰、白刃之下，心常坦然，若与数人居，忧惧之际，隐隐然若侍立在天师之侧。亦有感降之事，秘而不言。

### 陵州天师井填欠数盐课验

《陵州天师井本传》云，天师经行山中，有十二玉女，来谒天师，愿奉箕帚。天师知其地下阴神也，谓之曰：汝等何以为献？将观汝心厚薄，选而纳焉。玉女各持一玉环，径皆数寸。天师曰：所献一般，不可并纳。吾化此十二环，令作一环，投之入地，有得之者，即纳之焉。遂合十二环为一大环，径余一尺，投于地中，随即深陷，已成井矣。玉女皆脱衣入井，以探玉环，竟不能得。天师取其衣，藏石匮中，玉女至今只在井内。今陵州盐井，直下五百七十尺，透两重大石，方及咸水。每年

一度，淘洗其中，须歌唱喧聒，然后入井。不然必见玉女，裸居井中，见者多所不利。井既深，不可数入，或絙索断损，皮囊坠落，唯于天师前，炷香良久，玉女自与挂之，依旧不失。

顷年井属东川，有张常侍主其盐务，于事稍怠，盐课不登，欠数千斤，交替之后，糜留填纳，未得解去。替人素亦崇道，因与虔告天师云：张填所欠之盐，家资已尽，空此留滞，益恐困穷。于三五日内，愿借神力，增加所出，为其填纳。与张俱拜，祈诉恳切。自每日所煎水数，四十五函如常，而盐数羨溢，五六日内填之果足。此后一如旧数，无复增减矣。十二玉女，戊亥二人在天，唯十人在井，所煎盐至戊亥时亦歇。天师初以兹地荒梗，无人安居，山川亦贫，不可耕植，化盐井以救穷民。民聚居井傍，户口日众，遂置州统之。以天师名，故曰陵州。天师誓曰：我所化井，以养贫民，若官夺其利，千年外井当陷矣。今诸井皆有天师玉女之像焉。

### 李环梦遇天师告授陵州刺史验

李环，咸通中为王府长史，以勋贵之族，不惯食贫，居闲力阙，郁郁不得志。中夜而寐，梦入深山穷谷，栈阁萦折，流水潺湲，如此者不知其几千百里。又见闾阖杂遯，城隍爽垲，飞宇横楼，摩霄概日，不知其几千万家。纵神游目，熙熙自得。又出郊甸，涉冈源，荒榛茂草，小松巨木，间以果林，厕以筠筱，山岭危峭，或迂或平。山回途尽，抵一小郡，茅栋纵横，隘路欹侧，傍有公署。署内白气属天，其大如屋，中有悲歌号呼之声。见一青童，引环即路，躡危磴，步石梯，入门甚峻，

门内古树芳草，若古观宇焉。环素崇玄教，颇为慰悦，俄而升殿，见像设尊仪，笑而谓之曰：尔来耶，吾待尔久矣。入天门、漱玄泉，古人所修也；注丹田、存白元，上士所修也。混而合之，子其行之。阴功及人，阴德济物。千百之家，待子而字之。勉哉，勉哉！明年之春。环再拜稽首，受其言而觉。是冬频诉于宰执，复希入用，乃授陵州刺史之任。是时经历山川郡邑，神思恍，皆如常所经行。素未入蜀，莫可知其由也。至郡，乃谒天师，升阶及门，至于殿所。观其真像侍卫、屋宇布列，醒然而悟，乃叶其所梦矣。乃以俸金修天师之堂，加以丹牖，立为铭碑志。其白气属天，乃盐井之所也；悲歌之声，乃转车之人也。而内修之诀，环未得之矣（环即西平王孙也）。

### 谢贞精意圻塿遇天师授符验

谢贞者，临邛工人也，善圻塿而用意精确。鹄鸣化天师修道、老君感降之所，顶上有上清古宫，相传云天师时所制，岁月甚多，而结构如旧，但氏破壁坏而已。贞赁工为修泥之，贞精研尽意，塿饰周密。有道流引二从者，观其功用，神彩异常，身逾九尺。自门而入，谓贞曰：山中难值修葺，颇愧用心。以手画地作一符，使贞再三审记之，曰：此后有疾者，虽千里之外，行符必效，勿多取钱，但可资家，给终身衣食。而贞具记符，行之极效，大获金帛，家业殷丰。鹄鸣诸山无天师真像，陵州井中所塑，又非世代子孙所传之真。贞忽于青城山，遇峡中贾客修斋，有天师小幘供养，乃是授符应现之真尔。

### 道士刘方瀛依天师剑法治疾验

天台道士刘方瀛，师事老君，精修介洁，早佩毕道法箓，常以丹篆救人。与同志弋阳县令刘翊，按天师剑法，以五月五日，就弋阳葛溪炼钢造剑，敕符禁水，疾者登时即愈。尝于黄岩县修斋敕坛，以救疫毒。有见鬼巫者，潜往视之，见鬼神数千，奔北溃散，如大阵崩败，一县之疫，数日而愈。咸通末，方瀛无疾而终，戒其门人，使与剑俱葬，莫敢违之。乾符中和间，台州帅刘文下裨将李生，领徒发其墓，欲以取剑。见其尸柔软，容色不变，如醉卧而已，顾视其剑，哮吼有声，群党惊惧，卒不敢取，李生命瘞之而去。不独剑之有灵，刘方瀛亦阴景炼形，得道之流也。

### 西王母塑像救疾验（三将军附）

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，顷因观宇烧焚，廊屋颓坏，而仪像不损，人称其灵。居人范彦通忽患风癩，疮痍既甚，眉须渐落，因入观于王母前发愿，但所疾较损，即竭力修装。是夕，梦一玉女，手执花盘，以衣袖拂其身，曰：王母令我救汝，疾即愈矣。数日之间，所疾渐退，疮肿皆息，眉须复生。遂造纱窗，装金彩，通檐两楹，严洁修奉，每月自送香灯，近年方稍不见。

观中三将军，亦古之所塑。观因南诏焚烧，屋宇摧尽，而三将军塑像不坏，起观之日，再于其上立堂宇。居人阎士林，卧疾月余，迨将不救。梦三将军，以戟挥其身上，穿一物去，状如黑犬，自此疾愈。乃舍衣物制纱窗，重加彩绩矣。

### 归州黄魔神峡水救船验

归州黄魔神。因相国李吉甫，自忠州除替，五月下峡，至峡水之中，波涛极甚，忽有神人涌于水上，为其扶船，三面六手，丑眸朱发，袒而虓讟，风涛遽息。李公祝而谢曰：是何灵神，拯危救难？神曰：我是黄魔神也。既而归州驻船旬月，选地立宇，于紫极宫作黄魔堂，言是黄天魔王横天檐力之神也，刻石纪焉。相国萧遘，自拾遗左迁峡内，征还京师，峡水泛涨，舟船将没，亦见其神捧船以救之。复命修饰，加其粉绩，严其室宇，刻石为志，亦列于次焉。

### 青城丈人同葛瓚化灵官示现验

青城丈人真君。太和六年壬子，节度使赞皇李公德裕，差军将蔡举二人，就山修斋，便令访寻草药。蔡举于六时岩下，忽有劲风自谷中出，因见二神人行虚空中。一人在前，长丈余，著大袖衣，平冠；一人居后，著青衣大袖，捧一帙书。举惊悸问曰：何鬼神也？前一人答曰：我是竹枝老。又指其后人曰：

此是瓚之瓚。我有密语两纸，可一一记之，录与尚书。今年西蜀合有水灾，以修斋之故，我回后山一峰，堰水向东，梓州当秋大水，即其应也。于是授以密语，述李公吉凶未兆之事，蔡举一一记之。归常道观，录于纸上，果得两纸，依神人之言，封题送李公。书写既毕，并亦遗忘矣。是年八月，东川水深数丈，西蜀无害。李公历问官寮及道流，解隐语不得。李公曰：竹枝，老丈人也，此当是丈人真君耳。瓚之瓚者，本命属葛瓚化，亦恐是化中灵官。特此示见，以彰灵应也。

### 罗真人降雨助金验

罗真人，即神仙罗公远也。于濛阳罗江坝，接九陇、什邡之界，在漓沅化后今相传号罗仙范仙宅，修道于青城之南，今号罗家山。明皇朝，出入帝宫，辅导圣德，自有内传。至今隐见于棚口、什邡、杨村、濛阳、新繁、新都、畿服之内，人多见之。不常厥状，或为老姬，或为丐食之人。每风雨愆期，田农旷废，则必见焉。疑其仙品之中，主司风雨水旱之事也。杨村居人众以旱 又，将祷于洛口后城李冰祠庙。热甚，憩于路隔树阴之下，忽有老姬，歇而问曰：众人欲何往也？悉以祈雨事答之。姬曰：要雨须求罗真人，其余鬼神，不可致也。言讫不见，众知姬即罗真人也，于是见处焚香以告焉。俄而风起云布，微雨已至，众乃还家。是夕，数十里内，甘雨告足。乃于其所置天宫，塑像焉。诸乡未得雨处，传闻此说，以音乐香花，就新宫祈请，迎就本村，别设坛场，创宫室，雨亦立应。如是什邡、绵竹七八县界，真人之宫，处处皆有，请祷祈福，无不

征效。忽为乞士，于棚口江畔，谓人曰：此将大水，漂损居人，信我者迁居以避之，不旬日矣。有疑其异者，即移卜高处，以避水灾，其不信者，安然而处。五六日，暴雨大至，漂坏庐舍，损溺户民，十有三四焉。居人以为信，立殿塑像以祠之。金银行人杨初，在重围之内，配纳贍军钱七百余千，货鬻家资，未支其半。初事母以孝，每为供军司追促，必托以他出，恐母为忧。尝于山观，得真人像帙一幅，香灯严奉，已数年矣。至是，真人托为常人，诣其肆中，问以所纳官钱，以何准备。具以困窘言之。此人令市生铁，备炭火。明日，复来燃炭，垒铁投之，一夕而去。临行谓之曰：我罗公远也，在青城山中。以尔孝不违亲，心不忘道，以此金相助，支官钱之外，可以肥家。复引初往山中，时令归觐。初亦得丹药，以奉其亲。发白还青，老能返壮矣。

### 嘉州开元观飞天神王像捍贼验

嘉州开元观，后周所创，本名弘明观。隋大业中，方制大殿，于殿西头，塑飞天神王像。坐高二丈余，坐二鬼之上。初修观，道士吕元璋，数夕梦神人在山顶，其形接天，或白日仿佛如见。郡人有好道者，时亦见之，或通梦寐，遂商议塑此形像。本有十身，初制其一。而隋末多事，中原沸腾，不果遍。就像之灵应，郡人所知矣。疾瘵之家，祈祷必验。其下二鬼青黑者，往往见于人家。

太和中，相国杜元颖镇成都，闾场不修，关戍失守，为南诏侵轶。木源川路境上，夷人导诱，蛮蛮分三道而来，掩我不

备，将取嘉州。去州四十余里，寇乃大惊，奔溃而去。州境稍安，方设备御。有擒得夷人觚侯者，大寇及境，何惊而去？云三路蛮寇，本欲径取嘉州，谓州中无备。去州四十里，忽旗帜遍山，兵士罗立，不知其数。有三五人大将军，金甲持斧，长三二丈，声如雷霆，立二鬼之上，麾诸山兵士，齐为拒捍，自量力不可敌，惊奔而去。是日蛮中主军酋帅，死者三人。蛮国之法，行军有死伤及糞秽，旋即瘞藏，不令露见，由是不知酋帅瘞埋之所。时众闻之，皆言飞天神王兵示现，以全州境。自是祈福祷愿，迨无虚日。

又尝有人，下峡之时，曾诣飞天，求乞保护。至瞿唐，水方泛滥，波涛甚恶，同宗三船，一已损失，二皆危惧。忽见神人立于岸上，如飞天之形，使二大鬼入水扶船，鬼亦长丈余，船乃安定，风涛亦止。惊迫之际，莫知所自，徐而思之，乃飞天所坐二鬼，救其船耳，一赤一青，形与所塑无异。

成都乾元观在蚕市，创制多年，顷因用军，焚毁都尽。三门之下，旧有东华、南极、西灵、北真四天神王，依华清宫朝元阁样，塑于外门之下，并金甲天衣。门既隳坏，而神王无损，风雨飘渍，亦无所伤。邑人相传，颇为灵应。时蜀王既克川蜀，移军收彭州，围州久矣，因暂还成都。方当暑月，参从将吏所在，取便而行。大将杜克修，先至神王之所，见众人聚观塑像，问其故，云塑神皆动。克修以器盛水，致神手中，果摇动而水溢出。顷之蜀主至，复祝而试焉，曰：若即克彭州，更观摇动之应。良久而振动数四。不逾月而克州城，歼殄大敌。乃施金币，命本邑创制堂宇，以崇饰之。

### 楚王赵匡凝北帝祥应

楚王赵匡凝，镇襄州也。州郭旧有北帝堂，岁久芜毁，在营垒中。一旦，楚王寢室之上，有物如曳戟皮革之声，瓦皆震动。潜起视之，见黑气一道，自北帝旧基之所，至板屋上。楚王异之，密加庆祝，将欲兴创堂宇，以答祥应。诘明视事之际，先尝选将校五十人，俾往营田，日给以衣装农器，指挥教命，一无应者，楚王疑有异图，拘而讯之，得其构孽之状，咸剿戮焉。王乃谓人曰：北帝灵验，信有征矣。中夜有云气之异，诘朝乃奸慝彰明，若非玄功告示，几有不测之祸。遂缔饰堂庑，崇严像貌，俾谒之士，主其香灯。阖境瞻祷，累获符应矣。

### 李昌遐诵《消灾经》验

李昌遐者，后汉兖州刺史之后也。生而奉道，常诵《太上灵宝升玄消灾护命经》。而稟性柔弱，每为众流之所侵虐。忽因昼寝，梦坐烟霞之境，四顾而望，熊黑虎豹，围绕周匝，莫知所措。不觉伤叹：何警戒之甚邪！谓积善之无验。于时空中有一道士，呼其名而语之曰：吾即救苦真人也，汝勿惊骇，吾奉太上符命，与诸神将密卫于汝。且汝常念者，经云流通，读诵则有飞天神王、破邪金刚、护法灵童、救苦真人、金精猛兽，各百亿万众，俱侍卫是经。昌遐既觉，豁然大悟，因知自前侵

虐我者，未有无祸患殃咎，盖诵经之所验也。

### 崔昼诵《度人经》验

崔昼者，汉汶阳侯仲牟之后。尝谒白云先生，学修身之术。先生曰：汝富贵之子，何思淡泊？崔子避席而对曰：以财赈人，财有数而人无厌矣；以爵赏人，爵既崇而人或骄矣。如何示我以道，将以普济生灵。先生曰：吾道之内，有《度人经》在，汝可诵之。崔昼乃作礼承受，至诚诵之。厥后有使者，驰一緘遗崔公曰：子之先君，令吾持此谢汝。言讫，使者忽然不见。于是启緘熟视，果备认得，先君亲札云：感汝念诵《度人经》功德之力，累世之祖，尽得生天。自后崔昼一家，至今念诵。

### 姚元崇女精志焚修老君授经验

开元宰相姚元崇，昔出官为冯翊太守。有一女，名长寿，年七岁，不茹荤，不饮酒。父母常令于玄元像前，焚香点灯。忽昼寝，梦见老君，有二侍童、二神将夹侍，左右侍童语长寿曰：尔之焚修，精志可随，口授汝《九天生神经》一章云云。

### 王道珂诵《天蓬咒》验

王道珂，成督双流县南芭居住。当僖宗幸蜀之时，常以卜筮符术为业，行坐常诵《天蓬咒》。每入双流市，货符卜得钱，须吃酒至醉方归。其郭门外，有白马将军庙，晓夕有人祈赛。长垂帘，帘内往往有光，及闻吹口之声，以此妖异，人皆竞信。所下酒食，忽忽不见，愚民畏惧，无有辄敢正视者。道珂因吃酒回归，入庙朗诵神咒，则庙堂之上悄悄然。傍人视之，无不惊骇。道珂异日，晨鸡初叫，忽随村人担蒜趁市，夜行至庙前，忽然倒地。苍惶之间，见野狐数头，眼如火炬，御拽入庙堂阶之下，闻堂上有人呵责曰：你何得恃酒入我庙内，念咒惊动我眷属？道珂心中默持《天蓬神咒》，逡巡却苏。盖缘其时与擎蒜同行，神兵远其秽臭，而不卫其身，遂被妖狐擒伏。洎擎蒜人抛去，道珂心中想念神咒，即妖狐便致害不得。

既苏息之后，遂归家沐浴清洁，却来庙内，大诟而责曰：我是太上弟子，不独只解持《天蓬咒》，常诵《道经》。《经》云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。尔若是神明，只合助道行化，何以恶闻神咒？我知非白马明神。狐狸精怪，傍附神祠，幻惑生灵。今日我决定于此止泊，持咒为民除害。遂志心朗念神咒，至夜不歇。庙堂之上，寂然无声，亦无光透帘幕，唯闻自扑呻吟之声。至明，呼唤邻近居人视之，唯见老野狐五头，皆头破，血流满地，已毙。自后寂无妖异，竟绝祭祀，庙宇荒废。是知凡持此咒，勿得食蒜，至甚触秽。天蓬将军是北帝上将，制服一切鬼神，岂止诛灭狐狸小小妖怪矣。

### 王清远诵《神咒经》验

王清远，世居北邙山下。唐咸通年，时多疫疾。清远身虽在俗，常服气行药，诵《神咒经》，自称是缙山真人远孙。是时天子蒙尘入蜀，兵火不息，疫疠大行，连州匝县，饥荒病患众矣。清远佩受《神咒经策》，每行符药，救人多不受钱，只要少香油，供养经策。乡人迎请医疗，日夕喧阗。清远有表弟一人为僧，名法超，亦持《大悲轮行秘字》，自清远之医道大亨。忽一日，冒夜来投宿止，潜以瓶盛狗血，倾于清远道堂内。至二更已来，忽闻空中有兵甲之声，顷闻法超于床上，如有人挽拽叫晶，唯言乞命。清远命灯照之，但见以头自顿地，头面血流，至平明不息。须臾之间，但见两脚直下，如人拖拽奔窜，入缙水江内，浮尸水上。阖市目击，无不惊叹。是知神咒真经，实有神将吏兵守护，岂容嫉妒。庸僧将秽恶之物犯冒，所谓为不善于幽暗之中，神得而诛之。清远袭气持经，阴功济物，寿一百七岁。辞世之夕，阖境皆闻异香仙药，斯亦证道之渐阶矣。

### 忠州平都山仙都观取《太平经》验

忠州平都山仙都观阴真人镇山《太平经》，武德中，刺史独孤晟，取经欲进。舟行半日，有二龙，一青一白，横江鼓波，船不得进。舟人惊惧，复溯流还郡。晟即命所由垫江路，陆行进经。时山川之中，久无挚兽，至是蛇虎当道，经使恐惧，将经却回。晟即脩黄策道场，拜表上告，然后取经以进，在内道场供养，绵历岁年。开元中，供奉道士司马秀，准诏祭醮名山，

开函取经，但空函而已。诃诘道众，疑是观司隐藏，法侣惊惧，无词披雪。遂焚香告真，述武德中经已将去，今诏旨搜访，无经上进，仰忧谴责。时景气晴朗，野绝尘埃，忽阴云覆殿，迅雷震击。俄而檐宇溢霁，经在案上，异香盈空，祥烟纷霭，复得昔日所取之经以进。会昌中，赐紫道士郭重光、晏玄寿，复赉诏醮山，取经石函之中，经复如旧。至今镇观者，犹是此经，不知何年归还耳。

### 天台玉霄宫叶尊师符治狂邪验

天台山玉霄宫叶尊师，修养之暇，亦以符术救人。婺州居人叶氏，其富亿计，忽中狂瞽之疾，积年不瘳。数月沉顿，后乃叫号悲笑，裸露奔走，力敌数人。初以绢索縻縶之，俄而绝绊出通衢，犯公署，不可枝梧。官以富室之子，不能加罪，频有所犯，亦约束其家，严为守卫，加持禳制。饭僧祈福，祠神鬼，召巫覡，靡所不作，莫能致效。其家素不信道，偶有人谓之，令诣天台，请玉霄宫叶尊师符，可祛此疾，不然莫知其可也。乃备缿帛器皿，入山请符。尊师谓使者曰：此符到家，疾当愈矣。无以器帛为用，尽归之使者。未至三日，疾者方作，断絙投石，举家闭户以拒之，折关枝椽，力不可御，如此狂猛，非人所遏。忽忽遽敛容，自归真室，盥洗巾栉，束带郭足，执板罄折，于门内道左，其色怡然。一家忻喜，争问其故。笑而不答，但言天使即来。饮食都忘，夕不暇寝，孜孜焉企踵翘足，延颈望风，汗流浹背，不敢为倦。如此二日三夕，使者持符而至，入门迎拜，欢呼踊跃，前导得符，服之瞑然，食顷疾

已瘳矣。由是躬诣山门，厚施金帛，助修宫宇，一家脩道，置靖室道堂，旦夕焚脩焉。初，玉霄赐二符，一已吞之，一帖房门之上。叶之女使窃酒饮之，呕于符下。叶见一神人，介金执剑，长可三四寸，从符中出去，焚香拜谢，而不见其归。数日，亲戚家女使近患风魔疾，尚未甚困，来叶房之前，立且未定，忽叫一声。叶见符中将军，如前之形，挥剑加女使头上。问其故，云适有神人，以剑于头上斩下一物，坠于衣领中。令二三女仆捧持，验有蛇头如指，断在衣领中，血犹滴焉。风魔之疾，自此亦愈。

### 贾琼受《童子策》验

成都贾琼，年三岁。其母因看蚕市，三月三日，过龙兴观，门众齐受策，遂诣观，受《童子策》一阶。十余年后，因女兄有疾，母为请处士吴太玄，为入冥看检致疾之由，仍看弟兄年命凶吉。经宿太玄还，言疾在江渚，求之即差，籍中不见有贾琼之名。父母愈忧，复请太玄看之。时太玄每与人入冥检事，必锁于一屋中，安寝而往，不复人惊呼，候其自醒，唤人开门，乃开之，历历说冥中之事，有如目击，言必信验。或两宿，然后回尔。既再往检琼名字，云年三岁时，三月三日，于龙兴观受《正一策》，已名系天府，不属地司，籍中不见名字，于天曹黄簿之内，检得其名。

### 尹言念《阴符经》验

尹言者，修德坊居。与明道大师尹嗣玄为宗姓之弟，常崇道慕善，孜孜不倦。因诣嗣玄，受《阴符经》，至诚讫奉讽念。为其常少记性，愿得心神聪爽，受之数年，念逾万遍，稍觉心力开悟。因本命日斋洁焚香，念三十遍，忽了忆前生之事。姓张名处厚，在延寿坊居。家有巨业，儿女皆存，记其小字，年几一一明了。与其家说之，乃往寻访，述张生死年月，形色情性，无所差异。张之儿女，闻之呜咽感认，言其今之状貌，与昔不殊。但性较舒缓尔。自是两家契为骨肉，黄寇犯阙之前，其二家皆在。

### 赵业受《正一策》验

赵业，定州人。开成中，为晋安县令。因疾暴卒，手足柔软，心上微暖，三日乃苏。云初为冥官所追，牵拽甚急，问其所以，但云为欠债抵讳事，自思身心无此罪犯，必恐误追。行三五十里，过一山岭，上有宫阙崇丽，人物甚多，有一青衣童子，前来问云：汝非道士赵太玄乎？某答云：晋安县令赵业耳。童子笑曰：岂得便忘却耶？又一童子续来，云太一令唤赵太玄追事。人一时散去，即与童子到宫阙中，不见太一，但见一道流云：汝六岁时，为有疾，受《正一八阶法策》，名为太玄，

岂得流于俗官，并忘此事耶？太一有命，便令放还，却须佩箬修真，行功及物，居官理务，勿贪读货财，轻人性命。言讫不见，所疾已苏。遂于思依山参受法箬，累置坛场，广崇功德，复以法名太玄矣。

### 僧法成窃改道经验

僧法成，姓陈，不知何许人。立性拘执，束于本教，而矫饰多端。因游庐山，至简寂观，不遇道流，而堂殿经厨，素不关钥，遂取道经看之。将三十四卷，往灵溪观栖止，诳云：某在僧中，本意好道，欲于此驻泊，转读道经，兼欲长发入道。人皆善其所言。又取观中经百余卷，日夕披览。每三五日一度，下山化粮。人闻其所说，施与甚多，粮盐所须，计月不阙。乃改换道经题目，立佛经名字。改天尊为佛，言真人为菩萨罗汉，对答词理，亦多换易。涂抹剪破，计一百六十余卷。

忽山下有人请斋，兼欲求丐纸笔，借观奴一人同去。行三二里，见军吏队仗，呵道甚严，谓是刺史游山，法成与奴下道，于林中回避。良久，见旗帜驻队，有大官立马于道中，促唤地界，令捉僧法成来。法成与奴闻之，未暇奔窜，力士数人，就林中擒去，奴随看之。官人责曰：大道经教，圣人之言，关汝何事，辄敢改易！决痛杖一百，令其依旧修写，填纳观中，填了报来，别有处分。即于道中决杖百下，仆于地上，疮血遍身。队仗寻亦不见。奴走报观中，差人看验，微有喘息而已。扶舁入山，数日方较。遂出所改换经本，呈众道流。法成本有衣钵，寄在江州寺中，取来货卖，更求乞纸笔，经年修写。经足送还

本观，烧香恳谢，欲愿入道，道流以其无赖，无人许之。是夜叫呼数声，如被殴击，耳鼻血流而死矣。

### 僧行端辄改《五厨经》验

僧行端，性颇狂譎。因看道门《五厨经》，只有五首咒偈，遂改添题目，云《佛说三停厨经》，以五咒为五如来所说，经末复加转读功效之词，增加文句，不啻一纸。《五厨经》属太清部，明皇朝，谏议大夫、肃明观主尹愔注云：盖五神之秘言，五脏之真气，持之百遍，则五气自和，可以不食。其经第一咒云：一气和太和，得一道皆泰，和乃无不和，玄理同玄际。开元中，天师赵仙甫为疏，皆以习气和神为指。行端旁附此说，即云读诵百二十遍，可以咒水，饮之令人不食。名为《三停厨经》。词理鄙浅，与尹、赵注疏，殊不相近。改经既了，已写五六本，传于他人。

于窗下写经之际，忽有神人，长八九尺，仗剑而来，谓之曰：太上真经，历代所宝，何得轻肆庸愚，辄为改易！奋剑斩之，以手拒剑，伤落数指。同居僧二人，共见其事，惊为哀乞。神人曰：如此无良也，解惜命促！令追收写换，然后奏听敕旨。行端与同居僧，散寻所行之本，只得一半，余本已被僧将出关，别写元本经十本，烧香忏悔，所改添本，香上焚之。神人复见曰：訾毁圣文，追收不获，不宜免死。逡巡顿仆而卒。其所改经，至今往往传行诸处，览观其义，自可晓焉。

## 崔公辅取宝经不还验

崔公辅，明经及第，历官至雅州刺史。至官一年，忽觉精神恍惚，多悲恚狷急，往往忽忘，举家异之。一旦无疾而终，心上犹暖，三日再苏，亦即平复。谓其寮佐曰：昨为冥使赍帖见追，随行三五十里，甚为困惫，至城阙，入门数重，追者引到曹署之门，立于屏外，逡巡有官人，着绯执版，至屏迎之先拜，公辅惊曰：某为帖所追，乃罪人也，官人见迎致拜，深所不安。官人曰：使君固应忘之矣，某是华阴县押司录事巨简，使君初官，曾获伏事庭庑。近奉天符，得酆都掾地司所奏，使君任酆都县令之日，于仙都观中，取《真人阴君宝经》四卷，至今不还。天符令追生魂勘责，使君之魂，日夕在此对会，恐使君不知，故欲面见，具此谘述，以报往日之恩耳。使君颇觉近日忿怒悲愁，精神遗忘否？此是生魂被执系故也。于是引至厅中，良久言曰：此有茶饭，不可与使君食，食之不得复归人间矣。但修一状，请置黄箓道场，忏悔所犯，兼请送经却归本山，即生魂释放矣。因本司检使君年禄远近，逡巡有吏执案云：崔公辅自此犹有三任刺史，二十三年寿。言讫，公辅留手状，官人差吏送还。乃于成都及雅州紫极宫、忠州仙都山三处，修黄箓道场，赍送经还本观。公辅平复如常。其后历官、年寿皆如所说。此事是开成年中任雅州刺史也。

## 刘载之诵《天蓬咒》验

彭城刘载之，儒家子。修辞学外，常事北极，香火不懈。多寓京师，少而神气怯懦，每惊魘，往往不悟。尝遇苏门道士刘大观，授以《天蓬神咒》，令持诵千遍，载之勤而行焉。绝荤腥，专香火，逆旅之中，亦拳拳修尚，自是无复魘悸矣。寇陷长安，在宣杨里，为寇所虜。力役劳苦之事，素非其所能，稍或迟舒，必承之以剑，性命忧迫，在乎顷刻，而密诵神咒，以求其祐。是夕，有一人如军士之饰，谓之曰：劳役之事，吾为子免之，此有径路，可以脱祸，可相随而行也。载之疑为寇所试，辞焉。此人引其手，若腾跃于空中，良久覆地。

是夕月光如昼，但见山川参差，泉声流激，已在巨石之上。惊异之际，有村童前引，入洞府中。宫阙深严，层城焕丽，金楼玉堂，奇禽珍木，周还数十里。有谒者，平冠褰袖，云太帝君令于宾宇憩息，俄赐酒馔仙果。二仙官与之宴饮。载之问：太帝君所主何国？某未曾朝拜，忽奉恩敕，深所忧惧。仙官曰：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宫玄卿太帝君也，上理斗极，下统酆都。阴境帝君，乃太帝之所部；天蓬上将，即太帝之元帅也。吾子冥心北元，尊奉神咒，而值此危难，将陷锋镝。太帝阅籍，当在驱除之伍，仰轸圣虑，已奏章太上，述勤瘁之心，延寿三纪，使还于故里尔。顷之，得朝谒太帝，叩蝼谢恩于阙下，命二童送之，食顷已达泗州。其友人谢良，奏事行朝，具话其事。载之今犹在江表。是则太帝之昭鉴、天蓬之威神，不遗毫分之善也。

### 姚生持《黄庭经》验

姚生者，华原人也。幼而好道，持《黄庭经》。光启中，僖宗再幸陈仓，远近惊扰。姚为贼所迫，夜走堕枯井中，伤足，求出未得，乃旁有窞穴，匿于其中，昼夜念经，因不饥渴，足疾亦愈。时襄土既平，大驾归阙，乡里人户稍复。有游军夜宿井侧，见井中有光，拯而出之，具述经灵验。遂为道士，居华原西界观中焉。

## 卷一百二十 灵验部四

## 处州青田县清溪观古钟自归验

处州青田县清溪观，古有铜钟，因袁晁乱，后失其所在，有墨书《青田》字，人或记焉。其后温州岛屿山水中，舟人时闻钟声，幽咽不远。一旦，有人忽见水中一物，如半钟之形，侧露水上，荡桨视之，既近即覆矣。露其一半，认其模范之迹、蒲牢之形，乃钟也。以物触之，沉于水中矣。与人语其异，好事者乘舟看之，天气晴霁，亦时一见。州寺僧结彩舫，具幡花，致斋迎之，或经宿水上道场，礼忏而请，或得见之，寻又沉去。道门亦备幡花、舟舫、香火迎之，见而不得。清溪道士，时亦在迎钟众中，稽首祝之曰：此州观寺皆自有钟，唯清溪观无钟多年，极是阙事。远地不办香花，丹心而已。钟若有灵，愿溯流自往。某旬日，即归于观前溪中奉候。众闻其说，皆笑之。十余日，道士归青田，钟已在观前潭中矣。焚香迎之，泛泛就岸，重千余斤，数人挽拽悬挂，若百许斤耳。日后时亦飞去，旬日却回，今以大锁系之，不复去矣。其上墨书“青田”字，久在水中，宛然不灭。井邑老人详认其字，乃观中旧钟也。

### 青城山宗玄观铜钟不能损验

青城山宗玄观古迹铜钟，三千余斤，隐花文，飞仙幢节之状，工甚精好。刘辟据成都，取管内铜像大钟，铸兵器及钱。此钟差县人挽拽下山，磨其上隐起花文欲尽，频以巨石捶击，终不能损。拽至江干，将入竹筏，力敌万斤，竟亦不动。县状申辟，辟异之，令送山中。三二十人牵送上山，才若一二百斤耳。既复悬挂，时或击之，立致云雨，至今见在。

### 温江县太平观铸钟道士得道验

温江县太平观，有任尊师者，于市中，每日户乞一钱，铸钟万斤，数年钟成，尊师年已八十余矣。作大斋表赞，扣钟数百下，辞决而去，即大历年中也。其后刘潼仆射拥旄西川，观寺钟上，皆镌刻彝罗尼咒。至是任尊师复归，领巧工，于咒边刻云：观家铜钟，不合妄刻佛咒。别立誓词数句。而人见任状貌益少，壮于当时，信是得道者。

### 眉州故彭山市观大钟伤寺匠验

眉州故彭山市观，有大钟重千斤。观去州二十余里，每扣钟之时，声应州郭。顷年，僧辈诬陈文状，云观无道士，钟在草中，当用运之。时官无正理，遂移于州寺。悬挂上钟之时，折匠人之足，人以为灵验。寺当州门，扣击之声，不闻州内。群僧别铸大钟，此钟不还本观，卖与嘉州寺中。下楼之时，伤其二匠，断足折腰。入船出岸，皆有伤损。聋俗不以为灵验，至今流俗未还，良可惜也。

#### 浴爰赤木古钟水洗疮验（古钟验附）

爰赤木古钟，开元中所进。云赤木庄在玉山之下，时闻地中隐隐然有钟声，寻求莫能致。一旦赤木患疮疾且甚，医不能祛，梦一青童曰：得浴钟水洗之即愈。赤木就近观寺中，以水洗钟，用器盛之，归以洗疮，微加痛剧。乃令人于常闻钟声处听之，果闻钟在地下，掘数尺而得形，上有坐师子为鼻，鼻下平阔，其顶圆大，围三尺余，六七寸顿小，如腰鼓形，向下复大。奇文隐镂，万状千名，迥非镕范所作。既得，以水浴去泥土，取其水洗疮，即日痊愈。夜有光影，时或自鸣，为邻里所异，不敢藏隐，奉表进焉。敕赐景龙观。黄巢前，此钟犹在。

宝应中，盩厔县居人耕地，亦得古钟百余斤。上有伏虎形为鼻，自鼻以下顿大，数寸而小杀之，如是再杀三成，共高一尺八九寸，遍身天花云叶，工用殊妙，比赤木所得圆厚而重。既得，夜夜有光，或飞于空中，声韵清越。亦表上进，诏送玄真观。久之，取留内殿。

### 渝州南平县道昌观古钟奇巧验

渝州南平县道昌观，有古钟焉。以二狮子，对立捧花座，蛟螭为鼻，蛟尾分绕狮之足，盘于钟上。钟形再杀三成，如盪屋古钟之状，于其杀处，细花文五条。当中一条，黄色明净，累累若珠贯焉；次珠条之外，作花片之状，屈曲相萦；又外一重，云叶缠绕。踪迹奇巧，工甚周细，若非人工。此外周身有花，不可细记。云是湘东王送与隐居陶贞白。近因乱离，钟已遗失。

### 黔南盐井古钟多年无毁蚀验

黔南盐井中，因摧损修筑，得一古钟。长三四尺，中细而实，如腰鼓瓦腔之状，两头圆厚，扣之皆有声，奇音响亮，与常钟异。在盐井多年，益加光腻，无毁蚀之势，时有金色，精明异常。节度使僖公，留镇府库焉。

### 天台山玉霄宫古钟僧偷而卒验

天台山玉霄宫古钟，高二尺，重百余斤。制度浑厚，形如

铎，上有三十六乳，隐起之文，亦甚精妙，相传云夏禹所铸，或云是越王乐器。顷年于空中，夜夜飞鸣，人皆闻之。忽墮于禹庙内，藏之府库，绵历七八十年。累有名僧求请，欲彰其异，而皆嫌间不与。咸通中，左常侍李绾为浙东观察使，请玉霄峰叶尊师，修斋受箓，于使宅立坛，出此钟以击之。既而水部员外柳韬白，上京得老君夹鍼像，高三四尺，圣相奇妙。乃重装修，作毗顶宝帐，以白金、香鸭、香龟数事，送于玉霄，亦便留箓坛内。供养斋毕，李乃命宾为钟铭，具以岁日，刻于钟上，并老君像，皆送山中。所刻之处，灿然金色。禹迹寺僧频求此钟不得，既知镌勒铭篆，已送天台，计无所出，乃扬言曰：天台所得古钟，乃真金也。匠人所刻之末，是数两金，况于钟乎！又有香鸭、器皿，计其所直多矣。因有衲僧，与不道辈十余人，夜入玉霄宫，伏于版阁之下，中夜逾栏干而上，于道场中取香鸭、香龟金龙道具，实于囊中，磨钟于背，出门群呼而去。尊师知之，不许徒弟追之。僧等约行三十余里，憩一大树下，良久天明，只在阁柱之侧。众小师往视之，背钟者已僵死矣。其余徒党，痴懵凝然，不辨人物，钟及金帛，一无所失。尊师咒水洒之，良久，僧亦稍醒，群贼乃苏。发愿立誓，乞不闻于官，乃尽释之，扶异病僧而去，僧至山下乃卒。

### 开州龙兴观钟雪冤验（云安钟附）

开州龙兴观钟，七八千斤，未有钟楼，悬于殿上而已。相传云，州中有<襄支>敝之徒、遗失之物、诤讼不决之事、沉滞抑屈之情，焚香扣钟，立有明效。至有囚徒刑狱，推鞠不得其

实者，即入款请击钟，便可分雪明白。余顷驻泊观中，忽见官吏押领囚徒，来于钟前，焚香告誓，援槌将击之际，有人抑止之，更令取款，如是数四，都不击钟，论讼已得其理矣。因问其故，云累有公案不决者，请击此钟，击钟之后，旬日之内，诬调冤抑于人者，必暴病而死；情有相党、事有连累者，一年之中，无子遗矣；有理被抑之人，宛然无苦。由是刑狱大小，无敢有欺，以钟为准的也。云安白鹤观钟，亦类于此，远近传焉。

### 施州清江郡开元观钟见梦验

施州清江郡开元观，有钟焉。其形绝古，用麟为鼻，以系於虞，状若悬匏。扣之，初则清音纤远，俄而震然，响闻数里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。初有郡民，牧牛于郡南田间，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，民与牧童数辈闻之，皆惊走辟易。其后，民热病旬余，梦一丈夫，衣青襦，告之曰：汝迁我于开元观。民亦不悟其旨。又到田间，再闻其声如前，而密志其地，即以事白于郡守。郡守封君怒曰：此民妄，辄以不急之事干我耶！叱去之。是夕，民又梦青襦者曰：吾委迹于地下有年矣，汝不速出者，必有大咎。民大惧，及晓，与其子皆往，凿其地，深丈余得此钟，色青，如所梦丈夫色也。遂再白郡守，置于开元观。是日辰时，不击自鸣，震响极远，郡人俱异而叹之。郡守以其事上闻，明皇诏编于国史，复命宰臣李林甫写其奏，以颁示天下矣。

### 洪州游帷观钟州官强取入寺验

洪州游帷观有二钟，一是观司特敕所铸，一是许真君修行钟，历代传之，在真君殿，稍小于观钟尔。节度使严跼，创置节制，威令风行。素重缙徒长老，增修其院，长老欲取许真君钟，严令官吏取而授之，道士皆不敢论其曲直。取钟之日，雷风震击，是时大设斋筵，费用极广，风雨暴至，曾不施张，顷刻水溢数尺。及扣其钟，如击土木，并无音响。长老谓严曰：此州道士，例多妖法，必是禁钟，使无声尔。严怒捕诸道士，所在禁系，责其邪幻，将加重法，官吏畏威，无敢谏者。严忽沉然思寐，梦见许真君与二从者，来至其前，谓严曰：无知无道，强取我钟，又加法于道士，若不送钟还观，礼谢大道，令侍者断其头来。即见授剑于侍者。严惊觉汗流，而侍者持剑，仿佛在其前。遽释诸道士，送钟还观，自诣游帷，焚香致谢。回顾见持剑侍者，谓之曰：汝为不道，加害于人，上帝所责断头之事，恐将不免。言讫而去。不久，已开江事败，断鞅而死。

### 天师剑愈疾验

天师剑，五所铸。状若生铜，五节连环之柄，上有隐起符文、星辰日月之象，重八十一两。尝用诛制鬼神，降剪凶丑。升天之日，留剑及都功印，传于子孙。誓曰：我一世有子一人，

传于印剑及都功篆。唯此，非子孙不传于世。顶上有朱发十数茎，以表奇相，于今二十一世矣。其剑时有异光，或闻吟吼，乍存乍亡，颇彰灵应。至十六世，天师好以慈惠及人，忧轸于物，以神剑灵效，每有疾苦者，多借令供养，即所疾旋祛。邻家夜产，性命危切，亦以此剑借之。既至产家，有神光如烛，閃然照一室之中，墮地而折。

经数十年，十八世孙惠钦，性温和，守谦退，与物无竞，俗机世务，泛然不经其心。人有所言，虽譎诈者，亦皆信用，略无疑虑。一旦，有人挈布囊，入云锦山仙居观，周行廊庑之下，瞻礼功德，云解磨镜钉铰。门人令其缀焊小铜锁子，师见之，问曰：我有折剑，焊缀得乎？此人请剑看之，云可矣，请别扫一室，须炭数斤。反扃其门，以巨石为砧，炽炭锤击，声闻于外。门人皆股慄心战，忧此剑碎于其手，师殊不为虑。顷之，锤锻声绝，工人执剑以呈，果完缀如旧，所焊之处，微有黑痕，如丝发尔。师以钱半千酬之，此人得钱愧谢，致于老君前，负囊而去。出门数步，寻失所有。识者疑是天师化现，降于人间，自续其剑。不然，何得重新若此，而锤击不伤，完复如故。

### 张让黄神印救疾验

张让家于桂州，客游湘鄂间。因得心疾，初则迷忘，在途忘行，在室忘坐，惑于昏晓，迷其东西。累月之后，复多狂怒，诟责鬼神，凌突于人，至于裸露驰聘，不知避忌。履水火，冒锋刃，不为忧患，时亦烧灼害之，伤割及之。道士袁归真，新

刻黄神越章印，醮祭方毕，试为焚香，依法以印印之，印心及背。让正狂走，执而印焉，然而睡，归真知印之效也。复染丹炷香，再印其心，倏然疾愈。有物如鹞，从其口中，飞去数丈之外，坠于地上。众往视之，乃大蝙蝠耳。背上印字宛然，让乃平复如旧。归真持此印，所在救疾，大获灵验。

###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验

范希越，成都人也。事北帝修奉之术，雕天蓬印以行之，祭醮严洁，逾于常法。广明庚子岁，三月不雨，五月愈望，人心焦然，谷稼将废。愿于万岁池试行神印，为生灵祈雨，于是诣至真观致斋。是日庚辰，以戌时投印池中，阴风遽起，云物周布，亥时大雨达晓，及辰，大雷闪电，惊震数四，至巳少霁，乃得归府。升迁桥水，渐及马腹，罗城四江，平岸流溢，螟蝗之属，淹渍皆死，自是有年矣。

驾驻成都，上知其道术，召对问以逆寇诛锄、宫城克复之事，命持印于内殿，奏醮积雨之中，云雾月朗。是夕，梦神人示以诛寇复城之兆。上大悦，授太常寺奉礼郎，累迁主客员外郎、卫尉少卿，锡以朱绂。黄巢捷至，果符圣梦之旨，特加宠异。自言初居煮胶巷，印篆初成，而蛮寇凌突，居人奔散，藏印于堂屋瓦中，蛮去之后，四邻焚烬，其所居独在，疑印之灵也。

### 越州上虞县钟时鸣地中验

越州上虞县郭郭间，有隙地数亩，时闻钟鸣地中。咸通年，县令夏侯颇倾心崇道，以县邑无观，买其地创造观宇。掘地获古钟，百余斤，上有文字，曰正观。是冬赐额，以降诞节祝寿所奏，赐名延庆观焉。

### 王谦据蜀隋文帝黄箬斋克平验

隋文帝开皇之初，干戈不施，寰海克定。唯王谦后周旧臣，勋名素重，畏惮隋祖，恐祸及身，遂据三蜀以图变。帝出师征之，频战不克，兵士多病，死者相枕。乃于内殿修黄箬道场，祈天请祐。三日，夜梦神人降曰：帝王上承天命，下顺人心，天人合符，然后有国。今陛下革周立隋，天所命也，一方之力，何以敌于四海之力乎！帝曰：剋蜀吊民，盖不获已，但主帅疾疫，以此为忧尔。神人曰：疾疫者，北人不堪瘴毒，所以多病。坛中法水，可救亿兆，况偏师乎！”即见神人取坛中禁水，向西南嚶之，曰：雨至即愈，无烦圣虑也，子日进军，必当剋蜀。旬日军中奏，某夜雷雨洒营垒之上，三军疾者皆苏，无复疾疫矣。其后王谦传首，三蜀底宁，果是子日也。

### 青城丈人授黄帝龙韞并降雨验

青城山，黄帝诣龙峻真人宁先生，受《龙峻经》，得御飞云之道。乃封先生为五岳丈人，戴盖天之冠，著朱光之袍，佩三庭之印，为五岳之上司，与潜山司命、庐山使者为三司之尊。敕五岳神，一月再朝虚中，洒水以代晷漏。其后历代帝王，虽置祠斋祭，未再加封号。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诏：内臣袁易简、刺史王兹、县令崔正规，与朕诣山修醮。封为五岳丈人、希夷真君。是时县境亢旱，苗谷将焦燹。封醮之夜，龙吟于观侧，溪中风雨大至，枯苗再茂，县境乃丰。以事上闻，编于国史矣。

### 天师叶法善设醮摄魅验

天师叶法善，括州人也。三世为道士，皆有神术，摄养登真之事，法善符篆，尤能劾役鬼神。显庆中，高宗征入内道场，恩礼优异。时驾幸东都，法善于陵空观作大坛，设大醮，城中士女，咸往观之。俄有数十人，奔投火中，众皆大惊，救之而免，亦无伤损。法善曰：此人皆有魅病，为吾法所摄。及问之，果然。尽为劾之，其病皆愈。法善自高宗、中宗、则天、睿宗、明皇五朝，来往名山，累召入内。先天二年，拜鸿胪卿、越国公，赠其父歙州刺史焉。

### 范阳卢蔚醮本命验

范阳卢蔚，弱冠举进士。有日者言其年寿不永，常宜醮本命，以增年禄。蔚素崇香火，勤于修醮，未尝辍焉。年二十五，寝疾于东都，逾月益困。忽梦为亲友所招，出门乘马，其行极速，疑为冥司所摄。有一人乘马，奔来所在留滞，必为搃解遮救，言旨恳切。及到所司，此人又恳为请托，因得却还。部署行里，有如亲吏焉。所还道中，见兵士数千，初颇疑惧，此人曰：此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。将至所居，自后垣乘虚而入，径及庭中，有门旗麾铍武器之属。此人曰：他日当用之。瘞于两阶之下，将别去，蔚曰：素未相识，何忧勤之甚也？答曰：某乃本命神尔，郎君为冥官所召，大限欲及，某已于天司奏陈，必及中寿，疾亦就痊，无以为忧也。蔚愧谢而去，疾亦寻愈。其后策名金紫，亦享中年。除宿州刺史、角桥都知兵马指挥使，不到任死，以其瘞武器门旗故也。

### 崔图修黄箬斋救母生天验

崔图者，坊州中都人，好游猎。驰马于野中猎次，马忽不行，鞭箠数下亦不进，图怒，下马欲射之。马作人言曰：吾是汝之母也，不得相害。曾窃取汝三十千钱，私与小女为嫁资，不告于汝。吾死，冥司罚吾与汝为马八年，今限已毕，吾将死

矣。图闻之，举身自扑，迷闷良久，悲告母曰：儿之不孝，致令我母见受如斯罪。马亦流泪曰：吾为马身，报汝未了，更罚与汝为瞽目之婢，仍复喑哑。图闻之，号哭言曰：如何免得此罪业？母曰：吾闻罪障重者，须作黄箬道场忏悔，即得免苦。言讫而死，图收葬其马，焚射猎之具。请道流修黄箬道场，三日三夜。至第三夜，图闻扣门之声甚急，出看乃是其母，还现本形，立于门外。谓其夫妇曰：人生世间，愿作善业，勿为恶事，冥司报应，一一分明。母用子钱，尚被责罚如此，况他人非己之物，岂可偷盗乎！吾受此罪，苦痛万般，不可言说。赖汝夫妇，为吾修无上黄箬宝斋，功德一切，吾乘此功德，已得生天，故来相别。于是乘虚而去。图自此知罪福必应，大道可依，夫妇诣王屋山，同志修道矣。

### 赫连宠修黄箬斋解父冤验

赫连宠者，灵州定远县人也。父惊，领军于边上，杀降兵一千余人。武德二年八月，死于边上，冥司论对，受诸罪苦，宠总不知。宠为灵州押衙，贞观八年，奉使入京，因与友人游终南山。行至炭谷口，有道士杨景通，结庐修行三百余岁，宠醉歇庐前，谓景通曰：吾饥，有何所食？景通素不饮食，笑而不对。宠令左右取火，焚其庐室。景通曰：汝父屈杀生民，见受罪地府，不能修善救父，更害于吾。宠曰：何以知之？景通曰：汝坐于此，吾与汝唤，令汝见之。言讫书一符，掷于空中，逡巡有黑云至于庐前，云中有二十余鬼，领一人枷杻锁械，来景通前曰：汝子不孝，不能救汝。宠见之，果父惊也。悲泣谓

父曰：何故受苦如斯？父曰：吾杀降兵，被他冤讼，于地狱下受诸罪苦，汝何故更毁真人，令吾转转罪重？宠乃匍匐悲泣，忏悔谢过，乞舍己身之罪，救亡父之魂。景通曰：汝要免父之罪，修黄箓道场，可以救拔，必得汝父生天，免此罪报。逡巡父被诸鬼领去，宠乃礼谢景通，入城于三洞观，设黄箓道场，七日七夜。至第五日，见父乘云气而来，谓宠曰：吾奉天符，乘黄箓功德，已生天堂，凡是所杀冤魂，皆已托生人世。

### 唐献修黄箓斋母得生天验

唐献者，蔡州平舆县人也，年二十三。隋大业四年，授导江县尉。宠狎侍婢春红，不亲官务，公事数阙，兼患风劳，久未痊瘥。母曰：我儿狂疏疾病，皆嬖婢所致也。母令货此婢，婢告于献，献恨母拟货其婢，与婢为计，遂鸩其母。母死月余，献亦暴死。三日心暖，家人不敢便葬，忽即起活，曰：我有大罪，毒母之过也，冥司令我生受罪报。自是每夜有二鬼使，领夜叉数人，舁大镬于堂中，良久火起汤沸，夜叉叉献于镬汤之中，痛楚号叫，至五更方息。如此三年，万般舍施功德，终不能免。忽有卖药道士，献问其方术，道士曰：众生罪业重大，无过黄箓道场，祈告天地，三日三夜，烧香散花，悬诸幡盖，歌赞礼愿，忏悔拔罪，救度亡魂，解除冤对，最为胜妙之法尔。献遂请道士置黄箓道场，三日之后，鬼使夜叉不复更至，身心安愈，无复忧患。忽见黄衣使者一人曰：昨奉天符，以修斋之力，母生天堂，汝大逆之罪，亦已原赦，唯罪婢春红，令疮疥三年尔。自此春红果患三年方愈。献弃家，于晋州羊角山，请

为道士，志修道矣。

### 李承嗣解妻儿冤修黄箬斋验

李承嗣者，鄂州唐年人也。家富巨万，而娶妻貌丑，有子年十岁，仍患腰脚，承嗣常恶之。乃娶小妇四人，终日伎乐。忽因酒醉，小妇佞言，与丑妻一百千钱，令其离异。妻欲诣官讼之，因此方免。承嗣遂与小妻为计，夜饮之次，以毒药杀其丑妻及儿。葬后旬日以来，每至午时，即见二乌，来啄承嗣心，痛不可忍，驱之不去，迷闷于地，久而方定。如此一年，万法不能救。青城道士罗公远游淮泗间，承嗣请命至家，问禳救方术。公远曰：冤魂所为，皆上告天帝，奉天符来报，人间方术不能免之，只有修黄箬道场，拜表奏天，可解斯罪尔。承嗣遂修黄箬道场，三日三夜。二日之后，乌鸟不复来，其妻与儿现于梦中曰：汝枉杀我母子二人，并命毒药，我上诉于天帝，许报汝冤。今以黄箬善功，太上降敕，我已生天，受诸福报，与汝永解冤结。留一玉合子，可收之。觉后，于寝室中得玉合子一枚。承嗣舍于鄂州开元观，大修道门功德，塑尊像，葺理观宇，以报道恩矣。

### 吴韬修黄箬斋却兵验

吴韬者，汴州开封人也，家富。为魏大将军，领兵三万，

彳斥江入蜀。至戎州，值蜀将关羽，总师五万拒之，与韜水陆大战。韜素好道，常持《黄帝阴符经》。是日阵败，告天曰：吾闻持《阴符》者，危急之日，有阴灵助之，丧败如此，愿赐救护。言讫，有二白衣谓韜曰：汝自入峡，纵意杀人，幽魂咨怨，致此亡败。韜曰：危既如此，何以免之？二神人曰：汝速为冤魂告天发愿，请修黄箬大斋，拔赎亡者，如此当免失利。韜如其言，即为发愿。关羽亦已收军，韜收合败卒，直至夷陵屯集。乃修黄箬道场三日，前二神人复见，谓之曰：冤魂并已托生诸方，汝亦沾此余福，神兵密卫，必得大胜，慎勿杀人。夫天地生万物，一草一叶，尚欲其生长成遂，况人命至重，上应星辰，岂可非理致杀，恣汝胸襟也！古今名将，不及三世者，为其心计阴谋，杀人利己。虽立功为国，亦须道在其间，善分逆顺，不枉物命，使功过显明，即必征伐有功，神明祐助。今蜀不久坐见败亡矣。旬月，关羽兵至，收夷陵。交兵之次，风雷震击，大雨忽至，羽兵溃散，韜开门纳降，得蜀兵三千，擒其裨将，关羽领兵却回。自兹蜀亦削弱矣。

### 公孙璞修黄箬斋忏悔宿冤验

公孙璞者，雍州高陵人也。武德二年，为华州司马。年四十余，沉湎酒肉，荒淫财色。常令家童渔钓弋猎，恣杀物命，甘其口腹。忽梦千余人，持刀剑弓矢入其家，擒璞杀之。璞流汗惊惧，因成疮疾，遍身有疮，皆有口及舌，日夜楚痛，求死不得。璞表兄华阴令贾宣古，见其所疾，惊曰：未尝见有此疮，当是杀生太多，宿业所致然也。华山道士姚得一，多记神方，

可使人一往求问也。璞依教，令其长子到华山，具述所疾，涕泣求救。得一曰：此疾是杀生害命，众冤所为。可修黄箓大斋，忏悔宿冤，疾异可愈尔。

其子以此告璞，便于所居，修黄箓道场七日。至第五日，璞梦青童二人，引至一处，门阙宏丽，有如府署。良久，天上有黄光如日，直照地司，其门大开，即见鱼鳖鸟兽、猪羊牛马、奇形异状者千百头，从门中出，乘此黄光，旋化为人，飞空而去，逡巡化尽。青童曰：此是汝之所杀冤魂，今天符既下，乘功德力，托生为人，汝罪已除，疮疾亦愈。旬日之间，璞乃平复。遂入华山，礼谢姚尊师。看览云泉，恋慕幽境，直至日晚。得一曰：山中无食可以延留长者，若住宿宵，必恐仆从饥馁，此有径路，可以还家。取一卷仙经掷之，展于崖上，化为一桥，二青龙负之，放五色光，其明如画。送璞与仆从此而去，须臾到家。明日差人入山致谢，已失得一所在。璞全家修道，居于华阳山焉。

## 卷一百二十一 灵验部五

### 胡尊师修清斋验

胡尊师名宗，自称曰𪛗（孚郭切），居梓州紫极宫。尝𪛗公江入峡，道中遇神人，授真仙之道。辩博该瞻，文而多能，斋醮之事，未尝不冥心涤虑，以祈感通。梓之连帅皆贤相，重德慕下，尽皆时英硕才，如周相国李义山，毕加敬致礼，其志亦泊如也。洎解化东蜀，显迹涪陵，方知其蛇蝉之蜕，得道延永尔。梓、益、褒、阆间，自王法进受清斋之诀，俗以农蚕所务，每岁祈谷，必相率而修焉。至有白衣之夫、缙服之侣，往往冒科禁而葳事者，固以为常矣。

有郡人刘崧，慕师之道德，请于别地以致斋焉。师谓之曰：夫啸俦侣、命侪友者，犹须正席拂筵，整笮洗爵，恭敬以成礼，严格以致事，或惧其谗让，责其不勤，况感降天真，禱求福祐，岂可陡然而买罪乎！俗之怠惰，有自来矣。子可训勸于众，必精必虔，乃可为尔。崧承命誓众，洁己率先，而撰香花，备坛墀，师然后往，犹叮咛戒诲。既升坛，展礼思神之际，有黑云暴起，旋飈入座，拔其二柱，飘其竹席，投其鎗釜于千步之外，而后卒事，而融风熙熙，祥气亘野。师诘所投之物，其二柱尝阁于豕圈之上，竹席尝蔽于产妇之室，鎗釜尝爨于縑经

之家。其不投者，皆物之洁矣。师曰：器用不洁，神明恶之，况尔之心乎！心苟有疵，行苟有玷，虽百牢陈于席，九韶奏于庭，适足以渎神明、延大祸尔。人之修心，必使乎言行相吻，内外坦然，明不愧于人，幽不惭于鬼，吾知其可尔。反于是者，岂言之足征哉！士君子、里巷之人，闻师之言，各革恶趣善矣。

### 崔玄亮修黄箓斋验（持经验附）

崔公玄亮，奕叶崇道，虽登龙射鹄，金印银章，践鸳鹭之庭，列珪组之贵，参玄趋道之志，未尝怠也。宝历初，除湖州刺史。二年乙巳，于紫极宫修黄箓道场，有鹤三百六十五只，翔集坛所。紫云蓬勃，祥风虚徐，与之俱自西北而至。其一只朱顶皎白，无复玄翮者，栖于虚皇台上，自辰及酉而去。杭州刺史白居易，闻其风而悦之，作《吴兴鹤赞》曰：

有鸟有鸟，从西北来。丹顶火缀，白翎雪开。辽水一去，缙山不回。噫吴兴郡，孰为来哉。宝历之初，三元四斋。当白昼下，与紫云偕。三百六十，拂坛徘徊。上昭玄呪，下属仙才。谁其尸之，太守姓崔。

崔公常持《黄庭》度人，《道德》诸经未尝旷矣。其后以感通之至，弥加笃励。去世之时，入靖室，雾《黄庭》，无疾而化。将葬，棺轻若空衣焉。

### 武昌人醮水验

武昌人，寓居蜀之青城。其邑每岁修竹擎之堰，以堤川防水，赋税之户，轮供其役。武昌是岁籍在修堰之内，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。自冬始功，讫岁而毕。所受之地，当洄水之穴，新有漩注，基址不立。虽运石以塞之，负土以实之，一夕之后，已复深矣。主吏疑其龙神所为也，求陀罗尼幢三四尺，投于其中，侵陷弥甚。昼勤夕劳，不离其所，诸家有绪，而独未定其址，颇以为忧。乃备祷醮之礼，撰词以告焉。其大旨曰：国以人为本，人以食为先。人依神以安宁，神依人而变化。蜀之田畴既广，租赋是资。所修堤堰二百余里，或少有怠废，则垫溺为灾，岁苟不登，则饥寒总至，人或失所，神何依焉。况复漂陷为忧，沦胥是惧，有一于此，则粢盛不供，椒浆莫给，春祈秋报，何所望于疲民哉！当使封畛克完，浸淫息患，地租天赋，无旷于循常，东作西成，克彰于幽赞矣。如是洁其器用，丰其礼物，扫地而醮焉。是夕，梦众人纷纭，檐囊荷囊，襁婴携孺，若迁于他所。明日投石以实之，水乃退涸，遽成其堰。八月之后，方复摧陷，浚为洄潭焉。

### 徐翥为父修黄箬斋验

高平徐翥，涟水人也。因官迁于青州，货殖殷贍。有子三

人，其二癯残，小者项有肉枷，人见所共惊畏。翥初锐意求官，骄佚自任，下攀成宴，言行事随，欣欣然有凌云霄之志。见二子之疾，未甚介意，及睹肉枷之异，悒悒不乐，道遽丧矣。因游东海山观中，与道士话其事。道士曰：三子之疾，非己之过，非子之罪，盖宿业所钟尔。道门所谓宿业，非是疾者前生之业，乃先人之罪，殃流后裔也。君家先世，当有酷于刑法，暴于捶楚，为官不恤牢狱，不矜囚徒，意生法外，残毒害物，遂使子孙受其报尔。翥泫然流涕曰：实然！先父为官，当则天之朝，世乱谗胜，诛锄李氏诸王，屠杀宗室。朝廷德望，必设法以陷之，残刑以毒之，诛剿考掠，不胜其毒者，陷于狴牢，死于系械，故不可胜纪。如武懿宗、来俊臣、周利贞、李义府之徒，恩渥隆异，回天转日，天下畏之。以矜恕慈惠者为懦夫，以强愎忍酷者为能吏，仁悯道息，贞正事隳，势使然也。先父虽位卑威薄，时称能官，累案大狱，宁无枉抑？今日之报，信而有征。将祛此罪，涤此冤，奈何？道士曰：拔先世之考，当修灵宝解厄斋；救存歿之苦，当修黄箬斋。勿金宝，一遵天科，竭财向善，孜孜不倦，可以谢其罪尔。

翥还家，大修黄箬道场三日。第二日夜，时方响晦，中夜闻门外，车马人物之声甚众，出门视之，则白光如昼，天兵千余人，官吏数百，罗列门外，若有所候。良久，黑气郁勃，直北而来，中有三人，枷锁械缚，鬼神数十人领之，列于官吏天兵之前，一人即翥父玄之也。俄而黄赤光一道，自西北来，照地上草木、屋宇、人物之形，皆若金色，异香盈空。光中神仙一人、青童十余人，二力士执节前引，其左一人，武弁朱衣，执金策，去地三丈许。众官拜迎，神仙俯揖，武弁者称太上之敕，读金札曰：徐玄之侮法害人，宜加考谪，以其子精修黄箬，功简上玄，即宜赦宥，同恶延逮，并为原除。于是神仙复去，

官吏皆隐。即见其父素服麻衣，谓翥曰：吾不知罪福，但恣胸襟，法外害人，久被冤诉，考责已十八年。同官属吏，皆均其罪，犹有十二年。殃苦报讫，方履恶道，痛苦之状，不可具言。赖汝归向法门，精修此福，太上降赦，前罪并除，冤讼之人，先已解脱，延累之罪，自此亦销。吾得生天去矣，勤于香火，以报道恩。乃飞空而去。翥之三子，旬月之间，残病者完复，肉项亦销。更修黄箬斋十坛，广为存歿，仍令小子于山观入道，永奉香灯。翥终身高闲，不窥禄利，常持诵真经，时亦炼气绝粒。

### 张郃妻陪钱纳天曹库验

成都张郃妻死三年，忽还家下语曰：圣驾在蜀之时，西川进军，在兴平定国寨，以讨黄巢。其时邻家冯老父子二人，差赴军前，去时留寄物，直三十千，在某处。冯父子歿阵不回，物已寻破用却，近忽于冥中论理，某被追魂魄对会，经今六年。近奉天曹断下，云自是歿阵不归，非关巨蠹故用，令陪钱三十贯，即得解免。缘腊月二十五日已后，百司交替，又须停住经年，其钱须是二十五日已前，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库子送纳，一张纸作一贯。其余库子门司，本案一一别送，与人间无异。光化三年腊月二十三日，就北帝院，奏前件钱讫。是夕，妻梦中告谢而去。又成都县押司录事姓冯，死十余年。其侄为冥司误追到县，冯怒，所追吏放其侄，自县后门仓院路而还，见路两旁有舍六十余间，云是天曹库，收贮玉局化所奏钱。

## 苏州盐铁院招商官修神咒道场验

苏州盐铁院招商官，姓王，其家巨富，货殖丰积，而疾苦沉痼，逾年不痊。斋供像设，巫医符咒，靡不周诣，莫能蠲除。玉芝观道士陈道明，专勤清斋，拜章累有征验，而招商素不崇道，闻之蔑如也。攻理所疾，费货财万计矣，日以羸歎，俟时而已。其亲友劝勉，俾请陈道明章醮祈禳，不获已而召焉。道明为于其家，修神咒道场。疾方绵笃，不保旦夕，促以启坛。当禁坛之际，疾士冥然，家眷亲友，相顾失色。禁坛既毕，道明持剑水，诣房内外，喷水除秽。疾士曰：请尊师就此喷水，可否？道明就卧内喷之，忽然起坐，稽首顶礼曰：深谢神功，我疾有瘳矣。

乃求衣命机，隐坐而喜曰：一生错用心，不知有大道，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。徐与亲友、妻子言曰：我初困顿绝甚，谓今夕死矣，尊师开道场之时，都不醒悟。但闻空中有言，大帝下降，领天兵讨逆。如是即黄光如日，照灼远近，即见千乘万骑、天兵神将围绕此宅，鬼物邪怪，并已擒缚去矣。方见大帝、太一乘七宝车，对行前引，侍卫仪仗，如人间帝王。忽令召某至太一前，令神以水喷面，清凉彻心，无复痛楚，但气稍羸歎。即云元始下降，乃见大帝、太一对望迎拜，队仗倍于前百倍多矣。元始天尊有光一道，下照某身，今则气力亦似胜任矣。速备盥洗，自要临拜坛前。亲友尚恐其未任，劝俟来日。恳要盥漱更衣，扶杖而立良久，舍杖而行，便于拜跪数四，家人扶策，挥手拒之。因坐观法事，素若无疾，饮食气力，逡巡如常。

自是三日斋坛，炷香虔对，略无暂替。乃独修创玉芝观，讲堂大殿，三门通廊，斋厨道院，前及官河开街，广四十余步。土木之用、像设之制、床机器皿、服玩庖厨，凡计钱数百万。二年之内，毕周备焉。自兹气爽神清，智识明敏，乃乞解所职，养道闲居。

### 相国杜鹵公修黄箓斋免阎罗王验

相国杜鹵公，幼履显荣，历居大任，名藩重镇，皆再领之。年九十余，薨于荆渚。是夕，中使杨鲁周，自五岭使回，止于传舍。一更之后，风势可惧，敲磕击触，若兵甲之声，人人股卞栗，莫知所以。鲁周驱骑所倦，寻亦成寐。四衢之内，师旅充斥，不通人行，问其故，皆曰：迎阎罗王，今夜四更去。又问王是何人，曰：此州大将，官高年长者。既觉，召驿吏问之，时公不愈半月矣，官高年长，首冠众人，疑其必有薨变，是夕四更，果去世矣。鲁周话此事于侪友间，自是京师亦有知者。

明年春，女妓间有暴殒而苏，传公之命云：我今居阎罗之任，要作十坛黄箓道场，以希退免。令送钱二百万，图幕各二百事，于开元观古柏院，诣冲真大师胡紫阳，严修斋法。斋毕，前传命之妓，复暴殒如初，云：我已奉上帝之命，为他国之王，免冥官之任矣。言罪福之报，信如影响，不可不戒也。凡修黄箓道场，表奏上帝，上帝降命，无所不可。

### 南康王韦皋修黄箓道场验

太尉、中书、令南康王韦皋，节制成都，于万里桥，隔江创置新南市，发掘坟墓，开拓通街。水之南岸，人逾万户，擅闳楼阁，连属宏丽，为一时之盛。然每至昏瞑，则人多惊悸，投砾掷石，鬼哭呜咽。其丧失坟垅，平铲墟墓，无所告诉，故俗谓之虚耗焉。居既不安，市亦不甚完葺。韦公知之，请道流置黄箓道场，精伸忏悔。至第三日，鬼哭之声顿息，居人亦安。韦公梦神人曰：所营南市，开发坟冢，使幽鬼之类，失其所居，丧其骸骨，相与悲怨，几为分野之灾。赖黄箓之功，为其迁拔，上帝敕穷魂三万余辈，皆乘此福，托生诸方。居人自此安矣，勿复为忧也。公深异之，自制《黄箓记》，立于真符观。

### 李约妻要黄箓道场验

李约者，咸通十二年，为诸卫小将军。妻王氏，死已逾年。忽一日还家，约勒大小，干当家事，言语历历，一如平生。初一家甚惊，及旬月后，亦已为常矣。约罢官二年，力甚困阙，频入中书，见宰相求官，未有成命。妻忽谓约曰：人间命官，须得天符先下，然后受官。近见阴司文字，五月二十五日，方得符下，必受黄州刺史。可用二十三日，更入中书投状也。约如其言，二十三日入中书求官。时相待中路严，性甚强正，早

闻其妻还魂之事，又闻二十五日必除刺史，适会其日，路公知即，因会话之际，已与诸厅有约云：李约祆妄之言，固不可听，某已断意，不与除官矣。至二十五日，路公知即，黄州刺史有阙，路迟疑多时，未欲注拟。忽下笔与署黄州刺史，亦总不知，敕下之后，方复醒悟。乃叹曰：此天道也，岂人力可争乎！约将赴任，妻亦随之，发日及上官日，皆其妻所择。

到任旬月，妻谓约曰：我人间世限尽，与君生死之决，所以未去者，为天司与一主持处日限，未即赴任，又以平生过咎，未得原免，今居官之际，可为作少功德也。约问要何功德，妻曰：请修黄箓道场三日。约素不好道，意甚疑之，问何故须修黄箓道场。曰：天上地下，一切神明，无幽无显，无小无大，皆属道法所制，如人间万国，遵奉帝王尔。黄箓斋者，济拔存亡，消解冤结，忏悔罪犯，召命神明，无所不可。上告天地，拜表陈词，如世间表奏，帝王即降明敕。上天有命，万神奉行。天符下时，先有黄光，如日出之象，照地狱中，一切苦恼，俱得停歇，救济拔赎，功德极速，故须修黄箓道场为急矣。约问曰：佛家功德，甚有福利，何得不言？妻曰：佛门功德，不从上帝所命，不得天符指挥，只似世间人情，请托嘱致而已。神鬼无所遵禀，得力极迟，虽云来世他生，亦恐难得其效。

约闻之，乃备法物，置黄箓道场，三日三夜。其儿女复为母氏，于紫极宫别修一坛，亦三日三夜。斋时，妻于坛前，设位奉香，观听法事。既毕，谓约曰：此官二十九个月即当除替，授金吾小将军。但勤心奉公，济恤贫弱，矜悯孤独，睟薄财货，重人性命，哀矜刑狱，崇奉大道，清静身心，勿食珍鲜，勿衣华美，即为上矣。勿以久贫而贪财帛，人生各有定分，勉之思之。此去授一任职，足以自安，无以眷属为念也。长子后宰昌明，亦在道乡；中子一尉，不足荣显；小子当令入道，以奉香

火。十年之内，四海多事，善自保焉。言讫，不复影响。约更焚香虔请，竟无言矣。后三子及约官任，如知其所言。

### 卢贲修黄箓道场验

卢贲者，邠州三水人也。晋永和二年，为道州司法参军。性强毒，凡推诘刑狱，鞭笞捶楚，人不胜酷，死者甚众。忽一日，厅前地裂，有二鬼舁一大镬，置于庭中，发火煎之，水已沸涌，数人上厅擒贲，投入镬中煎煮，楚痛叫唤，半日余，乃擎出于地上，诸鬼乃去。醒后浑身犹如火色，官吏共见。如此半年，每日受苦，无方救拔。罗浮山道士孟知微，因游州境，贲延请到家，告以斯苦。知微曰：此乃枉害良善，魂告于天，乃受斯报。急修黄箓道场，得天符，放救冤魂生天，此罪方免。遂请道士，修黄箓道场，三日礼谢。至第三日，梦三十余人，有鬼吏引之，谓贲曰：国之刑律，自有常科，讯狱详刑，哀矜而勿喜。赏宜从重，所以示恩也；罚宜从轻，所以示仁也。忧人之情，惜人之命，常兢兢而慎之，岂可肆汝心胸，法外加罚，苦毒捶楚，害及于人。非罪而死者，其魂告天，幽冥不能制，鬼神不能拒，上帝有命，许其雪冤，所以汝受其苦。今黄箓忏悔，救彼冤魂，魂既生天，冤即解矣。此三十余人，各执莲花，乘云气，从道场之侧，翩翩上天。自此镬汤永息，贲遂舍官，入峨嵋山修道矣。

## 樊令言修北帝道场诛狐魅验

樊令言者，汴州人也。庄在外县，因晚归庄，仆从行迟，其马骏疾，不觉独行。三二十里，道傍见一少女悲泣，驻马问之，睹其袄艳，迟回不去。遂与此女同入道侧，数里之间，到其居处，屋宇宏丽，侍从繁奢，如公郡之家矣。是夕，女之母约与令言为婚，留连饮宴，亲宾皆集，不觉已三日矣。思欲还庄，母亦令从者车檐、侍女数人，使其女随往庄所。燕婉欢乐，弥日移时，令言日以瘦削，因而成疾。未及床枕，体弱气衰，唯荒诞是务，不接宾友，恶见于人，时多恚怒，心神恍惚。偶自庄还家，数里下马，频频憩息。于店中遇一道士，自言是终南圭峰杜太明，熟视令言，谓之曰：子之邪气贯心，袄疾已作，百脉奔散，五藏虚劳，若不救理，死亡无日矣。吾之山童善于杂术，子可遽还，与此童偕往，可密室之中，作北帝道场，今夕当有其效，勿为惊怛，如此即性命可全，形骸可保矣。

令言异其说，奉其教，素亦贮疑，径与此童还庄中，扫泔密室，备香火案几。其妇望而怒之曰：信邪妄之言，行非正之事，祸由自投，非我本所知也。洎晚，有十余人，将鹰犬弋猎之具，从空中而下，径入堂内，杀其妇及女仆凡七八人，既死，皆化为狐矣。令言惊惧，投密室中，不见童子，但留朱字一行，曰：太上命北帝鹰犬军，诛樊令言家害人狐魅之鬼，如符命。自此令言所疾日痊，心力日益，神气充溢，年八十犹如少童。则天时，为东台御史。

### 鲜于甫为解冤修黄箓道场验

鲜于甫者，邓州南阳人也。属隋朝丧乱，年三十七，胆勇多计，率庄户一百余人，初即自卫乡里，寻乃攻劫近封。汝、郢、荆、襄之间，大为劫夺，杀害户口，侵掠行人。至武德初，甫忽患双手痛疹，如被烧煮，三日一烂，疾状异常，万药千医，了不能救。舍数百千钱，作诸功德，亦无所应。乃入京寻医，至蓝田，与道士同店止宿，因话所疾，道士曰：此冤横杀人，业报使然也，急诣宫观，修黄箓道场，可以济拔耳。遂还家，置黄箓道场，三日三夜，手不复痛，平复如常。有十余人，或朱或紫，或官或庶，去坛百余步，于东北隅仿佛而现，使人致谢于甫，甫往见之，欣然款晤曰：君昔以无辜杀我，实抱沉冤，上诉于天，乞报其酷，皇天降命，得以相讎。君忽值神仙，示以至道，依玄经圣典，开黄箓道场，奏表九天，垂恩大宥，非止我等之身，君之九祖，亦同得生天矣。斋功重大，圣力显明，所有冤对，自此永解。十华真人奉太上命，下校善功，但当修福，勿复念恶也。甫舍钱三千余贯，广修宫观，补葺尊像，施及贫病，救厄济危。于邓州修观立碑，具纪灵验之事。

### 窦德玄为天符专追求奏章免验

都水使者窦德玄，贞观中，奉诏于淮浙名山，检括真经。

于汴河上逢一使者，脚痛途步，甚为艰难，欲托船后，谓从者曰：某远道行役，脚疾忽甚，官程有限，又难驻留，欲寄船后，聊歇三五十里，不知可否？从者白于德玄，德玄亦以窗中窥见，深有哀悯之心，因令船后安泊，日给茶饭。直过淮口，将息已较，欲辞德玄出船，方问其行止，曰：某太山使者，非世间人也，奉天符往扬州，追竄都水耳。闻之极惊，请天符一看，如人间符牒，不敢开之。因问曰：某都水使者竄德玄也，既是专追，何须待到扬州耶？使者曰：某不识其人，但据文字行耳。所到之处，下天符之后，当处土地同共追收，未到之间，固不合妄泄于天机也。既君是都水，与牒中事同，数日存血卅之恩，理须奉报。欲免此难，可径诣扬州王远知仙伯，拜章求请，某即未下天符，待上章了，必有敕命尔，此外不可禳之也。德玄至扬州，主客参迎才华，便诣王仙伯，具述性命之急，恳乞拜章。仙伯曰：某退迹自修，不营章表，既有冥数之急，敢不奉为也。乃与自写章拜之。是夕，使者复来，白章已达矣。太上有敕，更延三十年，位为左相。其后年寿官秩，皆如其言矣。

### 马敬宣为妻修黄箓道场验

马敬宣者，怀州武陟人也。开元六年春，授司农寺丞，移家入京。妻亡，有二男一女，亦皆幼小。后妻姓谢，前室儿女多被抑挫，衣食不足，鞭楚异常，敬宣皆不得知。因夜作煎饼，前室女，方七岁，饥甚，窃而食之，谢氏候敬宣不在，以热火箸刺其手掌。不经旬日，女乃致死，数日，谢亦无疾而卒。心上微暖，三日却活，敬宣问其所见之事，曰：汝前妻诉我，为

火箸之事，冥司罚我生受烂足之报，今乃双足痛苦，不可堪忍。敬宣遂看之，足已烂矣，脓血横流，痛楚极甚。敬宣初不知火箸刺女手之事，及是闻之，甚加痛恨。谢之所病三年，求死不得，医药弥甚，广作功德，亦无济益。敬宣于永穆观烧香，女冠杜子霞颇有高行，因以此事问之。子霞曰：解冤释结，除宿报之灾，唯黄箬道场，可以忏拔冤魂生天，疾病自损，过此不知也。遂于景龙观，修黄箬斋七日七夜。谢梦前妻及亡女曰：以功德故，舍汝大冤，天符下临，不得久住，今则受福，于天堂去矣。足疾遂愈。敬宣夫妇，常修斋戒，归心妙门矣。

### 秦万受斗尺欺人罪修黄箬斋验

秦万者，庐州巢县人也。家富，开米面彩帛之肆，常用长尺大斗以买，短尺小斗以卖，虽良友劝之，终不改悔。元和四年五月身死，冥司考责了，罚为大蛇，身长丈余，无目。在山林中，被诸小虫日夜嚼食，疼痛苦楚，无休歇时。托梦与其子，具说此苦云：汝明日于南山二十里，林间看我，与少水吃，广造功德。其子梦觉语之，一家悲叹，坐以待旦。及明，径至城南林中，果见大蛇无目，被众虫嚼食，鳞甲血流，异常腥秽。一家见之号泣，以水于盆饮之。饮水欣喜，举身蟠屈，若有所告。

其子广求救护，历问于人。紫极宫道士霍太清曰：可修黄箬道场三日忏悔，必可济拔。其子即于宫中修斋，三日三夜。至第二日，见一大蛇，在道场中香案之下，与林中蛇大小无异，忽复不见。是夜，妻梦见万著白衣，坐紫云中，谓其妻曰：深

愧修此道场，已蒙天符释放，前罪并尽，今便生天上。更可舍三千贯钱，大修道门功德，以救贫病。自此子孙不得轻秤小斗、短尺狭度，欺于平人，受无眼众毒之报。此事显然，如影随形尔。非黄箬大斋忏拔，上达天宫，太上有敕，天符放赦，此罪万劫不可卒除。吾有金装割爪刀子，留以为验。梦觉，果得此刀，乃是棺中随殓之物，信知生天非谬。斋毕，却往林中，不复见大蛇矣。乃施刀子，入紫极宫，大修宫宇，立碑标载其事。

### 杜鹏举父母修南斗延生醮验

京兆杜鹏举，相国鸿渐之兄也。其父年长无子，历祷神祇，乃生鹏举。二三岁间，终年多疾，十岁犹羸劣怯懦，父母常以为忧。太白山道士过其家，说阴阳休咎之事，因以鹏举甲子问之。道士曰：此子年寿，不过十八岁。父母大惊曰：年长无子，唯此一儿，将以绍续祭祀，如其不永，杜氏之鬼神，将有若敖之馁乎！相视沥涕，请其禳护之法。道士曰：我有司命延生之术，但勤而行之，三年之外，不独保此一儿，更当有兴门族、居大位者。父母拜而请之，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诀，使五月五日，依法祈醮，然后每日所食，别设一分，若待宾客，虽常馔亦可设之，如是一年，当有嘉应。父母勤奉无阙，致醮之夕，有物如流星坠席中。

一年之外，忽有青衣吏二人，过憩其门，留连与语，吏曰：主人每日常馔，亦设位致飧，何所求也？具以前事白之，吏曰：司命知君竭诚，明年复当有一子。此之二子，皆保眉寿，其名有一边著鸟，向下悬针者，当居重任，必为相国。所食自

此无烦致享。明年果有此子，兄弟俱充盛无疾。自是兄名鹏举，终安州都督；弟名鸿渐，为国相、西川节度使。并寿逾九十，终身无疾。

## 卷一百二十二 灵验部六

### 衢州东华观监斋隐欺常住验

衢州东华观，物产殷赡，财用丰美。主持纲领，多恣隐欺。有监斋一人，其过尤重，不知祸福，不信神明，或闻罪福报应，谓之虚诞。常曰：道士用常住物，如子孙用父母物耳，何罪之有！以此故教诲所不及矣。辩于饰非，给于应对，人有文过者，率引之以为语端，如俗中之说徐六、侯白耳。既死数年，一旦，道侣三五人，纵步园林游春，肆目坐石藉草之际，观中牛十余头，饮斂于坐侧。一人偶曰：某监斋常能排斥罪善，不信报对，量其积过，莫在群牛中否？众方言笑，一牛直诣众前，驱之不去，试以某监斋呼之，跪而两泪，每呼名，必随应焉。道侣愍之，为拜章修斋，谢过迁拔。二日，夜寓梦致谢，言宿过已赦，径得往生矣。三夕而牛毙。

### 婺州开元观蒙刺史复常住验

婺州开元，却倚小坡，形势高兴。元置之地，四面通街，

其后居人所侵，基地渐狭，大殿之后，便逼居人私舍。亦有州司势要，占地造宅，道士明知其事，未尝敢言。主观道士，梦天上官吏三五十人，自空而下，集于殿前，即唤此道士，问观地疆界。答云：某后生晚长，自主观来，祇据见在而已。据老人所言，此观元置为御容，四面通街，以防水火。今去街极远，尽隔人家。官人点头曰：实然。又见一人，云是地司，所说亦同。有朱衣吏一人进曰：此事不烦躬亲指说，但处分刺史温璋。即时，忽见令人往传处分。言讫，升空而去。明日，刺史忽入观行游，登尊殿上顾望，问道流此观形势，布置不合隘窄如此，何得侧近便有户人居住。道流逡巡未敢祇对，温郎中曰：固应难说。即令悬榜，发遣居人，四面以官街为界，并还常住。所侵占地者，据侵住年月，限一月日内，陪纳租地钱，随间数征地租，约数百千，充版筑垣墙，修饰屋宇。六十余日，观复旧制。温夜梦青童降曰：汝有政理常住之功，赐节镇三任，若渎货杀人，得其一矣。亦如其言。

### 杭州馀杭上清观道流隐欺常住验

杭州馀杭上清观，田亩沃壤，常住丰实。主持道流，每减克隐欺，以私于己。虽教门钤辖，官中举明，必广费金帛，以请托于局吏。贿货既行，多覆藏其罪，掩蔽其恶。由是州吏县曹相知罔冒，积弊久矣。殿宇摧残，香灯寝绝，游客经过，略无投足之所。有识者为之寒心，嫉恶者为之扼腕，固有日矣。

会昌中，人家并产儿女五六辈，皆形骸不具，暗聋瞽。数岁，有白尊师自金华山至，驻留旬日，住持道流因话其事，

尊师促令召之。既至，愍然曰：汝何得作此重业，犯负大道，致兹考责邪？谓观中诸道流曰：此奴婢辈，皆是此观前辈道流，隐欺常住，恣为罪业，不唯祇受此报，方欲更履诸苦，未有解免之期。即次第呼其昔日姓名，一一问之，数辈亦以晓悟先身之罪，啼号呜咽，闷绝于地。尊师令其家各备香油，为之焚香忏悔，求乞赦宥，常住亦为办斋食供养。如是三日，尊师冥心静定，经宿方起曰：太上有明科，常住法物，供养三宝，传于无穷之世，固不可辄有。隐盗侵欺之者，罪及七世，生受荼毒，死履诸苦，或为贱人畜类，以偿昔债。虽三元八节，天地肆赦，此罪不在可赦之例。吾以愍物之故，适为昌禁，上干天府，此辈已得止此一报，即生身得于善处矣。三旬之后，相次有应。此后主持者，当明为鉴戒，勿履此辙也。月余，瘡瞽聋者相续而死，惟瞽者足稍能履，十余年后，平复如常。白尊师言：此奴罪名稍轻，即当赦免，此奴免之日，诸辈皆释其幽牢也。果如其言。以此奴平复能行，为冥中赦宥之期尔。

### 李赏斫龙州牛心山古观松柏验

龙州牛心山古观，即大唐远祖陇西李龙迁，梁武陵王萧纪理益州，使迁筑城于此所居。既没，葬于山侧，乡里立祠，号李古人庙，武德中，改为观。其后武氏篡国，潜欲革命，敕凿断山脉，其岗断处，水色变赤，其腥如血。天宝末，明皇幸蜀，驾入剑门，有老人苏坦，迎驾奏曰：龙州牛心山，国之祖墓，因李古人名，遂为州名。古老相传，皆有灵应，陛下今日蒙尘之祸，乃则天掘凿所致。请御衣一袭，藏于山脉断处，修筑复

旧，山必有声。如此则克复两京，回銮有日矣。明皇异其言，即命内使，赍御衣国信，祭山修筑。刺史苏邈准诏，以近山四乡百姓，放明年租税，并功修填，还使如旧，山果有声如牛响焉。明年，诛禄山，复宫阙。

至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，昭曰：江油旧壤，境带灵山，自狩巴梁，屡昭感应。眷兹郡邑，合有增崇，可升龙州为都督府，赐号应灵郡。长庆四年，中使张士谦、王元宥，刺史蔚迟锐修之。宝历元年三月，内使阎文清，又赍诏祈醮。僖宗朝，宗子李特立，复以前事上奏，请修观及庙，置金篆道场。乃授特立龙州录事参军，与内使高品、王彦忠就山修饰。委东川节度使杨师立，选高法道士袁道常等，开黄篆道场，醮山祈福，山亦有牛响之声。明年，诛黄巢，复京邑，灵应复如初。

中和三年，诏升江油为望县。其后东川修造将李赏，尝过山观，见贞松古柏，皆可材用，因修立廨署，苟图其功，不奉使司指挥，径往望林采伐。山临江浒，便于运载，所斫材木，攄运未半，日夜常有神人诟责之。赏历历闻所诟之声，莫知禳谢之路，既而以脏贿发露，为众所怒，今相国琅琊公，斩之于都市。

### 蜀州新津县平盖化被盗毁伐验

蜀州新津县平盖化，即第十六化也，神仙崔孝通得道之所，真像存焉。化有玉人，长一丈，见则天下太平。殿左有玉女泉，水深三四尺，饮之愈疾。化之上，当山之半有榑木，树径六七尺，居人常闻其下有考楚号叫之声，莫知所以。大顺元年丁未，

山下居人何六者，性本凶悍，不惧罪福，因值干戈，化中无道流栖止，乃毁拆屋宇，采伐林木，为樵薪以货之，固有日矣。一旦，诣山前僧舍中求水浆，以救其渴乏。僧素与相识，闻其声哀切，出门视之。见其仰面反手，如被拘缚，喉口喘急，流涕于口，问其所疾，答曰：我为毁平盖化屋宇，斫伐树木，今有黄衣使者，追捉系缚，将往搏木树下地狱中考问去，渴乏既甚，乞少水相救耳。以水与之，良久径去，死于搏木之下，乡里共所知焉。又有人取水泉侧古迹雕塑二玉女，以为奇玩，传于人间，既无玉女之像，泉畔小舍，亦被人毁拆。近化居人，见擒取盗玉女人生魂入化中，其人遂风癡焉。

### 嘉州开元观门扉为马栈验

嘉州开元观，在层岗之上，下眺城邑，俯视江山，二水萦回，众峰环抱，颇为郡中之胜。旧有高阁临崖，崇楼切汉，制度宏巧，远近称之。久旷葺修，楼已摧坏。官收其材用之，余者为马厩焉。有古制门扉，坚朽不蠹，亦置于木栈之旁。既而夜夜有光，炯然可鉴，以其为怪，弃而不用。及迁于紫极宫，玄元殿内有小赤蛇，蟠缀门棧之上，累日不去，虽众人聚观，以物驱斥，宛然犹在。涉旬之外，不知所之尔。

### 成都景云观三将军堂柱础验

成都景云观，旧在新北市内。节度使崔公安，潜置新市，迁于大西门之北。观有三将军堂，此颇灵应。既毁撤之后，唯柱础一枚，穿掘不得，置手足于其上，热愈于火，逡巡应心。侧近居人有犯触者，立有祥应，至今犹存。

### 成都卜肆支机石验

成都卜肆支机石，即海客携来，自天河所得，织女令问严君平者也。君平卜肆，即今成都小西门之北、福感寺南严真观是也。有严君通仙井，《图经》谓之严仙井，及支机石存焉。太尉炖煌公，好奇尚异，多得古物，命工人镌取支机一片，欲为器用，以表奇异。工人镌刻之际，忽若风警，坠于石侧，如此者三，公知其灵物，不复敢取，至今所刻之迹在焉。复令人穿掘其下，则风雷震惊，咫尺昏瞠，遂不敢犯。

### 成都玉局化洞门石室验

成都玉局化洞门石室，昔老君降现之时，玉座局脚从地而涌，老君升座传道，既去之后，座隐地中，陷而成穴，遂为深洞，与青城第五洞天相连。天师以为，玉局上应鬼宿，不宜开穴通气，将不利分野，乃刻石以闭之。因为石室，高六七尺，广一步，中镂玄元之像焉。节度使长史章仇兼琼，开元中偏修观宇，崇显灵迹，欲开洞门，使人究其深浅。发石室之际，睛

景雷震，大风拔木，因不敢犯。

### 汉州金堂县三元观辙迹验

汉州金堂县大厅前，有双辙迹，与三元观殿前相连，入昌利江际而绝。无洼陷之状，与平地一般，但隐隐然土色稍异。昼视之，其迹似黑；夜视之，其色似白；月中看之，亦带黑色。屈曲行势，远近相合。雨霁即先乾，雪即先消，此最为异。绵历岁年，虽锄耨践蹂，其迹常在。顷因离乱，主兵者斩人于其厅前，微汙其迹。所汙之处，微不相续尔。青城山天仓峰侧地中，亦有此迹。陷地四五寸，阔一尺，虽年岁更移，其迹依旧。缙云仙都山、温州仙岩山，皆有辙迹，或辗石上，或在平地，与此辙迹灵应无异矣。

### 玉局化九海神龙验

玉局化九海神龙，会稽山处士孙立画也。乾符庚子年九月庚辰，辰时下笔，巳时已毕。蟠拏蹴缩者七十三尺，壁广一丈八尺许，喷云鼓波，颇为奇状。燕国公刘景宣，因梦神龙降于玉局，遂画其像。颖川王陈公敬宣浚井于其前，远近居人，时有祷祈者，率言有应。一旦川境亢旱，有一健步者恃酒，卧于龙前井栏之上，慢骂曰：天旱如此，用汝何为？以大石击画龙之脚，其痕尚在。既还家，足疾忽甚，痛不可忍。使人焚香

告谢，竟不能解，于是数日而殂。

### 青城绝顶上清宫天池验（六时水验附）

青城绝顶上清宫，有天池焉。距宫之下东南十步，深三尺，广亦如之。水常深尺许，滞雨不加，积旱不减。每春游山致斋者，多则一二百人，少或三五十人，饮用其水，亦无涸竭。经夏霖沴，无人汲水，水亦不溢。或人所汗秽，立致竭焉。顷因游礼，有府中健步一人，随余登山，令以碗汲水，误投足于其间，顷刻即涸数月，经雨竟亦无水。余宿于上清宫，焚香祈谢，一夕复旧矣。

昔黄帝命宁君为五岳丈人，岳神一月再朝虚中沥水，以代刻漏，阳时则飒然而下，阴时即无昼夜，凡六时沥水，故号六时水焉。其所出处，在天仓巨岩之前、宗玄观之南、三师坛侧，其下有明皇御容碑。水所落处侧石为六角池，阔三四尺，以贮之焉。上无泉源，亦无流注，应时悬降，势若暴雨。人或炷香执炉，祝而引之，自东自西，随香而沥，可移数步之内。乾符己亥年，观未兴修，水常如旧。忽有飞赴寺僧，窃据明皇真碑舍中，拟侵占灵境，创为佛院，其水遂绝。半岁馀，僧为飞石所惊，蛇虺所扰，奔出山外。县令崔正规，秋醮入山，闻乡间所说，芟薙其下，焚香以请，水乃复降，至今不绝。

### 葛瓊化丁东水验

葛瓚化周回岩峦，左右嵌穴，地灵境秀，迥绝诸山，故有二十四峰、八十一洞焉。观下有溪泉，深在谷底，汲之非便。此宫之西，过崖磴十五步，巨石之下，有丁东水。出于崖腹，滴入洼石窍中，积雨不加，久旱不竭。人或污之，立致枯涸。中和年，刺史安金山准诏投龙，郡县参从者三百余人。忽有污触其水者，顷刻乃竭。安公与道流颇为忧惧，夜至泉所，拜手焚香，叩祈良久，涓涓而滴，虽从骑之众，食之充足。每年三月三日，蚕市之辰，众逾万人，宿止山内，饮食之外，水常有余。

### 金堂县昌利化玄元观九井验

金堂县昌利化玄元观南院玄元殿前，有九井焉。平陆之上，才深一二尺，或方或圆，大者五六尺，小者三二尺，相去各数步，泉脉相通，而水色皆异，其味甘香，盖醴泉之属也。无水旱增减之变，常涵岸不溢。蜀王讨东川之年，岐陇之师赴援，乘锐深入，来届金堂江侧，江水泛涨，雷雨异常，遂不克济，师惊而遁。时以盛暑，探骑十余人，入昌利化，见井而喜，系马解衣，将赴泉以浴。忽大井中，有马绊蛇腾涌而出，首如白虎，大若车轴，嘘气喷毒，势欲噬人，骑卒见之，奔迸而去。又每岁三月三日，蚕市之辰，远近之人，祈乞嗣息，必于井中，探得石者为男，瓦砾为女，古今之所效验焉。

### 仙都山阴君洞验

仙都山阴君，将欲升天，谓门人刘玄远曰：此山孤峙，势若龙蟠，其首东向，必当吐云送我。言讫，有五色云从地涌出，乘云升天。出云之处，呀成洞穴，水旱祈祷，立有感通。大历九年七月十五日，邑人宇文万年、女人阿件等一十五人，以元节之辰，奉香花于洞门礼拜，忽见洞中波涛涌溢，出一金手、一玉手，其大如扇，良久乃隐，水波亦不复见。长庆元年，江陵人傅缙，闻洞中雷吼之声。咸通初，道士王芳芝，闻洞中声如群鸟飞，异香纷郁，偏于山顶。乡人常占于岁，鹤翔必致于年丰，鹿鸣必致于岁歉。不栖凡鸟，每有二鸟。广明辛丑岁，刺史陈侁修置道场，有祥云天乐之应，甘露泫于丛林，宠诏褒美。中和甲辰年，赐紫大德曹用言准诏斋醮，有卿云瑞雪之祥。时既毕黄箓道场，未撤门纂。有神人见曰：灵山斋醮，必命神祇主张，某即近庙之神，差卫坛靖，斋功既毕，门纂未移，某不敢辄还本庙。道众闻其言，睹其异，遽坼门纂，其神见形，愧谢而去。兹山灵应，今古昭彰，传于众多，非可备述。

### 嘉州东观尹真人石函验

嘉州东十余里，有东观，在群山中。石壁四拥，殿有石函，长三尺，其上旃鸟兽花卉，文理纤妙，邻于鬼工，緘锁极固，

泯然于毫缕之隙。相傳云是尹喜真人石函也。真人升天之时，以石函付门弟子，约之曰：此函中有符箓，慎不可开，犯之必有大祸。郡人远近，咸所敬之。大历中，清河崔公为太守，惟刚果自恃，闻有真人石函，笑谓官属曰：辛坦平之诈见矣。即诣观视函，使破其锁。道士白曰：真人有遗教，启吾函者，必有大祸。幸君侯无犯仙官之约。崔怒曰：尹喜死且千年，安得独有函在！促命破锁，而坚不可动，即以巨索系函鼻，以数牛拽之，鞭驱半日，石函乃开。但有符箓数十轴，黄素为幅，丹书其文，炳然如新矣。崔观毕，谓道士曰：吾向者谓函中有奇宝，故开而阅之，今但符箓而已。于是令缄锁如旧。

崔既归郡，是夜暴卒，三日而苏。官吏将佐，且谒且贺。崔谓其众曰：吾甚大愚，未尝知神仙之事，无何开关尹真人石函，果有紫衣冥吏，直至寝门曰：我冥吏也，奉命召君，君不可拒，拒则祸益大矣。始闻甚惧，不觉随吏俱去，出郡城五十余里，至一官署，其冥官即故相吕公欵也，谓吾曰：子无何开尹真人石函乎，今奉上帝命，削君之禄寿，果如何哉！即召吏案吾名籍，吏曰崔公有官五任，有寿十五年，今奉上帝命，削五任官，削十三年寿，独有二年在矣。于是听崔还生。崔与吕公友善，泣告吕公曰：某之罪，固不可逃，上帝之责，固非三赦所及矣。过自己招，甘心受责，知复何言！然故人何以为救乎？公曰：折寿削官，不可逃矣。吾为足下致二年假职，优其禄廩，用副吾子之托耳。崔拜谢，即为吏所导，还郡廨中，见其身卧于榻，妻子环而哭之。使者命崔俯视其尸，魂神翕然相合，即苏焉。问其家，已三日矣。本郡以白廉使，崔即治装，尽室之成都，具以事告，节制崔宁署摄副使，月给俸钱二十万，果二年而卒矣。

### 九嶷山女仙鲁妙典石盆铁臼验

九嶷山，鲁妙典仙女得道之所。妙典居山修道，自山门渐迁，就高深岑寂之地。每居作一麓床，踪迹皆在。妙典初居山北无为观中，去何侯宅舜坛三二里，后居第一麓床，已在山上，去舜坛五里。其居所有古镜一面，阔三尺。次作第二麓床，又直北上山三十里，中有石盆，可广三尺，长四尺，自有神水，雨不加溢，旱不减耗，饮之不竭。又有铁臼，重二百五十斤。延唐县令王翱，令人强取药臼，行未及县，王翱家举二十余口，两三日中，相次俱死。药臼今在潭州麓山寺中，寺中有犯者，辄病极，有灵验。

### 真宗皇帝御制《天童护命妙经序》

夫妙本难穷，至真善应，可道而非常道，无为而靡不为。是以琼简瑶函，爰敷宝训，云章凤篆，咸演秘文，标示明科，形容造化。所以宣扬博利，仰助洪钧，为善教之筌蹄，道舍灵之耳目。朕获膺元命，茂育群黎，冀广真詮，潜资庶品。以《天童护命经》者，太清密语，金阙真符，素有前征，播于别篆。其或洗心诚诵，结念奉持，固可却疴蠲邪，臻和致寿。类羲图之立象，幽赞神明；同夏鼎之除祲，不逢魑魅。愈凶灾于六极，集馘谷于百祥。因模写以颁行，乃标题而叙列，所期寰海，共

乐生成云耳。

### 《太上天童经》灵验录

益州西门内石笋街百姓李万寿者，年五十余。景福元年，壬子岁三月中值乱，城门尽闭，家道罄竭，亲属二十余口，悉皆沦没，万寿一身穷悴。其月城开之后，遂往汉州，投托亲知。行至新都县，觉日色犹早，乃更前去，殆至昏黑，无处止息。遥见西山之下，隔桥似有人居茅斋，四向园林森耸。万寿至门，扣扉良久，一女子出，年才及笄，忽见万寿，甚惊，问曰：君是何人？因何至此？万寿曰：欲往汉州，至此抵夜，愿寄一宿，希不艰阻。女子曰：君宜速去，此不可住。万寿再三恳告，乃曰：缘妾夫婿非人也。万寿坚问其故，乃曰：妾夫即行病鬼王也，啖食生人，莫知其数。妾即新都县蓝淀行内王万回家女也，偶然被摄至此，无由归得。万寿曰：某至此，山路险恶，去亦死，住亦死，愿得一处藏匿，必可免难，当为娘子通报本家，令知在此。女子良久欣然，遂引万寿入大瓮中，以物蒙之。万寿既喜又惧，不敢喘息，但志心密诵《太上天童护命经》。

四更以来，忽闻大风拔树，走石飞砂，俄见鞍马铿匐，旗队震耀，入于堂内，须臾而风止。俄又闻鼾睡之声，雷吼达于屋外。夜未晓，女子潜至瓮间，语万寿曰：我王与群鬼睡矣。然王问妾云：适来忽见宅四面，金刚力士遍满，空中紫云之内，白鹤仙童罗列前后。吾遂急归，复遇一老翁，四目，部领兵使三十余万，逐吾至大铁围山，吾奔进窜避，直候兵散，崎岖至此。今大困乏，岂是有术人至此否？妾但答云，此无人也。君

必有秘术邪？为妾言之。万寿曰：某无能，适但至心密诵《天童护命经》耳。女子曰：君试诵之，我愿闻也。万寿遂密密历诵经一遍。女子稽首跪听，移时赞叹，乃曰：岂非此经灵验否？言讫，复入室内，忽寂然无物，但有空房四向，寻觅绝无影响，但闻香风飒飒，觉在土穴中。仰见天色皎然，遂奔至瓮所，惊告万寿，同寻香气而出。天色渐晓，方知身在大古墓中，相顾悚惧。万寿遂引女子，至新都县寻其本家。父母聚族悲喜，问其事由，远近人民，传说惊叹。以钱十万、庄一所赠万寿。即于严真观入道，其女子之父王万回，即于万寿处，传受《天童经》于玉皇观中入道。